

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

(二〇一四年增订电子版)

朱学渊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原版

二〇〇八年六月



朱学渊博士，一九四二年生于广西桂林，一九六五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曾于四川、南京等地任中学教师十余载。一九七八年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一九八三年于美国蒙大拿州立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曾于能源部属下的国家实验室作博士后研究，一九八七年起经商。他以自然科学之学力，有志于人文科学的探索，从史料中星星寥寥的语言记载切入，洞察了许多人类科学的重要线索。

前言

读过台湾历史智库出版公司出版的本书的一位朋友，认为有出一个简体本的必要，我转告了东年先生，他不仅慨然允诺，而且还说：“出这样的书，都是为了公益。”于是《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就在两岸情同手足的出版家们的关爱下继续成长了，感到荣幸的是我的母校出版社给了它在祖国伸展的机会。

近年来，我的思想有了深化，也有了新的线索。譬如，与中原古代姓氏“南门”相关的北方民族族名“乃蛮”，法国学者伯希和说它是蒙古语的数词“八”，而《金史·国语解·姓氏》则说“尼忙古曰鱼”，我想乃蛮是“鱼族”的可能更大一些。但由于语言的变迁，人们当然不会认为内蒙古奈曼旗是一个“鱼旗”的。

我的兴趣始于匈牙利民族的祖缘探究，结论是 Magyar 人的根主要是东北亚地区的通古斯民族。因此长久以来，我一直在匈牙利姓氏中寻找“女真”。最近，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中文电视新闻字幕上看到现任匈牙利总理姓“久尔恰尼”，我又立即在网上检索到它的原文是 Gyurcsany，匈牙利文 gy 读 dj，cs 读 ch；女真民族自称“朱里真”，而 Gyurcsany 的读音恰恰是“朱儿真尼”。

我们小城里有一位芬兰后裔 Topa 先生，他唯一东方特征是单眼皮，我告诉过他 Topa 是一个东方姓氏，他很吃惊。德裔旅行摄影家 Gleasner 夫妇则很认同我的人类学见解，如匈人血缘融入各欧洲民族和斯拉夫民族是由欧洲人种和蒙古人种融合而成的，Gleasner 先生不仅让我拍摄了他的照片，还将他母亲年轻时的照片给我，他说他的某些蒙古人种面型特征是来自美丽的母亲，这两张照片也就成为本书的一部分。

蒙古人种的祖先是来自非洲出走的，他们的体质形态则是在南亚地区滞留期间发育而成的，随着冰河的消退，他们北上中原，然后向四方发散，不仅进入北亚、中亚、南亚、近东，而且进入欧洲和美洲。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史前期印欧人种的东迁，他们不可能止路在沙漠中的楼兰；一定有人迈步河西走廊进入中原，一些北方人长得有西方人的隐约特征，是因为这个古老的原因；说那是宋代犹太人东来造成，则是过于短浅的结论。

我所进行的人类——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方向，不仅是在追求精确的结论，更重要的是寻找有效的手段。因此，我鼓励读者对本书的所有结论进行讨论，目的是提升中国人文科学的整体水准。之于那些于大局无碍的不足，也就不去更动了，献给祖国大陆的读者的，只是一个原文略有修改，但尾接了四篇新文章的简体版本。

在改版的过程中，我反复地读了台湾版的《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只发现了两个标点上的疏误和一个错字，显然历史智库出版公司编辑李惠华女士做了巨大的努力，达成了一部几近完美的出版物，在此我要向她鞠躬行礼。

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原版前言

大约十年前，写了一篇历史语言的研究文章，是说匈牙利人的祖先是女真民族，它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后来又牵出北方民族出自中原的线索，和中原人类有戎狄底层血缘的结论，这些论文归集成了《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一书，由北京中华书局以“世界汉学丛书”的一部出版（〇二年初版，〇四年再版）。此后，台北台湾《历史月刊》连续刊载我的文章，原社长虞炳昌先生对我鼓励有加，建议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这就是《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的孕育和出生的由来。

虽然《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较为通俗，但在华夏民族与北方民族同源的问题上，却比《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有了更多的头绪，如上古中原人名大都是后世戎狄族名：虞舜是乌孙，句践是女真，叔孙是肃慎，孟柯是蒙古，墨翟是勿吉，荆轲是准葛尔等等。于是，我就拿北方民族当作上古中原社会的一面镜子，达成了“姬姓、九姓是通古斯民族”、“五帝是爱新氏，华夏是回纥国”等人类学的结论。

中国人“以书证书”的落伍意识，使传统学术自外于世界潮流。直到二十世纪前半叶，因为解读甲骨文字和考古器物的努力，才有了“以物证书”时代的到来。然而，语言作为另一种传承系统，它的“人类历史化石”的作用，却被国人束之高阁。而这种集体漠视的表面是中国文字研究的优越感，背后却是“大汉语民族”的错误观念，中国人大凡以为万古不变的祖宗，是毋须求证其分合由来的。

本书要推动“以言求真”的研究。夏商两代之际，中原社会经历了“汉语”或“雅言”的一个形成过程；于今来看，此前中原流行的是北方民族的语言，否则许多先秦人事就无法理喻。如甲骨之“帚”字是“妇”，早已被郭沫若破解；但甲骨氏族名“帚好”、“帚妻”、“帚妹”、“帚妊”、“帚白”、“帚姝”中的“帚”是音符，还是意符？始终没有正确的理解；如果我们能有语音实证的自觉意识，它们不是“回纥”、“兀者”、“乌马”、“斛律”、“悦般”、“恶来”，又是什么呢？

或许有人会质疑本书书名的科学性：蒙古女真都是后起于唐宋之间的民族，怎么可能是秦始皇的家身？事实上，世间民族既不可能无中生有，也不可能骤然湮灭，如果上古没有蒙古女真民族，何来孟轲、蒙骜、蒙武、句践、句井疆这样一些春秋秦汉人名？蒙古是东胡鲜卑的后裔，女真是通古斯系民族的代表。说“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是用现代人类的表像，去看古人的血缘和语言的归属，非此还不能把问题说得更清楚。

本书议论秦始皇的身世，或者选用了忽必烈、慈禧、溥仪、康生的面容，也只是研究他们的种属，而不是搬弄他们的历史是非。充斥本书的“汉虏同源”的种种立论，却没有任何一点政治的企图，因此这是人类学的纯洁探索。而本书又旨在成为一本通俗的读物，所有的注释又都被略去了。

前书《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问世后，曾想在台湾出一个繁体本，我在纽约的一次会上结识了周策纵先生，这位有“真君子”之称的学者，竟于八十六岁的高龄，费时四个月，写就了一篇充满鼓励的〈原族——对《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的几点意见〉，后来台湾《历史月刊》和北京的《读书》杂志都刊行了这篇令人耳目一新，又回味无穷的文章。作为本书的代序，〈原族〉或许能让的读者了解一位二十世纪大学者的睿智。

推动一种思维，在任何社会中都很困难，在中国社会就无比艰巨。但中央研究院院士，世界知名语言学家王士元教授，将我的长文〈古代中原汉语中的通古斯、蒙古、突厥语成分〉推荐给美国的《中国语言学报》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Berkeley 发表。最近，中国语言学界在汉藏语理论的基础上，开始注意汉语中的北方民族语言底蕴，当然又是对我莫大的安慰。

台湾《历史月刊》新任社长东年先生和他的同仁，对《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

书稿的接受，引发了作者完成使命的喜悦。周策纵王士元等先生曾予的帮助，乃至一切对本人学术观点的批评，都有益于学术公器品格之完美。还要感激内人张宁华女士的不懈支持，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携手克服了许多病痛和困难。

朱学渊

二〇〇六年四月十七日记

目次

前言	ii
原版前言	iii
周策纵：原族（代序）——对《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一书的几点看法	viii
一 中国北方诸族研究始末	1
二 中国北方民族的族名	5
三 “五帝”是女真族，“黄帝”是爱新氏	11
四 《百家姓》中的北方民族族名	16
五 中原古代人名的戎狄特征	21
六 “通古斯/桃花石”即“九姓”	25
七 岛夷、氐类、姬姓、子姓，皆是女真	30
八 句践、鬼亲，即是女真	36
九 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	40
十 以“桡杙”一字，为中华民族寻根	45
十一 匈奴民族的血缘和语言	48
十二 匈奴的兴起、败灭和出逃路线	53
十三 阿梯拉和匈人	58
十四 突厥民族之由来和辉煌	63
十五 匈牙利民族与女真同源	68
十六 鲜卑民族及其语言线索	74
十七 蒙古民族中的通古斯血缘	78
十八 “安息国”是“爱新国”	84
十九 “条支国”是“女直国”	89
二十 “大秦国”是“美地亚”	94
二十一 《后汉书·远夷传》的语言信息	103
二十二 藏民族中的北方民族成分——兼论康巴是女真	109
二十三 若干欧洲族名、国名之东方由来	116
二十四 法国总统“萨科齐”是“少嗒氏”	121
二十五 《尚书》和《逸周书》中的蒙古语成分	125
二十六 《禹贡》中的蒙古语成分	129
二十七 华夏西域“蓝夷”考	133
二十八 《逸周书·王会》中的通古斯女真民族	139
二十九 为中国史学的实证化而努力	142
附录：族名、人名、地名关联拟谱	145

图片目录

图一 “族”字的流变	viii
图二 阿拉斯加的一个爱斯基摩家庭	5
图三 吉尔吉斯斯坦的乌兹别克族儿童和老人	7
图四 慈禧太后（左）和爱斯基摩妇女（右）	8
图五 顿河下游萨尔马提安人墓葬出土的带有动物纹案的王冠和器物（左）	

	和萨尔马提安人的“鹿题材”金饰器（右）	19
图六	《阙特勤碑》上的 Tughuz 一字（从右到左）	25
图七	二十世纪初黑龙江下游的一个那乃（赫哲）族家庭	27
图八	加拿大温哥华斯坦利公园印第安图腾柱 和美国爱达荷州印第安部落酋长形象	31
图九	三星堆出土的人头面具与猫头鹰的比较	32
图十	彝族干部伍精华和彝族末代土司杨代蒂的面容	33
图十一	匈牙利前总理 Gyurcsany 和匈牙利华人李震（满族）面目比较	39
图十二	通古斯血缘典型面容（臧克家、溥仪、陕北老农、秦兵马俑）	43
图十三	蒙古血缘的典型面容（忽必烈和现代歌手腾格尔）	44
图十四	匈奴时代的“虎咬马”青铜饰牌	48
图十五	匈奴纯金鹰顶王冠	53
图十六	德裔 Gleasner 先生和他的母亲的面部	60
图十七	契丹文字	79
图十八	外蒙的牧民在迁徙	83
图十九	伊朗土库曼族商人	88
图二十	条支雀	93
图二十一	伊朗阿塞拜疆族牧女	97
图二十二	伊朗阿塞拜疆族妇女	100
图二十三	伊朗法斯附近 Zagros 山脉之石山（积石）	102
图二十四	四川羌村儿童	104
图二十五	嘉绒藏族女子	105
图二十六	四川凉山地区彝族儿童	108
图二十七	四川甘孜州的康巴面容	113
图二十八	华人少年郭凯文和一名廓尔喀雇佣军士兵	114
图二十九	尼泊尔 Magar 族妇女	115
图三十	挪威北部的一个拉普人（Lapps）家庭合影	116
图三十一	旧俄时代的布里雅惕人	117
图三十二	两名穿着节日服装的 Cheremis 族妇女	121
图三十三	保罗·萨科齐在儿子的像前	123
图三十四	汉字蒙语《蒙古秘史》之一页	125
图三十五	汉学大师伯希和	128
图三十六	辽宁“红山文化”出土的玉龙	130
图三十七	有希腊铭文的巴克特里亚钱币	134
图三十八	锡伯族姓氏“托霍罗”	135
图三十九	喀布尔街头的两个男子	136
图四十	境外那乃人的鱼皮衣	141

地图目录

地图一	匈奴出逃路线	57
地图二	现代地图上的东罗马使团出使路径	59
地图三	奥斯曼帝国全盛期（1683-99）疆域	65
地图四	唐代东北形势	73
地图五	安息国	85

地图六 条支国	90
地图七 大秦国	99
地图八 民族走廊——川西藏区、彝区略图	103
地图九 藏语方言区	109
地图十 禹贡九州	129
地图十一 西域地理概貌（改绘，原载美国《国家地理》杂志）	133
地图十二 上古华东	140

周策纵：原族

——对《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一书的几点看法

朱学渊博士把二〇〇二年五月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他的书《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寄来，说准备在台湾出修订版，并要我写一篇序。我早先就读了他第一篇文章〈Magyar人的远东祖源〉，他说 Magyar（读“马扎尔”，即匈牙利），事实上就是中国历史上的“靺鞨”族。他从“语言、姓氏、历史故事和人类互相征伐的记载中”，勾画出了一个“民族”的始末来，旁征博引，我认为有很大的说服力。后来他又讨论了通古斯、鲜卑、匈奴、柔然、吐火罗等许多种族和语言，一共辑录了九篇论文，还有〈附录〉和〈后记〉，就成了本书。

大家都知道，十九世纪下半期以来，欧洲一些汉学家由于兼识多种语言，而对中亚、远东诸族的姓氏和源流，多有研考，成绩可观。如斯坦因（Sir Aurel Stein, 1865-1943）、沙畹（É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马伯乐（Henri Maspero, 1883-1945）等尤为显著。中国的冯承钧（1887-1947）翻译了不少他们的著作。其实是应该全部都译成中文的。中国学者懂这些语言的太少，像陈垣、陈寅恪都已经去世了，季羨林教授又已年老。将来只能靠年青一代。

学渊这本书远远超过前人，对北方各少数民族不但溯源，并且穷流，指出亚、欧种族和语言溶合的关系，发前人所未发。尤其难得的是，他本来是学物理学的，能不受传统人文学科的拘束，独开生路，真是难能可贵。读了学渊《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一书之后，不免有许多感想，这里只能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



图一 “族”字的流变

第一，中国人“族”的观念起源很早。至少于三千五百年前甲骨文中的“族”字，就是在“旗”字下标一枝或两枝“矢”（箭）。丁山解释得很对，族应该是以家族氏族为本位的军事组织。这种现象在北方诸族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旧唐书·突厥传下》说的：

其国分为十部，每部令一人统之，号为十设。每设赐以一箭，故称为十箭焉。……其后或称一箭为一部落，大箭头为大首领。

这里的“箭”，本义为“权状”或“军令”，后来则转义为“部落”了。又像满洲“八旗制度”，将每三百人编为一“牛录”（满语 niru，义为大箭）。因此“八旗制度”和“十箭制度”，也都在“旗”下集“矢”，是军事性的氏族组织。“族”与“矢”的这种关系，可以说中原汉族和北方民族是习习相通的。学渊说北方诸族是从中原出走的，这或许是个合理的证据。

箭是人类早期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对这个字的研究，自然非常重要。它在匈牙利语中是 nyil，芬兰语中为 nuoli，爱沙尼亚语中为 nool，竟都与满语的 niru 如此相近；而汉语中的相关词汇“弩”、“矰”等，是否与之相关？也很值得深思。中国古文字研究，重“形”和“义”之解释，固然有其特殊贡献，但忽略“语音”的构拟，已经被诟病得很久了。总有一天是要兼走这条路的，而舍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恐怕不能成功。

第二，关于唐太宗征辽东（高句丽）的战争，正史的很多记载并不真实。在学渊的〈Magyar 人的远东祖源〉一文中，他详细叙述了这场战争，但引用的却多是中国官史的说法。多年前，好像柏克莱加州大学一位美国朋友赠我一文。他根据高句丽方面的记载，说贞观十九（公元 645）年六月安市城（今辽宁海城南）之战，因高延寿、高惠真率高句丽、靺鞨兵十五万来救，直抵城东八里，依山布阵，长四十里，抵抗唐军。唐太宗亲自指挥李世绩，长孙无忌、江夏王李道宗（太宗的堂弟）等攻城，然而经过三个月还不能攻下。后来因为太宗中箭，只得在九月班师。

可惜这篇文章一时找不到了，我只能从中国史料来重构一些真相。而中国官方记录都是一片胜利之声，实在离真事很远。据《资治通鉴》说安市之战时，李道宗命傅伏爱屯兵山顶失职，高句丽兵夺据土山。太宗怒斩伏爱以徇，李道宗“徒跣诣旗下请罪”。太宗说“汝罪当死”，但“特赦汝耳”。据我看，太宗中箭，大约即在此时。而靺鞨兵善射，太宗可能就是中了靺鞨之箭。

《新唐书·黑水靺鞨传》说：“高惠真等率众援安市，每战，靺鞨常居前。帝破安市，执惠真，收靺鞨兵三千余，悉坑之。”同书〈高丽传〉所说的“诛靺鞨三千余人”，当是同一件事。太宗对高句丽军都很宽恕，独对靺鞨人仇恨，必非无故。九月班师，《通鉴》说是“上以辽左早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其实都只是借口。

《通鉴》又说，这年十二月太宗突然患痈疽，“御步辇而行”；“至并州，太子[李洎]为上吮痈，扶辇步行者数日。”还有侍中兼民部尚书和礼部尚书刘洎，本是太宗的亲信大臣，“及上不豫，洎从内出，色甚悲惧，谓同列曰：‘疾势如此，圣躬可忧。’”，太宗居然用“与人窃议，窥窬万一，谋执朝政”的罪名，赐他自尽。其实他不过是透露了太宗受箭伤的消息，竟惹来了杀身之祸！

《通鉴》还说，二十年二月，“[太宗]疾未全平，欲专保养，庚午[阳历三月二十九日]，诏军国机务并委皇太子处决。于是太子间日听政于东宫，既罢，则入侍药膳，不离左右。”褚遂良谏太宗多给太子一些闲暇，说明太宗已把责任都交给太子了。二十二年五月，太子率更长史王玄策击败天竺（印度），得其方士那邈迦娑婆寐，自言寿二百

岁，有不死术。太宗令他“采怪药异石”，以求“延年之药”。据我看，太宗是想要治箭疮。二十三（公元649）年，五月己巳[阳历七月十日]，太宗服丹药反应崩驾。他死后四天才发丧。当时宣布他年五十二，实际只有五十岁。

中国后世史家，甚至写唐史的人都很少留心敌人方面的记载。我只注意到钱穆先生的老师吕思勉在他的《隋唐五代史》里就怀疑官方的说辞。他说：

新唐书高丽传曰：始行，士十万，马万匹，逮还，物故裁千余，马死什七八。船师七万，物故亦数百。（通鉴曰：战士死者几二千人，马死者什七八。）此乃讳饰之辞，岂有马死什七八，而士财[才、仅]丧百一之理？

当然，他还没有注意到高句丽方面的记录，可是有此见解已很不容易了。

第三，关于李唐家族的血缘，前人也有些研究。陈寅恪曾发表两篇论文，认为唐朝皇室基本出于汉族。日本学者金井之忠发表〈李唐源流出于夷狄考〉一文反驳。陈寅恪又写了〈三论李唐氏族问题〉来答复。陈说：李唐祖先李熙及妻张氏皆汉族，其子李天赐及妻贾氏亦皆汉族，其子李虎自系汉族，虎妻梁氏固为汉姓，但发现有一例为胡人，乃只好作为可疑了案。陈寅恪是依传统，以男性血缘为主，所以终于认定李唐为汉族。

依照我从男女平等的看法，张姓本多杂胡姓，李唐皇室早已是混血种。李虎之子李昞本身已可疑，其妻独孤氏（即匈奴屠各氏，后改刘氏）当是胡族，他们的儿子李渊（高祖）必是汉胡混种，胡血可能在一半以上。李渊的妻子窦氏（太宗之母）乃纥豆陵毅之女，更是鲜卑族胡人，所以唐太宗的胡血，至少有四分之三。太宗的妻子长孙皇后（高宗的母亲），是拔拔氏（史亦称拓拔氏，也就是拓跋氏），高宗身上汉血的成分已很少很少了。

据陈寅恪考定，高宗做太子时，即烝[上淫曰烝]于太宗的“才人”武则天，太宗死后便直接娶了她。为了避免显得他是直接娶了父亲的爱妾，便又伪造武则天先在感业寺为尼，然后才把她娶来的假故事。这虽像掩耳盗铃，但于胡血甚浓的李唐家族来说，从“父死，妻其后母”的胡俗，又有什么可惊怪的呢？皇族还可略加追索，至于一般老百姓，当然更是一篇糊涂帐。

中国历来对姓氏和血缘的研究就不用心，章太炎在〈自述学术次第〉中说：“姓氏之学……所包阔远，三百年中，何其衰微也！”姚薇元于抗战前师从陈寅恪，他在1963年出版《北朝胡姓考》，于〈绪言〉中说自己是“以蚊负山”，也不为无故。

第四，这里还必须指出，太宗的妻子长孙皇后，于贞观十年六月己卯（阳历七月二十八日）因病去世，实年仅三十五。她的英年早逝，对唐朝的命运关系重大。身为皇后的她，既好读书，又反对外戚弄权。她的哥哥长孙无忌与太宗是“布衣交，以佐命为元功，出入卧内，帝将引以辅政，后固谓不可。”她向太宗说：“不愿私亲更据权于朝。汉之吕、霍，可以为诫。”（《新唐书·后传》）太宗不听，任无忌为尚书仆射，即宰相之职；她却勉强要哥哥辞谢了。她一死，无忌就当了权，扶持了外甥李治做太子。亲征高丽时，有人建议直取平壤，无忌却主张先攻安市；结果有太宗的中箭。

后来高宗因常患“风眩”，一切由武则天控制。她把唐朝宗室几乎杀尽，连太宗的爱女和女婿，和她自己的儿女也遭诛杀。长孙无忌遭贬谪赐自尽，褚遂良则死于贬所。武则天终于篡了天下，做了皇帝。说来，在玄武门事变中，太宗把同母兄太子建成射死；自己后来也因中箭伤而崩驾，可谓报应不爽。而他让人把胞兄建成和胞弟元吉的头割下来示众，还把他们的十个儿子都杀光。时元吉仅二十三岁，想必他的五个儿子不过几岁，小孩又有何罪？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说：“是时高祖尚在帝位，而坐视其孙之以反律伏诛，而

不能一救。高祖亦危极矣！”《通鉴》则评得更痛快：“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仪刑[模范]也，后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摹拟]，以为口实[借口]乎！”那几代皇帝都要靠军队平难，方能继位。太宗虽然是一个历史上的好皇帝，但他也为本朝后人树立了坏规矩。上述的这些恶果，多少与长孙皇后和魏征的早死有关。魏征死于征辽的两年。太宗在战事失败后，曾叹曰：“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太宗服丹药丧命，也是皇室的坏榜样，赵翼的书就有〈唐诸帝多饵丹药〉一条。贞观二十一年高士廉卒，太宗欲去吊唁，房玄龄谏阻，“以上饵药石，不宜临丧。”长孙无忌更一再拦阻。这还不是那印度方士的药，但可见他早就在服丹药了。多年后，李藩对唐宪宗（公元 806-820 年在位）说，太宗“服胡僧药，遂致暴疾不救。”说的才是那印度方士的药。至于好色和乱伦，更是唐朝皇帝们的家常便饭了。

最后，我想质疑学渊在〈Magyar 人的远东祖源〉的一个说法。他引用马长寿的结论说“阿伏于是柔然姓氏”。并且推论说：柔然是继匈奴、鲜卑之后，称霸漠北的突厥语族部落，公元 508 年被高车族重创；又据欧洲历史记载，一枝叫 Avars 的亚洲部落于 568 年进入东欧，曾经在匈牙利地区立国，并统治巴尔干北部地区二百年之久，865 年为查理曼帝国所灭。欧洲史家认为 Avars 是柔然之一部；学渊以为 Avars 就是匈牙利姓氏 Ovars，或“阿伏于”的别字。很可能是在九世纪末，Avars 与 Magyar 人融合，而成为匈牙利民族的一部分。

我原来以为学渊的推测很巧妙；可是一查他在注释里引马长寿的《乌桓与鲜卑》一书中所说的，不是“阿伏于”，而是“阿伏干”。再查马氏所根据的《魏书·长孙肥传》附其子长孙翰传曰：

蠕蠕大檀入寇云中，世祖亲征之，遣翰率北部诸将尉眷，自参合以北，击大檀别帅阿伏干于柞山，斩首数千级，获马万余匹。

马氏认为入寇云中是在公元 424 年。我查得柞山是在绥远界内，今属内蒙。

据陈连庆著《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 年初版，页 198）说：

《魏书·官氏志》说：“阿伏于氏后改为阿氏。”“于”字系“干”字之误。《姓纂》七歌、《氏族略》均不误。《广韵》七歌误作“于”。

陈氏又说：

《魏书·高祖纪》云：“延兴二（公元 472）年二月，蠕蠕犯塞，太上皇（献文帝拓跋弘）召诸将讨之，虜遁走。其别帅阿伏干率千余落来降。”

为什么在四十八年之后，阿伏干又来投降北魏？我再查手头的中华书局标点本，原来陈氏又将“阿大于”错写作“阿伏干”了，他们不是一个人。

我以为“阿伏干”读音，最接近“阿富汗”（Afghan），而阿富汗人多数说的是一种属于伊朗语言（Iranian language）的普什图语（Pashtu）。当然阿富汗之名的由来还须查实，1970 年版《大英百科全书》说 Afghan 的名称是六世纪印度天文学家 Varaha-mihira 首先提到，当时用的是 Avagana。同时期的中国历史似亦有线索，《魏书·西域传》记载过“阎浮謁，故高附翕侯，都高附城。”古之“高附”，就是今之喀布尔（Kabul）；莫非“阎浮謁”就是阿富汗？此事还望学渊作进一步探索。

我在这篇序里要强调的有几点：（一）凡对外、对内关系或战争，都应该要比较对方的记录，平衡判断。（二）官方的宣传和记载，不可尽信。（三）偶发事故，像长孙皇后和魏征之死等，往往可有长远重大的后果，历史并非有必然定律可循。（四）美国素来以世界诸族熔炉自豪，当然可贵，但还只有三数百年发展；中国却早有三数千年的民族融合了。语言、血族、文化、文明的和平交流熔会，更可能是将来的趋势。我看这也是朱学渊博士此书最重要的贡献。

二〇〇二年十月五日写成于美国威斯康星州陌地生市之弃园
原载台湾《历史月刊》二〇〇三年一月号

一 中国北方诸族研究始末

中国北方诸族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是巨大的。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玉成了他们坚韧不拔的意志、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杰出的统治艺术。对东西方文明社会持续数千年的激烈撞击，使他们的活动成为世界历史中最精彩和诱人的部分；而中国则承担了记载他们的史迹的最重要的责任。在过去的六、七年中，我着手了北方民族的语言信息的解析，以及他们与东西方民族血缘关联的研究，即：寻找他们的“源”，和辨析他们的“流”。

人类之初是从事游牧和渔猎活动的，中国北方诸族的祖先都是从中原出走的游牧和渔猎部落。它们在草原地带获得了巨大的迁徙能力；而所谓“西戎”或是直接出自中原，或是由“东夷”、“北狄”转徙而成。东夷、北狄、西戎与中原民族的同源关系，正是今世通古斯、蒙古、突厥语的成分，在汉语中举足轻重的原因。

然而，北方诸族的许多征伐活动都被移接到其它人种名下去了。纪元前出现在东欧和近东的 Cimmerian、Scythian、Sarmatae 人，都被《大英百科全书》说成是伊朗人种的游牧部落；那些出自河西走廊的月氏和乌孙民族也被指认为印欧人种。我则以语言线索为这些人类集团寻到了源头：它们也是史前期出自中原的戎狄民族。

所谓“民族”，实有“血族”和“语族”之分。远古时部落隔绝、人口稀少和近亲遗传，使人类的体征和语言发生分离。上古语言往往是在血缘集团内发育完备的，那时血族和语族是一致的。到人类生产和迁徙能力增强时，血缘开始在较大范围内交叉，远缘繁殖又使人类体质和智力发生飞跃。而在“强势部落”和“强势语言”的影响下，一些大规模的民族，实为语族开始形成，血族的概念则渐渐淡漠。例如汉族就是一个语族，其血缘则早已无法辨析。概言之，人类之初是处于离析的状态，而近世则处在融合的趋势中。

今天基因科学如此进步，人类生理、病理和遗传等艰深问题的解决，都指日可待；而人类对自身由来的认识，却遥遥无期。近一万年人类的活动只是它的历史的最后几页，而我们对它的理解则是千头万绪。从生命科学的成果来看，不同人类种属间的基因区别极其微小，而且这种微弱差异又被人类融合的过程稀释到难以察觉的程度。因此，那些包括传说在内的历史记载，必然包含了解决上述课题的语言线索；人文科学在自然科学的强势进展面前，仍然保有不可与缺一席之地。

涉及人类学和语言学的北方诸族研究，是西学东渐后才在中国展开的。然而，外人治中国史有条件的限制，中国人理自家史又有传统的束缚。双方虽然有不少成果，但总体却是不尽令人满意的。尽管如此，法人伯希和，俄人巴托尔德，日人白鸟库吉等，以及国人洪钧、屠寄、王国维、陈垣、陈寅恪、岑仲勉等，都有专精的见解和著述。

我自幼对这些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然而脑子里也只是一片混沌，而且从来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打算。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将我引上了这项研究的不归之路。一九九六年夏天，为识得一个蒙古字之读音，打电话给蒙古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求教，商务参赞纳兰胡（意为“太阳之子”）先生竟与我闲聊了两个多钟头。纳兰胡之父是驻节原苏联的外交官，因此他长在俄罗斯，受业于莫斯科大学，英俄两语俱佳；其岳父又是鲜卑史专家，耳濡目染，对于史学亦颇有见解。他告诉我匈牙利语与蒙古语很接近，还说匈牙利国内年轻的一代，正在与传统势力斗争，认为他们的祖先是来自蒙古的。

纳兰胡寄来一九九五年二月六日《华盛顿邮报》一篇题为 Hungry of Their Roots 的文章，说的是匈牙利的寻根热潮。Hungary（匈牙利）与 Hungry（饥渴）仅一字之差，该标题实际是英文文字游戏。这篇〈饥渴〉文章说：

在共产主义的年代里，苏联学者支持匈牙利和芬兰民族是源自于苏联境内的乌拉尔山地区，因为这个假设或多或少有利于将匈牙利套在苏联的轨道上。但是，新的研究已经开始质疑这个假设，匈牙利人正在朝更远的东方去寻找他们的文化之源。

这篇文章引起了我的好奇。公道地说，前苏联学者的纯学术态度是高尚的。匈牙利和芬兰民族发源于乌拉尔山的理论，是源于西欧学者的早期研究，后来才为芬兰学者认同，目前则为一些匈牙利和西方学者坚持。对于这个学术观点，前苏联学者也没有表现出更高的热情。

比如，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匈裔犹太人学者 Denis Sinor 很早移居西方，但他是上述观点的“权威”支持者之一。布达佩斯罗兰大学 Gy. Kara 教授，以及《大英百科全书》也都在鼓吹这种理论。如果说这都是为前苏联的政治服务，显然是荒谬的。客观一点说，《邮报》是用“戴红帽子”方法，为匈牙利的一代新人，发他们对行将逝去的一代学术专制的怨忿。

〈饥渴〉一文描绘了一群匈牙利大学生，学习的“中亚学”的热潮，和罗兰大学里的藏语和蒙语课堂爆满的情景。这篇报导表现美国大报记者善于速成的聪明才智，它不失精确地介绍了 Magyar（读“马扎尔”，即匈牙利）人从东方闯进喀尔巴阡盆地的那段已知历史，以及关于 Magyar 人未知祖源的种种说法。它说：

一九八六年，中国政府允许匈牙利学者回到乌鲁木齐以东三十英里处的墓地从事进行研究。……匈牙利学者在那里发掘了一千二百座墓葬，他们这些发现出土的文物与九至十世纪间的匈牙利墓葬物相似，墓中陪葬武器的排列，掩埋的方式，以及文字书写的形式均相一致。著名的匈牙利民族学者基思利说：“这些地方竟埋藏了人们从未领略过的秘密。”

在离墓地不远的地方（按：实际是在甘肃省），基思利和其它学者们碰到了一个人数很少的，在中国被称为“裕固”的民族，它与新疆地区也使用突厥语的维吾尔族有所不同。科学家们发现，这个人数仅九千人的裕固族的七十三首民歌，都是五音阶的；那些被世界著名作曲家巴托克普及了的匈牙利民歌也都是用五音阶作成的。（按：这个结果是中国音乐学家杜亚雄教授首先发现的）

基思利说：“我们找到了最后一个会唱这些民歌的妇女，她唱得就象和我们匈牙利人一模一样”。基思利还说，裕固族在若干个世纪以前就皈依了伊斯兰教，却依然保存了萨满教的巫医治病的传统。他们所用的念咒语的方式，在十一世纪以前尚未接受基督教的匈牙利也很普遍。基思利说：“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寻到了自己的根，但是我们必须回来反复的确证它”。基思利说，他认为古匈牙利人不迟于五世纪才离开新疆地区，以后则一路走走停停，经过了几个世纪，中途又融入了古芬兰人，演变了他们原先的语言，最后才到达他们今天欧洲的家。

文章还说：

一个名叫尤迪特·色楞格的专修蒙古语的女生，几年前去蒙古，她感到两种人民间有无形的联系。她在乌蓝巴托结识了她后来的丈夫，他们一起回到布达佩斯，都在该大学里做研究。她说：“我知道匈牙利人不是欧洲人，我们有许多与亚洲人共同的东西，特别是与蒙古人。”

Magyar 人的先祖肯定是从东方迁移来的民族集团。如果他们还是一副亚洲人的样子，问题可能会变得索然无味。也正是因为他们的那种“西方人”的外形，和“东方人”的内涵，及曾经游牧于欧亚草原的无可奉告的历史，使得假设可以更为大胆，而求证则必须甚为小心。然而，除去科学性以外，还往往牵涉人们的感情；蓝色的多瑙河畔的人们，是否会苦思：难道我们会是来自苦旱的蒙古高原的吗？难道我们的祖先是那些高颧塌鼻的蒙古人吗？

〈饥渴〉说基思利教授认为裕固族可能与他们同根；色楞格女士却更认同蒙古人。裕固族是回纥的后代，他们是在公元 840 年后才从蒙古高原中部迁徙到甘肃地区的；而今天的蒙古民族是在十三世纪以成吉思汗的蒙古部为核心融合成的。匈牙利人在九世纪末进入中欧前，还曾在草原上游荡了几百年。如果回纥是其祖，他们应出自蒙古高原；如果蒙古是其宗，他们则应来自呼伦贝尔大兴安岭地方。

经此番启迪，我兴致大发。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比较完了半本《英匈字典》和《英蒙字典》，轻而易举地发现了数百个完全相同的对应辞汇，当时我几乎已经认定匈牙利人与蒙古民族同源，并准备要写一篇论文了。然而又一偶然事件改变了我的思路和结论。

一九九六年感恩节，我去洛杉矶省亲，在一家中国书店掘得一部《金史》。该书最后一篇〈国语解〉罗列了七十七个女真辞汇，经过几个星期的揣摩，竟发现女真语比蒙古语还更接近匈牙利语。我开始意识到匈牙利族名 Magyar（马扎尔）就是女真满族的祖名“靺鞨”（亦作“靺鞨”），他们与满族是同源的。以后又发现了支持这个结论的大量语言证据，一九九七年夏，终于作就了平生第一篇史学论文〈Magyar 人的远东祖源〉。

文章写成后，先寄给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德刚先生文章闻名天下，年过八旬而又谐趣风生。据唐夫人说，他接到文章一口气就读完了。唐先生在电话里，用极重的合肥话与我长谈，他说：“你的文章是一篇绝好博士论文”，他说自己也曾有过 Magyar 即“靺鞨”的想法，可惜没有深入下去。

受此鼓励，把文章寄给中国国内杂志，却遭遇了重重的困难。非议如“不合体例”，或“未曾听说”，或“某字拼法有误”，或“匈牙利会有什么反映”，或“洋人有何看法”云云；怕见笑于世界，受讥于学界。总之，无自信乃我民族之劣质也。所幸，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亚问题专家余太山教授，不仅予我许多鼓励，还竭力四方推荐。他的热情和真挚，令人感佩。

老朋友赵忠贤教授（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得悉我的文章得不到发表，颇为叹惜地说到他的一位研究生发现了一个经验公式，只需有几个数据，便可确定某种物质是否可能有高温超导性，在有所取舍后再行实验，既省钱又省事。该生投稿《中国科学》，竟因“理论不完善”被拒。他转投美国《应用物理》，却立即被录用。现在这个公式已被各国同行广泛使用。由此可见，中国之学术还在“但求无过”的困境中徘徊。

民族研究所所长郝时远教授主编的《世界民族》杂志，于一九九八年第二期刊登了这篇长文。后来《文史》、《欧亚学刊》、《西北民族研究》、《满语研究》刊出了若干后续文章。一九九九年，韩国、芬兰、土耳其学者主编的《国际中亚研究》（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entral Asian Studies）全文发表了它的英文稿。二〇〇一年在布达佩斯讲演引起了匈牙利学界的高度重视；是年底该国 TURAN 杂志又将它译成匈牙利语全文刊出。显然，任何学术成果的认识和传播，都是要消磨时间和耐心的。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中华书局汉学编辑室主任柴剑虹教授，很早就与我约稿成书。但线索一旦展开，潮思如涌，很不容易收敛；有的文章杀青了，又言犹未尽。拖了很久才决心打住，给自己留了一条出路。二〇〇二年五月拙著《中国北方诸族的源

流》以《世界汉学论丛》之一部面世了。

同年六月一日，我去纽约参加司马璐先生召集的“胡适之讨论会”，结识了主讲人周策纵教授。策纵先生是德刚先生的挚友，第二天我们同车往访四月间中风，脑部受损的德刚先生，开门时他竟问周先生：“你找哪一位？”这勾起我心中一番酸楚。毕竟一代文豪睿智犹存，入座后就记忆恢复，妙语连珠了，谈的都是名人昔事，唐夫人吴昭文女士说交谈有助病人康复。回来的路上我把书稿给了周先生，他一路就读了起来。我说准备出一本“繁体本”，希望他能写一篇序言，他说“文债”太多，不知有无时间，回去再细读一遍。可这一“细读”，就耗去了周先生四个多月的时间，他不仅把书中的错字别字，文句缺失，注释编理的问题一一找了出来，还“刁难”了我许多问题。

是年十月间，八六高龄而虚怀若谷的周策纵先生，才一丝不苟地将〈原族《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序〉作就了。文中将突厥民族“以箭汇族”的部落结构，和满洲以“牛录”（满语之“箭”）为元胞的“八旗”组织，与甲骨文的“族”字是“旗下集矢”的现象融会贯通，指出北方诸族的确是从中原出走的。学术大师的这种集文字学、历史学、民族学的高瞻远瞩，自是我辈灵感与学力之所不及的了。二〇〇三年，北京《读书》杂志和台北台湾《历史月刊》分别刊登了他的这篇文章。

中国传统学术和西方学术间的区别在于目标之差异。几千年来，中国读书人都是以训练背诵和注释经典的能力，来达到做官行政的终极目标；结果往往是学罐满盈，而见地不足。然则，西方学者却能大胆假设，虽时有疏于求证的结论，而探新的优势倒在他们的手中。就北方诸族研究而言，中国史料有必须被征引的机会，而中国学者之说却难有登堂之誉。面对西人的大胆宏论，国人只有求证的本份。

中国传统学术的弊端，可从古代学者颜师古和胡三省的名字看出端倪，“师古”有杜绝创新之意；“三省”有主观唯心之嫌。这种传统决定了中华文明有前期的灿烂，继而有后期的守拙。近百年来，在西方学术进取优势面前，我国学者缺乏自信；精通西学方法者少，而迷信西学结论者多。历史、语言、人类学的研究，则在“传统的”和“别人的”双重游戏规则中，纠缠于咀嚼式的考据。那些本该由自己作出判断的重大课题，却都谦让给别人去说了。

比如，由于汉字系统非表音的性征，使“语言学”和“文字学”的分野在中国长期未能界定。西方科学方法传入以后，这一问题仍未理顺。瑞典学者高本汉构拟的汉语“上古音”又夸大了汉语语音的变化。然而，这些尚待检验的假设又成枷锁，使我国学界对汉语语音的延续性愈具疑虑，对上古文字语音记载，或怀疑一切，或避之犹恐不及。通过语音信息对上古历史的研究领域，竟而被误导到几乎完全“失声”的状态。

就历史科学来说，繁琐考据的时代应该结束了。前人没有留下更完备的史料，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这个无法抱怨的现实，为我们留下的是一片施展思辨、想象和洞察的广阔空间；而“过去”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精确地重现了。历史科学应该去解析现成的史料，发现新证据，调用新方法，来重构一个较合理的模型，去逼近人类社会的各个真实过程。

这次，台湾《历史月刊》社长东年先生，又命我写几篇文章，准备出一期关于中国北方民族研究的专辑。我首先以这篇〈中国北方诸族研究始末〉来介绍本人学术研究之乐趣，并表达对前辈周策纵先生、唐德刚先生和台湾《历史月刊》编辑部的敬仰和谢意。

原载台湾《历史月刊》二〇〇三年六月号
二〇〇六年三月三日修改

二 中国北方民族的族名

语言是人类历史的化石，族名作为人类血缘的语音标识，产生于语言的早期发育阶段，因此它们是人类历史最深层的化石。而族名又会转化为姓氏、人名、地名遗留至今。中国传统学术将“天、地”视为根本，以为族名是从山、水而来的。其实，没有人类的到达，是没有这些山水之名的。

《禹贡》有“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的说法，汉儒郑康成认为它们是“衣皮”的游牧部落，而“昆仑、析支、渠搜皆本山名，而用以为国号者也”。其实，应该反过来说“昆仑、析支、渠搜皆本族号，而用以为山名者也”。东北内蒙有许多“鲜卑山”，它们都是“鲜卑”部落曾经居住的地方。

人类之初走出非洲，由于种落隔绝，近亲遗传导致人类体征的群体性分离，同时产生出了许多不同的部落语言，那时候“血族”就是“语族”。后来，在迁徙和征伐活动中，人类血缘发生了融合，人类的语言也发生了兼并，语种逐步减少，今天的汉族、满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等，都是血缘极为混杂的大语族而已。

· 中国北方民族族名研究的意义

由于语种的大量湮灭，族名语义也大量地被遗忘，音义皆明的族名只有不多的几个，如 爱新（金）、蒙古（银）、叱奴（狼）、呼延（羊）、叱罗（石）等。有一些古代族名只有译义，如林胡、山戎、黄牛、白马等，真音反而无人知晓。绝大多数族名有音无义，如突厥、鲜卑、女真、华夏等，因为失去了语义内涵，所以就不再迁就语言的游移，而成为较稳定的语音成分，亦不失为训读汉字的一面镜子。

北方民族的祖先出自中原，它们的族名却播迁到世界，如西伯利亚即“鲜卑利亚”，保加利亚即“仆骨利亚”，乌兹别克即“兀者别克”，楚克奇半岛即“女直半岛”。而匈牙利族名 Magyars 是女真的“马佳氏”；德国国名 German 与一枝叫 Cimmerian 的蛮族族名有关，其字根 Cimmer 是东方族名或地名“吉里谜/济尔默/哲里木”。而印度莫卧尔王朝是“蒙古政权”，如果英国人不打进印度，南亚次大陆也未尝不因名“莫卧尔次大陆”。北方民族族名之于世界地名、族名、国名的研究，也有重大意义。



图二 阿拉斯加的一个爱斯基摩人家庭（面目极似山东人）

北方民族用族名来做人名，努尔哈赤的儿辈名字“巴布”是“拔拔”，“多铎”是“鞑鞑”，“多尔袞”是“吐浑”，“德格类”是“吐火罗”，“费扬果”是“费雅喀”，“莽古尔泰”是“蒙古惕”，“汤古代”是“唐古惕”。而古代中原人名也有这个特征，如“虞舜”是“乌孙”，“无忌”是“兀者”，“句践”是“女真”，“叔孙”是“肃慎”，“阖闾”是“斛律”，“老莱”是“柔然”，“孟柯”是“蒙古”，“墨翟”是“勿吉”，“荆轲”是“准葛尔”等等。从人类学来看，北方民族社会是史前中原社会的一面镜子。

·“朝鲜”是“彩虹”

《史记·朝鲜列传》是第一篇高丽的历史，朝鲜半岛上曾经是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并立的局面，高句丽又与扶余民族有关。然而，这些国名族名，却没有一个能与“朝鲜”挂上钩的，因此始于春秋的国名“朝鲜”的由来，一直是个谜。

蒙古人叫高丽做“肃良合”，明代杂著《登坛必究》附篇〈蒙古译语〉记作“琐珑革”，现代蒙古语是 Solongho，本义“彩虹”。汉语“朝”是“天”，“鲜”是“艳”，“朝鲜”是取了“鲜艳天色”来代替“彩虹”。那时，蒙古民族还没有抬头，东胡鲜卑语是蒙古语的祖先，看来中原民族对这种北方民族语言是有所了解的。

国名就是部落名，因此一定有人用“肃良合”来做人名。《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里的十七世纪人名“萨郎阿/索凌阿”等，都是“肃良合”的别写。非比寻常的是，连孔子父亲“叔梁纥”也是“肃良合”，即一个名叫“彩虹”的人。因此“彩虹”部落是出自中原的，在古代中原和后世北方民族中，这个部落名是被用做为人名的。

·“兀者”是“林胡”

“兀者”是通古斯——女真系民族中最重要的部落名，一般认为它散居在东北亚地区，《中国大百科全书》在词条“兀者”（贾敬颜撰文）中说：

又作吾者、斡者、斡拙。辽代称乌惹、兀惹、乌若、乌舍、温热；金、元两代又称乌底改、兀的改、兀的哥；或称野居女直、兀者野人（一作吾者野人）。兀者或兀者野人是一种泛称，它用以称呼广布于松花江下游直到黑龙江下游以及精奇里江南北、乌苏里江东西从事渔猎和采集的许多不同族属的部落。……清代有各种以“窝集”命名的部落，即指兀者。

清代学者何秋涛在《朔方备乘》中首先指出“窝集者，盖大山老林之名”的满语语义。匈牙利语许多基本词汇来自通古斯语，其“森林中人”一字适为 erdesz。

〈匈奴列传〉说“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这个“林胡”应即“林中的部落”的意思，因此可能就是女真族名“窝集/兀者”。古代农业民族看不起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又看不起山林中射猎的民族，兀者还被游牧的蒙古人视为“兀者野人”，于是成了“戎狄”眼中的“戎狄”。

〈殷本纪〉说“伯夷、叔齐在孤竹”，史家对“孤竹国”（“孤/狐”同音）有许多求证，但不见有人点明它是“兀者国/林胡国”，可见“兀者”曾经是一个中原古族。而中原地名武陟、尉氏（河南），无极、元氏（河北），无棣（山东），吴旗（陕西）；中原人名无忌、无知，姓氏尉迟等，都是族名“兀者”的遗迹。

· “月氏”也是“兀者”

中亚国名“乌兹别克/ Uzbek”是由 Uz 和 bek 复合而成，突厥语“王公”一字是 Bek，汉译“伯克”；“乌兹别克”是“乌兹伯克国”。关于这个民族的由来，人们有若干不同的说法，却不能认识“乌兹/ Uz”就是女真民族的成员——“兀者”。

前苏联学者认为，十五世纪蒙古金帐汗国瓦解，说突厥语的“月即别/ Узбеки”部落军进入河中（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与当地十一世纪才改操突厥语的“大食族/ Таджики”（应即“塔吉克族”）农业居民融合成为“乌兹别克/ Узбеки”民族（余大钧译《金帐汗国兴衰史》页 251-55）。

事实远非如此，汉代自河西走廊出走的“大月氏”就定居在河中地区，而更早的希罗多德就有关于中亚 Uti 部落就向波斯帝国缴纳税贡的记载（《历史》第三卷第 93 节），唐代它成为“昭武九姓”的核心，元代则被称为“月祖伯”（《元史·地理志六·西北地附录》）。因此，族名“乌兹/ Uz/ Уз”即“月氏/月祖/月即”是毫无悬念的结论。（韩国地名“月尾岛”对译 Wolmi Do 也是“月”字训“乌”的例鉴）

然而，“月氏”是“兀者”，就意味着女真民族不仅是东北亚的“东夷”，而且还是活动在河西走廊和中亚地区的“西戎”，也就与我们传统的人文观念大相径庭。本书将进一步演绎论证“通古斯即九姓”，一旦认识这个事实，“月氏”既为“九姓”，其为女真大族“兀者”的人类学结论就会水到渠成。



图三 吉尔吉斯斯坦的乌兹别克族儿童和老人

A. Duvall 和 S. John 摄影 (<http://freenet.kg/peacecorps/field.html>)

· “山戎”是“乌洛浑”

春秋时就有“山戎”，《史记·管晏列传》就记载了“桓公实北征山戎”的事件，“山戎”是蒙古语的“山里人/乌洛浑”；汉代开始用音译族名“乌洛浑/乌桓”后，意译族名“山戎”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显然，齐桓公时代，中原对这个今天是蒙古语的族名，还是能解其意的，但后来的人们却忘记了它的由来。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说：

乌桓者，本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
鲜卑者，亦东胡之枝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其语言习俗与乌桓同。

其中“保乌桓山”和“依鲜卑山”而得其名号，都是瞎说；但是东胡、鲜卑、乌桓都说蒙古语，却是千真万确的。

契丹建立辽朝时，“蒙古”尚未成名，蒙古语民族以“山戎/山奚/山蕃”为号，《辽史·属国军》有“乌马山奚”和“胡母思山蕃”的记载，“胡母思”就是“库莫奚”；而“乌马/ u-ma”就是“宇文”，“乌马山奚”实际是“宇文鲜卑”之别称，因此“山戎/山奚/山蕃”是前蒙古时代等同东胡、鲜卑的族类统称。

· 以天象作的族名

满语的“天”字是“阿巴嘎”，欧亚大陆遍布阿巴嘎部落，内蒙古有阿巴嘎旗，中西伯利亚有阿巴嘎地方，格鲁吉亚有一个阿巴嘎共和国。“阿巴嘎”又转写成“呵不哈”，《金史·国语解·姓氏》说“呵不哈曰田”。这是姓“天”太冒犯，因此女真人改汉姓时，择了踏实的“田”。齐鲁是东夷——通古斯民族的地方，春秋时代出了许多“田姓”人物，他们可能都是“天族”之裔。

法国人伯希和说“阿巴嘎”是蒙古语的“叔叔”，于是国人亦云它是“叔叔部落”了；而父母叔伯兄弟姐妹人皆有之，用来做族名是不合理的。其实，上古中原的“金天族”，即是“爱新——阿巴嘎”部落联盟，以“阿巴嘎”的语义和它与“爱新”伴生的历史来看，“天族”是个通古斯血缘部落。

蒙古语的“太阳”是 nara 或 naran。清代名人“纳兰幸德”和姓“那拉氏”的慈禧太后都是“太阳族人”。蒙古常见人名“纳兰胡”是“太阳之子”的意思，女真人名“纳良阿”，乃至东周谏臣“芮良夫”之名都是其谐音。说来古代中原人名，的确与北方民族的人名是一样的。



图四 慈禧太后（左）和爱斯基摩妇女（右）

《金史·国语解》说的“兀典，明星”是女真语里的蒙古字。《汉书·西域传》有“乌贪国”，《晋书·北狄传》有“乌谭种”；它还遗下西域地名“于阗”，《蒙古秘史》记作“兀丹”，《元史》作“斡端/忽炭”，二十世纪改作“和田”，西文作 Khotan，西方学者想在印欧语里找它的语源，但终归于失败。我以为黄河流域地名“洪洞/邯郸”等也都是其谐音，“星族”发源于中原，后来才逸散四方。《史记·赵世家》记载的人物“黑臀”则应是一位“明星”。

· 以动物作的族名

人类游牧活动，可能远远早于定居的农耕生活，否则人类是不可能遍布全球的。以动物名为族名是非常合理的，驯顺的“羊”，或者凶恶的“狼”都是人类的族名，突厥语的“羊”字“呼延”，蒙古语的“狼”字“叱奴”，是最为人知的的东方氏族名。

《金史·国语解·姓氏》说“尼忙古曰鱼”、“兀颜曰朱”、“女奚烈曰郎”，这三个姓氏其实就是“鱼”、“猪”、“狼”。《女真译语》说“鱼”是“呢木哈”，“猪”是“兀尖”，但没有说到“女奚烈”是“狼”，然而西方古籍却将它一语道明了。

希罗多德在西方有“历史之父”之誉，他写的《历史》(The Histories) 有很大的篇幅记载黑海北岸的游牧民族，其中有个叫 Neuri 的部落，它显然就是金代女真姓氏“女奚烈”，或唐代靺鞨姓氏“倪属利”，或匈牙利姓氏 Nuiri。希罗多德说：

Neuri 人在风俗习惯方面与斯结泰人是一样的……那里的斯结泰人和希腊人都说，每个 Neuri 人每年都要变一次狼，过几天后再恢复成人。(《历史》第四章第 105 节)

这个“Neuri 人每年都要变一次狼”的不经之说，与“女奚烈曰郎”不谋而合，也证实“女奚烈”曾经是某部落语言中的“狼”字，而这种语言在人类融合的长河中湮灭了。

“牛”和“马”也是族名，《魏略·西戎传》说：

敦煌西域之南山（按，祁连山）中……有月氏余种葱茈羌、白马、黄牛羌。

后来西羌民族大量转化为藏族，藏语康方言的“牛”字为“索/so”，安多方言为“索格/sok”，拉萨方言则延伸为“家畜”。西羌的主流语言可能是蒙古语，而 so/sok 可能曾经是西羌乃至古代蒙古语言中的“牛”。今天藏北“索县/Sog”的意思是“蒙古人的地方”，而魏晋时南朝汉人称北朝鲜卑人为“索虏”，我以为中原和西藏都曾将蒙古族视为“牛族/牧牛族”，这就是“黄牛羌”或“牦牛种”（《后汉书·西羌传》）之由来。

北方民族语言以“宾——谓”为序，满语“骑马”是 morin-gha（莫林阿），gha 是“骑”；morin 是“马”。萨满教崇拜白羊、白兔、白马，满语萨满神歌中有“红脸白山总兵，骑马从天而降”（宋和平《满语萨满神歌译注》，页 245）的颂词，其中“骑马”为 yalu-ha，故尔 yalu 应为“白马”，其音恰为“挹娄”。因此历史上的“白马羌/白马氏”，乃至甘肃文县和四川平武的“白马藏族”实际都是挹娄之裔。

· 以金属为族名

使用金属是人类生活的重大进步。族名“爱新”是金，“蒙古”是银，可能与人类最初接触到的是天然纯净的贵金属，而不是须经冶炼而得到的铜和铁有关。族名“吐火罗”是满蒙二语中的“锡”字“托活罗”。为什么“锡”能够在远古时代就成为族名呢？

那可能是因为它的熔点低，很容易被冶炼出来，最先掌握炼锡术的部落，可能就是“吐火罗”的祖先。而青铜又是锡与铜的合金，如果没有炼锡术，就不可能有青铜时代。

· 结论

陈寅恪曾强调：“吾国史乘，不止胡姓须考，胡名也急待研讨”。其实北方民族有“以族名为人名”的习俗，急待研讨的或许更是“胡姓”或“族名”而已。《魏书·官氏志》和《金史·百官志》较好地记载了北方民族的族名，而《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提供了更丰富的女真人名和姓氏，却没有受到后人的注意。

对携带青铜器的 Cimmerian（且末）、Scythian（斯结泰）、Sarmatae（悉万丹）等游牧民族入侵欧洲近东，希罗多德有许多翔实的记录。后来的历史地理著作《地理志》、《日耳曼尼亚志》等，也都不乏这些蛮族族名的记载，《大英百科全书》说他们是伊朗人种，但以大量的族名和语言的对证，都表明他们只能是蒙古人种的中国北方诸族。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和陈述《金史拾补五种》在六十年代初才得以出版，但都是二十世纪前半叶完成的以罗列为主要的工作。现代西方著作《匈人的世界》（The World of Huns）是一部研究东欧地区蒙古人种民族的重要著作，该书“语言”一章几乎都是对西方历史记载的匈人人名的讨论，这也为中西“胡名胡姓”的语音比较，提供了便捷之径。

今天，我们对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还知之甚少，既不知道它们是从中原出走的，更不知道它们在远古时代就开始了世界性的迁徙。中原社会因农耕而进步了，北方社会却长期滞留在游牧和采集的时代，他们使用的女真、蒙古、突厥等语言，都是史前的中原语言，北方民族社会是史前中原社会的一面镜子，因此本书就以北方诸族的族名发端了。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初稿

二〇〇六年三月十六日修改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四日再改

三 “五帝”是女真族，“黄帝”是爱新氏

《史记·五帝本纪》是口传故事的笔录，中国人自引为“炎黄子孙”，是“三皇五帝”带来的荣耀。因此，这些传说人物是否真实可靠？自然是我们骄傲中的隐忧了。

一般认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即是“五帝”。〈五帝本纪〉说：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

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

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

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是为帝尧。

虞舜者，名曰重华。

但是在结束该卷时，司马迁又说：

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

其中，黄帝从“姓公孙”变成“有熊”，就成了众说纷纭的历史公案。如果不认识这两个姓氏，就根本无法认识这位人物，中华民族祖先的面目也就难于信服了。

传统学术是按字面来解释传说姓氏的，如“神农氏”是领头农耕的氏族，“燧人氏”是发明钻木取火的部落。而含“有”字的族名，如有熊、有莘、有巢、有娥、有扈、有虞、有郤、有殷等，则有更简单化的解读：“有巢氏”是开始巢居的氏族，“有扈氏”是率先开门凿户者的子孙，云云。这些肤浅的说法，却已经深入了我们的意识。

如果“有”是“有/无”之“有”，那么“有熊氏”就是“饲养熊黑的氏族”或“与狗熊同伍的部落”，也就非常荒谬了。而这些部落名没有有效的汉语语义，也说明史前中原语言曾经不同于汉语，否则“公孙/有熊”的语义是不会说不清楚的。因此我们必须先把上古中原语言作一番了解。

· 上古中原民族是后世北方民族的同类的语言证据

司马迁早已指出上古中原语言不是“雅言”的事实，他在〈五帝本纪〉结尾时说：

大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上古）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训），荐绅先生难言之。

历来人们只把“雅言”当作是优雅的语言，因此不理解这段“大史公曰”。其实，雅言或“雅驯”是指后来形成的汉语，而记载黄帝事迹的《百家》不是用雅言写的，司马迁去咨询博学的荐绅先生，可是荐绅先生也不知所云。

《尔雅》是一部古代辞书，其中就有中原原始语言的线索。其〈释天〉一章说：

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

其实，蒙古语 *ziil* 就是“唐虞曰载”之“载”；满语 *anen* 正是“周曰年”之“年”；满

语“岁”字 ser 恰似“商曰祀”之“祀”；而“夏曰岁”之“岁”则是今伏尔加河流域楚瓦什语之 sul，楚瓦什人被认为保加尔（仆骨）人后裔。因此，从这个字来看，夏和唐虞（东胡）似为蒙古语族，而商和周则似通古斯语族。

再如〈释器〉一章说：

黄金谓之灋，其美者谓之鏐。

蒙古语“黄金/altan”常译“阿勒坛”，“灋”可能就是取了“坛/tan”之音。象这样的例子，在《尔雅》中还有不少。

所谓“夏历”，即十二兽纪年历，北方民族乃至藏族也用它，但它始于何时？却无从计考。清儒赵翼认为夏历得自戎狄，他在《陔余丛考》一书中说：“汉时呼韩邪款塞入居五原，与齐民相杂……以鼠牛虎兔之类分纪岁时，浸寻流传于中国。”事实上，金文甲骨里就有与十二兽对应的“十二地支”，拿它们与蒙古语比较，还有许多音缘：

兔		tuula
龙		luu
马	午	morin
羊		jamaa
猴	申	samz
猪	亥	gahai

看来，不仅现代汉语的“兔”、“龙”、“马”、“羊”四字与蒙古语同源，雅言中的“申”和“亥”两字也是蒙古语 samz 和 gahai 的缩音。因此“十二兽历”或“十二地支”是前汉语时代说蒙古原语的中原先民，也就是北方民族的中原祖先创造的。

语言信息，弥足珍贵。晋人皇甫谧说“舜母名握登”，“握登”就是蒙古语“夫人/合敦”，她可能是来自一个说蒙古话的家庭。又如，〈吴太伯世家〉说吴王夫差率军北上“败齐师于艾陵”，这个战场可能是在鲁南，其古代居民是东夷，而“艾陵”就是满语的“山/阿林”，汉语的“岭/陵”可能是女真语的遗存，。

许多汉语基本词汇与北方民族语言一致。如突厥语的“水/su”，蒙古语的“天/tengri”，满语的“木/mo”；而汉语的“胳膊”又与满、蒙、突厥三语共同的“手/臂/gala”同源。这些都是北方民族与中原古代居民同源的语言证据。

·“公孙/有熊”即是“乌孙/爱新”

基于北方民族的祖先是中原出走的认识，就可以尝试用北方民族族名来检视“公孫/有熊”，首先又必须猜测“公/有”二字的读音。

我们不难明确一个已被长期应用，却未被人们言明的语音约定，即以半元音 y 为首的汉字，将 y 音免去，即可约明其古代或若干现代方言读音。譬如：

“亚/雅/鸭”读“阿”
“于/余/虞”读“乌”
“月/越/岳”读“乌/讹”
“燕/颜/岩”读“安”
“姚/尧/药”读“奥”

不仅族名“月氏/兀者”，“宇文/乌马”，乃至“亚洲/Asia”都符合这个规律。我们如果将“有”读作“兀/乌/沔”，那末传说时代含“有”字的中原氏族名与北方民族族名几乎都有了准确的对应，如：

有熊、有莘、有山	即“乌孙”
有巢、有蟠、有穷	即“兀者”
有扈、有虞、有黄	即“回纥”
有殷、有偃	即“兀颜”
有鬲	即“乌古”
有缙	即“乌马”
有施	即“纥奚”

而古代中原又有大量含“公”字的姓氏，如“公孙”、“公伯”、“公祖”等同样有待确认。有人说“公孙”是“公之孙”，“公伯”是“公之伯”，“公祖”乃是“公之祖”；而“公”者本人却是子虚乌有，因此上述说法必是无稽之谈。事实上，“公”的读音可以从“翁/公/孤/狐”等字的构字和读音得到启发。“翁/un”是“公”的衍生字；“瓜”又与“公”形似，“孤/狐/gu/hu/u”等字为其衍生。若亦将“公”作u/o试读，含“公”姓氏与北方族名的关联，也一目了然了：

公孙、公慎、公胜	即“乌孙”
公祖、公仇、公朱	即“兀者”
公夏、公何、公华	即“回纥”
公羊、公冶、公言	即“兀颜”
公良、公刘、公旅	即“乌洛”
公孟、公明、公文	即“乌马”
公西、公皙、公息	即“纥奚”

既然上古姓氏中的“公/有”须读“乌/兀”，姓氏“公孙/有熊”就音同于〈大宛列传〉记载的西域的族名“乌孙”，于是〈五帝本纪〉说“黄帝者姓公孙”与“黄帝为有熊”就不相矛盾；但中原民族不认同戎狄，论证其中原人类的祖先是戎狄的同类，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其实，女真姓氏“爱新”在《金史·百官志》作“阿鲜”，在《满州源流考》作“乌新”，因此“乌孙/Osin”是与“爱新/Asin”同源的“金姓”部落。而唐代突厥王族为“阿史那/Asina”，现代哈萨克族有“乌孙部”，内蒙古有“乌审旗”；《逸周书·王会解》还记载殷商初年华东地区就有“讴深”部落。因此，发散于欧亚大陆的“金姓”部落都发源于中原，“五帝”多为金姓人物是不可拒绝的事实。

·“高辛”是“乌孙”，“高阳”是“兀颜”

“帝颛顼高阳者”与“帝喾高辛者”的姓氏都含“高”字，它应与“毫/蒿/稿”等字近音。若将“高”试读如hao/ho/hu/u，“高辛”也是“公孙/有熊”；而“高阳”就是中原姓氏“公羊/有殷”，或是女真姓氏“兀颜”。

“高辛”是“公孙”，“帝喾高辛者”就是“公孙喾”，也就是春秋秦汉人名“公孙

敖/公孙贺/公孙尧”或《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之女真人名“阿星阿/武星额/艾星阿/鄂星阿/额盛额/胡星阿”。“高辛”与后世中原和戎狄之人的真名实姓的一致，为这位远古传说人物增添了真人的色彩，也为戎汉同源提供了证据。

“兀颜”则与女真语“猪/ ulgian”和“红/ fulgian”（《赫哲语简志》，1986，页 89、102）非常接近。《金史·国语解》说“兀颜曰朱”就是“兀颜曰猪”；汉字“朱”音“猪”义“红”，实质源于“兀颜”的双义背景，汉代形成的“朱姓”是有女真血缘和语言背景的。因此“帝颛顼高阳者”不仅是“兀颜颛顼”，还是一位“朱颛顼”。

“帝颛顼高阳”是“兀颜颛顼”，说他是“姓公孙”的黄帝之孙就不实在。因此，《五帝本纪》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所谓“同姓”应指在“女真/姬姓”层面上的血缘归属；而“异其国号”则是在“乌孙/公孙”与“兀颜/公羊”层面上的氏族区别；既然来自不同的氏族，追究他们的子裔关联就毫无意义了。

· “陶唐”即是“鞞鞞”

“尧”的信息比较模糊，《五帝本纪》除了说“帝尧者，放勋”外，还说“帝尧为陶唐”，而且他还有“唐尧”之号，而《史记正义》甚至还注说他“姓伊祁氏”。这些说法相当矛盾，一般说来他既为“陶唐氏”，就不可能又为“伊祁氏”。

“陶唐”是《百家姓》之“澹台”或族名“鞞鞞”的昂化（-ng）音，女真姓氏“拓特”或匈牙利姓氏 Toth 可能是这个族名的真音。而“伊祁”即是族名“讹斥/兀者”之转韵；欧洲国名“爱沙尼亚/ Estonia”之本字 Eesti 恰是“伊祁/讹斥”，而爱沙尼亚的另一名 Chudj/ Чудь 正是“女直”。因此无论“帝尧为陶唐”或为“伊祁”，这两个姓氏都是女真氏族。

《五帝本纪》还说：“帝尝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嫫毖氏女，生摯。帝尝崩，而摯代立。帝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如果他是“帝尝”之子，他就必须姓“高辛/公孙”；其异母兄名“摯”，“公孙摯”也是春秋常见的人名；而“摯”的母姓“嫫毖氏”又即“女直氏”。这些人名和族名的真实性，或许能还原“尧”为一个真人。但是他的姓氏就太令人困惑了

· “虞舜”是“乌孙”，但不是“有虞”

“舜”是“虞舜”的缩写。“虞/ yu”的实音读“吴/ u”，因此无须证明“虞舜”也是“乌孙/爱新/公孙/高辛”。关于这个虞舜家族，《五帝本纪》云：

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

很难解释的是：为什么“帝颛顼高阳者”的这位七世孙，从“高阳”变成了“虞舜”？

《五帝本纪》又说“帝舜为有虞”，而“有虞”读“回纥/夏后”。因此“舜”究竟姓“虞舜/乌孙”，还是姓“有虞/回纥”？太史公是说不清的，他比舜至少晚生了两三千年的，其间中原语言发生了巨变，他因此对上古语言和姓氏已经知之甚少，他将“公孙”又作“有熊”算是运气没有弄错；但将“虞舜”误解成“姓虞名舜”，又将“姓虞”曲解为“有虞氏”，就大错其特错了。

· “禹”是“夏后氏”，不是“公孙氏”

〈五帝本纪〉说“帝禹为夏后”，〈夏本纪〉说“夏禹，名曰文命”，中原姓氏“夏后/夏侯”是“回纥”的别写；“文命”也是真实的人名，孔子即有弟子“澹台灭明”者，人名“灭明/文命”出自中原，后来又从漠北走进南疆，维吾尔族男子常见名“买买提”即是“文命/灭明”的承继。而禹就是一位叫“夏后文命/回纥灭明”的人。

“禹”或“夏后文命”是四千年前夏朝的始祖，他治水的游历已被《尚书》名篇〈禹贡〉记载下来，在〈禹贡〉和“夏历”中有许多蒙古语的遗迹，他的全号“大禹”可能是蒙古语的“酋长/darga”或“单于/da-u”。〈五帝本纪〉将他与黄帝、颛顼、鲧、尧、舜并立为“五帝”，〈夏本纪〉说“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而从血缘和时代相隔来看，这些说法都太过牵强了。。

· 结论

〈五帝本纪〉是上古中原女真系部落强人的传说，之后中原语言发生了根本变化，加上汉字之初通假规范的不明确，同一氏族名往往被不同的人用面目全非的汉字来记载，如“公孙/有熊/高辛/禹舜”即是“乌孙”；虽然司马迁未能辨认它们的异同，却忠实地将它们辑录下来，从而为世界人类的一部祖先留下一部可靠的记载。我们一旦认识炎黄祖先是戎狄的同类，外显杂乱无章的〈五帝本纪〉就归一如真了。

北方诸族的祖先是中原出走的，北方民族认祖中原，但中原民族不认同他们；太史公之言如鼎，他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却没有人呼应。事实上，北方民族长期恪守着从中原带出去的语言和习俗。最近两千多年中，北方民族的数度回归征服，才使中原人民对他们有了了解，殊不知他们荒蛮生疏的形态，正是上古中原人类的写照。只有从北方民族的这面镜子，炎黄子孙才能知悉祖先“五帝”的面貌。

原载台湾《历史月刊》二〇〇六年三月号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三日修改

四 《百家姓》中的北方民族族名

《百家姓》是宋代定型的识字课本，它没有文意和哲理，只是教蒙童们死记硬背几百个姓氏；但编得押韵顺口，因此流传很广，影响也很大。它的起首四姓是“赵钱孙李”，那是因为宋代皇帝姓赵，五代十国吴越国国王姓钱，吴越是在宋太宗兴国二年才归降的，南宋学者王明清认为它“似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

姓氏之初，可能是母系社会的部落名，它是部落血缘的语音标识。姓氏的出现有效地遏止了近亲通婚，之于人类的体质和智力的进化有重要的意义。研究一个民族姓氏组成，也是解析它的血缘成分。尽管《百家姓》内容粗疏，但用它做一个浅显的研究，也未尝不可。

· 上古中原是戎狄社会

史书都很重视姓氏和血缘的记载。《史记》说：“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他是来自“公孙”部落的一个名叫“轩辕”的人。而公孙和轩辕都是《百家姓》中的姓氏。黄帝以轩辕为名，也是循了一种“以族名为人名”的古俗，而北方诸族的大量人名也多是部落名。就这一点来看，戎狄的习俗与中原古族是一致的。

其实，古代的复姓如“公孙”、“夏侯”，就是戎狄族名“乌孙”、“回纥”。大约四千年前，中原语言就开始单音节化，即“藏缅语化”了，这是复音姓氏转变成单音姓氏的根本原因。但姓氏作为血缘的标识，人们不愿轻易地去改变它；直到秦汉两代，中国出现大一统的局面，社会意识发生骤变，“张王李赵”式的单音姓氏才一轰而起。然而比语言的转化，它还是滞后了几千年。因此，用单音姓氏来研究汉族血缘，是不可靠的。

春秋时的姓氏和人名，与秦汉以后也很不一样。孔子的七十七个弟子多为复姓，没有一个姓张王李赵的。孔子本人叫孔丘，生父叫叔梁纥，祖父叫伯夏，曾祖叫孔防叔，都不含世代一贯的姓氏，而只是名字而已。其中，“叔梁纥”也是族名，蒙古人是把“朝鲜”叫为“肃良合”的；“伯夏”也是族名“仆和”的谐音。因此后来成为姓氏的“孔”，可能是从“孔丘”中割取出来的一个字。

复姓变单姓的方式又是多样的。“孙”、“夏”可能是由“公孙”、“夏侯”简约而来的。《金史·国语解》说“兀颜曰朱”和“呵不哈曰田”，“兀颜”和“呵不哈”（即“阿巴嘎”）本是“猪”和“天”的意思；女真人改汉姓时嫌猪太鄙俗，天又太神化，于是用“朱”和“田”来替代。古代齐鲁是东夷之地，东夷又是女真之先；几千年前东夷语言发生变化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那里的猪、天两族，可能就成了朱、田两姓。

· 复姓都是戎狄族名

一般认为《百家姓》中有四百四十个单姓，六十个复姓。我以为从“万俟司马”之后的一百五十六字，全部都是复姓。它们是：

万俟 司马 上官 欧阳 夏侯 诸葛 闻人 东方
赫连 皇甫 尉迟 公羊 澹台 公冶 宗政 濮阳
淳于 单于 太叔 申屠 公孙 仲孙 轩辕 令狐
钟离 宇文 长孙 慕容 鲜于 闾丘 司徒 司空
元官 司寇 仇督 子车 颛孙 端木 巫马 公西

漆雕 乐正 壤驷 公良 拓拔 夹谷 宰父 谷梁
 晋楚 闫法 汝鄢 涂钦 段干 百里 东郭 南门
 呼延 归海 羊舌 微生 岳帅 缙亢 况后 有琴
 梁丘 左丘 东门 西门 商牟 禽俾 伯赏 南宫
 墨哈 谯笪 年爱 阳佟 第五 言福

这些复姓以“诸葛”最有名气，因为历史上出过诸葛亮，族人众多要数“司马”、“上官”、“欧阳”、“尉迟”等。而《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又使普罗大众对“公孙”、“呼延”、“夏侯”耳熟能详。

复姓可分两类。公孙、轩辕、司马、司徒、司空、司寇、公羊、公西、公冶、公良、巫马、南宫、澹台、壤驷、漆雕、百里、东郭等，早已是先秦古姓。呼延、拓拔、宇文、赫连、令狐、慕容、长孙、万俟、夹谷等，好似融入汉族的戎狄之裔。

《百家姓》的上古复姓，大部无须正音便可与北方民族族名对音。如：

澹台	即“鞑靼”
漆雕	即“赤狄”
谯笪	即“契丹”
墨哈	即“靺鞨”
南宫	即“粘割”
夏侯/皇甫/况后/缙亢	即“回纥”

而孔子有弟子澹台灭明、漆雕开、漆雕哆、漆雕徒父等。过去没有人注意这些现象，是因为没有人意识到北方民族是从中原出去的缘故。

《百家姓》的“巫马/宇文”两姓，都读“乌马”。孔子有学生“巫马施”者；而北魏“宇文氏”却是鲜卑种，后来成为北周的帝族，隋唐两朝都是从北周起家的。宇文氏称“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逊居朔野”，却未必是假话。那是远走朔北的人们，成了马背上的牧羊汉；留在中原务农的，则当了圣人门下的读书人。

· “公孙”就是“乌孙”

古代很多含“公”字的复姓，《百家姓》只记载了其中五个：公羊、公冶、公孙、公西、公良。孔子还有十一个公姓弟子：公冶长、公皙哀、公伯寮、公西赤、公孙龙、公祖句兹、公良孺、公夏首、公肩定、公西舆如、公西箴。前文说“公”字古读“乌”，于是这些含“公”姓氏都有了着落：

公孙	即“乌孙”
公夏	即“回纥”
公伯	即“悦般”（或人名“鳌拜”）
公良	即“乌洛”
公羊、公冶	即“兀颜”
公西、公皙	即“纥奚”
公祖、公肩	即“兀者”

黄帝“姓公孙”即是乌孙氏；而乌孙又是爱新。因此北方民族也是炎黄子孙。

《百家姓》没有“叔孙氏”，但《孔子世家》有“平子与孟氏、叔孙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齐”的记载，叔孙氏是鲁国的一个有势力的氏族。然而，《魏书·官氏志》又说它是北魏王室之“内姓”。其实，“叔孙”就是女真族名“肃慎”，它是自中原出走的女真民族的祖先；后来有一部分与鲜卑民族融合，又随鲜卑民族入侵中原，回归了祖地。

· “门”姓并不住在门口

“东门”、“南门”、“西门”入了《百家姓》。战国就有魏国人“西门豹”，后来《水浒传》收编了“西门庆与潘金莲”，西门氏的名气就更大了。旧姓氏书一律说是一些住在城门边的人家，取了这些带“门”字的姓。如春秋时郑国某大夫居西门，鲁庄公庶子公子遂居东门，于是起头姓了“西门”、“东门”。

这些说法很值得质疑。若三千年前中原人口一千万，宋代人口三千万，现代人口一千万；那么一户开始一姓，宋代一定不过三户，现代也不过一百户。而世界各族对于改姓，都是非常慎重的。一次大战时美国德裔孩童常常挨打，许多家庭才将德国姓氏 Busch 中的 c 字去掉，而变成了 Bush。如果人们住到哪里就姓到那里，姓氏的意义就完全丧失了。

其实，这三个带“门”字的姓氏，都有北方民族的族名与之对应：

东门 即“图们/豆满”

南门 即“乃蛮”

西门 即“悉万”

中原“东门”，鲜卑“吐万”，女真“陀满”，乃至匈牙利 Tomen/ Tumen 等姓氏，都是女真语和蒙古语的“万/ tuman”，而汉语“万”也是女真语或蒙古语的遗存。今之“图们江”，古之“统万城”，都是用它做的地名。宋国景公“头曼”，匈奴单于“头曼”，突厥“土门可汗”等，都是用它做的名号；秦人“屠门高”则似以其为姓氏。

姓“南门”的人很少，商汤开朝七个辅佐人物之一名“南门螟”（“螟”义同“蠕”音 ru），它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三十一》的女真人名“尼穆伦”或许可做语音比照，而《金史·国语解·姓氏》的“尼忙古曰鱼”则点明中原姓氏“南门”和后世北方族名“乃蛮”是“鱼族”。

· “司”姓并非祖上的官职

最著名的姓“司马”的人是司马迁。有人说“司马”是领兵马的军职，然而司马迁只说祖上是“世典周史”的文官，却没说是世袭来的这个武姓。我认为“西门”和“司马”两姓同宗，它们与契丹古八部之“悉万丹”和东欧游牧民族 Sarmatae 之名“悉万/ Sarma”有关的。

否定姓氏“司马”与官职“司马”的关系，不是否定这个官职，而是要在语音上寻找姓氏“司马”的根源。《尚书·牧誓》有武王伐纣的号召：

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而戈，立而矛，予其誓。

有人说“司徒”、“司马”、“司空”是周的邻邦部落里的官职，还有人说“司徒”是掌刑狱的，“司空”是管工程的，我们没有理由反对这种猜测。

然而，带“司”字的古代姓氏太多，如果说它们都是官职，那么“司国”就是“宰相”，“司城”则是“市长”……也就太荒谬了。而以比较语音着手，女真族名“息慎”，鲜卑姓氏“尸突”，女真姓氏“石古苦”等，就可能与它们有了关系：

司徒、司铎、司土	即“尸突”
司星、司甄、司城	即“息慎”
司寇、司国、司空	即“石古苦”



图五 顿河下游 Sarmatae 人墓葬出土的带有动物饰纹的王冠和器物（左）
和 Sarmatae 人的“鹿题材”金饰器（右）

· 在戎狄族名中找源头

隋唐或隋唐之前，“东/同”等字似可无尾音 -n/ -ng，而读如 tu/ du，故《百家姓》姓氏“东方”是“吐浑”；“东郭”是匈奴“屠各”，或是鲜卑“徒河”。与“东方/东郭”相关的北方民族族名“东胡”，当然就不是“东方的胡人”。

同理，《百家姓》未举的“东莱/东里/东陵/东楼/东卢/东闾”即是族名“同罗/吐如纥”，与之对应的匈牙利姓氏 Torok 是匈牙利语的“突厥人”。《三国志·魏志》记载，曹魏甘露三年（公元 258 年）南阳太守叫“东里袞”，此人与努尔哈赤的儿子“多尔袞”其实同名。可见，魏晋年间中原汉族还执有戎狄先祖之遗风；而这种以族名为人名的上古习俗，则为北方诸族长期保留下去了。

诸葛亮出身南阳，却称“琅邪诸葛”，他的祖族可能是东夷。“诸/主/朱/女”的古代读音为 ju，姓氏“诸葛”与传说之“女娲”或《辽史》族名“女古”读音一致；而《辽史》又说“女古曰金”，那不是说“女古”是“金子”，而是说“女古”就是自命“金族”的“女真/女直”。事实上，“古/固/葛/国”等字是蒙古语的“部落/国家”，而“女古/诸葛”就是“女真/女直”的蒙古语式称谓。

识别“轩辕”关键在于认识“轩”的读音。《大宛列传》提到“安息……北有奄蔡、黎轩”，《魏略·大秦国》说大秦有属国“驴分”，《隋书·西域传》记有“隆忽”，我以为“黎轩/驴分/隆忽”是里海北岸的同一部落，或即北方民族族名“陆和/陆浑”，因此“轩”应读“忽/和/分/浑”，而“轩辕”拟读“忽袁/ khu-uən”，也是“回纥/ khui-khu”的安化（-n）音。

《百家姓》中的复姓与北方民族的族名的关联是广泛的，下面我们将一些尚未提及的对应作一个表列。

濮阳、伯赏	即“伯颜”
诸葛	即“女古”
淳于、宰父	即“昭武”
宗政	即“女真”
令狐	即“陆和”
百里	即“蔑里乞”
万俟	即“勿吉”
壤驷	即“芮奚”
闾丘、梁丘	即“如甲”
欧阳	即“兀颜”
尉迟	即“兀者”
有琴	即“兀者-n”
申屠	即“薛延陀”
长孙、颛孙、仲孙	即“长孙”

· 结论

大约在一万年至四千年前的史前期，大批中原部落朝北方迁徙，形成了中国北方诸族的祖先；而南方民族又不断向中原填充，改变了那里的血缘和语言，形成了中原汉族和古代汉语。这个趋势在夏商周三代已经基本停止，但上古时代的部落和氏族名，仍为中原汉族的姓氏。秦汉以后，中原姓氏开始朝单姓发展；历尽千年的沧桑，祖传的复姓所剩无几。

然而，北方诸族却恪守着上古的族名，和以族名为人名的习俗。这也就是先秦中原姓氏和人名与北方民族的族名和人名如此相关的原因。北方诸族多次入侵中原，带回的许多“胡名/胡姓”，却又都是些中原的古族名。今世登高俯视，原来大家本是同根生；即便在蒙童识字的《百家姓》中，也有此多的例证。

二〇〇六年一月十日修订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再改

五 中原古代人名的戎狄特征

汉语与北方民族（女真、蒙古、突厥）的语言表面上没有共性，但上古中原却有过一个“前汉语”或“非汉语”的时代，那时中原人名不同于后世“张三李四”式的汉族人名，本文要证明它们是北方民族的人名，并由此证明黄河流域曾经有过一个漫长的戎狄时期，其语言是戎狄的语言，其社会是戎狄形态的社会。

《史记·匈奴列传》说北方民族“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好似其特征；但是该传又说“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如果匈奴没有姓氏，又何必来这些“贵种”之姓呢？因此，北方民族不是没有姓氏，只是不挂在嘴上而已，而“以族名为人名”又是北方民族人名的一个显著特征。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的十七世纪女真姓氏和人名都是例证，我们可以随意举出〈卷三十六·讷殷地方富察氏〉记载的：

孟古慎郭和，镶白旗人，世居讷殷地方，孔锡库之孙，伊星阿之长子，孟古慎郭和同弟罗团莽吉图将讷秦倭济地方始开为路……

这祖孙四人“孔锡库”、“伊星阿”、“孟古慎郭和”、“罗团莽吉图”的名字前面都没有姓氏，但他们是姓“富察氏”的，姓氏“富察”就是族名“呼揭/赫哲”，实质是“兀者/月氏/乌兹”的变音。人名“伊星”就是族名“爱新/乌孙”，人名“孟古”则是族名“蒙古”。从匈奴到女真，上下几千年，北方族人名的语音很简单，只是“一音多字，一字多音”的汉字把它们搅得貌似复杂了。

· 秦始皇“姓金名金”

秦是“嬴姓”部落，秦始皇则名“嬴政”，有人以为他“姓嬴名政”。其实雍正皇帝之名“胤禛”也是“嬴政”，但没有人说他“姓胤名禛”。说来“嬴/胤”与“燕/颜”等字都是可以读“英/安”的，“嬴政/胤禛”既可以读“英政/英禛”，也可读“安政/安禛”，实际就是蒙古和女真人名“按陈/按春”，也是金朝始祖部落名“按出虎/安车骨”的安化（-n）音。《金史·国语解》说“金曰按春”，因此“嬴姓”即是“英姓/安姓”，实质是“金/按春”的缩音，所以秦始皇是一个“姓金名金”的女真人。

· 孔子上辈人名的戎狄形态

孔子是最受尊敬的中国古人，是中华民族的代表人物，研究他的家族就特别有意义。《史记·孔子世家》说：

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

孔子的祖先是“宋人”，而“宋/Song”是“商/Sang”的遗族，说孔子姓“商”或姓“宋”都可以，但他绝不姓“孔”，姓氏“孔”可能是人名“孔丘”中的一个音，他的后人就姓了这个字，但这只能是没有结论的猜测。研究孔子父祖两辈之名“伯夏”和“叔梁纥”

或许才有真正的意义，“伯夏”是北方民族族名“仆骨/仆和”的谐音，而“叔梁纥”又是蒙古语里朝鲜的国名“肃良合”。由此看来，孔子父祖还滞留在“以族名为人名”的戎狄形态。

· “河亶甲”和“微子启”

商朝是发明文字的朝代，它的历史就很可靠，研究商族的人名就有特别的意义。《殷本纪》记载了先商酋长和商朝帝王四十四人，其中“河亶甲”最醒人眼目，它与汉族人名毫无共通之处，却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人名“瑚腾额/赫东额/鄂通果/艾通阿/傅当阿”音脉谐通。而“河亶”还是戎狄族名“乌潭/乌丹/兀丹”或西域地名“于阗/和田”的转音，它的语义应是《金史·国语解》解释的“兀典，明星”，或是蒙古语的“星/odan”。

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是著名的贤人，《周本纪》说周公平定叛乱后，“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而“开”就是“启”，孔子可能就是他的后代。因为“微/末”等字亦读“末/墨/万/ mo/ mi”等音，春秋名人“墨翟”即是“微子”，《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人名“万济喀/玛济根/玛尔积哈”等即是“微子启”，这些人名都是从族名“勿吉/蔑里乞”演化来的。

· “芮良夫”和“伯阳甫”

中原古人的名号常含有“夫”字，如“孔夫子/孟夫子”或“大丈夫”，人们将它理解为“男子”的意思。而“夫”实为蒙古语的“儿子/ huu”，匈牙利语的“儿子/ fiú”也是它的变音。现代蒙古名人“乌兰夫/ Ulan-huu”是“红色之子”的意思。

周朝人名“芮良夫”则是蒙古人名“纳兰胡”，蒙古语“太阳”是“纳兰”，“纳兰胡”是“太阳之子”的意思。女真民族也有这个蒙古人名，《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的是“纳良阿/纳郎阿”。

先秦人名中的“父/甫”也是“夫”的异字，“父”非但不是“父亲”反是“儿子”。内蒙古大学全福教授告诉我，他的名字 Chin-huu 中的 chin 是蒙古语“忠诚”，Chin-huu 是“忠诚之子”的意思。我想，有“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恶名的“庆父”，实际是比“全福”音准更高的“忠诚之子”。

“富有/富人”，满蒙两语是“伯颜/伯阳”，突厥语是“巴依”。上古中原名人“伯颜/伯阳/伯夷”者，实名为“富有的男人”。韩儒林先生说蒙古族名“伯岳吾”源自“伯颜”，而《周本纪》人名“伯阳甫”显然是“伯岳吾”的转音。

· “百里奚”即是“蔑里乞”

“百里奚”是秦国的外来贤臣，他又推荐宋人“蹇叔”事秦，两人对缪公的事业有很大贡献。《秦本纪》有载，百里奚的儿子叫“孟明视”，蹇叔的儿子叫“西乞术”和“白乙丙”，父子之间都没有姓氏的贯联，与北方民族人名也非常相似。人名“百里奚”实际是族名“蔑里乞”，法国学者伯希和指出“蔑里乞”是“鞅鞅”之别音。事实上，《辽史》部名“梅里急”，《南村辍耕录》“蒙古七十二种”部名“灭里吉/木里乞”等，统统都是“蔑里乞/百里奚”。

· “樗里疾”是“主儿扯”

“樗里疾”是秦惠文君的庶母兄，战国后期政治家，《战国策·西周》有〈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的故事，而〈秦本纪〉是将“樗里疾”记作“[木虐]里疾”的，许慎《说文》训“[木虐]，丑居切”，现代辞书《辞海》说“樗”读“初”，因此“樗里疾”当读“初里疾”，亦是“女直”之真音“主儿扯”。这个叫“女直”的人名在中原早就消失，但元蒙时代还有叫“纽儿杰/鬼力赤”的蒙古人，今天欧洲还有姓 Gyuricza 的匈牙利人。

· “吕不韦”和“吕布”

秦始皇的父亲是庶出，幼时不受宠爱，在赵国当人质期间与商人吕不韦相识，吕不韦将已有身孕的爱妾赠给这位潦倒秦国王子，又玩弄手腕把他推上秦国王位，最终造就了秦始皇。因此吕不韦虽非赵国贵族，身后之名却甚于一切赵人。一般认为他“姓吕名不韦”，而且是秦始皇生父，有俗书还说他是“吕氏”的始祖。但事情远非如此简单，〈赵世家〉说“赵氏之家，与秦共祖”，赵人之名“黑臀”、“吴娃”、“邯郸午”、“范吉射”根本无法用汉语理喻，惟赵始于戎狄才能诠释这些现象。我们还可以从人名“吕布”来洞察“吕不韦”不仅是戎狄人名，而且还是北方民族的族名。

《三国志·魏书》说吕布是“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骁武给并州”。五原所在的河套阴山一带，是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中心，汉代是匈奴的地方；而“并州”即“太原府”。因此可以泛说吕布是胡人，准确一点是匈奴人，现代说法则是在山西省服役的蒙古族军人。叫“吕不韦”的还不止一人，努尔哈赤有个孙子叫“洛博会”。而《辽史·百官志》有部名“卢不姑”，将“姑”改读“纥”，族名“卢不纥”就与人名“吕不韦/洛博会”一致了，而“吕布”就是“吕不/洛博/卢不”。

· “公孙贺”和“乌孙贺”

古代姓氏中的“公”字读“乌”，因此“公孙”就是“乌孙/爱新”。公孙氏的名人很多，除黄帝是“公孙轩辕”外，春秋秦汉还有：公孙丑、公孙强、公孙度、公孙固、公孙贺、公孙敖、公孙鞅、公孙支、公孙昆邪、公孙无知、公孙有山……等数十人。

其中“公孙敖”是鲁国的外交家，“公孙贺”和另一个“公孙敖”又是汉代名将。“敖/贺”同音 ghu，“一音多字”的汉字把他们区别开来。《汉书·公孙贺传》说“公孙贺字子叔，北地义渠人也。贺祖父昆邪，景帝时为陇西守”。所谓“义渠”即是“月氏”，公孙贺是来自戎狄的将领。因此“公孙贺/公孙敖”就是简单的戎狄人名，而不是姓“公孙”名“贺/敖”的。

与“公孙贺/公孙敖”可比的人名，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有几百个，如：“阿星阿/伊星阿/武星额/艾星阿/鄂星阿/额盛额/卫生额/胡星阿/瓦星阿”等。《魏书·蠕蠕传》说“大檀者，……号牟汗纥升盖可汗”，〈铁弗刘虎传〉说“铁弗刘虎……虎父诘升爱代领部落”，此中“纥升盖/诘升爱”也都是“公孙贺/公孙敖”的别写。

· 结束语

中国文字“一音多字”足以把中国历史变成“万花筒”；再加上语音的变化，如元音游移引起的人名“阿星/伊星/武星/艾星/鄂星”的多样化，更叫人眼花缭乱。而传统学术重字不重音，大凡认为异字同音，没有很多相关意义，没有人会去归纳“吕布/吕不”之间的关系。而中国文字还是图形文字，字字都是“花”，中国学术更是“雾里看

花”，搞了几千年连中华民族的血缘线索也看不明白。本书是将中国历史语言研究实证化的一个努力，本文是将一些上古中原人名与北方民族人名进行比较，谈不上是完备的语言理论，只是一些对比的数据而已。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修改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日再修改

六 “通古斯/桃花石” 即 “九姓”

十七世纪，来到西伯利亚远东地区的俄罗斯人发现，使用突厥语的雅库特人称其邻族鄂温克人为 Tungus，而鄂温克人又是女真系民族的一类，于是“通古斯/ Tungus”就成了现代满、赫哲、鄂伦春、鄂温克，以及古代肃慎、勿吉、靺鞨等泛女真民族的人类学学名。

突厥语民族又称中国谓“桃花石/ Tughuz”，实际为突厥语数词“九”；而中国历史上东北女真民族和中原商族也都曾以“九”为名号。因此“通古斯/ Tungus”和“桃花石/ Tughuz”之间的差异只是方音之偏离，它们同为“九姓/九夷/九国/九邦”之义才是最合理的人类学解释。

我们无数的证据说明中国北方民族的祖先是中原出走的，那些留在中原的九姓民族成了汉族的一部分，而出走的九姓民族就成了女真民族和各民族中的九姓部落，譬如漠北“九姓回鹘”和中亚“昭武九姓”。“通古斯/桃花石”都是“九姓”的结论，为中原民族和北方诸族同源提供了又一个证据。



图六 《阕特勤碑》上的 Tughuz 一字（从右到左）

· 东北女真民族曾为“九夷”

宋代以前族名“女真/女直”（音 ju-chen/ ju-chi 或 chu-chen/ chu-chi）并不显见，相关的东北民族的统名大都记作“东夷”。但是，战国时代的魏国史书《竹书纪年》提到东北“徐戎”聚“九夷”之众入侵中原的故事，范晔把“徐戎”改记为“徐夷”，并将其纳入《后汉书·东夷列传》，其云：

及武王灭纣，肃慎来献石柅矢。管蔡畔周，乃招诱夷狄，周公征之，遂定东夷。康王之时，肃慎复至。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穆王……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

这个故事是说：西周初年肃慎曾是东北地区的盟首，常以柅矢石柅进贡周室；之后徐夷取代肃慎的霸权，纠合泛称“九夷”的部落群体，侵抵中原河洛地方。周穆王无力抵抗，将中原东部让与徐偃王，曾有三十六个中原诸侯去朝拜他，《竹书纪年》说这事发生在周穆王十三（公元前 963）年，次年穆王约请楚文王驱逐了徐夷。

“柅矢”是寒带特产桦木制成的箭杆，“柅矢石柅”是通古斯女真民族狩猎征伐的利器，因此故事中的肃慎、徐夷、九夷一定是东北女真民族。但是，至今中国历史学者只以为徐夷是中原“徐州之夷”和“淮泗诸夷”。事实上，“徐/ chu”即是“女/主/ ju”的清音，“徐戎/徐夷”是族名“女真/女直”的另写，即便上古地名“徐州”也可能是

女真民族在中原更早的遗迹。

这个历史故事的显然结论是：三千年前中原人类是将聚居在东北的女真系民族徐夷、肃慎及其同类统称为“九夷”的。

· 中原商族是“九有”，齐楚为“九夷”

《尚书·禹贡》将冀燕、齐鲁、淮扬的东夷土著记为“岛夷”，《汉书·地理志》将其改为“鸟夷”，顾颉刚、傅斯年等先贤则注意到中原商族与东北女真都崇拜鸟图腾。傅斯年在《东北史纲》中说“商之兴也，自东北来，商之亡也，向东北去”；他实际认为商族是从东北来的女真民族，商亡箕子等贵族又回东北去了。然而，满族民众又传说其先人是从山东出去的，中原才是他们的祖地。

我手头没有商族亦名“女真/女直”的直接根据，但若商族自命“九姓/九夷”也可表明它是与女真的同类，而这样的证据就出现在《尚书》中。关于商族以武力推翻夏朝的事件，其〈商书·咸有一德〉篇云：

以有九有之师，爰革夏正。

古今学者未能诠释这段文字。我以为其中两个“有”（实音 o/ u/ ou）字分别是“吾/我”和“或/國”的通假，将此话改作“以吾九国之师，爰革夏政”，商族自号“九有/九国”即昭然若明，而“九国”当然就是“九姓/九夷”。

直到战国时代，中原还有大量的“九夷”，散见的记载是：

夫差……大败齐人……九夷之国，莫不宾服。（《墨子·非攻》）

率九夷而朝，即业成矣。（《越绝书》）

齐有東国之地，方千里。楚苞九夷，又方千里。（《战国策》）

这些文字表明战国时齐、楚仍为九夷之地；后来华夏与戎狄分离，东北地区的九夷才成了“靺鞨”。宋代以来“女真/女直”之名全面启用，若无雅库特人呼女真为“通古斯”，我是绝对不会去联想“九姓/九夷”即是“女真”的。

· 中亚月氏是“九姓”

中原彻底汉化后“九姓/九夷”完全沦为外邦或戎狄。如“乌兹别克/ Uzbek”的祖先是经河西走廊出走的“月氏”，隋唐年间被中国历史记为“昭武九姓”。而西域九姓是东北女真的同类的结论，之于辨明中华民族的血脉又至关重要，因为我们的宗祖周秦部落都是月氏的近邻或属族。

《唐书·西域传》是这样记载昭武九姓的：

康者，……君姓温，本月氏人。始居祁连北昭武城，为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岭，即有其地。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寻，曰戊地，曰史，世谓九姓，皆氏昭武。

其中单字国名“安/曹/石/米/何/史”很难辨识，但双字国名“戊地/ Utī”是“月氏/乌兹/ Uz”，实即“兀者”；而“火寻/ Hosin”又是“乌孙/爱新”之转韵，则一目了然。

因此在“昭武九姓”的八个国名中，至少有两个最重要的女真部落名。

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比司马迁大约早了三百年，他记载的位于中亚的向波斯帝国纳税的第十四行省中就有“月氏”。其云：

第十四行省包括塞迦人（Σαγαρτίων/ Sagartii）、萨良合人（Σαρανγέων/ Sarangeis）、怛没乃人（Θαμαναίων/ Thamanai）、月氏人（Ούτιων/ Utii）、篋颞人（Μύκων/ Myci）及国王使迁出之南海诸岛之民……（希罗多德《历史》，第三卷，第93节）

中国历史记载的西戎、北狄族名：“塞种”、“肃良合”、“怛没”、“月氏”、“篋颞”，为上述五个希腊文记载的族名提供了几乎完美对音，因此蒙古人种游牧部落群体早于秦汉就进入了中亚。

上世纪有人猜测月氏是来自西方的印欧人种。然而，《逸周书·王会篇》记载商代中原就有“月氏”，《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记载朝鲜半岛也有“月支”，而汉字“月”在朝鲜语训作“兀/乌/ u”，因此“月氏/月支”只能是比“兀者/勿吉”更古老的记载。而中原地名“吴旗/武陟/无棣/无极”、国名“孤竹”、姓氏“尉迟”、人名“无忌”等无不由“月氏/兀者/勿吉”衍生而来。

“兀者”定论是女真，元代“兀者野人”明代称“野人女真”，明末清初是“建州女真”的一部分（贾敬颜撰〈兀者〉，《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元史》，1985，页116）。今俄罗斯远东滨海区“乌德赫/ Удэ́э/ Удэ́хе”、“奥罗奇/ О́рочи”、“乌尔奇/ Ульчи/ Ольчи”等民族，被视为中国境内赫哲族的同类，这些俄文族名可为“月氏/兀者/勿吉”注音。



图七 二十世纪初黑龙江下游的一个那乃（赫哲）族家庭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底片号码 41614）

既然兀者是女真，月氏当然也是女真，这将“九姓即女真”从东北延伸到西域。但执传统之见者仍可质疑：女真人是否真的到过中亚？中国人记载的“九姓”是否就是突厥语的 Tughuz？这些问题并不荒谬，能以愈多的证据回答这些问题，对信服“通古斯

即是九姓”就愈加有利。

· 阿拉伯地理著作的证据

月氏是九姓，以及女真民族盘踞中亚的证据，还来自九世纪阿拉伯地理著作《道里邦国志》，其云：

Tughuzghur 人的领地算是突厥地中最大的一块。（中译本，中华书局，页 34）

中亚最大的“突厥地”今天是乌兹别克，古代即是大月氏。九世纪那里已经突厥化，突厥语 Tughuz-ghur 的直译就是“九姓/九国”，这等于指证“大月氏是九姓”。月氏民族在河西走廊的祖先可能是说蒙古话的，九世纪转化为突厥语民族后，他们还执意要将自己的族名化为突厥语的 Tughuz-ghur，足见“九姓”之不可弃之本命意义。

《道里邦国志》还有里海为“女真海”的记载，其云：

可萨城……海姆利杰座落在一条河上，此河是从北方流过来的，注入 Jurjan 海。（中译本，页 133）

可萨汗国是西突厥的后续，曾盘踞里海周边大片地域，都城在伏尔加河入海口附近，波斯人至今称里海为“可萨海”。我曾猜测《大宛列传》说的里海东侧的“安息国”和“奄蔡国”就是女真“爱新”和“安车骨”部落，而 Jurjan（中译本作“久尔疆”）即是“女真”之真音“朱里真/Ju-r-chen”，阿拉伯人称里海为“女真海”，是为“女真/九姓”民族盘踞在中亚近东提供了间接证据。

· 中国是“桃花石”，即是“通古斯/九邦”

十三世纪初年“长春真人”邱处机赴中亚觐见成吉思汗，大约在今新疆霍城一带听到一句土著赞扬中原的话：

土人惟以瓶取水，载而归。及见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谓汉人也。（《长春真人西游记》，党宝海译注，河北人民，2001，页 51）

此中“桃花石”可能是 Tughuz 首次汉译，清代学者钱大昕发现并传抄《长春真人西游记》后，Tughuz 为“中国/汉人”开始为学界注意，但无人究其语义。

六世纪末，突厥击破柔然统一漠北后入据南俄草原。拜占庭近古史家提俄比拉克特·西莫喀塔之著 *The History of Theophylact Simocatta* 述及西突厥汗国曾派员出使拜占庭，其呈递的可汗致书中云：

阿瓦尔人被击败后，有人逃入桃花石之地。（英译：So, when the Avars had been defeated, some of them made their escape to those who inhabit Taugast.）

<http://www.scribd.com/doc/57083905/The-History-of-Theophylact-Simocatta>, p. 224

西方学界辩出 Taugast/Ταυγάστ 即是中国，Avars 是逃入中国的“柔然”，因此西方更早记载了中国是“桃花石”，但是同样不知道其突厥语之语义。

一个多世纪以来，关于“桃花石”的猜测不绝，最著名的是法国学者伯希和的“拓拔说”，德国学者夏德（F. Hirth）的“唐家说”，近世中国学者则提出“大汉说”。我提出“九姓说”的直接证据是来自西班牙教士克拉维约的中亚出使记。

十五世纪，克拉维约出使帖木儿汗国，其著 *Narrative of the Embassy of Ruy Gonzalez de Clavijo to the Court of Timour, at Samarcand, A.D. 1403-6* 一书已被译成英、俄、土等多国文字，而且被认为是马可波罗之后最重要的东方游记，中文《克拉维约东使记》（商务印书馆，1997 再版）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杨兆钧先生根据土耳其文本译出。

《克拉维约东使记》有一段文字言及明朝皇帝和中国之为“通古斯”，杨先生译作：

中国皇帝名九邑斯汗，其意为：“统有九邦之大帝”之谓。鞑靼人则称之为“通古斯”，其意为“嗜食豕肉之人。”（中译本，页 127）

这段译文字非常令人费解，我查得其英文译文是为：

This emperor of Cathay is called Chuyscan, which means nine empires; but the Zagatays called him Tanguis, which means ‘pig emperor’.

http://books.google.com/books?id=PnlWAAAACAAJ&pg=PA119&source=gbs_toc_r&cad=3#v=onepage&q&f=false, p. 134)

方知 Chuyscan 应译“朱氏可汗”，但被误作“九邑斯汗”，整段文字应正确地译为：

这位契丹皇帝“朱氏可汗”，意思是“九邦”；但是察哈台人称他“通古斯”，意思则是“猪皇帝”。

这句正确译文虽然仍然无法理解，但捉住了“朱氏可汗”、“九邦”、“通古斯”和“猪皇帝”，只隔一层薄纱便是真相。事实一定是，有帖木儿人向西班牙使者们解释：中国皇姓“朱”与“猪”同音，中国之号“通古斯/桃花石”是“九邦”之意。既不懂突厥语也不懂汉语的克拉维约准确地记住了这四个关键词，却交叉误解为“朱氏为九邦”和“通古斯为猪”。这个错误影响深远，白鸟库吉误解“通古斯是猪”可能就是源自于此。

· 结束语

突厥语民族谓女真“通古斯”，谓中国“桃花石”，本文证明“通古斯/桃花石”即“九姓/九邦”，从而达成了“九姓即女真”的结论。其覆盖宏远而自洽，不仅唐代漠北突厥语民族的核心“九姓回鹘”，和中亚最大族国“昭武九姓”的血缘都是女真；上古传说和文字记载，也无不彰显“九姓/女真”始于“九邦”中原，“姓公孙”的黄帝实姓“乌孙/爱新”，疑与女真同源的商族恰恰自命“九有”，引领封建一统的周秦部落又皆“昭武九姓”之祖月氏的邻属，因此“九姓/女真”无可辩驳是中原人类最重要的一部祖先，也是世界民族之林的一株枝叶茂盛的巨树。

二〇〇六年三月十五日初稿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修改
二〇一四年四月九日再修改

七 岛夷、氏类、姬姓、子姓，皆是女真

女真、蒙古和突厥是中国北方民族的三大主流，它们不仅血缘互相渗透，而且还是中原民族的底蕴。华夏始祖“五帝”是女真族，黄帝“姓公孙”即爱新氏，表明女真是中原民族最重要的祖先。然而，族名“女真”初现于辽、金两代，之前的传说和历史都没有涉及它，因此中原民族这脉祖先一定是以其他名目出现的。

说突厥语的西伯利亚雅库特人称女真类民族“通古斯”，中亚突厥语民族称中原或汉人为“桃花石”，通过“通古斯/桃花石”即是“九姓”求证，我们可以达成了“女真即九姓”和“中国即九邦”的结论；而《尚书·咸有一德》说：“以有（吾）九有（国）之师，爰革夏正。”不仅表明推翻夏朝的商族自命“九有/九国”，也确证中原曾为“九姓/女真”之祖地。

我们可以判定，突厥和女真两大民族曾在中原共处；否则就无以想象从西伯利亚到中亚细亚的突厥语民族都会有关于“九姓/通古斯”的人类学意识。本文还将论证，从中原出走的蒙古语民族视女真民族为“岛夷/鸟夷”，而留在中原人类则以“氏类/姬姓/子姓”来表示“九姓/女真”血缘的。

· 夏部落之谓“岛夷”即“鸟夷”

据说，《尚书》的〈禹贡〉篇是夏禹游历中原的地理见闻，其将“黄河”被称为“黑水”，将“玉石”被叫做“球琳”，皆是蒙古语形态的表述（见本书后篇〈禹贡中的蒙古语成分〉）。而夏历中的“申”、“亥”正是蒙古语的“猴/sam”、“猪/gehai”，又进一步表明夏族的语言是后世的蒙古语。因此，我们读到〈禹贡〉是一篇雅言或汉语的译文，原先它是用蒙古语传颂的。

〈禹贡〉在述及黄河下游的“冀州”和江淮一带的“扬州”时，两次插叙“岛夷”：

禹行自冀州始。冀州……岛夷皮服。

淮海维扬州……岛夷卉服。

其谓“岛夷皮服”和“岛夷卉服”是说冀州岛夷穿着兽皮制成的衣服，扬州岛夷穿着草卉编织的衣服。“岛夷”显然是夏族对“非我族类”的一种称呼。《汉书·地理志》照搬〈禹贡〉的全套文字，但将“岛夷”改成“鸟夷”，中国古代注释家认为“岛夷”即是“鸟夷”。

而冀、扬之间的殷商部落不仅自命“九有”，而且崇拜鸟图腾。〈殷本纪〉说“殷契，母曰简狄……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即与东北女真民族“卵生说”出如一辙。由此可以及见上古中原东部地区是“岛夷/鸟夷”民族，实质即是“女真/九姓”民族的居地。

· “鸟夷”实为“屮夷”？

〈禹贡〉之后约三千年，说蒙古话的拓拔鲜卑内主中原，其史《魏书》将南朝汉人桓玄、刘裕等又冠以“岛夷”列传，实质是把中原汉人视为“鸟夷”；这与突厥语民族将女真和中原混称“九姓/九邦”很相似。其共同的历史原因可能是：夏代之后的商周秦三代统治部落都是别名“九姓/鸟夷”的女真民族，离开中原的蒙古语民族自然会把

中原视为“鸟夷”的天下。

以“鸟/雀/鸡”喻男器，可能是人类之初就有的原始意识，英语亦以“公鸡/cock”喻之。汉字“鸟”读 niao/ diao 两声，后者特指男器，俗字为“屌”，众所周知《水浒》之“鸟人”实为“屌人”；而“鸟/岛”二字形似而音通，“岛夷”实即“屌夷”，是上古至魏晋年间蒙古语民族对女真民族的谑称。

· “鸟夷”是中原的女真民族

二十世纪上半叶，顾颉刚、胡厚宣、陈梦家、于省吾、丁山等先贤曾予殷商文字器物之鸟图腾线索以极大的注意，他们属意商族是东北女真的同类，傅斯年甚至认为商族是从东北来的。其实，《逸周书·王会解》所列殷商东南西北三十五个部落中，就有“伊虑”（挹娄）、“讴深”（爱新）、“九菡”（九国）、“鬼亲”（女真）、“雕题”（女直）、“月氏”（兀者）等都是显性的“女真/九姓”部落。

而“秦之先……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秦本纪》）和“三星堆”大量出土鸟图腾器物，还表明鸟夷民族很早就在中原西部立足。印第安人鸟图腾柱与华表形制一致，其武士头饰之“翟”字形象，又可为美洲鸟图腾民族出自中国的线索。因此东北女真民族只是鸟夷之一部，大可不必有“只此一家，并无分出”之想。



图八 加拿大温哥华斯坦利公园印第安人图腾柱
和美国爱达荷州印第安人部落酋长

<http://www.vivaboo.com/history-stands-tall-thanks-to-the-stanley-park-totem-poles/>
<http://www.itd.idaho.gov/civil/images/indian-chiefs-ft-hall.jpg>

· 中原有“鸟夷”的文字证据

中国学术重视文字学证据，顾颉刚年轻时就执著“商”是鸟图腾民族的见解，晚年

又以新发现的先商“高祖王亥”的“亥”的甲骨原字与“鸟”的关系，来论证他早年的这个见解，因此被学界后人传为美谈。（张京华：由先商王亥史事论顾颉刚先生的古建设史，见 <http://www.confucius2000.com/poetry/yxswshsykgx06.htm>）

其实，《史记》中三次出现的族名之“鵙”是“氐为鸟夷”的更有力的证据：

范蠡……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鵙夷子皮。（〈货殖列传〉）

吴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鵙夷革，浮之江中。（〈伍子胥列传〉）

（武灵王）攻中山……攻取丹丘，华阳鵙之塞。（〈赵世家〉）

范蠡为“适齐”而易名“鵙夷子皮”，可见东夷齐人是“鵙夷”；而赵武灵王打下的丹丘是“华阳鵙”的要塞，“华阳”实即女真氏族名“兀颜”。因此，“氐鸟”合字“鵙”是为会意“氐为鸟夷”而设。然而，“鵙”又特指猫头鹰，“鸟夷”并非“猫头鹰夷”，所以《史记》仅此三处为“鵙”，余皆用本字“氐”。



图九 三星堆出土的人头面具与鸟头的比较

· “氐类”是女真之别称

实质为女真民族的“氐”又曾以“西羌”的身份出现在中国西部地区，《逸周书·王会解》说的“氐羌以鸾鸟”或即暗示其为鸟夷。《史记·西南夷列传》则说西南诸夷大族“皆魑结/皆氐类”，实皆“女直/女真”，其云：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

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

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

此皆魑结，耕田，有邑聚。

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牂牁，名为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

自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

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

其俗或士著，或移徙，在蜀之西。

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

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此皆魑结”的夜郎、靡莫、邛都、滇等南部西南夷，是唐代“南诏”“东女”或今世凉山彝族、大理白族、迪庆藏族、丽江纳西等民族的祖先。《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将“魑结”假作“椎结”，按“主/朱/诸/ zhu”读“句/女/鬼/ ju”的规律，“魑结/椎结/ zhui-ji”当即“女直/ ju-ji”；而魑结诸夷又以“夜郎最大”，族名“夜郎”适为女真族名“挹娄”之昂化音，又支持“魑结是女直”的结论。今世昆明西南之“哀牢山”或应是“挹娄山”，聚居当地的彝族、哈尼族应为“夜郎国”之裔。

“白马最大，皆氏类也”等北部西南夷，至少是今世川北茂汶羌族，川甘边境白马藏族，四川大小金川嘉戎藏族的祖先；四川“氏”姓汉人当然也是氏类之裔。魏晋年间五胡乱华，临渭氏苻坚建立“后秦”政权，或能显明“氏胡”是秦之同类。西南氏类以“白马最大”，而萨满神歌“白马/ yalu”（宋和平《满语萨满神歌译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页245）适为“挹娄”，又进一步表明氏类大族确为女真部落。

南北西南夷均以女真为大，司马迁分别以“魑结/氏类”记之，“魑结”显然是“女直”的一种别写，而“氏类”则是女真民族的一种别称。



图十 彝族干部伍精华和彝族末代土司杨代蒂的面容

· “子姓/姬姓”是女真的广义姓氏

〈殷本纪〉说商族之祖“契……赐姓子氏”，〈周本纪〉说周族之祖“弃……别姓姬氏”，其实“契/弃/ chi”是商周两族的同一祖先，“子/姬/ dji/ ji”则是“氏/ dji”字的别写。若从“皆氏类也”和“别姓姬氏”的措辞来看，“氏类/子姓/姬姓”是女真类血缘的总称，是有别于“张/王/李/赵”的“广义姓氏”。

“鸡/ dji”音之所以能代表女真血缘，或许是因为族名“女直/魑结/月氏/月支”都以“直/结/氏/支”等字结尾。而女真人对非女真族名也会加上这个缀音，北宋《三朝北盟会编》中出现的“萌古子”即是从金朝女真人那里听来的“蒙古人”；匈牙利姓氏也有这个特征，“萨科齐/ Sárközy”即是锡伯族姓氏“萨孤”加上 zy。

“子姓”仅殷商一家，“姬姓”为女真的人证则较多。譬如，《史记·商君列传》说商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五帝本纪〉说黄帝姓公孙，皇甫谧为此作荒谬注说“黄

帝生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唐书·宰相世系表》则说“安氏，出自姬姓，黄帝生昌意，昌意次子安，居于西方，自号安息国，复入中国以安为姓”。我曾指出“公孙”即是“乌孙/爱新”，“安息-n”即是“爱新”，上述例证至少表明“姬姓”是为女真民族的核心“金姓”。

· 周部落是“女真/九姓”

最著名的姬姓氏族当数周代王室，其为女真氏族之于证明“姬姓即是女真”至关重要。《史记·吴太伯世家第一》说：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谏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谏荆蛮，自号句吴。

其中，人物“昌”就是后来的周文王西伯昌，其祖父周太王要立昌父季历，季历的两哥哥失意而出走荆蛮，始“自号句吴”而终成“吴国”之祖。因此，西北的“周”和江南的“吴”的正式名号应该是“句吴”，国号“周”实为“句/ju”的谐音字。

循“句践”即“女真”之理，“句吴”实同“女古/女娲”，是类似“蒙古/蒙兀”形态的女真族号；而西北和江南的“句吴/周吴”部落各取一字为其国号，一家成为“周朝”，一家成为“吴国”。周部落是为“女真/九姓”民族，所以才“别姓姬氏”。

《辞海·中国历史纪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却将“姬”认作“张王李赵”式的普通姓氏，把周王“涅”、“宜臼”、“胡齐”、“壬臣”、“泄心”添作“姬宫涅”、“姬宜臼”、“姬胡齐”、“姬壬臣”、“姬泄心”。依了这种理解，商鞅就是“姬鞅”，周公即是“姬旦”，黄帝还是“姬轩辕”，那也就太荒谬了。

· 周部落是戎狄的诸多证据

上世纪，周部落故地“周原”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记有“虢氏”、“裘氏”、“微氏”、“克氏”、“梁氏”等氏族名号，却唯独没有“姬氏”引起许多困惑。然而，认识“姬姓”到是女真民族的广义姓氏，纠缠于普通姓氏的疑虑就能消释。

“周原”是秦陇高地东缘方圆仅几里的地方，“周原/周垣”实为“周吴-an”，那里除“张家”、“王家”、“刘家”、“齐家”等单姓村名，复字村名“召陈”、“务子”、“凤雏”恰是族名“女真”、“月氏”、“荤粥”（弘吉喇），又恰在这些村落发现最重要的西周遗址和遗物。秦陇关中是中华民族的根基，在那里戎狄族名做的地名却俯拾皆是，如：

叱干	礼泉县属，鲜卑姓氏，蒙古语“白色”
哑柏	周至县属，族名“悦般”，人名“螯拜”，意“狩猎”
马召	周至县属，姓氏“马佳”，或匈牙利国名 Magyar
厚畛子	周至县属，族名“兀者”衍生的“兀真子”
崩崩	岐山县属，鲜卑姓氏“拔拔氏”
北郭	岐山县属，鲜卑族名“仆骨”
麦禾	岐山县属，族名“靺鞨”
第五	眉县属，似即族名“昭武”，入《百家姓》
金渠	眉县属，源自北方族名的西域国名“精绝”

面氏 眉县属，族名“勿吉”或“篋里乞”

上列都是显见于地图的区镇级地名，村级地名想必不胜枚举。这些地名现象，也揭示中国西部古代居民是北狄的同类。

近年发现的战国楚简《容成氏》有文王平定“丰□舟□于鹿耆崇□须”等“九邦”之记事，李零有“九邦”是《礼记·文王世子》说的“西方有九国”之见；我以为“九邦/九国”并非“九个邦国”，而是秦陇之“九姓/女真”部落。《周本纪》记载追随武王伐纣是“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部落，有人说它们来自四川湖北，我以为周没有征集远部的能力，它只能靠邻近的邦国推翻商朝。

楚简《容成氏》和《周本纪》记载的族名，除“□须”被猜为“密须”外，其余都被断为单字族名。然而，认识了周部落的戎狄本质，就必须将它们断为双字来与戎狄族名对照，如：

丰□	拟即“丰镐”，“回纥”之别写
鄯□	拟即“舟直”，“女直”之真音
于鹿	即“乌洛浑”
耆崇	魏姓“俟几”之转“俟几-n”
□须	拟即“密须”
庸蜀	即“荤粥”
羌髳	即“处密”
微卢	即“莫卢”
彭濮	即“拔拔”

有了这样的比较，《周本纪》对伐纣大军“虎贲三千”的形容，就应该在北方民族语言里求线索了，“虎思”是蒙古语的“有力/ hus”（《辽史·国语解》）；“贲”是蒙古语的“人/ hun”，而“虎贲”当是“壮士/力士”的意思，武王麾下是一群说蒙古话的游牧民，也就再显然不过了。当时，“九姓/女真”血缘部落在西北地区占统治地位，但是他们更象是使用蒙古语的。

· 结束语

女真民族是“九姓”，也是“鸟夷”，其核心氏族则是“爱新”，这些似乎是中华民族的身外事。但一旦明白“公孙”即是“爱新”，商族是“鸟夷”，中华是“九邦”，女真是中原民族的血缘底蕴就昭然了。而周族和公孙氏同为“姬姓”，商族是“子姓”，又使我们认识“姬/子”之音是中原民族中的女真血缘氏族的通称了。

二〇〇六年三月十五日初稿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一日修改

八 句践、鬼亲，即是女真

汉字族名“女真/女直”正式挂牌于宋元以后，于是不少人认为赵宋以前没有女真这个民族。其实《大金国志》和《蒙古秘史》把它们记成“朱里真/主儿扯”，真实读音是 ju-r-chen/ ju-r-chi；突厥语民族谓之“通古斯”又揭示各历史时期出现的“九姓/九国/九有”就是“女真”。

一旦认识族名中的“女/九/主/朱”等字都读 ju，“女真”民族的存在就简化为寻找一音多字的汉字了。然而，有些汉字的读音也被误导或被忽略，譬如人名“句践”长期被训为“勾践”，其源头是“女真”的线索就被切断了；再如“鬼”字的吴音 ju 向来无人关注，“鬼国/鬼谷”即是“女国”的事实也被掩盖了。

事实上，“女”字还可转读清音 chu（汉语拼音 qu）。因此《秦本纪》人名“樗里疾”，《辽史》族名“纠里阐”，《汉书》地名“龟兹”，四川藏区“卓克基”，亚洲大陆东端楚克奇半岛之名 Chukchi，欧洲爱沙尼亚国别名 Чудь/ Chudj，阿拉伯人称里海之名 Jurjan（《道里邦国志》）就都是“女真/女直”的记印了。

· “句践”就是“女真”

古代中原人名多是戎狄族名，以女真为名的“句践”却是江南“卧薪尝胆”故事的主人公。故事说吴、越两国发生争战，吴王阖庐负伤而死，临终前嘱咐儿子夫差“必毋忘越”。夫差继位后努力练兵，越王句践闻讯来攻，被吴军一举击败，仅余五千士卒困守会稽。句践依了谋士范蠡的计策，先以“卑辞厚礼”贿赂吴国太宰缓解危局，继而“置胆而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愤发图强，若干年后发兵灭吴。

吴、越两国在苏杭两地，人名“句践”、“阖庐”、“夫差”却是戎狄族名“女真”、“斛律”、“兀者”。有人要问：江浙之南方古人怎么也是北方戎狄人名呢？那是因为吴、越两国王族的祖先是来自中原的，《史记·吴太伯世家第一》说：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谄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谄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馀家，立为吴太伯。

其中“昌”就是后来的周文王“西伯昌”，他的两个伯父不受太王的重视，远徙江南落户“自号句吴”，因受人拥戴而成为吴国始祖。而越国王族是来自夏部落，《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说：

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之时，与吴王阖庐战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践立，是为越王。

我们无法查实夏部落曾否将族人分封到浙江地方，但夏部落的后人在会稽建立越国未必不是事实。

夏、商、周、秦是戎狄部落，因此吴、越王族都有北方民族的血缘，不仅吴王越王的名字是戎狄族名，不少吴越地名也一样是戎狄族名。譬如，《史记正义》说“太伯居

梅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今天梅里地方还有周族宗庙。“无锡”和“梅里”的语义很难判定，但与北方族名“纥奚”和“篋里乞”，却有一模一样的语音。

· “句吴”是“女古”

“句践”很早就被人训作“勾践”，依据则无法追究。“句”构生的“拘/驹”等字读 ju，“够/狗”等字读 gou。传统学术将人名地名中的“句”一律训为“勾”，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辞海》还只留下训音的“勾践”，而取消了原字“句践”，非常不恰当。因此“句践”究竟是读“句践”还是读“勾践”？亟需实证。

在前述〈吴太伯世家〉和〈越王句践世家〉的两段引文中，分别出现族名“句吴”和人名“句践”，后者也是由某个族名变来。如果这两个“句”字都读 ju 的话，“句吴/句践”即是中国北方族名“女古/女真”；读 gou 则“勾吴/勾践”成无源之流。

这样的实证之例还有不少。譬如，江苏省县置“句容”为汉代所设，但至今仍人众仍然将其读 ju-rong 而不读 gou-rong；又如〈匈奴列传〉之族名“句注”也只能是“沮渠”，而不能是“沟渠”。这些都是“句”字读 ju 不读“勾”的实据。

古代中原“句践”是一个相当普通的人名，〈刺客列传〉提到过“鲁句践”，说“荆轲游于邯郸，鲁句践与荆轲博……”。《孟子》说到过“宋句践”，孟子曾教育他“人知之，亦叫嚣；人不知，亦嚣嚣”。〈仲尼弟子列传〉记载了孔子的学生“句井疆”。这三个名字实际上是“鲁女真”、“宋女真”、“女真疆”。

· “鬼亲”即是“女真”

“鬼”字在上古族名中出现多次，《易卦·爻辞》说“高宗（武丁）伐鬼方，三年克之”，《逸周书·王会解》记有族名“鬼亲”，《山海经·海内北经》则云“鬼国在贰负之尸北，为物人面而一目”；而战国人物“鬼谷子”又显然是“鬼国子”。几千年来，中国学术不知“鬼方/鬼亲/鬼国/鬼谷”为何族。

尚未被注意到的是，吴方言中“鬼/龟/贵/跪/柜/归”等字均读为 ju，元蒙历史则有人名“鬼力赤”者，其与〈秦本纪〉人名“樗里疾”，匈牙利姓氏 Gyuricza 等，必为“女直”之真音“主儿扯”。按此读法，上古族名中的“鬼”字就与“女/九/句/主/朱/ju”等字谐通。事实上，〈殷本纪〉人物“九侯”早就被《史记集解》注说为“一作鬼侯”（《史记》，校点本，页 107，注 2），而〈王会解〉族名“鬼亲”还与“女真”有双音耦合之巧。于是，“鬼亲/鬼国/鬼方”是等价于“女真/女国/九邦”的结论，水到渠成。

古代人类可能很早就失却了对自身族名语义的记忆，而仅仅留心其语音，因此对族名的择字相当随意，择音则相对准确，乃至“女国/九国”亦可为“鬼谷/诸葛/句吴/昭武”等等，上古通假之乱可以想及。然而，“一音多字”不仅造成“一国多名”的复杂性，以“鬼”为人类族名还有其不妥性。前文指出《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的族名“魑结”即是汉代尚未通用的“女直”，按说它可用“鬼结”写之，但司马迁以“魑”假“鬼”，想必是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 “沮泽”是匈奴中的“女直”

被掩盖的“女真/女直”民族远不止“鬼亲”一个。《汉书·匈奴传》有一则有趣的故事。那是刘邦去世后，寂寞的匈奴冒顿单于向吕后发来一封言辞唐突，而令人想入非非的求爱信，信中说：

孤愤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愤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娱），愿以所有，易其所无。

吕后大怒，要斩其使者，发兵惩罚。后来群臣审度时势，才平息了吕后的火气。

信中“生于沮泽之中”这句话，对于解释冒顿的身世很有作用，但“沮泽”长期被望文生义为“沼泽”，其读音 ju-ji 却被忽略。说来“平野牛马之域”又何来泥泞的水泽呢？其实，“沮泽”即是族名“女直”；只须识得冒顿是女直部落中人，其名号“冒顿/mo-do”也有了线索。《新唐书·黑水靺鞨传》说“其酋曰大莫拂瞞咄”，“冒顿”实际就是女真民族酋长称号“瞞咄”。

· 匈牙利姓氏中的“女真/女直/女古”

匈牙利民族东方祖先是女真的同类，许多匈牙利姓氏可以追溯到是中国北方民族的部落名或氏族名。而其中就有“女真”、“女直”和“女古”。

匈牙利前总理姓 Gyurcsany（中译“久尔恰尼”），中欧文字 cs 读 ch，gy 读 j，因此 Gyurcsany 读如 jur-cha-ni，中文注音即是“主儿扯尼/朱里真乙”，也就是“女真尼”。Gyurcsany 和与它相关的姓氏 Gyurgyi、Gyurka、Gyurki、Gyurko、Gyuricza、Gyurkovics 并不都是匈牙利的大姓，但每个城镇都有几个姓它们的家庭，其中 Gyurgyi 即是“女直”，Gyurko 即是“女古”，Gyuricza 即是“主儿扯”，Gyurkovics 则是斯拉夫化了的“女古维奇”。

匈牙利是塞尔维亚的邻国，由于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连续战败，其国土在二十世纪不断萎缩，于是相邻的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伐克等国都有为数可观的匈牙利族人，塞尔维亚网球选手乔科维奇的姓氏 Djokovic 即是匈牙利姓氏 Gyurkovics，其根 Djoko 亦即是“女古/女国”。

· 结束语

族名是绵绵的人类血脉，既不无中生有，也不骤然逸灭。得助“女真/女直”的读音是“朱里真/主儿扯”的启发，上古的族名“鬼亲”，人名“句践”，地名“诸暨/龟兹”，都可以归于“女真/女直”名下，因此女真民族不仅早已有之，而且是中华民族最根本的血缘。族名“女古/女国”则是“女直/女真”的一种形态，但有史书说那是女人掌权的国度，不推翻这种说法不仅无法提升中国历史的人类学的水准，而且中华民族无法实现自我定位。

中原古族与北方民族同源，自然也有“以族名为人名”习俗，因此北方民族族名是训读中原古代人名，勘定“汉语上古音”的一种判据，譬如，从“句践”就是“女真”的分析，可以确认“句”字在上古和现代读音是一样的，夸大古今汉语的语音变化是没有根据的。一旦解放了思想，中国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许多问题，就有望解决了。

二〇〇五年二月二日〈为句践正名〉初稿

二〇〇六年二月十一日〈女真句践〉成稿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日修改更名



图十一 匈牙利前总理 Gyurcsany 和匈牙利华人李震（满族）面目比较

九 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

很早就有人说“秦”是戎狄。但说第一次统一中国就是外族的武功，中原百姓会觉得脸上无光。因此，历史多的是在谴责秦始皇的专制，却很少有人谈论秦部落的种属。

西周时，“秦”是一个西戎部落；其它西戎部落作乱时，它总是站在周王室一边。公元前 771 年，周幽王无道，怨臣申侯引犬戎伐周，杀幽王骊山下；周平王是靠秦襄公的护驾，去洛阳避祸，从此东周才起了头。东周王室感激这番效忠，才将秦部落封为诸侯国。然而，这个迟到的诸侯国却又很有作为，它不断吸取中原先进文化，引进了商鞅这样的变法人才，移风易俗，富国强兵，战国时成为七强中的最强，最后一举统一了中国。

· 秦是月氏的同类

秦是游牧的部落，《史记·秦本纪》两处说到它的一个祖先养畜的事迹，一说：

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

二说：

[周]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

看来，秦部落善长畜牧养马，曾受到夏周两代王室的重视；至于“赐姓”之说，也只能姑妄听之了。然而名号“柏翳”又作“伯翳”，可见其为译音而非本字，中原历史名人之名“伯夷”亦同此音，该字在满、蒙、突厥诸语意为“富有/富人”，今世维吾尔族此称汉译为“巴依”，而大费者“是为柏翳”是“由是致富”的意思。

《后汉书·西羌传》又说：

及昭王立，义渠王朝秦，遂与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

这是说义渠部落酋长“朝秦”时，与昭王的寡母宣后私通，而且连生二子。昭王是秦始皇的曾祖父，因为父亲和长兄死得很早，因此昭王即位时年纪很小，母亲宣后也很年轻。中原文化当然是容不得宣后的这种“生活作风”的，然而游牧部落性俗宽松，这位“快乐的寡妇”还握有的大权。后来商鞅在秦国推行“男女之别”时说：

始秦戎狄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商君列传》）

这又是明说秦国百姓是戎狄之人，而“父子同室”是乱伦之别谓。商鞅强制推行的“男女之别”，是用中原农业社会进步的性伦理，来教化民众。

秦部落故地是在今天的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汉代属天水郡略阳道，北连“月支道”和安定郡的“乌氏县”。而“义渠”即是“乌氏/月支”之谐音，秦混迹于义渠、乌氏、月支等通古斯九姓部落之间，实际是它们的血亲。几百年后“五胡乱华”，月氏

之裔“氏族”出过“临渭氏苻健”和“略阳氏吕光”这样的人物，苻健的侄子苻坚一度统一中原，建立“大秦”政权，可见“氏”是认同秦部落的。

· 秦是鸟夷部落

《史记·秦本纪》有关于秦部落祖先的传说：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其玄孙曰中湫，……生蜚廉。蜚廉生恶来（革）……。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蜚廉复有子曰季胜。季胜生孟增。孟增幸于周成王，是为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自蜚廉生季胜已下五世至造父，别居赵。赵衰其后也。

此中“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和“鸟俗氏”、“鸟身人言”等传说，都是秦部落崇奉鸟图腾的证据。上述人名又以“恶来”和“宅皋狼”最怪异。“恶来”可能就是锡伯族姓氏“敖拉”或匈牙利姓氏 Olah。而“宅皋狼”必是“它皋狼”的误抄，“它”应同“陀”音（《说文》谓之“蛇”），“它皋狼” tu-ghu-lu 是满蒙二语中的“锡”字“托活罗”，或族名“吐火罗”。

青铜时代之前人类就发现了锡，“吐火罗”可能是最先掌握炼锡术的部落。“它皋狼”又是用族名“吐火罗”做人称和姓氏，今天美国 NBA 有一名土耳其籍球员姓 Turkolu，把它译做“它皋罗”是很恰当的。众所周知，土耳其是突厥民族国家，而突厥民族和突厥语言又兼容了北方诸族的血缘和语言成分。

以戎狄族名为名的秦人，实在太多。如“胡亥”是“回纥”；“樗里疾”是“主儿扯”；“到满”是“头曼”；“蒙骜”是“蒙兀”等，都是极好的例证。然而，中原人名也有这样的特征，如“句践”是“女真”；“夫差”是“兀者”；“墨翟”是“勿吉”；“百里奚”是“篋里乞”等。因此，要追究秦部落的血缘，求证它使用戎狄语言，必须拿出更确凿的证据来。

· 嬴姓即是“安姓/金姓”

秦始皇之名“嬴政”与清雍正帝之名“胤禛”的读音完全一样，但它们在汉语里都没有语义，因此只能从“胡名虏姓”来认识“嬴政/胤禛”。北方民族常用“按春/按陈”作人名，《金史·国语解》释说：

金，曰按春。

可见“按春/按陈”也是“金”的一种读音，“嬴政/胤禛”不过是俗名“按春/按陈”的谐音僻字，专门用来做帝王的名字。其实，“嬴/安”之变也很普遍，西方的“英吉利 English/盎格鲁 Anglo”即是一例。

姓氏“嬴”是“嬴政/按春”的缩写，实即“金姓”。而“殷/尹/英/燕/颜/晏/奄”等姓氏或地名又都是“嬴/安”的转音。故尔，商朝为“殷”，商地为“奄”，辽东为“燕”，辽东胡安禄山姓“安”，大概都与女真之首为“金姓”有关。秦始皇不仅不是“姓嬴名

政”，而是“姓嬴名嬴政”，如果我们一定要让他有名有姓的话，他还可以是“嬴嬴政/安嬴政/金嬴政”。

一位西域安息国移民后裔当过唐朝的宰相，《唐书·宰相世系表》说：

安氏，出自姬姓，黄帝生昌意，昌意次子安，居于西方，自号安息国，复入中国以安为姓。

这是用“姬姓”的话语来说明“安姓”是女真氏族，这对于认证“嬴姓”为女真氏族很有助益。而我們也可以用“金姓”的话语来说明这个道理，因为“安息/阿什”、“按春/按陈”和“爱新/乌孙”都是“金”的读音。

· 秦部落的语言像是蒙古语

南京是六朝古都，在现代都会上海出现前，它是长江流域最大的城市。战国时代是楚国的属地，称金陵邑。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改名秣陵，属会稽郡；据说还是秦始皇亲自决定将江边的金陵改名为“秣陵”的。两汉沿用秦制，三国东吴孙权改其名为建业，晋恢复旧名秣陵，之后长期称江宁。直到为朱明王朝，始谓南京。

历史上还有一个秣陵。那是东魏（公元 534-550 年）在今河南沈丘置秣陵县，辖今颖水流域项城、沈丘、郸城等县，发源于嵩山的颖水是淮河最大的支流。东魏是从北魏分裂出来的割据政权，汉人将领专权其中，鲜卑皇帝只是傀儡。然而，北魏推行汉化，东魏却事事效仿鲜卑。鲜卑语是蒙古语，蒙古语“江河”一字是 *moren*，所以黄河叫“喀喇木伦”，辽河叫“西拉木伦”，其实“秣陵”就是“木伦”，这也表明将江城改名“秣陵”的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

“大良造”是秦国很高的官职。商鞅主持变法，升大良造。商鞅被诛五年后，魏人犀首（公孙衍）入秦主事，〈秦本纪〉曰“阴晋人犀首为大良造”，看来“大良造”应是文职。然而，武将白起屡建战功，封为列侯，官职也是大良造。因此亦文亦武的官名“大良造”的意义，还得从语言解析着手了。

蒙古语“大海”是 *dalai*，通译“达赖”，安化（-n）即成“大良/ *dalain*”。蒙古民族还常把“大海”加誉给地位崇高的人物，《蒙古秘史》说：

成吉思合罕意为腾汲思合罕、达赖合罕二词，皆有大海合罕之意。

而“达赖喇嘛”头衔也是蒙古民族赠予的。公元 1578 年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四世传人索南嘉措去蒙古族地区传教，在青海湖边与土默特部俺答汗相会，俺答汗赠送他一个称号：“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这个“达赖喇嘛”就是“大海喇嘛”。

“造”象是汉语“封官晋爵”的“爵”字的源头，也象是《唐书·突厥传》记载的突厥官名“啜”，因此“大良造”是蒙古语“大海般的官”，再次传递了一个信息：秦部落语言的确像是后世的蒙古语。

《金史·国语解》是十二世纪金代女真语的一个小字典，它在“物象”一栏中记载了三个非常重要的字：“兀典，明星”、“阿邻，山”、“忒邻，海也”。对照蒙古语和满语

	金代女真语	蒙古语	满语
星	兀典	odon	兀失哈
山	阿邻	ulu	阿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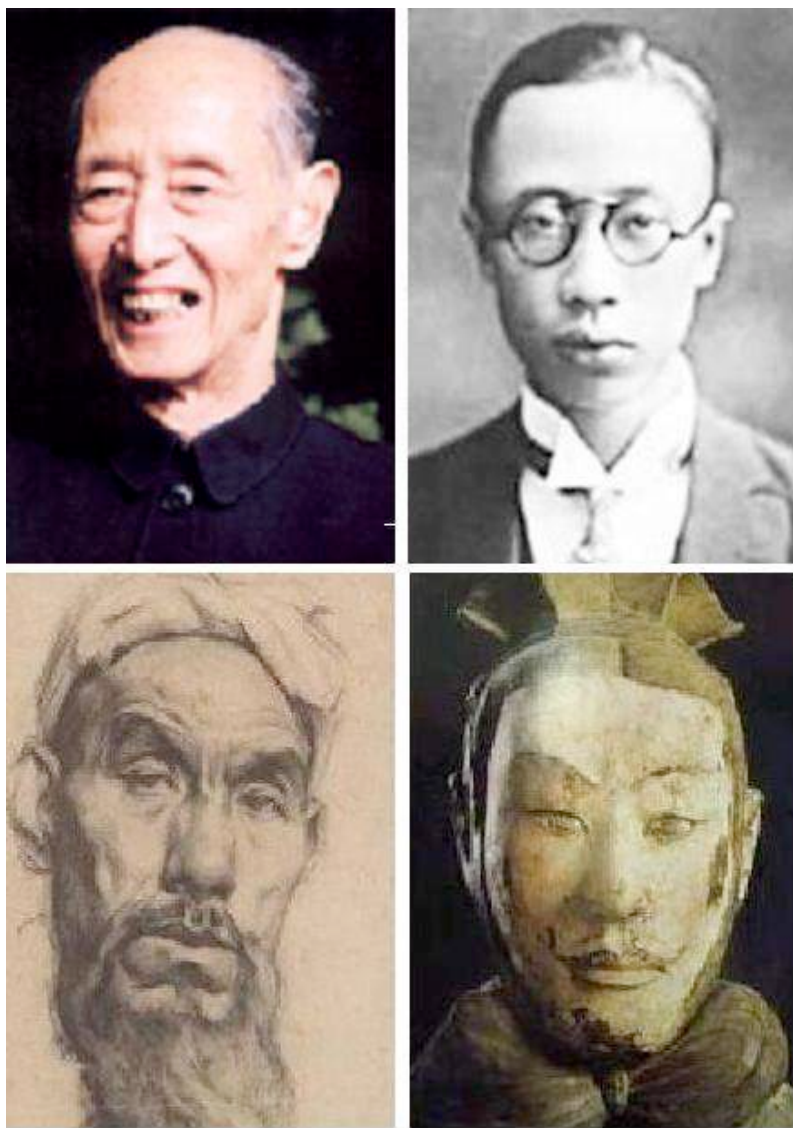
海 忒邻（即“大良”） dalain 墨得

可以发现“兀典”、“忒邻”二字是与蒙古语一致的，这表明金代松花江流域的女真语言，接受了较多的蒙古语影响，或也表明满蒙两种语言是互相渗透的。而两千多年前的秦部落尽管是通古斯血缘，但可能是以说蒙古语为主的。

〈货殖列传〉提到一个叫“乌氏倮”的富人说：

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绘物，闲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

乌氏倮显然是乌氏部落中的戎狄之人，他善于贿赂酋长，得以便利，畜牧致富，而得到秦始皇的重视；一介牧夫竟与列臣议论国事。于是看来，秦王室可能是用戎汉双语进行沟通，秦始皇也可能是用戎狄语言与乌氏倮交谈的。



图十二 通古斯血缘典型面容
(臧克家、溥仪、陕北老农、秦兵马俑)

· 结束语

秦部落为中华民族留下的最大的物质遗产或许是“兵马俑”，而那上千的陶俑的面型分长、圆两种，也可以让后人悟出秦部落种属的究竟。我以为中国北方人中的长型脸（如现代人溥仪、康生之相）属通古斯——女真系血缘，圆形脸（如歌手腾格尔之貌）属鲜卑——蒙古系血缘。秦是“嬴姓”部落，只是说它的统治家族有通古斯民族的血缘，而它的民众则必然是多源的。

事实上，“民族”可分成“血族”和“语族”两个概念。人类之初，群体间的接触很少，部落中的血缘和语言都很单纯，血族就是语族。到了人类大规模迁徙和融合的时代，血缘和语言都变得非常混杂，所谓“汉族”、“蒙族”、“满族”、“突厥族”都是“语族”而已，它们的血缘则“理还乱”了。从上述分析来看，秦部落的语言可能有较浓重的蒙古语特征。而说蒙古话的秦始皇，则可能是一个长脸的月氏——女真人。

二〇〇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初稿
原载台湾《历史月刊》二〇〇五年五月号
二〇〇六年二月十二日修改
二〇一三年九月七日再修改



图十三 蒙古血缘的典型面容
忽必烈和现代歌手腾格尔

十 以“桡杌”一字，为中华民族寻根

上古时代，人类部落里就有专人背诵祖宗的谱系，这就是人类之初的口传历史。当然，后人不免会在其中添油加醋，但更多的则是遗忘和疏漏，因此在这些传说中还是有许多真人真事。而等到有了文字后，人们把史事刻在龟甲、竹简上，铸在青铜器上，这就是所谓“甲骨”、“竹书”、“金文”，书面历史也就开始形成了。

· 桡杌是历史

中国最早把史书叫“春秋”，得以传世的是《鲁国春秋》。但《墨子》说东周王朝和燕、宋、齐各国也都有自己的《春秋》，因此东周一代就被称为“春秋”了。然而，“历史”还有其它的名字，《孟子》曰：

晋之《乘》，楚之《桡杌》，鲁之《春秋》，一也。

即是说“乘”、“桡杌”、“春秋”都是“历史”的意思。人们大概都以为“春秋”之为历史是“春去秋来”如岁月流逝的缘故，我则以为“乘”可能是“春”的谐音，而“春秋”的意义可能是出自某些上古部落语言，而本文仅仅想指出“桡杌”现在还是蒙古语的“历史”一字。

· 桡杌是弱智儿吗？

桡杌也是古代的人名。《五帝本纪》说：

昔帝鸿氏（即黄帝）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浑沌。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下谓之桡杌。

这是说伟人也有不肖的儿子，民间把凶恶的叫“浑沌”，无信的叫“穷奇”，不会说话的叫“桡杌”。换言之，“桡杌”是不会说话的弱智儿。其实，司马迁也没有搞清楚这些人名的由来，“浑沌”、“穷奇”、“桡杌”未必有凶恶或残疾的意思，譬如《国语·周语》说“商之兴也，桡杌次于丕山”，这个“桡杌”也只是一般的人名而已。

然而，宋代大文士苏洵又为“弱智儿”之为历史做了一个发展性的圆通，他在《嘉佑集·史论》中说：

史何为而作乎？其有忧也。何忧乎，忧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桡杌》。桡杌，四凶之一也。

他认为历史是为忧世而作，以“桡杌”命名历史，是以恶人的名字来惩戒后人。这种将弱智儿说成恶人，并用来惩戒后人的说法，是荒诞而且不近情理的。

· 桡杌是蒙古语的“历史”

为什么“桡杌”是历史？翻阅一本《英蒙词典》，却不经意地解决了这个疑惑。原

来，蒙古语的“历史”是“屠兀何/ tuuh”，楚国历史“桡杙”显然是用蒙古语的这个字来命名的。楚国语言有蒙古语成分还不止一例，《汉书》作者班固在说到自己的姓氏时，说：“楚人谓虎‘班’。”而现代蒙古语的“老虎”恰恰是 bar。

史学家岑仲勉也曾经注意到《离骚》中的突厥语成分，楚国语言的戎狄语言特征，可能有两种形成的原因。其一，楚国中心所在的地方（湖北北部和河南南部）的远古居民是使用北方民族语言的；其二，楚国统治部落是使用北方民族语言的。前一原因无法排除，后一原因却有显然的依据，《楚世家》说：

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早）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

这是说楚王室的先人是周文王的部下，因为他早死，后人就被周成王打发到偏僻的蛮夷之地去了，而且还不予封位，楚国的王位是他们自封的。

楚部落的先祖曾经追随文武，而《周本纪》记有伐纣大军“虎贲三千”的雄姿，“虎”是蒙古语“强壮”一字“虎思/ hus”，“贲”是蒙古语的“人”字“浑/ hun”，“虎贲三千”即是“壮士三千”。武王麾下像是一枝说蒙古话的游牧民，他们的后裔将“历史”称“桡杙”，将“老虎”称“班”，也就不奇怪了。

其实，中原汉语有蒙古语源并不是希罕的事情。如“新”、“旧”二字，蒙古语里分别是“新呢/ shine”和“忽陈/ huuchin”，后者又可略做“陈”，内蒙“陈巴尔虎旗”就是“老巴尔虎旗”。汉语里“新生事物”的“新”和“陈年的酒”的“陈”，都与蒙古语有关。可是一说到蒙古的事情，有人就会说“那是成吉思汗带进中国来的”。其实夏历中的“申”、“亥”两字的“猴”、“猪”之意，在蒙古语里恰为 sam 和 gehai，因此四千年前的“夏部落”就是说蒙古话的。

司马迁的《楚世家》，无疑就是重撰了的《楚桡杙》，它开卷就背诵历代祖宗的名字：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夏之时……殷之时……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

而《蒙古秘史》和《楚史家》读上去的味道差不多，也是背诵家谱起头：

成吉思汗的祖先是承受天命而生的孛儿帖赤那，他和他的妻子豁埃马阑勒一同渡过了腾汲思海子，来到斡难河源头的兀儿罕山前住下，生子名巴塔赤罕。巴塔赤罕子塔马察，塔马察子豁里察儿蔑儿干，豁里察儿蔑儿干子阿兀站孛罗温勒，阿兀站孛罗温勒子撒里合察兀，撒里合察兀子也客你敦，也客你敦子捩锁赤，捩锁赤子合出儿。（《秘史》第一章第二段）

说来《楚桡杙》和《蒙古秘史》都是循了一种中原古族的历史体例。

· 人名“桡杙”出自族名“屠兀何”

要体认“桡杙”作人名的一面，须先了解古代中原人名特征。现在看来中原人名很多是北方民族的族名，譬如“虞舜”是“乌孙”，“句践”是“女真”，“墨翟”是“勿吉”

等。楚人亦循此矩；又如〈楚世家〉人名“卷章”是“女真”，“吴回”则是“回纥”。这种现象说明，中原古族与北方民族是同源的。

〈五帝本纪〉人名“栲杌”可能是中原古族的族名后为北方民族的族名“屠何/达斡尔”演变成的，把它记为“栲杌”只是巧合，“达斡尔”与“历史”当然没有关系，“栲杌”是“弱智人”就更加没有根据；而历史之为“栲杌”是以恶人之名警世的说法就实在荒谬透顶了。事实上，〈五帝本纪〉人名“浑沌”和“穷奇”可能也是由族名演变成的。“浑沌”就是族名“乌潭”（后成西域地名“于阗/和田/Khotan”）；“穷奇”则与匈牙利姓氏 Gyöngyösi（音“穷觉希”）一致，从东方迁徙到欧洲去的匈牙利人也把东方族名带到西方去了。而常和“浑沌”纠缠在一起的“盘古开天地”者“盘古”，我以为就是族名“仆骨”。

· “贤为屠耆”的解释

关于匈奴语言，中国历史只有若干词汇的纪录，其中一个很令人费解的是“屠耆”。《史记·匈奴列传》说：

匈奴谓“贤”为“屠耆”，故以太子为左屠耆王。

从字面上看汉字的“贤”是聪明能干的意思，但我以为“屠耆”是蒙古语“历史学家/tuuch”，是在单于左右供随时咨询的“知晓历史的贤人”或“史官”；而“左屠耆/右屠耆”的准确意思应同中原朝廷的“左史/右史”。但是进入权力社会后，匈奴单于两侧都换上了亲生儿子，所以才有了“以太子为左屠耆王”的现象。

· 结束语

三、四千年前，黄河流域的语言生态发生过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能是在“南蛮”语言的影响下，具有藏缅语特征的“雅言”开始占优势，这就是“汉语”的前身；原本中原古族使用的土著语言则被出走北方的部落保留了下来，反而成了“戎狄”的语言。司马迁的时代雅言形成已久，他对这些上古语言的变化现象已无线索。然而，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已经在伟人的延长线上，又走过了两千多个年头，我们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去重新检视人类的既往，自然应该有高于古人的见解。而仅以“栲杌”一字，也可以为中华民族寻根。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初稿
原载《文史知识》二〇〇五年五月号
二〇一三年九月八日再修改

十一 匈奴民族的血缘和语言

自《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和《后汉书·南匈奴列传》问世，中原社会对北方民族才有了较系统的阐述。“匈奴”几乎是秦汉两代“北方诸族”的代词，而近世历史语言学者普遍认为匈奴是突厥语民族的祖先。事实上，匈奴民族的血缘和语言还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而它与入侵欧洲和南亚的 Hun 人的关系，也亟需辨证。

中国北方诸族呈通古斯、蒙古、突厥三大语族的局面，是在复杂的上古语言生态上融合而成的。以匈奴之庞大，其语言和血缘必然混杂；说它是多血缘多语言的部落联盟或许更为恰当。把两、三千年前整个中国北方说成是单一的“匈奴语”或者“突厥原语”的世界，不仅违反了事实，而且违反了人类语种逐步减少的历史。

司马迁记载的匈奴，显然不是最初的匈奴部落，而是它称霸后的广大属族，或不妨谓之“广义匈奴”，本文以为匈奴民族的语言比较接近蒙古语；而它的统治部落，或曰“狭义匈奴”的血缘和语言，可能含有更多的通古斯系成分。



图十四 匈奴时代的“虎咬马”青铜饰牌
(欧亚草原动物造型艺术的东方源头，内蒙古凉城县出土)

· 匈奴是多血缘的民族

《史记·匈奴列传》开篇即说：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

今世学界对此中族名没有准确认识。我以为“夏后氏”就是“回纥”的中原祖族；“唐虞”即是河套一带的“东胡”，其时“山戎”、“獫狁”、“荤粥”在其北方游牧；“唐虞/东胡”常见于史，蒙古人称西夏民族为“唐兀惕”，清政府称甘青安多藏族为“唐古特”。而“山戎”即蒙古语“乌洛浑/山里人”，“獫狁”和“荤粥”可能分别是“室韦”和“弘

吉刺”的谐音。

〈匈奴列传〉述有春秋时代戎狄民族的分布态势：

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圉、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緄戎、翟獠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

因此，河西、陇西、晋北、燕北都为戎狄盘踞；乃至发源周、秦两代宗室的岐、梁、泾、漆附近也是戎狄之地。

传统学术常以语义解释戎狄族名，如“赤翟，尚红之戎”和“白翟，尚白之狄”。那么，“荤粥”就是“食肉粥之族”，“党兀”该是“结党营私之胡”了。我作此夸张之辩说，是为突显以汉语字义释戎狄族名的荒谬。北方民族的族名大部分应该从他们的语言来认识，“山戎”是蒙古语的“乌桓/乌洛浑”，即是一例。

如果注重研究司马迁择列的这些部落名的读音，它们与后世北方民族族名的对应就比较清楚：

赤翟	即“车臣”
白翟	即“博尔吉”
由余	即“回纥”
义渠、乌氏	即“兀者/月氏”
绵诸	即“勿吉/蔑里乞”
緄戎	即“浑”
翟獠	即“昭武”
大荔	即“沓卢/同罗/吐如纥”
朐衍	同“居延”，疑与“呼延”有关
楼烦	即“陆浑”

唯“林胡”无类音族名对应，然而稍解其意，则豁然释通。清代学者何秋涛首先辩出满语“窝集者，盖大山老林之名”（《朔方备乘》）之义，故尔音同“窝集”的“兀者”当是“林胡”。此言也有旁证，匈牙利语“林中人”适为 erdész。

东胡、乌桓属鲜卑或蒙古系民族，兀者、勿吉、昭武属九姓或女真系民族。而在突厥语里“浑/ qun”是“太阳”，“呼延/ qoyun”是“绵羊”；而“吐如纥”即是匈牙利姓氏 Torok，是匈牙利语“突厥人”的意思；我因此猜测：浑、呼延、吐如纥等族可能是突厥系部落。

根据《汉书》冒顿单于的自述，统治匈奴的可能是一个女真部落。刘邦死后，冒顿单于写了一封向吕后求爱的信，其云：

孤愤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愤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

匈奴是在冒顿时代兴盛起来的，认识冒顿“生于沮泽之中”的身世，对认识其统治部落的血缘至关重要。“沮泽”可望文生义为“沼泽”，其实它是《魏书》记载的姓氏“沮渠”，或是“女直/ ju-ji”的变写。冒顿之为女直中人也可有语言证据，《北史·勿吉传》曰“渠帅曰大莫弗瞞咄”；《新唐书·黑水靺鞨传》云“其酋曰大莫拂瞞咄”，因此“冒顿/ mo-do”

实为女真系民族酋长之号“曩咄”，而强大的匈奴民族是在一个“沮泽/女直”部落领导下发迹而成的。

我曾经多次提及“月氏”、“乌孙”就是女真氏族“兀者”、“爱新”，今次又认识到匈奴的领袖部落“沮泽”是“女直”。因此，匈奴将月氏、乌孙逐出河西走廊，实际是以通古斯九姓氏族为首的部落联盟之间的斗争和迁徙，而通古斯九姓民族仅仅是东北亚土著的传统见解，也就需要大大地修正了。

从族名上来看，匈奴民族里包含了鲜卑、突厥、通古斯诸血缘部落。长期的血缘融合，又导致语言的错杂。具有通古斯族名的部落，也可能是说蒙古话或突厥话的，反之亦然。匈奴民族血缘的多元性，在语言上也可以得到证明。

· 匈奴语的多源性

关于匈奴语，《汉书·匈奴传》的一段话：

单于姓挛鞮氏，其国称之曰撑犁孤涂单于。匈奴谓天为撑犁，谓子为孤涂，单于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

介绍了匈奴语“单于”、“撑犁”、“孤涂”为“酋长”、“天”、“儿子”的语义。

“撑犁”是蒙古语“腾格里/ tangri”的转音，汉语“天/青”二字是“腾/撑”的转音，它们是汉语中的蒙古语成分，也是蒙古语民族祖先是中原出走的一个证据。

“孤涂”也被认识得较早，很早语言学者就发现西伯利亚通古斯部落语言中的“儿子”为 kutu/ gutu/ utu/ ute 等，如鄂伦春语为 ut'er (《鄂伦春语汉语对照读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页 161)，据此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认为将匈奴“视为通古斯族，则问题容易解决矣”。然而，我们不能因“孤涂”一字把匈奴民族视为通古斯民族；“撑犁”就是蒙古语，而不是通古斯语。

“单于”的辨识相对困难，关键是：“单”究竟是读 chan，还是读 da/ dan？《汉书·匈奴传》说的“单于广大之貌也”，揭示了“单于”的语源，蒙古语“酋长/ dargha”和“广大/ delger”的读音的确相近；所以“单于”必须读如 da-ghu/ da-u，否则它就既非“酋长”之意，亦非“广大”之音。

“单”须读 da/ dan 亦不止“单于”一例；《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说“沃沮……在单单大领之东”，著者陈寿显然不明白“大领”是蒙古语和女真语兼用的“海”字，“单单大领”即是沃沮部落东滨的“鞑靼海”（今日本海），其中“单单”就是“鞑靼”，非读 da-da 不可。

· “昭君出塞”引来的匈奴语词汇

《汉书》说宫女王昭君后宫寂寞，自愿出塞和亲，她先嫁“呼韩邪单于”，“号宁胡阏氏”，生有一子伊屠智牙师；待老单于死，复株累若鞮单于立，“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

“居次”是突厥语的“女儿/ kiz”，也是匈奴语中不多的突厥语词汇之一。

“阏氏”是“夫人”，如果直读为“於氏/ u-ji”，它与女真语的“福晋/ u-jin”的关联就显现了。《史记索隐》有一个出处不明的说法：“匈奴名妻作‘阏氏’，言其可爱如烟肢也。阏音烟。”这个荒谬的释训，居然被传统学术采信。

“宁胡”也是匈奴语中的女真语。女真人以女真氏族名“粘割/粘合”称汉人；颇

似蒙古人以“契丹”称中国。王昭君之为“宁胡阏氏”实为“大汉夫人”。唐代颜师古却用汉语解释“宁胡”说“言胡得之，国以安宁也”，当然也很荒谬。

“呼韩邪单于”则是蒙古语。“呼韩”即“呼和-n”是“青天”的意思；蒙古语“大/eg”，元代译“也客”；汉唐译“邪/牙”，如“牙帐”即为“大帐”；现代内蒙古地名“伊克昭”是为“大庙”。昭君之夫“呼韩邪单于”实际是蒙古语的“青天大老爷”。

· “瓯脱”、“头曼”和“屠耆”

“瓯脱”出自《匈奴列传》“东胡……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脱”的记载。“瓯脱”是蒙古语的“部落/otog”，也是土耳其语的“帐幕/otag”。中国史书中的“帐落”兼有“帐幕”和“部落”两义，其实就是“瓯脱”，因此“各居其边为瓯脱”就是“各居其边为帐落”。

“头曼”是匈奴起家单于“冒顿”之父名，应同满、蒙二语的数词“万/tuman”；突厥语没有单字“万”，只有双字“十千/on min”，因此 tuman 之源不能是突厥语。中原宋国末代诸侯“景公”亦名“头曼”，宋王室是九姓商族之裔，数词“万/tuman”的源头比较可能在通古斯语。

“屠耆”出自《匈奴列传》之云“匈奴谓‘贤’为‘屠耆’”，蒙古语“历史”一字为“屠兀/tuuh”，“历史学家”为“屠兀耆/tuuch”，匈奴语之“屠耆”应是“知晓历史的贤人”。

《汉书》说“匈奴谓孝曰‘若鞮’”。“孝”是中原农业社会的文化辞，在其它的语言中很难找到准确的对应，而之于“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的匈奴民族而言，更没有实际的意义，因此我们就不予讨论了。

· 蒙古语在匈奴语里略占上风

综上所述，以近代阿尔泰语来解析古代匈奴语，十一个匈奴语字分属于蒙古语、通古斯语和突厥语：

蒙古语：单于、撑犁、瓯脱、屠耆、头曼、呼韩、邪
通古斯语：孤涂、阏氏、宁胡、头曼
突厥语：居次、瓯脱

看来蒙古语在匈奴语里略占上风，但以十一个字来断言匈奴语为哪家语言的祖先，或许过于草率。而我们所说的突厥语、蒙古语和通古斯语，又都是基于今天的语言表像，它们都是在复杂的上古部落语言的基础上融合成的，譬如“头曼”是蒙古语，还是通古斯语？“瓯脱”是蒙古语，还是突厥语？都还难以判断。

而“匈奴”之名何来？也是颇难以回答的问题，至今没有发现适当的北方民族族名与之相关。四、五世纪欧洲出现了 Huns，南亚地区涌入了 Huna，它们都是来自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很可能是与 Hun 有关联的。有人类学者认为，族名往往与该民族语言中的“人”或“百姓”一字相关；因此，蒙古语的“人”字 hun 就是“匈奴”的“匈”，自然是一个较合理的猜测，但也仅仅是一个猜测而已。

· 结束语

匈奴影响过世界，故尔东西方无不对它予以关注。但是，中国学术记载了匈奴，却无力研究匈奴，甚至还提供了若干误导，如“单于”和“阏氏”的错误音训。然而，世间没有一个民族的前人没有说过错话，但也没有一个民族的后人，象中国学术这样偏执地“承古训”，乃至前人的错误成了后人的枷锁。认识匈奴民族要多方着手，而语言研究可能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手段，这就要求我们以非常勇敢的精神来审视中国学术的已有成果。

匈奴民族无疑是血缘混杂的，东胡、月氏在它的两侧，林胡、山戎曾经是它的臣民。从不多的语言信息来看，匈奴语含阿尔泰语系（女真、蒙古、突厥）诸语的成分，说它是突厥语民族的祖先，是一个误判，拙著《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也曾经循了这种说法，看来都须予以修正。总的来看，它的人种和语言已经接近后世蒙古民族的形态；又由于女真部落是它的统治集团，其核心部落的语言可能更偏向于通古斯语。

二〇〇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初稿

二〇〇六年二月十九日修改

二〇一三年九月十日再修改

十二 匈奴的兴起、败灭和出逃路线

匈奴是秦汉之间中国西、北两方的游牧霸权。然而，在两汉更替之际，因为争夺单于位的斗争，使它分裂成南、北两部。中国历史以南匈奴为正统，其实它是附庸东汉的一个小朝廷；而河套至河西走廊仍在北匈奴的控制之中；漠北（今之外蒙）则为种属混杂的高车、柔然、回纥等无数族落盘踞。

匈奴之初，只是一个通古斯血缘部落而已。它之能够成为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似乎是靠了一代领袖的魅力；当它的领袖陨灭后，制度的缺失就使它变得脆弱，任凭它有勇猛的骑兵，卓越的军事智慧，和无数的辉煌战绩；但最终在中原皇朝的持续围剿中败灭。

· 匈奴的兴起

匈奴兴起以前曾经受到秦始皇的军事打击，〈秦始皇本纪〉说：

三十二年……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傍）（黄）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



图十五 匈奴纯金鹰顶王冠
（纹饰是四只饿狼在撕噬四只羊，内蒙古杭锦旗出土）

这“西北斥逐匈奴”标明匈奴是在长安的西北方。“榆中”是在今西宁兰州间，“高阙”是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因此秦代匈奴的主要活动区域可能是在榆中和高阙之间，亦即是沿黄河一线从青海、甘肃、宁夏至西套地方。

关于匈奴兴起的的时间、人物和原因，〈匈奴列传〉说得更清楚一些：

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十余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

从〈秦本纪〉说的“略取河南地”和〈匈奴列传〉说的“复稍度河南”来看，我猜测“河南地”是匈奴部落的发迹之地，它是在今天刘家峡至李家峡之间黄河段以南，古为月氏民族的地方，今为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与“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在秦皇朝的强势攻击下，匈奴部落退出“河南”老巢。不久中原发生全国性农民大起义，秦朝的边防全面废弛，匈奴势力得以复苏，并收复祖地。

匈奴即将兴起时的大形势是“东胡强而月氏盛”，它夹在其间，〈匈奴列传〉说：

单于有太子名冒顿……而单于欲废冒顿而立少子，乃使冒顿质于月氏。冒顿既质于月氏，而头曼急击月氏。月氏欲杀冒顿，冒顿盗其善马，骑之亡归。

月氏的中心可能在张掖、武威一带，属部则遍布秦陇，乃至河西走廊广大地区。从头曼单于的儿子“冒顿质于月氏”，可以看出匈奴是臣服月氏的。

逃回来的冒顿很有心计和能力，他整顿军务，培植亲信，待羽翼丰满，便谋杀了父亲、后母和少弟，以及不听话的大臣，自立为单于。他取得权力以后，初初对东胡处处忍让，直到东胡提出领土要求，他毅然起兵，并吞东胡，继而麾军西指，赶走月氏，一举而成游牧的西戎、北狄的盟首。〈匈奴列传〉说：

……遂东袭击东胡。东胡初轻冒顿，不为备。及冒顿以兵至，击，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

在冒顿的经营下，月氏和东胡属部尽数归服在匈奴的旗下，从而成为中原皇朝的大患。

最严重的事态，发生在高祖六年（公元前 年），韩王刘信叛降匈奴，冒顿率部进犯太原。次年，高祖率军反击，竟中了冒顿诱敌深入的计策，被包围于今山西大同附近“平城白登山”达七天之久，情况十分危急。据说刘邦派人贿赂了阏氏，让她向冒顿的说情，放开一个缺口，才逃出来的。从此以后，刘汉皇朝认识到匈奴的实力，长期采用和亲的办法，缓和与匈奴统治部落的关系。

· 南北匈奴的分裂

匈奴对中原的入侵，在汉孝文帝年间登峰造极，匈奴军一度直逼京畿，长安局面非常紧迫。到了汉武帝时，匈奴强人凋零，中原却走向强盛，军事形势也终于逆转。汉朝政府在战事大体顺利的形势下，开展了孤立匈奴的外交活动，张骞通使西域即是之一。

〈匈奴列传〉记载：

西置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汉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自此之后，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酒泉、敦煌郡。

这表明因军事失利，匈奴政治重心开始西倾，其统治部落的出走态势露头。

公元前 58 年，匈奴汗庭出了一个亲汉的“呼韩邪单于”，他多次至长安朝觐。前 33 年，汉帝赐王昭君与呼韩邪，两年后他即死去。昭君所生“伊屠知牙师”，必是呼韩邪的幼子。继位的“复株累若鞮单于”再娶王昭君，又生二女。昭君一人夫事二单于，竟为中原和匈奴换来了一段双赢的太平时期。

中原发生“王莽之乱”的时候，匈奴的内争也导致了它的分裂。北方民族的王位继承首先是在兄弟间进行的；而呼韩邪单于多妻多子，自复株累若鞮单于后，单于位在兄弟间传了五次。及至伊屠知牙师快八十岁，还是一个储君，可是老哥哥“单于舆”还是起了私心，死前将老弟弟杀了，把位子传给了自己的儿子。于是一统的匈奴，也就分裂成南、北两大阵营了。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了这件事情：

初，单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师以次当为左贤王。左贤王即是单于储副。单于欲传其子，遂杀知牙师。……比见知牙师被诛，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当立；以子言之，我前单于长子，我当立。”……（公元四十八年）春，[南边]八部大人共议立比为呼韩邪单于，以其大父尝依汉得安，故欲袭其号。于是款五原塞，愿永为藩蔽，扞御北虏。

“比”是呼韩邪单于的长孙，但他也把自己叫做“呼韩邪单于”。

从此，匈奴南边八部成为中原的屏障，东汉专设了一个“护匈奴中郎将”，率军保护这些投诚的南匈奴部落。然而，北匈奴对河套和河西，远至西域诸国，仍有实际的控制。在南北匈奴的内战中，南匈奴初战有利，却未能维持战果；南单于庭从“五原西部塞八十里”（今包头附近），南撤到“西河美稷”（今内蒙东胜市东）自保。顺便说一下，古之“美稷”与邻近的今世陕北地名“米脂”，均为通古斯民族族名“勿吉/蔑里乞”的别写。

· 北匈奴的溃逃

在中原复苏和鲜卑民族兴起后，北匈奴四面受敌，《后汉书》说的“党众离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正是一世纪末北匈奴面临的困境。然而，天灾人祸又接踵而来，公元 88 年，南匈奴新立单于屯屠何向临朝的窦太后出谋划策讨伐北匈奴。于是窦宪、耿秉受命，率汉军与南匈奴联手，经三年讨伐，北匈奴败遁。

《后汉书》有了决战的战情：

[永元]二年（公元 90 年）……南单于复上求灭北庭，于是遣左谷蠡王师子等将左右部八千骑出鸡鹿塞，中郎将耿种遣从事将护之。至涿邪山，乃留辎重，分为二部，各引轻兵两道袭之。左部北过西海至河云北，右部从匈奴河水西绕天山，南度甘微河，二军俱会，夜围北单于。单于大惊，率精兵千余人合战。单于被创，堕马复上，将轻骑数十遁走，仅而免脱。得其玉玺，获阏氏及男女五人，斩首八千级，生虏数

千口而还。

〈窋宪传〉则有更详细的记载：

[窋]宪与[耿]秉各将四千骑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万骑出朔方鸡鹿塞，南单于屯屠河，将万余骑出满夷谷，度辽将军邓鸿及缘边义从羌胡八千骑，与左贤王安国万骑出稠阳塞，皆会涿邪山。……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大破之，虏众崩溃，单于遁走，追击诸部，遂临私渠比鞬海。斩名王以下万三千级，获生口马、牛、羊、橐驼百余万头。于是温犊须、曰逐、温吾、夫渠王柳鞬等八十一部率众降者，前后二十余万人。宪、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

显然，东汉——南匈奴联军多路出击的战略企图是，聚歼北单于庭于阴山之南，然而北单于却轻骑脱逃了。战事发生处“鸡鹿塞”即今之五原，“稠阳塞”即今之固阳，“河云北”是呼和浩特以北的地方，“天山”是大青山或阴山，“涿邪山”和“稽落山”则是阴山山脉的两个具体山名，“西海”是乌梁素海，“私渠比鞬海”可能是今杭锦后旗境已淤塞的“屠申海”，而“燕然山”则是宁夏境内的贺兰山。

岳飞的〈满江红〉唱曰：“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无疑是对杭锦后旗至贺兰山一带是匈奴要地的一个极好的理解。北单于回到这一带，虽已兵败，却是轻车熟路。他可能是派人佯走贺兰山，误导了汉军，而自己却率少数部落沿“居延道”西逃，越地广人稀防御疏怠的居延塞，抵今新疆东部伊吾地区。汉军则沿黄河南追至贺兰山，勒石记功，军止。

次年（公元 91 年），窋宪耿夔再剿，〈耿夔传〉记曰：

[窋]宪复出河西，以[耿]夔……将精骑八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单于庭，于金微山斩阏氏、名王以下五千余级，单于与数骑脱亡，尽获其匈奴珍宝财富，……会北单于弟左鹿蠡王於除鞬自立为单于，众八部二万余人，来居蒲类海上，遣使款塞。

“蒲类海”是哈密西北的“巴里坤湖”早有定论，“金微山”则应是哈密、伊吾间的“扎木尔提山”（海拔 4886 米），这一带是新疆东部著名的牧场。北单于逃亡后，不知所终；其弟於除鞬聚集残部在巴里坤湖周边喘息，汉军则屯驻伊吾予以监视；一年后於除鞬再叛，被杀。

南匈奴以一种地方自治的形式，又存活了一百多年。公元 216 年，呼厨泉单于从他的王庭平阳（今山西临汾）到邺城（今河北临漳）去拜会曹操，曹操把他留了下来，并将他的属众分成五部，历时四百三十年的“匈奴帝国”，终告灭亡。

· 结束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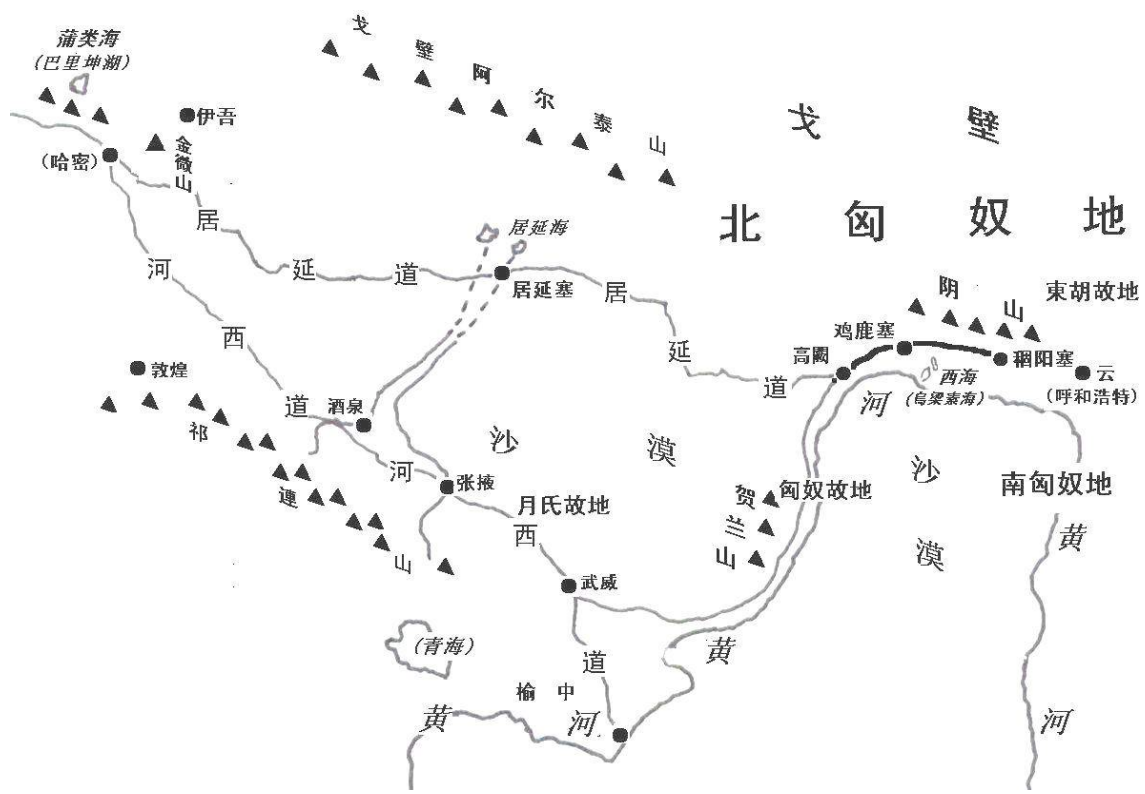
公元 374 年，西方历史记载一枝“匈人/ Huns”出现在顿河流域。十八世纪英国历史学者吉朋（Edward Gibbon, 1737-94），阐发了“匈人即匈奴”（《罗马帝国兴衰史》）的卓越见解。近世中国学者齐思和猜测，北匈奴是经过“悦般”、“康居”、“粟特”、“阿兰”到达东欧的（〈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原载《匈奴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然而，齐思和说北匈奴汗庭是来自外蒙地区，却是大有问题的出发点。

中国史籍对匈奴民族有丰富的记载，但对它的血缘和语言，活动的地域、战争乃至迁徙，史家没有宏观格局的正确理解。譬如，《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单于庭”置于外

蒙乌兰巴托；台湾学者柏阳在《中国人史纲》中说“北匈奴汗国残余部落，在漠北不能立足，只得向西流亡”，还将战场涿邪山、稽落山、燕然山、金微山定位于外蒙地区，都是非常不当的说法。其实，北匈奴的中心是在河套，而不是在漠北。

在史前期，北方诸族可能就播迁到欧亚大陆的各个角落了，把四世纪开始冲击欧洲的 Hun 人完全指认为是北匈奴之裔，是夸大了的结论。事实上，在三世纪前的一千年中，南俄草原已早是“吉里迷/ Cimmerian”、“斯结泰/ Scythian”、“悉万丹/ Sarmatae”等亚洲游牧民族的栖息地，未能颠覆中华帝国的匈奴部落，后到而成为凝聚它们的核心，从此他们就以 Huns 的名义，胆大包天去颠覆罗马帝国了。

二〇〇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初稿
二〇〇六年二月二十日修改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日再修改



地图一 匈奴出逃路线

十三 阿梯拉和匈人

公元 374 年左右，即中国北方正在进行着第一次“五胡乱华”的时代，一支被西方史载称为“匈人/ Huns”的东方民族，渡过伏尔加河和顿河，他们首先征服了阿兰人，又在第聂伯河以西降服了日耳曼族的东哥特人，接着又不费力地逐走了西哥特人，进而捶击西方文明的大门。

匈人从顿河以东发动进攻，以战车为主力的阿兰人，敌不过勇猛突驰的匈人骑兵，结果国王被杀，民众奔散，大部分阿兰人被匈人接纳为“同盟者”，成为匈人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久之后，他们就一起去攻打黑海北岸的东哥特人的王国，年迈的哥特王 Ermanarich 抵抗失败，自杀成仁。他的侄孙领导族人又继续抵抗了将近一年，也战败身亡，大部分东哥特部落臣服了匈人。接着，他们又向西哥特人发起进攻，西哥特人一败涂地，全面崩溃。公元 376 年，大量的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逃入邻近君士坦丁堡的色雷斯地区，给多瑙河沿岸的东罗马边防军，带来了关于匈人的令人战栗的消息：

从来未曾见过的人种，不知是从那个角落冒出来的……，他们一路扫荡破坏所遇到的一切。(Thompson E. A. *The Huns*, Blackwell, Oxford, 1996, pp 28-9)

今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地方，就这样被匈人和阿兰人盘据。383 年冬，他们开始插手罗马和高卢（法国）之间的事务。408 年，一名匈人领袖“兀真/ Uldin”率众渡过多瑙河，入侵东罗马帝国的梅西亚行省（今保加利亚），接着他又扫荡了色雷斯地区。东罗马地方军事长官分化利诱了他的部众，兀真本人回渡多瑙河后，失去了音信。

东西方的情况非常相似。每当漠北灾荒发作，北方游牧部落便入侵中原。公元 395 至 396 年间，东南欧饥谨流行，匈人移兵高加索，开始大规模入侵中近东。他们用了十五天的时间穿越高加索山脉，进入亚美尼亚、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这些东罗马帝国的东方行省深蒙其害，血流成河，连地中海滨名城安提俄克，也曾遭其袭击。他们沿幼法拉底——底格里斯河谷，深入波斯帝国的腹地，逼近首都泰西封，但被波斯军击溃。丢弃了大量的战利品和俘虏后，匈人大军从里海边的打耳班通道返回南俄草原。

· 令人惊悚的阿梯拉

441 年，匈人中出了兼具魅力和魄力的领袖阿梯拉（Attila），在他的率领下，匈人再度向东罗马帝国挑战，他们将巴尔干半岛搅得大乱。东罗马不得不与阿梯拉签订和约，正式让出了潘诺尼亚（今匈牙利、及奥地利东部和斯洛伐克），承诺向他们纳贡。447 年，阿梯拉又趁水灾和地震并发，再次掳掠巴尔干半岛，把东罗马搞得民穷财尽。

448 年，东罗马与阿梯拉汗廷继续外交接触，希腊智者普里斯库（Priscus）应邀参加东罗马使团，该使团从君士坦丁堡出发，经 Sardica（今保加利亚索非亚）和 Naissus（今塞尔维亚尼什），然后渡多瑙河进入匈人控制地区，登岸处可能是今罗马尼亚西南城镇奥尔绍瓦（Orşova），然后沿今欧洲 E-70 公路北行后，西折至阿梯拉大帐所在地（今匈牙利塞格德（Szeged）附近）。普里斯库曾在各种场合数次见到阿梯拉，他身后留下的史著八卷大部失佚，但记载出使阿梯拉汗廷之行的残卷（*Priscus at the court of Attila*, Priscus, in *Fragmenta Historicorum Graecorum*, Translation by J.B. Bury）得以保全，其中对阿梯拉的步履、语言、亲情和霸气都有栩栩如生的描写，那是世界历史最精彩的篇章之一。



地图二 现代地图上的东罗马使团出使路径

451 年，阿梯拉的眼光转向西方，他率大军从潘诺尼亚出发，渡莱茵河，会合了日耳曼族盟友部落，大举入侵高卢，于四月七日焚毁梅兹后，乘胜包围奥尔良。六月底，匈人和东哥特联军，与西罗马和西哥德联军，会战于卡塔劳尼安平原地方。在一场争夺制高点的搏战中，西哥特王西奥多里克，被一个有着女真式人名“按答海”（“客人”，《金史·国语解》）的东哥特头人用长矛刺死。阿梯拉也差点丧命，他和随从避入了用车辆围成的营垒（蒙古人称“古列延”）中。夜间，双方在惶恐中息争。阿梯拉在会战失利后，退回多瑙河地区过冬。

452 年，阿梯拉卷土重来，他率军转进意大利。在焚掠阿奎利亚，占领米兰和巴维亚后，又扬言要进军罗马城，还指名要与皇帝的姊妹荷诺丽娅公主和亲，懦弱的罗马皇帝瓦伦丁三世逃之夭夭，教皇利奥一世不得不亲自出面，在他的劝诱下，阿梯拉接受罗马进贡与联姻的诺言，才平息了战火，重回潘诺尼亚。

这件事情的原委是，罗马公主荷诺丽娅婚姻不幸，传言她为管家欧根纽斯所诱而怀身孕，奸情渲泄后，欧根纽斯被处死；她被迫与富有而平庸的参议员赫库拉乌斯订婚。450 年，她派亲信传信并带了一个戒指给阿梯拉，请求他将她解救出来，并愿意以重金报赏。阿梯拉当然可以认为这是她向他求婚的表示。

453 年，多妻的阿梯拉在又一次“新婚之夜”（新娘是一位金发女郎）暴病而死。逝去了光辉领袖，后继者魅力不再，一个日耳曼部落酋长领头造反，匈人的帝国旋即云消烟散。454 年，阿梯拉的长子在一场大战中战死。其它的几个儿子从罗马人手里到了一些封地（大部在今罗马尼亚境内）。惟有一个儿子带了一些部众，回归南俄草原，重过游牧生活。

匈人驱动的欧洲民族大迁徙，是世界历史头等重要的大事。原来住在东德地区的撒克逊人为逃避战火，迁到不列颠岛上去，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开始形成。今巴黎东南有风景如画的“孚日第”地方，“孚日第”本是一个东欧的日耳曼部落，它被匈人追过了莱茵河就留下了，法国名酒“孚日第”就产在那里。而走得最远的，要数一支汪达尔人和阿兰人，他们先到西班牙，又渡海进北非，然后又从那里入侵意大利，罗马不得不雇佣多瑙河流域的日耳曼人和匈人来抵御，西罗马帝国就是败灭于这帮蛮族之手

的。

· 与日耳曼民族的融合

许多日耳曼族哥特人和游牧的阿兰人，成了匈人的盟友。东哥特部落与匈人共处了相当长的时间，那位东哥特头人用通古斯字“按答海”做名字，就是他们之间血缘融合的明证。许多德国姓氏与中国北方诸族的族名可能是相关的，如：

Aiching	即“爱新”
Bulger	即“仆骨”
Dagher	即“达斡尔”
Mahnke	即“蒙古”
Schmel	即“石抹”
Sieb	即“锡伯”
Topfer	即“拓拔”
Urich	即“乌洛浑”
Utz	即“兀者”
Wehe	即“回纥”

我们还可以发现南德民众有较多宽腭、乌发、单眼皮的蒙古人种特征，这与北德人金发碧眼的容貌有区别。英语中 Huns 又是“德国人”的贬字（现在已经很少使用了）。当然，亚洲民族的入侵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代，欧洲人中的亚洲血缘也是逐次融入的；但匈人席卷欧洲可能是影响较大的一次。

根据西方历史记载，匈人的男子长着“敦实的身材，粗壮的手臂，不成比例的大脑袋”。一些和阿梯拉等打过交道的哥特人，还以欧洲人的眼光，逼真地描绘过阿梯拉短小、粗壮、大头、小眼、塌鼻、少须的亚洲人种的形象。遗憾是没有匈人语言的记载，因此关于匈人的族属就成了历久不衰的学术题材。



图十六 德裔 Gleasner 先生和他的母亲面部
母子二人的鼻、腭均宽于欧洲人种平均水准，Gleasner 先生的上眼睑平塌

· 匈人即匈奴

十八世纪初,精通满汉两种文字的来华耶稣会士冯秉正(Joseph de Moyria de Maillac, 1669-1748),受康熙之命将朱熹的《通鉴纲目》译成法文,1737年寄达里昂图书馆,四十多年后才于巴黎陆续出版,易名为《中国史》,共十三巨册。启蒙时代学者德揆尼(M. Deguignes),摘取其中关于北方诸族的内容,成《匈奴、突厥、蒙古及西部鞑靼各族通史》一书,并提出了匈人即是西迁的匈奴。长期留居法国的英国学者吉朋,在他的名著《罗马帝国兴衰史》中,进一步阐发了“匈人即匈奴”的想法,从此这一个观点在西方广泛传播。

十九世纪末清庭驻俄使节洪钧(传言名妓“赛金花”的丈夫),在所著《元史译文证补》中,率先介绍了匈人源于匈奴的观点。王先谦在《后汉书集解》某节的注解里,引述过洪钧的这些关于匈人的文字。于是“匈人即匈奴”的观点开始在中国学界流传。后来,章太炎和梁启超也都注意到西迁的匈奴与匈人间的关系。中西学界有呼应之势。

至今有人反对这种说法,个别西方学者千方百计要证明他们是欧洲或伊朗人种。例如,英国学者汤普生就为旧版《大英百科全书》所撰写的“匈人”条目中说:

我们和四世纪的罗马人一样,对于匈人的来源的了解是模糊不清的,而且是无从知晓的。至少从十八世纪以来,对这个问题已经进行过无休止的辩论,但是毫无结论。

其实,想否定匈人是东方人种的汤普生先生,对中国史料和东方语言却是毫无了解的。新版的《大英百科全书》中,撤去了他所撰写的这一条文字。可见反对他的声音,在西方学术界也是很强烈的。

· 匈人的人名和语言

西方史料没有匈人语言的记录,美国学者 Maenchen-Helfen 在他的名著《匈人的世界》(*The World of Huns*)的“语言”一章中,整理了欧洲学者的收集匈人的名字,并力图通过它们来达成对匈人语言的了解。他说“我们所知道的 Hun 人的语言,只是他们的姓名而已”。

事实上,匈人名字大部分是中国历史记载的“胡名/胡姓”,尽管西方学术对中国北方民族语言有很深入的研究,但是从事匈人研究的学者没有阅读中文史料的能力,又醉心于用哥特语、波斯语去寻求答案,既然瞄错了方向,所获当然甚薄了。

“阿梯拉”是一个普通的北方民族人名,它与蒙古人名“阿的/阿台”同源,亦与唐代漠北族名“阿跌”相关。今世维吾尔族有两个名人,一个是八一篮球队教练“阿的江”,另一个是走钢丝的“阿的力”。其中“江/力”是维族男子的爱称,字根只是“阿的”而已,而“阿梯拉”就是“阿的力”。

阿梯拉生父之名 Mundzuc,是女真人名“满住/满柱/曼殊”,或族名“满洲”。明初建州女真首领即名“李满住”,努尔哈赤成事之初被拥称“满柱汗”,皇太极统一女真后将族名改成“满洲”。这虽然是女真族名转化成的人名,但不限于女真民族使用,契丹民族也有人叫“买住”。

阿梯拉有个幕僚之名 Edika,努尔哈赤的第十二子就叫“阿济格”。这个名字在蒙古语民族和突厥语民族也常见,但是是女真语的“小”字“阿济格”,其意为“么儿/幼子”。而女真语的“大”是“按巴”,公元500年左右,高加索有匈人首领名 Amba-Zuka

者，该名就是唐代室韦部名“大如者”。

阿梯拉长妻的名字，被普里斯库两处记载，一处译为 Hreka，另一处为 Ereka，希腊原文疑为 Ἑρέκια，其实是女真语的“花”字“依尔加/ ilga”。北方诸族女子都有以“花”为名的习俗，蒙古族女子多叫“其其格/ chichig”，突厥语民族多叫“古丽/ guli”。从阿梯拉的妻子叫“依尔加”，可知她是出自使用女真语的家庭的。

匈人人名 Buqa 是蒙古人名“不花”（意思是“牛”）；Apsiq、Apsikal、Oebarsius 是后世契丹或蒙古名人之名“阿保机/ 渥巴锡”；Odolgan、Sigizan、Simmas 又分别是中国历史上屡见的胡名“郁都甄”、“浑狄干”、“石抹”等。

匈人 Odolgan 是罗马雇佣军的一名指挥官，今天土耳其国总理叫 Erdogan。这个名字被《魏书·官氏志》记为“郁都甄，后改为甄氏”，《金史》则为“温迪罕”，《金史·国语解》有“阿徒罕，采薪之子”的解释；但要论证它的女真语属，却非易事。然而 Odolgan 或 Erdogan 是北方民族的人名，倒是毋庸置疑的。

当然，用人名来做语言研究，也必须是审慎的。西方人名“彼得”、“约瑟”等，都是随基督教传入欧洲的闪族人名，中国北方诸族的人名也在通古斯、蒙古、突厥三大语族中互相渗透。若断言“满柱”统统是满族，“忙古”一定是蒙族，就流于草率了。然而，北方民族的人名互通的现象，倒也反映了他们血缘融合的漫长历史。

· 结束语

公元四世纪开始入侵中欧和西欧的匈人，不可能全部是公元一世纪离开中国北方的北匈奴，因为那时东欧草原至少已被蒙古人种游牧部落占据了一千多年；但是匈人领袖集团极有可能是来自中国北方的北匈奴单于家族，它号令了包括哥特人和阿兰人在内的各种人种部落。可相比拟的历史是，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在蒙古帝国结束后，也在欧亚大陆上保持了若干世纪的影响力。

前苏俄突厥学大师巴托尔德院士曾指出匈人语言可能更接近鲜卑语，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等则重视匈奴语与通古斯语的关系；应该相信匈奴语本身是多元的，进入欧洲的匈人语言一定更加复杂。我曾经指出“生于沮泽之中”匈奴单于家族可能是出自“女直/ 女真”民族的；而从阿梯拉之妻名“依尔加”，之父名“满柱”，阿梯拉家族就愈看愈象是匈奴单于的后裔了。

原载台湾《历史月刊》二〇〇三年六月号

二〇〇六年二月十日修改

二〇一三年九月十四日再修改

十四 突厥民族之由来和辉煌

当今使用突厥语的民族至少是：裕固、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土库曼、阿塞拜疆、土耳其等。它们分布在地域辽阔的欧亚大陆。

历史上本无“突厥”的记载，六世纪中（546-552 年）它异军突起，一举击败强部高车、柔然，统一了漠北。此后的两百年中，突厥汗国号令血缘广泛的诸多部落。然而，居统治地位的是“阿史那”家族，《隋书·突厥传》记载了它的起源：

突厥之先，平凉杂胡也，姓阿史那氏。后魏太武灭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于铁作。金山状如兜鍪，俗呼兜鍪为突厥，因以为号。或云，其先国于西海之上，为邻国所灭，男女无少长尽杀之。至一儿，不忍杀，刖足断臂，弃于大泽中。有一牝狼，每衔肉至其所，此儿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后遂与狼交，狼有孕焉。彼邻国者，复令人杀此儿，而狼在其侧。使者将杀之，其狼若为神所凭，欬然至于海东，止于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下有洞穴，狼入其中，遇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余里。其后狼生十男，其一姓阿史那氏，最贤，遂为君长，故牙门建狼头纛，示不忘本也。

在这些描述中，有些是不可靠的，如“金山状如兜鍪，俗呼兜鍪为突厥”显然是妄说；而“遂与狼交，狼有孕焉。其后狼生十男”等，则是屡闻的北方民族传说。然而，“阿史那氏”出自“平凉杂胡”，是五世纪初被北魏逐出河西走廊的“沮渠氏”，以及它发迹于“高昌西北”之山间牧场，则是可取的史料。

河西走廊是月氏、乌孙的故居，沮渠、乞伏、秃发等部落也在那里生息，《魏书·鲜卑秃发乌孤传》说其“八世祖匹孤自塞北迁于河西”，是说“秃发”是从河套迁来的鲜卑部落。而族名“月氏”、“乌孙”、“沮渠”又即是通古斯族名“兀者”、“爱新”、“女直”。因此河西种属复杂，“平凉杂胡”之说即由是而来。而“阿史那”应即是“爱新/乌孙”之音展 Asina/Osina，也就是“女直/沮渠”民族的“金姓”氏族。

“后魏太武灭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于铁作”又是说五世纪初，几百家“沮渠阿史那氏”，或即“女直爱新氏”辗转迁至阿尔泰山，初附柔然，锻铁为生。六世纪中，终成气候，建立突厥汗国。他们不仅屡犯中原，还远追柔然残部至东欧。六世纪末，它分裂成“东突厥”和“西突厥”两大汗国；拜占庭史籍遗有西突厥使臣国书一份，内中有谴责拜占庭的强悍言辞，突厥之名雀起于欧亚大陆。

· 突厥民族走出漠北进取世界

东突厥的汗庭设在今外蒙古中心地区，西突厥汗庭可能在哈萨克斯坦“千泉”附近。东、西突厥虽然强盛，但内乱纷争不息。公元 630 年，唐军联合薛延陀部用兵漠北，灭东突厥；658 年，在归附的阿史那家族将领的协助下，西突厥也被唐朝击灭。682 年“后东突厥汗国”复兴，但 745 年又被长期亲唐的“回鹘汗国”取代。而西突厥灭国后，有伏尔加河——顿河下游的“可萨汗国”为继；它与拜占庭联手对抗阿拉伯帝国，有效地阻遏了伊斯兰教朝东欧的发展。

公元 840 年，蒙古高原有天灾，回鹘汗国饥谨大作，发生内乱。有人引的黠戛斯人南下参与内战，逃亡的回鹘诸部，人分两路。一路十万之众抵阴山地区，他们可能就是后来的汪古部；另一路西迁入河西、高昌、中亚各地，与当地居民融合成欧亚大陆突厥

语诸族。今世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和土耳其人所使用的突厥语，实际上是传承于漠北的回鹘语。

以前，突厥语的势力可能不像今天这样大。八世纪时可萨汗国曾两度与拜占庭皇朝联姻，一个嫁去的公主叫 Chichig，即蒙古族姑娘常用名字“其其格”（花），因此可萨汗庭使用蒙古语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又如，公元 727 年新罗僧人惠超游经今乌兹别克东部，他在《往五天竺国传》中说，那里时用的语言是“言音半吐火罗，半突厥，半当土”。今天中亚和新疆南部使用单一的突厥语，应该是九世纪回鹘民族西迁后才形成的局面。

突厥民族发源在东方，但是当代突厥民族的正宗，却是在欧亚要冲的土耳其，那本是后续东罗马的拜占庭帝国的疆域，但源自漠北的民族在那里建立过一个历史辉煌的国家。十世纪时，哈萨克斯坦黄水（Sara Su）流域的乌古斯（Oghus，或即“护骨”）部落南下布哈拉，在酋长塞尔柱及其后人的统领下征服阿富汗、波斯，还皈依了伊斯兰教。1055 年占领巴格达，操纵了阿巴斯王朝哈里发（先知继承人）教廷，建立塞尔柱帝国，并开始征伐近东诸国的“圣战”。1071 年塞尔柱与拜占庭军决战于今土耳其东部曼兹克尔特（Manzikert），结果拜方大败，连皇帝也被俘虏。拜占庭势力退出安纳托利亚大部地区，这片原是希腊、亚美尼亚、库尔德等民族的家園，就此开始了突厥化和伊斯兰化的进程。突厥民族领军的伊斯兰教势力的扩展，导致欧洲基督教国家和教会的恐惧，因此多次组织十字军运动，力图消除地中海东岸的伊斯兰力量。

· 奥斯曼帝国在欧亚非三洲的统治

十三世纪蒙古帝国兴起时，塞尔柱帝国已经衰落，入侵中近东的蒙古骑兵摧枯拉朽，以波斯和两河流域为中心建立伊儿汗国，但却始终未能深入安纳托利亚半岛，那里出现许多突厥部落割据的局面，其中一个名叫奥斯曼一世（Osman I）的突厥战士，崛起为离君士坦丁堡东南不远的比提尼亚（Bithynia）的“异密”（Amir，阿拉伯语“酋长”），他祖上来自乌古斯的喀伊（Kayi）部落，据说参加过曼兹克尔特战役。奥斯曼之子幹儿汗（Orhan，1324-60）以颇有春秋笔法的谋略，先逐尽安纳托利亚的拜占庭势力，又吞并其它突厥小国，进据达达尼尔海峡和马尔马拉海沿岸；然后与拜占庭结盟进驻巴尔干半岛。接着又在拜占庭宫廷内争中协助“约翰六世”（名 Cantacuzenus）登基，从而获得了在色雷斯（Thrace，今土耳其欧洲部分）劫掠的权利和与怀抱公主希欧多拉（Theodora）的恩准。

奥斯曼人洞悉了拜占庭宫廷的腐败，就留在色雷斯不肯走了，而且还开始了向马其顿、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发展，1389 年，穆拉德一世（Murad I, 1360-89）于科索沃（Kosovo）一战击败巴尔干联军，虽然其本人战死于此役，但奥斯曼人在巴尔干站住了脚跟。穆拉德之子白济德一世（Bayezide I, 1389-1403）继位后，以联姻和金钱兼并安纳托利亚的突厥诸侯，又回到巴尔干地区镇压基督教王公的叛乱，并对保加利亚实行军事占领，从而完成对君士坦丁堡合围。1396 年，匈牙利国王组织了一次重要的十字军，但出门不远就被击败，奥斯曼人巩固了在多瑙河南岸的统治，于是白济德的名声在穆斯林世界不可一世，开罗傀儡哈里发不顾统治埃及的马木鲁克王朝苏丹的妒忌和反对，册封白济德为“罗马省苏丹”。

1402 年，中亚新兴的“帖木儿汗国”远征安纳托利亚，在安卡拉击败奥斯曼军，还虏去了白济德（次年死去）。但帖木儿意未在近东，早早就撤了军。十五世纪初，经过争夺皇位的血腥内斗，奥斯曼帝国重新振作。穆罕默德一世（Mehmed I, 1413-20），穆拉德二世（Murad II, 1421-51），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II, 1451-81）三任苏丹精明强干，

他们安抚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的王公诸侯，还建立了一枝舰队封杀海上霸主威尼斯，渐次兼并希腊诸邦和爱琴海诸岛；1444 年十一月十日，奥斯曼在黑海港口瓦尔纳 Varna 战胜最后一支十字军；1448 年，消灭阿尔巴尼亚民族英雄斯堪德培的抵抗军；1453 年攻陷君士坦丁堡，结束了罗马帝国的漫长生命，接着又占领塞尔维亚大部和波斯尼亚全境，还派遣一枝非正规军进驻阿尔巴尼亚，他们就是阿尔巴尼亚穆斯林的祖先。



地图三 奥斯曼帝国全盛期（1683-99）疆域

在突厥民族征服伊斯兰和基督教世界的同时，也融入了波斯、阿拉伯、亚美尼亚和希腊等民族的血缘，因此今天土耳其人的面目和身材更似印欧人种。而与拜占庭和巴尔干诸王室的联姻，又使奥斯曼苏丹家族的血缘更为复杂。例如，战死在科索沃的穆拉德一世的母亲，就是拜占庭公主希欧多拉，穆拉德一世本人又娶了拜占庭和保加利亚公主，而他的儿子白济德一世则娶了塞尔维亚公主黛丝碧娜（Despina）。每次这样的联姻，都为奥斯曼宫廷带来了一大批基督教侍臣和谋士，因此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宫廷里说的是希腊语或塞尔维亚语。特别是，白济德一世几乎淡忘了先人的习俗和伊斯兰教法，乃至在安卡拉大战时，穆斯林众叛亲离，只有基督徒为他护驾，遂至大败。

1453 年，奥斯曼人占领君士坦丁堡（改名伊斯坦布尔）后，改索菲亚大教堂为清真寺，但对拜占庭帝国国教“希腊正教”（或东正教）仍持宽容态度，至今伊斯坦布尔正教牧首地位依然如故。1492 年，也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那年，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颁布了强制犹太人接受天主教，否则就离开的法令。因此大批犹太人迁徙他乡，许多人在奥斯曼帝国属地得到了荫庇，而且被允许组织犹太教教会和享有自治权的社团。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穆斯林世界对犹太民族的仁爱，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对犹太民族的迫害，适成对照。由于奥斯曼人的统治和移民，以及基督徒的改宗，在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科索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伊斯兰教社团，这又是后世巴尔干地区宗教残杀的起因。

十六世纪，苏莱曼大帝（Suleyman the Magnificent, 1520-60）在位时，奥斯曼帝国鼎盛。除安纳托利亚和阿拉伯诸国外，它还拥有阿尔巴尼亚、希腊、塞尔维亚、波斯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以及克里米亚半岛和环黑海地区的欧洲属地，和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埃及等非洲属地，疆域超过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总和，惟罗马帝国与之可以比拟，但从此也就开始了它漫长的衰落。在对奥地利和俄罗斯的战争中，逐步丧失了在欧洲的土地；在西方列强兴起后，又失去了对北非的控制。在一次大战中更站错了队，随着德、奥战败，奥斯曼帝国也被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肢解，只剩下了安纳托利亚半岛和巴尔干东南一隅的疆土，朝廷全靠在英国炮舰的保护，苟延残喘。

· 凯末尔的语言纯化和文字改革运动

1922 年，军人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领导革命，推翻奥斯曼帝国。从塞尔柱人入据巴格达到奥斯曼帝国覆灭，突厥民族在中近东和东南欧的统治维持了近九百年，为历史留下不可磨灭的篇章。1923 年十月二十九日，土耳其共和国宣告成立，凯末尔当选首任总统，并一直连任到 1938 年去世。凯末尔推行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和妇女权利的全面改革，奠定了政教分离和民主立国基础，并废除了奥斯曼帝国与协约国签订的许多不平等条款，使国家获得彻底独立。1933 年大国民议会授予穆斯塔法·凯末尔“土耳其之父/ Atatürk”的称号。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凯末尔推动了一场“语言纯化”和“文字改革”的运动，旨在清除土耳其语言中的非突厥语成分，并以拉丁文替代阿拉伯文作为书写文字。这是突厥民族语言的伟大复兴。据统计，二十年代土耳其书面语言中的阿拉伯语、伊朗语和法语成分占百分之八十；至八十年代已减少到百分之十。在这场运动中，政府有组织地收集各历史时期的突厥语词汇，以及各地突厥语方言，经鉴定后逐步替代外来语词。事实上，这些被收集来的“纯突厥语词”中，有不少是融入突厥——回纥语中的“鲜卑语”和“通古斯语”辞汇，很多也被列入现代土耳其语词典。这场在土耳其进行的净化语言的努力，竟也为中国北方诸族历史语言采集了数据。

例如，“白色”一字突厥语是“阿克”，蒙古语和满语同为“叱干”，古鲜卑语为“素”。而土耳其语“白”有三字 ak、solgun、soluk，其中 ak 是“阿克”，solgun 是“叱干”的变音，soluk 则与“素”同源。从“白”字的多源现象，可以窥见突厥语的多元背景。

又如，突厥语的“水”和“土”是 su 和 toprak；而突厥语的“伯克/ beg”又与汉语的“伯”一样都是“首领”的意思。突厥语民族的祖先是来自黄河流域出走的，“水”、“土”、“伯”都是留在汉语中的古突厥语成分。土耳其语词典中的“青铜”列有两字：tunch 和 bronz，后者显然源自欧洲语言，而前者就是汉语的“铜器”。这表明土耳其民族的祖先与中原民族的最后交往应该追溯到漠北“回纥”时代。

· 突厥民族对伊斯兰世界的一度控制

突厥民族对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教廷的控制，可追溯到公元 830 年代初，巴格达的阿巴斯王朝从“拔汗那”（即乌兹别克东部“费尔干那”盆地）引进一枝四千人的“突厥奴隶”雇佣军。836 年这些“奴隶”开始在巴格达闹事，二十多年后即全面干预阿巴斯王朝的政事，他们不仅包办了地方行政和税务，连哈里发也成他们手中的玩物，任意拥戴或废黜，甚至刖眼杀害。十世纪中，哈里发只是一个虚设的精神领袖而已。是塞尔柱人的到来，才将这些“奴隶”雇佣军逐出巴格达。

先后统治埃及和叙利亚的法蒂玛和阿尤布王朝，同样热中引进中亚突厥人和北高加索部民切尔克斯（Cherkess，今名 Adyghe，即女真语“小”字“阿济格”）人的雇佣军。后来这些“奴隶”利用阿尤布宫廷内争取而代之，在埃及建立“马木留克王朝”（1250-1517，“马木留克”是阿拉伯语“奴隶”一字），1260 年马木留克人曾予蒙古军以致命的一击，终止了蒙古帝国进入北非的企图，也保护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近东的圣地，据说马木留克人既不笃信真主，也不精通阿拉伯语言文化，但他们在开罗恢复了哈里发制度，还把它当做号令伊斯兰世界的傀儡。

后来，奥斯曼帝国虽然兼并了近东和北非地区，但在埃及保留下了一个庞大的马木留克特权阶级。十七世纪奥斯曼帝国开始衰落，马木留克人又重新控制了埃及的军务、税务和政府的权力，并以向伊斯坦布尔贡税换取了自治权。1798 年拿破仑远征埃及时，实际遇到的是马木留克政权的抵抗，1811 年他们的统治才被摧毁；但是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纳赛尔领导埃及革命时，他们仍然被埃及社会视为精英。

从漠北出走的突厥语民族，是一个叱咤风云、征服世界的有为民族。回忆这沧桑变迁，予人以历史感怀：伟哉！东方民族。

原载台湾《历史月刊》二〇〇三年六月号

二〇〇六年三月十一日修改

二〇一三年十月十一日再修改

十五 匈牙利民族与女真同源

匈牙利 Hungary 是一个中欧国家，多瑙河从北到南贯穿了她平坦的土地，首都布达佩斯坐落在它的两岸，是世界著名的美丽城市。这个国家只有一千万人口，却产生过许多杰出的科学家、艺术家。一百五十多年前，匈牙利革命青年裴多菲的热情诗句：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是世界各国人民熟知的千古绝诵。匈牙利人民热爱自由，但它又曾是中欧的一个霸权，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斯洛伐克、波兰、意大利的一部分都曾在它的统治下。因为它是“奥匈二元帝国”中的一个独立实体，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败的奥匈帝国被肢解，匈牙利也失去了大片领土，就此萎缩成了一个欧洲小国。

人们都知道匈牙利人的祖先是来自东方来的，匈牙利语的语辞、语法和韵律都与中国北方诸族的语言有相似之处。匈牙利人姓名称谓，如 Arany Janos úr（爱伦·亚诺什先生），是以“姓氏——名字——身分”为序；他们写的信封，是以“国家——城市——区里——街道——门牌——收信人”为序。看来他们的思维与我们中国人很相似，而与西方人相左。

· 匈牙利民族的由来

不少中国人以为匈牙利人是匈奴的后裔；但欧洲人知道它的真名是 Magyar（马扎尔），与匈奴没有直接的关系。有人以为他们是阿梯拉的匈人的后代，或成吉思汗的武士的子裔，那也是倒错了时光，阿梯拉和成吉思汗分别是五世纪和十三世纪的人物，马扎尔人则是在九世纪末进据匈牙利地区的。为纪念这一历史性事件，1896 年布达佩斯举行过“征服家园”的千年庆典。

《大英百科全书》上有一种说法，古 Magyar 的祖先住在乌拉尔山北部，由于不明的原因使他们迁徙到南俄草原；在那里他们和一些游牧部落结成了名为 On-Ogur（突厥语“十箭”）的部落联盟，邻近的斯拉夫人将 On-Ogur 讹读为 Vengr，其谐音即是 Hungary。然而，关于族名 Magyar 的由来却没人知道。

公元 889 年左右，南俄草原上的 Magyar 人受到后续而来的东方游牧部落的攻击，西迁到喀尔巴阡山缘，东法兰克王国借他们去讨伐莫拉维亚公国；拜占庭皇帝又利用他们打保加尔人；这不禁令人想起唐朝借沙陀兵镇压黄巢起义的故事，纯朴勇敢的游牧民族常常被“文明帝国”用来“借刀杀人”。

后来，Magyar 诸部由大酋长阿巴德（Apad）率领穿越喀尔巴阡山，进入多瑙河和蒂萨河之间的平原地区，那里富饶的水草令人马驻足。可是，此后半个世纪中他们还继续骚扰西欧各国，尤其是他们优良的箭术和骑兵的快速袭击能力，引起西方世界一片恐怖，犹如阿梯拉匈人再次降临。公元 953 年，他们在巴伐利亚被日耳曼人击败，就此退守家园，开始农耕生活，并皈依了基督教。退一步海阔天空，转化了文化意识，就能在欧洲立国安身了。

· Magyar 与“马佳氏”

查证族名 Magyar 的由来，还得靠中国历史。满族马姓很多，大多出自“马佳氏”。

北魏年内入的胡人中有“万俟氏”和“莫折氏”，“万俟”还入了《百家姓》。“马佳/万俟/莫折”都与 Magyar 同音，细考起来，隋代的“蔑促”，辽代的“梅只/慢押”，元蒙的“蔑里乞”等部落名，也都是“鞑鞑/勿吉”或 Magyar 的变写。

北方民族常用族名作人名，与“鞑鞑”或 Magyar 相关的人名也不少。如：金代女真族的“麻吉/麻产”，辽代契丹族的“买住/抹只”，元代蒙古人的“麻察/马扎儿台”等。而女真人叫“满住/满柱”的更多，努尔哈赤还有“满柱汗”的称号。古代中原也有人以此为名，如先秦的“墨翟”（mo-ji），汉代的“金日磾/马日磾”（“日磾”读 mi-ji）。这个名字的广泛使用，不仅反映了北方诸族间的血缘渗透，还表现了华夏与北狄民族间的渊源，还更能看出 Magyar 是个来自东方的族名。

· 楛矢石罫的故事

《国语·鲁语下》的一则关于肃慎的记载，很能证明匈牙利人与通古斯民族的关系，它说：

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罫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隼之来远矣，此肃慎氏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罫……”

故事是说孔子在陈国讲学时，有几只隼（一种大鸟）聚死在陈侯的庭院里，身上插着楛（音 hu）木制成的有石质箭头的箭，陈惠王派人将隼送到孔子处求教，孔子说，这些隼是从远方来的，因为那些箭是肃慎民族的箭；又说武王克商后，联络周边少数民族，让他们把自己的特产送来，要他们安心劳作；于是肃慎人进贡了楛矢石罫。孔子从箭是楛矢，就猜到这些隼是从东北地区飞来的。

楛木就是桦木，蒙古语称为 hus，是在大兴安岭地区十分繁盛的树种，中原却很罕见，桦木轻而直且硬，数千年前肃慎人便善用桦木制箭杆，还以一种轻质石料磨制箭头，并以此进贡中原，这就是孔子告诉陈惠公的“楛矢石罫”。直到清代，桦木箭杆仍是宁古塔将军和黑龙江将军献给朝廷的例贡。

弓箭是人类最重要的发明之一，“箭”字在匈牙利语是 nyíl，芬兰语是 nuoli，爱沙尼亚语是 nool，三者竟都与满语的 niru（牛录）一致。更巧的是，“桦树”在匈牙利语里为 nyír-fa，意为“箭树”，无疑又说明匈牙利人的东方祖先，是善制“楛矢”的通古斯民族。

由于通古斯民族很早就解决了射击武器的材质问题，鞑鞑——女真人的箭术是他们克敌制胜的法宝。据高丽历史记载，辽东战争期间，唐太宗就是被鞑鞑人的毒箭射中，数年后发作而死的，中国正史却把这个事实掩盖了。当游牧的 Magyar 民族进入欧洲以后，他们的骑术和箭术也都令西方民族畏惧。

· 匈牙利语最接近女真语

在 Magyar 人到达中欧后的一千多年中，它的语言受到周边民族的影响，必然会发生很多变化。然而，在现代匈牙利语中不仅可以找到大量通古斯满语和蒙古语基本词汇，还可以发现许多近现代社会、军事、娱乐方面的高等辞汇，有些甚至与汉语是相通的。下面我们择要做了一个简单的语词比较：

	匈语	满语	蒙语	汉语
天	ég	阿瓜		
金	arany	爱新		
水	us		乌苏	
火	tűz	tuwa		
花	virag	ilga		莽
草	fű	orho		卉
牛	tehan	ihan		特
猴	majom	monio		
心	szív			心
女士	hölggy	福晋		妇
村庄	kozeg	gasan		
军队	sereg		tsereg	
英雄	bator	baturu	baatar	

这个比较不仅揭示 Magyar 人祖先是来自满蒙地区，而且证明他们是在脱离了蒙昧后才离开那里的。十二世纪女真族建立金朝，与 Magyar 人到达欧洲时代相去不远。《金史·国语解》用汉字记载了七十几个女真语字音，其中虽只有三十九字能析义，却有十余字与匈牙利语对应，如：

	金女真语	匈牙利语
客人	按答海	vendég
摔角者	拔里速	birkózó
牙	畏可	fog
和谐	奴申	összhang
快	撒八	sebes
买	兀带	vétel
刀刃	斜烈	él
金	按春	arany
口袋	蒲卢浑	börönd
红色	活腊胡	vörös

更令人惊叹的是，《辽史·国语解》记载的“兴旺”的两个同义词：“耶鲁”和“蒲速”，竟与匈牙利语的 jólét 和 bőség 对应得天衣无缝，这是很难得的语言同源现象。这使我们可以进一步推定，古 Magyar 人使用的是以女真语和蒙古语为主的混合语言，而与女真语更接近。

· 匈牙利人的姓氏

Magyar 人保存了远东祖先的语言，还保留了一套以女真诸姓为主体的姓氏系统。如 Nagy 是“粘割”，Tóth 是“拓特”，Arany（金）是“爱新”，Bodó 是“泊咄”。其它如：Bócsa（蒲察）、Dudas（徒单）、Fehér（夫合）、Papp（把）、Sánta（散答）、Szabó（塞蒲里）、Szakál（撒合烈）、Tomen（陀满）、Turi（都烈）诸姓，亦都与《金史·百官志》记载的女真姓氏对应。

包括“女真”在内的许多中国北方民族族名也转化成匈牙利姓氏。譬如：Bokor（仆骨）、Csibi（契苾）、Gyurcsany（女真）、Gyurgyi（女直）、Gyurkó（女古）、Horváth（贺拔）、Kocsis（高车）、Kovács（库莫奚）、Sípós（须卜）、Szekeres（思结）、Szima（悉万）、Szöllös（树六于）、Torok（同罗）等。《魏书·高车传》说高车族使用的车轮高大，因之得名；而匈牙利语 Kocsis 是“驾车人”，Kocsi 是“车”，而不是“高大的车”，历史记载中以“汉义”附会“胡音”的情况实在太多了。

公元 700 年左右，靺鞨民族建立以文明著世的“渤海国”。《新唐书·渤海传》说渤海国“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其中“郑颉府领郑、高二州”，《中国历史地图集》则标明“郑颉府”是在哈尔滨周边地区，“郑州”就在阿城（旧名“阿勒楚”或“阿什河”）地方；而“郑颉”显然就是 Magyar 之音。

· 唐太宗征东造成靺鞨民族出走

Magyar 人西迁的原因和时代也有线索可循。唐帝国兴盛后，对辽东和朝鲜半岛用兵近三十年，北部靺鞨族与高句丽结盟抵抗，并曾重创唐军。后来高句丽——靺鞨联盟败灭，导致抗唐的靺鞨强部出走，就此失闻于中国历史。《新唐书·黑水靺鞨传》记载：

王师取平壤，其众多入唐，泊咄，安居骨等皆奔散，寝微无闻焉，遗人进入渤海。

即是这段历史，二百多年后出现于欧洲 Magyar 人，可能就是这些西迁的靺鞨后裔。

隋炀帝屡征高丽不果的人祸，触发了全国农民大起义，断送了原本兴旺的隋皇朝命脉。唐太宗李世民当政十八年后，恃国力强盛，置前朝之鉴于不顾，决定亲征高丽，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东北领土问题。开始了缠斗不休的征东战争。在高句丽——靺鞨联盟中，高句丽王朝在政治上居主导地位。而被利用的靺鞨部落，却又不知进退地从事军事蛮干，在长达一代人的抗争中，既耗尽了唐帝国的精力，也给自己引来了灭顶之灾。

征东战事以第一次（贞观十九，公元 645 年）声势最隆。唐军算计极尽缜密，它计划以营州（今朝阳）为陆路基地，春季开始行动，于夏水泛滥之前抢渡辽河，迅速攻取今抚顺、辽阳等要地。海路出山东半岛，袭取辽东半岛南端之金州。然后南北夹击，拔除辽东湾北岸弧形通道上的据点（今鞍山、海城一带），打通通往朝鲜半岛之最短线，力争夏季进入朝鲜半岛，隆冬前结束战争。然而，北部靺鞨部落出乎意料地介入，挫败了这一战略企图的实施，使得唐太宗败兴而归，一场本拟速决的战争就此一拖便是几十年。

战争空前残酷，唐太宗亲临前线，救死扶伤，激励士气。如突厥贵族阿史那思摩“为流矢所中，太宗亲为之吮血……”又如“[契苾]何力……中贼槊，创甚，帝自为傅药。”而决战正在安市城（今海城南）外进行时，“靺鞨众十五万来援”，靺鞨军以优良的箭术重创唐军，太宗亦为毒箭中伤。太宗对投降的高句丽军宽大有余，而对靺鞨部众恨之入骨，竟“诛靺鞨三千余人”。唐军围城三月，却无力再战，于九月撤军，征东战事半途而废。归途中大雪纷飞，将士饥寒交迫，太宗情绪极为沮丧。以后的东征也都不顺心，四年后太宗因箭伤死去。

唐军从此与靺鞨不共戴天，从唐军不断地用兵于“扶余道”的史实，可以推测与唐军为敌最力者，是聚居于扶余、嫩江地区的北部靺鞨诸部。连续二十年的抗唐战争，对于高句丽和靺鞨人民来说也是一条不尽的隧道，英雄主义的斗争精神早已在黑暗中磨灭殆尽。高句丽国王与唐帝国私相授受，而老迈的权臣泉盖苏文却一味地好战，而他的儿子们早已等着争夺他死后将遗下的权位。高句丽王朝气数将尽了。

公元 666 年，高句丽国发生内哄，唐高宗以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率庞同善、高侃、薛仁贵、李谨行等出辽东接应。九月薛仁贵胜高句丽军于新城（今抚顺北），进次金山（今开原西北，东、西辽河交会处），威胁扶余地区。十二月，八十高龄的李勣任辽东行军大总管，统率征东战局，战事进入高潮。

公元 667 年九月辛未，唐军击败敌军，占领高句丽军西北重镇新城，由契苾何力留守，主持北线战事。迹象表明，唐军已不以速胜为战略，而以攻取扶余、嫩江地区，痛击靺鞨强部为首期目标。

公元 668 年二月，时年五十四岁的薛仁贵，率精兵两千克扶余（今四平），周边三、四十部落纳款输诚。在北线失利的危急态势下，高句丽军倾巢而出，薛仁贵率部回救，但在金山受阻。薛仁贵避其锋芒，出其不意东取南苏、木底（今新宾）、苍岩（今通化）等三城，歼敌五万，进据东部靺鞨腹地。高句丽败象已露，靺鞨社会大受震动。失尽了辽东、扶余，朝鲜半岛已无屏障，兼之有生力量在外线被歼，都城平壤也只是危城一座，契苾何力率军于今安东新义州一带渡江，“悉师围平壤”，九月五日平壤城破，高句丽国亡。

而唐军的死敌靺鞨安车骨、泊咄等部的命运，则更是凄惨，《新唐书·高丽传》记载：

[李]勣破之萨贺水上，斩首五千级，俘口三万，器械牛马称之。

那条萨贺水即是松花江，也是后来渤海国的郑颉府地方。当时的真相大概是，唐军在占领扶余地区以后，以穷追猛打之势进抵嫩江松花江流域，以图一举肃清靺鞨后方。在薛仁贵率主力唐军东进后，朝鲜半岛告急，高句丽部队急于回救平壤，扶余嫩江的靺鞨部队即成孤军，后被唐军聚歼于萨贺水地区。唐军以夷制夷，高侃的营州契丹奚族，李谨行的燕州靺鞨族都参与了这场除恶务尽的扫荡行动，战胜后又纵兵虏掠。此时，靺鞨内部已相当空虚，无力抵抗，于是一场牵动满蒙地区的大逃亡开始了，这也就史书所说的：

泊咄，安车骨等皆奔散，寝微无闻焉。

· 结束语

作为后来欧洲 Magyar 人的祖先，这些部落告别了东方社会，先是逃亡，转而漫游，在无垠的欧亚草原上，消磨了二百多个寒暑，和十代人的生息，融入了许多不同血缘的族落，也终于忘却了祖先的业绩。他们本可和平地游牧于水草丰盛的南俄草原，大概是肇于九世纪中叶蒙古高原的动乱，后续而来的逃亡者，又抢去他们的牧场，将他们推入了欧洲民族的熔炉。就此开始了作为西方民族的新篇章。

原载台湾《历史月刊》二〇〇三年六月号
二〇〇六年三月十二日修改



地图四 唐代东北形势

十六 鲜卑民族及其语言线索

“鲜卑”的记载始于东汉，更早的史料只是些片断。鲜卑又名“师比”或“犀毗”，音值可能在 sa-bi、si-bi 或 xi-bi 之间。它的后世裔锡伯族自称“锡韦”，那是因为 b 与 v 相通，sibi 也可读成 sivi。后魏隋唐年间的“室韦”就是汉代的“鲜卑”。历史地名学家很早就认准 Siberia 的字根 Siber 是鲜卑，因此“西伯利亚”就是“鲜卑地方”。

《后汉书》说“鲜卑”和“乌桓”是“东胡”的后代，我以为它们只是同源，未必有裔属的关系。“屠何/达斡尔”很可能是“东胡”之音源；而“乌桓/乌洛浑”就是春秋之“山戎”。东胡、乌桓、鲜卑使用类同的语言，因此被归属为一个族类，现代学者已经确认契丹语、蒙古语都是由它们的语言发展而来的。

北方诸族在迁徙中不断地析离和融合，各代和各地的“东胡/鲜卑语”的后裔语言也不完全一样，如蒙古语与契丹语就有一些区别。因此，将其称为“蒙古原语”更为贴切。东胡/鲜卑民族的后裔——拓跋鲜卑、契丹、蒙古曾数度入据中原，因此蒙古语族族人的活动是中国历史不可与缺的部分，他们的血缘也是汉民族的重要成分。

成吉思汗的骑兵横扫欧亚大陆之前六、七百年，还有一枝 Sabir 人生活在里海西岸，欧洲也称他们“高加索 Hun 人”，亚美尼亚文献记之为 Savirk。这与“鲜卑/室韦”或“锡伯/锡韦”的语音转换都是一致的。

· 鲜卑的源头

关于鲜卑的先祖，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国语·晋语篇》有说：

昔[周]成王盟诸侯于歧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亦作“牟”）守燎，故不为盟。

不管“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的含义是什么，它至少表明春秋时中原还有可以与楚国相守相望的鲜卑部落。

鲜卑是一个部落繁多的大族，但落进历史书袋的是“拓跋鲜卑”，这个部落曾经统一中原建立过北魏王朝（386-534 年）。《魏书·序纪》说它的祖地是：“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魏书·礼志》记载了公元 443 年，中书郎李敞刻文祭祖的事迹：

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念焉。其岁，遣中书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石室南距代京四千余里。

一九八〇年，学者米文平在大兴安岭北段“嘎仙洞”壁上发现这篇石刻祝文。从此大兴安岭是“大鲜卑山”似乎无疑了。其实，东北和内蒙地区到处都有“鲜卑山”，而鲜卑也决不止是一个部落，嘎仙洞只能是拓跋部落一时居地而已。

据《魏书·序纪》记载，拓跋部落的重要先世酋长有：毛、推寅、诘汾、力微等人。毛“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推寅领导部众“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诘汾的父亲“献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地”。这都是拓跋部落的一段传说历史。

“推寅”是古鲜卑语词不多的一例，〈序纪〉说是“俗云钻研之意”。蒙古语中已无

此字，但不少蒙古酋汗以“达延/ tayang”为尊号，有人以为是汉语的“太阳”，其实可能是古鲜卑语里的“聪明”或“善于钻研”一字。“大泽”乃是湿地环绕的“呼伦湖”；“神兽”则是耐寒的鹿。这传说的诠释是：拓拔鲜卑人在一些聪明人的带领下，出大兴安岭以后，使鹿作运载工具，南下水草丰盛呼伦贝尔草原，然后进据当时的匈奴之地河套，后来成了入侵中原的带头部落。

· 蒙古——鲜卑系民族的部落名

北方民族族名多以 gu 音结尾，如：蒙古、裕固、仆骨、汪古、纥骨、乌古、护骨、达姑、拔野古、多滥葛等。而 gu 的腭音作 ghu 或 ghur，或即“纥/兀/侯/吾尔/斡尔”等，相应的族名如：蒙兀、回纥、乌洛侯、维吾尔、达斡尔、莫卧儿等。这些以“古/纥”作部名尾缀的部落，可能多与蒙古——鲜卑系民族有渊源，这也可能是中原民族，乃至藏民族以“胡”来称呼北方诸族之原因。

西方历史关于南俄地区游牧民族的记载，除了 Sabir 外还有 Bulgar、Kurtrighur、Oghur、Saraghur、Utrighur、Urog 等，它们其实就是：仆骨、高车骨、纥骨、撒拉纥、兀的改、乌洛侯，其中必定有不少是蒙古——鲜卑系部落。

“回纥”是“纥骨/护骨/乌古/维吾尔”的异字。我曾经指出在黄河流域建立夏朝的“夏后氏”即是“回纥”，有许多证据表明夏后部落是说蒙古语的，譬如，夏历的“午/申/亥”就是蒙古语的“马/ morin”、“猴/ sam”、“猪/ gehai”。后世回纥部落演变成一个庞大的突厥语民族，是长期的血缘和语言融合的结果。

“达斡尔”有蒙古——鲜卑系族名特征，而达斡尔语的确是典型的蒙古语。历史上的“屠何/徒河/大贺/达姑”，乃至西域“大宛”，可能都是“达斡尔”的转音。古代族名“东胡”的“东”字的 ng 音不明显，“东胡”实际也是“达斡尔”。

《新唐书·室韦传》记载的“婆芮部”之名也有这种特征，而《左传》早有“及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的记载，相隔两千年的“亳吾”和“婆芮”其实都是“仆骨”的变写。

然而，名字以“古/纥”结尾的部落，未必一定属于蒙古——鲜卑系。如“安车骨”和“兀的改/ Utrighur”都是女真系部落，“骨/改/ Utrighur”是蒙古语式的后缀。裕固语属于突厥语，但其“氏族”一字“骨”，是来自蒙古——鲜卑语的。

冀东及京津郊区，地名如“张各庄”、“李各庄”者多见，意为“张家庄”、“李家庄”；著名则如唐山“胥各庄”，蓟县“尤古庄”，宝坻“耶律各庄”等。其中“耶律”是契丹大姓，“尤古”、“胥各”又即是“乌古”、“护骨”，历史上这一带先后是徒河、慕容、宇文、契丹等东胡——鲜卑系部落的聚居地，“各/古”等字作“家族”一义，也必是承自蒙古原语的。

· 鲜卑民族的语言

根据拓跋鲜卑使用的语言不多的记载，中西学者都注意到它与后世的蒙古语相近，《南齐书·魏虏传》记有北魏官吏职称，曰：

曹局文书吏为比德真……通事人为乞万真……三公贵人，通谓之羊真……

都可以在现代蒙古语中找到切应：bichgiin（秘书）、khelmerch（译员）和 jiazguurtan（贵族）。这是拓跋王室使用蒙古原语的证据。

《魏书·序纪》在解释氏名“拓跋”之由来时说：

北俗谓土为拓，谓后为跋，故以为氏。

这句话没有鲜卑语的内涵，突厥语的“泥土”是 toprak，“王侯”是 bek，《魏书》是以突厥语的 toprak、bek 二字来附会鲜卑姓氏“拓跋”的。它称突厥语为“北俗”，则表明当时在漠北占优势的是突厥语。

在直接的语言信息非常缺乏的情况下，人名也是鲜卑民族血缘和语言的间接信息。

軻比能是鲜卑名人檀石槐的后代，二世纪时檀石槐领袖鲜卑民族，取代了匈奴从满洲到中亚的统治地位，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草原部落联盟。檀石槐逝去，他的草原帝国迅速瓦解，軻比能则据有河套一带地方。《三国志·魏志·乌桓鲜卑列传》记载：

后鲜卑大人軻比能复制御群狄，尽收匈奴故地。自云中、五原以东抵辽水，皆为鲜卑庭。数犯塞寇边，幽、并苦之。

軻比能是鲜卑民族的又一个领袖。循语音 k-h 和 l-n 的互换的规律，“忽必烈” khu-bi-la 可以转化成“軻比能” ku-bi-na(n)。因此蒙古强人“忽必烈”的名号，早在一千多年前就被一个鲜卑强人用过了。

軻比能时代不少鲜卑、乌桓部落酋长的名字被记载下来了，如：和连、魁头、騫曼、扶罗韩、步度根、泄归泥、无臣氏、成律归……等。其中“成律归”和“泄归泥”的语义，还值得作一番细致的探讨。

与“成律归”相关的名号无处不在。如《后汉书·乌桓传》说“乌桓大人……辽西有丘力居者”；《晋书·慕容廆传》说“慕容廆字弈洛瑰（亦作：若洛瑰），昌黎棘城鲜卑人也”；《魏书·蠕蠕传》说“木骨闾死，子车鹿会雄健，始有部众，自号柔然”和“[拓跋]嵇敬、[拓跋]崇等破乞列归于阴山之北”。《魏书》还记载“段部鲜卑”有酋长“就六眷”者，其伯祖则名“日陆眷”；而《新唐书》有安禄山“养同罗、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为假子”的记载。

这些“成律归/丘力居/若洛瑰/车鹿会/就六眷/日陆眷/曳落河/成律归”，乃至北魏章、穆二帝之名“悉鹿/猗卢”，都是蒙古语词 cheregh 或其变音 sheregh/ rheregh，其义“健壮”，古代还有“壮士/英雄”的意思。《元史·木华黎传》说“木华黎与博尔术、博尔忽、赤老温……号掇里班曲律，犹华言四杰也”，其中“掇里班/ dorban”是蒙古语的“四”，而“曲律/ cheregh”必是“豪杰”无疑。

这个字还被用来做族名，“高车”之另名“敕勒”即是。史载北齐皇帝高欢因战事不利而抑郁致疾，曾使斛律金唱一曲“敕勒歌”激励士气。这首永垂不朽的歌词译云：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它以北方草原的辽阔景象，来抒发壮士不屈的豪迈情怀。“敕勒歌”应当就是“壮士之歌”或“英雄之歌”。“英雄”应是尚武的游牧民族语言中的重要词汇，然而《蒙古秘史》和《元史》中的“英雄”一字“把阿秃儿/拔都”在《魏书》中是找不见的；它可能是来自通古斯语的“巴图鲁”。现代蒙古语仅保留了 cheregh 的“健壮”意思，而其兼有的“英雄”一义却被 baator 取代了。

泄归泥是檀石槐的曾孙。《三国志·魏志·鲜卑传》载：

至青龙元年（公元 233 年）軻比能诱步度根深结和亲，于是步度根将泄归泥及部众悉保比能。

人名“泄归泥”可能就是《金史·国语解》的“什古乃，瘠人”，或匈牙利语的“穷人/szegeny”一字。这个男子名在北方民族中也用得很普遍。如北魏昭成帝之名“什翼犍”，慕容廆之父名“涉归”，吐谷浑人名“拾归”，乞伏部酋长“乾归”等，乃至突厥“射匮可汗”之号，都是“泄归泥”的变音或缩音。这个以女真语被记载下来的“什古乃”，未能在蒙古语中有一席之地，却奇迹般地被 Magyar 人带去欧洲，成了匈牙利语言中的一个词汇。

· 结束语——蒙古原语的由来和影响

鲜卑语是一两千年前的蒙古语，它与后世的蒙古语有所不同，发生这种差异原因是不同地区的鲜卑语与不同的周边语言相互作用，因此产生了蒙古语的各种方言。把早期的蒙古语，如鲜卑语、契丹语称为“蒙古原语”，或许更为恰当。

突厥语、通古斯语和蒙古语不象是同源的，但是互相渗透的。土耳其语是突厥语，大部分突厥语的“花”字都作“古丽/gul”；而土耳其语却是蒙古语的“其其格/chichig”。匈牙利语、芬兰——爱沙尼亚语与女真语关系密切，但它们的“水”字 us 和 vesi 却与蒙古语的“乌苏”保持一致。隐藏在汉语中的蒙古原语成分就更多，夏历的“午/申/亥”来自蒙古语，中国古代的历史“杵杙”是蒙古语的“历史/tuuh”，都表明蒙古原语是汉语的底层语言之一。

二〇〇四年一月四日初稿

原载台湾《历史月刊》二〇〇五年二月号

二〇〇六年三月十四日修改

二〇一三年十月十六日再修改

十七 蒙古民族中的通古斯血缘

蒙古民族的名声很大，在史书上却出现得较晚，《旧唐书》才出现“蒙兀室韦”，《新唐书》将它记为“蒙瓦”，《辽史》称其“盟古”或“萌骨子”。它本是鲜卑——室韦系民族的一个小部落，是成吉思汗将它推上了世界舞台。此前，匈奴、鲜卑、柔然、高车、突厥、回纥、靺鞨在蒙古高原上轮流坐庄，北方民族在这片苦旱的地方不断地融合，蒙古民族当然不会是纯之又纯的人类集团。

专事“以书证事”的传统学术，认为蒙古是唐代形成的民族。其实，一旦明白“以族名作人名”是北方民族和中原古族的共同习俗，那么中原古人“孟轲”、“蒙骜”、“蒙武”就都是以“蒙古”作的人名了。因此，“蒙古”部落必定古已有之，它的一部分从中原去了北方，在一鸣惊人之前，一直默默无闻，于是历史将它忽略了。

追溯一个民族血缘成分，必然和它的语言成分交叉在一起。西方语言学家比较注意突厥语对蒙古语的影响，但契丹、靺鞨、篾里乞部落，以及成吉思汗的家世渊源，却能揭示蒙古民族与通古斯民族的关系可能更为密切。

· 契丹民族中的通古斯成分

“契丹”的名气很大，蒙古民族把中国叫契丹；西方也就把 Khitai 或 Cathay 当做中国的代名词。契丹在北魏、隋唐就兴起了，北宋时达到盛世。公元 916 年契丹民族的领袖耶律阿保机在辽河（潢水）流域建立了辽朝，它制备了文字，还留下一部正史，历史语言学者分析《辽史·国语解》的结论是：契丹语是典型的蒙古语。

1125 年辽朝灭于女真族建立的金朝；百多年后金朝又转灭于蒙古之手。几经周折，契丹的名义就消失了，族人大部融入蒙古、女真和汉族之中，也有一些走入中亚。然而，西伯利亚的“赤塔”，新疆的“奇台”，黑龙江的“七台河”，可能都是契丹部落迁徙的遗迹。《大唐西域记》说于阗又名“屈丹”，《辍耕录》还记载“蒙古七十二种”中有“乞要歹”，当然更是契丹无疑了。因此，不必以为天下只有一家“契丹”，这个古老的部落可能很早就星散在欧亚大陆上了，人们研究的只是成了气候的那一部契丹。

最早记载契丹的是《魏书·契丹传》，它说：

显祖时，使莫弗纥何辰奉献，得班飧于诸国之末。归而相谓，言国家之美，心皆忻慕，于是东北群狄闻之，莫不思服。悉万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连部、匹黎部、黎部、吐六于等，各以其名马入献天府，遂求为常。

这是说契丹酋长莫弗纥何辰往访北魏王室后，“东北群狄”群起效法，后来《辽史》就将这几个部落称为契丹的“古八部”，这个说法并不一定准确，但是对后来建立辽朝的契丹民族的形成，仍有参照价值。

“古八部”中以“悉万丹”之于契丹最为重要，这个族名在《隋书·室韦传》作“深末怛”，也是希罗多德时代东欧草原上的游牧大族 Sarmatae，“丹/怛/tae”是蒙古语族名后缀“惕/歹”的别写，这个部落最可能是说蒙古语的。众所周知，辽朝后族为“萧姓”，《金史》记载金灭辽后“萧姓”还原为“石抹氏”，因此“萧姓”的起源就是“悉万/深末/石抹/Sarma”部落。

“古八部”的其他七部之名用字虽然怪癖，但与历史上的北方民族常见部落名仍有

可比性，在此我作一对照：

何大何	“乌潭/乌丹”或“和阗/Khotan”
伏弗郁	
羽陵	“乌洛浑”（即“山戎”）
日连	“纳兰/那拉”（即蒙古语“太阳”）
匹絜	“白翟/薄奚”
黎部	“陆和/陆浑/楼烦”
吐六于	“吐如纥/同罗”，或匈牙利姓氏 Torok（匈牙利语“突厥人”），

以上比较是基于“何/郁/于”与“和/浑/烦”等字即是蒙古语部落名后缀“古/纥”的别写或展音。当时这些部落是辽河流域的一些游牧大户，“乌洛浑/山戎”和“纳兰/太阳”是典型的蒙古字，“吐如纥/Torok”又是“突厥/Turk”的一种读音；因此这八个部落可能以蒙古语民族为主，但也混有突厥语民族的血缘。

《新唐书·契丹传》把契丹的东胡——鲜卑源头说得更清楚：

契丹，本东胡种，其先为匈奴所破，保鲜卑山……其君大贺氏，有胜兵四万，析八部，臣于突厥，以为俟斤。

族名“大贺”即是“东胡/屠何”之异写，现代民族历史学者刘凤翥、干志耿等认为它们都是“达斡尔”的缩音。今世说蒙古语的达斡尔民族的人丁不旺，但古代的东胡民族却是一个巨大的群体，也是今世蒙古语民族的主要血祖。

图十七 契丹文字

但是，建立辽朝的契丹民族却是由通古斯——女真血缘的“耶律氏”统治的，《辽史》记述了这个权力更替的过程：

至唐，大贺氏胜兵四万三千人，分为八部。大贺氏中衰，仅存五部。有耶律雅里者，分五部为八，立二府以总之，析三耶律氏为七，二审密氏为五，凡二十部。刻木为契，政令大行。逊不有国，乃立遥辇氏代大贺氏，兵力益振，即太祖六世祖也。

若“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六世祖”是出自“遥辇氏”的，那么“遥辇氏”就是“耶律氏”；而《金史》记载契丹“耶律氏”作“移剌氏”。

姓氏“耶律/遥辇/移剌”实即女真族名“挹娄”，读音为“阿鲁/爱鲁”，本义是萨满教崇拜的“白马”。古代“白马羌”，今世“白马藏”，及北美“阿留申群岛/ Aleutian Islands”之根 Aleut，可能都是从这个族名而来。而“审密”又即是“悉万/深末/石抹”或“萧氏”。因此“耶律”和“萧”两姓通婚形成的契丹王室，也是女真系和东胡系血缘融合的果实。

契丹王族有通古斯血缘，《辽史·营卫志》还记载了契丹民族的许多具有通古斯血缘的基本部落：

窈爪	即“兀者”
楮特	即“拓特”
讹括	即“阿瓜”（满语“天”，亦作“阿巴嘎”）
奥衍女直	即“兀颜·女直”
乙典女直	即“阿典·女直”
梅只、梅里急	即“靺鞨”、“篋里乞”
蛮葛、梅古悉	即“靺鞨”、“靺鞨斯”
大篋孤、小篋孤	即“大靺鞨”、“小靺鞨”

而《隋书·北狄传》就说契丹有通古斯习俗，它说：

契丹之先，与库莫奚异种而同类，并为慕容氏所破，俱窜于松、漠之间。其后稍大，居黄龙之北数百里。其俗与靺鞨同。

由此看来，契丹民族融有通古斯血缘、语言乃至习俗，是无疑的事情。

· 靺鞨民族的起源

七、八世纪之间一个强大的靺鞨或塔塔尔部落初现于蒙古东部，八、九世纪间欧亚大陆上的很多地方开始注意这个部落的活动。一般认为靺鞨与蒙古有关，然而它似同蒙古，又不同于蒙古。

其实，女真姓氏“拓特”，《阙特勤碑文》族名“地豆于”，《辽史》契丹部名“惕德”，匈牙利姓氏 Toth，蒙古人名“脱脱/土土哈”，维吾尔人名“托地/托合地”，都是“靺鞨/塔塔尔”的变音或变写。而《百家姓》记载的中原复姓“澹台”也是“靺鞨”，孔子就有一个弟子叫“澹台灭明”；与孔子同时的希罗多德记载亚美尼亚山区有“达旦人/ Δάρδανίων/ Dardanean”（《历史》第一卷第189节）。因此靺鞨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是上古就从中原出走北方，又从那里走向世界的。

但中国和西方皆不明真相，而将北亚诸族混称“鞑靼”。继之又引申出“蒙鞑”、“满鞑”等带有歧视性的政治名词，孙中山还有“驱除鞑虏”的口号。究竟蒙族是鞑子？还是满族是鞑子？却很少有人研究过。事实上，中国历史早就有鞑靼源于靺鞨的记载，欧阳修撰修的《新五代史》说过：

达靺，靺鞨之遗种，本在奚、契丹之东北，后为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或属契丹，或属渤海，别部散居阴山者，自号达靺。

然而，昧于对这一族名的世界性的长期误解，中国人历来又对语言信息不屑一顾；因此欧阳修关于鞑靼之初出自女真民族的说法，竟未被中外学界采信。

《蒙古秘史》和《史集》等关于蒙古民族的重要著作，将蒙古与鞑靼（或“塔塔尔”）在种属上区分得很清楚。西方传教士鲁布鲁克，于公元 1253 年八月到达伏尔加河，他记述在去见成吉思汗之孙拔都之前：

一些宫廷里的书记官对我们说：“你们不许说我们的主人是基督徒。他不是基督徒，而是一个蒙古人。”……他们也不愿被称作鞑靼人。鞑靼人是另一支……民族。
（《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中华书局，1985，页 234）

我们还注意到，元朝政府是以“水达达”来称呼黑龙江流域的女真部落的。乌苏里江上捕鱼为生的“赫哲族”，穿鱼皮衣服，也被叫做“鱼皮达子”。无疑“鞑靼/达达/塔塔尔”是蒙古人对一类通古斯民族的特称。

十三世纪蒙古部兴起，最初塔塔尔部是它的劲敌，后来则追随成吉思汗家族最有武功。波斯著作《史集》说：

声誉昭著，各有军队和君长的塔塔尔部落，有下列六个：秃秃黑里兀惕塔塔尔、阿勒赤塔塔尔、察罕塔塔尔、奎因塔塔尔、帖烈惕塔塔尔、不鲁恢塔塔尔。秃秃黑里兀惕部是[所有]塔塔尔部落中最受尊敬者。（余大钧等译《史集》，商务印书馆，1986，第一卷第一分册，页 167）

其中，“秃秃黑/Tutuha”或可译“土土哈”，实即“鞑靼/塔塔尔”本身，它是这六个部落首领；“阿勒赤”是“爱新/按出”的变音；“察罕”是满蒙二语兼用的“白色”；“奎因/呼延”则是突厥语的“白羊”。因此，这个塔塔尔部落群是由“本部鞑靼”、“金姓鞑靼”、“白部鞑靼”、“白羊鞑靼”、“铁烈鞑靼”、“不鲁恢鞑靼”组成，其中女真和突厥血缘一目了然。

《蒙古秘史》对于这个塔塔尔部落群的位置也有备载：

在捕鱼儿海子、阔连子海中间相连的兀儿失温河附近住着阿亦里兀惕氏和备鲁兀惕氏塔塔尔部。（谢再善译《蒙古秘史》，中华书局，1957，页 37）

捕鱼儿海子和阔连子海，即是贝尔湖和呼伦湖。“呼伦贝尔”是水草丰盛的湿地和牧场，史书说它是“蒙兀室韦”的领地，其实它是靺鞨和室韦两大民族的熔炉，以通古斯部落为首领的说蒙古话的鞑靼民族大概就是在那里酿成的。

拔都率以“弘吉剌部”为骨干的蒙古军西征，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留下了许多“鞑靼”后裔，他们聚居在伏尔加河中下游和克里米亚半岛。列宁的父亲就长着一副很东方式的

面孔，那是因为列宁的祖母就有鞑靼血统。新疆也有从俄罗斯迁来的塔塔尔族；由于血缘的融和，于东方人看来，他们倒更像是俄罗斯人了。

· 篋里乞的渊源

《蒙古秘史》记载，篋里乞是蒙古部落的另一个世仇，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高原诸部，它也成了蒙古民族的骨干。《辍耕录》中名似“篋里乞”的部落有“灭里吉歹”、“木里乞”、“末里乞歹”、“灭里吉”四种。事实上，《辽史》记载的契丹部名“梅里急”也是“篋里乞”。它们实质是女真族名“靺鞨”的变音 Mu-ri-khi。

蒙古部落融入了“篋里乞”成分，成吉思汗家族就是一个证据。《秘史》记载成吉思汗的十一世祖“朵奔篋儿干”，曾经用一条鹿腿换来一个“马阿里黑巴牙兀惕”穷汉的儿子，他作了朵奔篋儿干一家的仆人。（谢译《秘史》，页31）说：

朵奔篋儿干去世以后，他的妻子阿阑豁阿寡居，又生了三个儿子。

于是阿阑豁阿的两个大儿子在背后议论说：

我们的母亲没有亲近的男子，也没有丈夫，生了这三个儿子，家里只有马阿里黑巴牙兀惕族的仆人，这三个儿子就是他的儿子吧？

这三个非婚生子中的最幼者“孛端察儿”，据说是红发碧眼的“孛儿只斤”氏的第一人，又据说成吉思汗本人的眼瞳就是蓝色的，孛端察儿是成吉思汗的十世祖。推算起来，他应该出生在公元900年前后，也正是黠戛斯人入侵蒙古高原之后的时代。

蒙古语的《蒙古秘史》是用汉字拼写的，“马阿里黑/ m-a-r-kh”就是女真族名“靺鞨”，谐音则是“篋里乞/ mi-ri-khi”；“巴牙兀”则是族名“伯岳吾”。因此，成吉思汗的十一世祖是一个红发蓝眼的“篋里乞伯岳吾部”流民，其祖先可能是进入叶尼塞河上游谦河流域之黠戛斯地区的篋里乞部落，《新唐书·黠戛斯传》说那里“人皆长大，赤发，皙面，绿瞳”，这些篋里乞部落从被征服的土著居民血缘中，获得一些印欧人种的容貌。该传还有通古斯民族盘踞在那里的确载：

木马突厥三部落，曰都播、弥列哥、饿支，其酋长皆为頡斤。桦皮覆室，多善马，俗乘木马驰冰上，以板籍足，屈木支腋，蹴辄百步，势迅激。夜钞盗，昼伏匿，坚昆之人得以役属之。

“木马”即是雪橇，“木马突厥”则是擅长雪上活动的突厥语民族，而“弥列哥”和“饿支”即是“篋里乞”和“兀者”，唐代当地的这些女真部落可能是说突厥语的。公元840年，蒙古高原上的回纥汗国发生内战，有人引黠戛斯人南下参战，他们可能大多是善战的通古斯部落，成吉思汗的真祖也可能混迹其中。

· 结束语

人类血缘的融合是在迁徙中实现的。十六世纪俄罗斯的哥萨克人东来前的漫长岁月中，欧亚大陆的人类基本流向是自东向西的。印欧人种的居住空间呈现萎缩倾向，亚洲人种的语言和血缘则呈扩张态势。苦瘠的蒙古高原无法容纳人口的增长，水草茂盛的南

俄草原是马背上的人们的向往。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是这一人类流动无尽的源泉。

然而，东西方的学者都没有意识到，通古斯民族也是参与这一运动的人类集团，契丹有通古斯的“半族”，靺鞨是“靺鞨之遗种”，篋里乞本身就通古斯民族，由它们融合而成的蒙古民族的血缘和语言中，有浓重的通古斯成分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〇〇六年二月二十八日修改
二〇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再修改



图十八 外蒙的牧民在迁徙

十八 “安息国” 是 “爱新国”

《史记·大宛列传》是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第一部理性记载，它说出使西域的张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其中“月氏”就是元译“月则别”的现代国名“乌兹别克/ Uzbek”，而“月氏/乌兹/ Uz”又正是女真族名“兀者”，这个族名是上古至秦汉有通古斯女真民族徙入西域的证据；“其旁大国五六”的“安息”、“奄蔡”、“条支”、“黎轩”更是波斯、希腊、阿拉伯著作没有记载过的，其中最重要的又是“安息”，本文将举证“安息”就是女真族名“爱新”。

· 安息国的地理位置

张骞得知的“安息”是：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临妫水，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画革旁行以为书记。其西则条支，北有奄蔡、黎轩。

安息国最重要的位置特征是“临妫水”，而“妫水”就是中亚大河“阿姆河”，其上游“喷赤河”是阿富汗与塔吉克的界河，源发于帕米尔；喷赤行至“替而米兹”（今乌兹别克斯坦 Termiz）出山，更名“阿姆”朝西北流向咸海，并在卡拉库姆沙漠中形成“花刺子模”绿洲，其地部落众多，农商繁盛，今分属乌兹别克和土库曼两国，仍是中亚最富庶的地方。

阿姆河流域是安息国的中心，里海自然就是安息国的西界。五世纪史著《魏略·大秦国》说：“[大秦]在安息、条支西大海之西，从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载海西，遇风利时二月到，风迟或一岁，无风或三岁。”然而，渡“西大海”须“一岁……三岁”的恐怖之说又困惑了许多人。

与秦汉两代相合的波斯“帕提亚”王朝（前 247 年至后 224 年）的王族是出自里海东侧的帕提亚部落，其遗物（约两千块文字陶片）大部出土于土库曼斯坦。把亚洲游牧民族叫做“乌古斯”是一种西方古代的说法，希腊《地理志》作者斯屈波（Strabo，前 63/64 至后 24）就说帕提亚是“乌古斯人”。因此，包括帕提亚在内的安息国是蒙古人种，应该是一个正确的出发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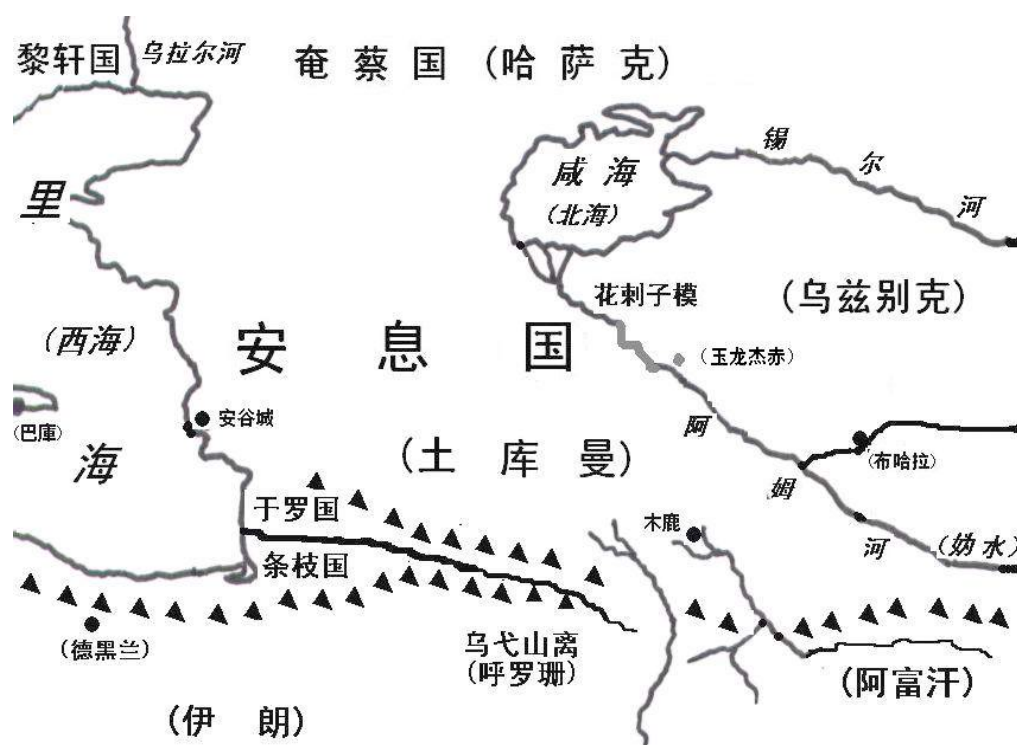
· “乌弋山离”就是“呼罗珊”

《后汉书·西域传》对安息国有进一步的说法：“安息国……南与乌弋山离接……其东界木鹿城。”地名“木鹿”即土库曼东部之 Mary；而“乌弋山离”被一些西方汉学家猜测为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留下的以 Alexandria 命名的堡垒，其实“乌弋山”是波斯地名“呼罗珊/ Khorosan”，今伊朗东北部仍名呼罗珊行省，此说进一步证明位于其正北的土库曼斯坦上古是安息国的一部分。

“呼罗珊”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中国人不能认识“乌弋山”是“呼罗珊”，原因是《说文》把“弋”误训成“与职切/ yi”。“弋”本是系有细绳的射鸟短矢，有“射出去，收回来”的意思；而“巡弋”又是“巡逻”的意思，所以我们首先必须设想“弋/

遇”同音的可能性。有人要说“乌弋山离”是 Alexandria, 那就不仅要说出“弋”读 lek 的原因, 还要有地理实地的证明, 中国文字——语音学必须也是实证的科学。

我并不想改变已经成俗的读音, 但也不能听任俗音误导史地。事实上, 必须将“弋”读成 lo, 不仅“乌弋山”才能是“呼罗珊”, 而中国历史中其他“弋”字也才能得以落实。譬如《后汉书·西羌传》有“羌无弋爰剑者”, 如将“弋”读成 yi, “无弋”就是“乌衣”, 西戎北狄没有这个族名; 若将“弋”读 lo, “无弋”就是“乌洛”, 就能为真实族名“乌洛浑/山戎”。



地图五 安息国

·“安息”是“姬姓”

突厥语民族泛称女真系民族为“通古斯”, 其义即为“九姓”。隋唐两代中亚突厥语民族不仅自命“昭武九姓”, 亦谓中国“桃花石”实即“通古斯”, 在他们眼里中国也是一个“九姓国”。《隋书·西域传》指诸多中亚族国“姓昭武”, 《唐书·西域传》说“昭武九姓”来自河西走廊, 即来自九姓民族的祖国——中国。

中国历史说黄帝“姓公孙”是为“姬姓”, 商族自命“九有”是为“子姓”。“公孙”实即“乌孙/爱新”; “九有”实为“九姓”之别谓“九国”。“姬/子”二字同音, 中原民族是以“姬姓/子姓”来称呼“女真/九姓”系祖先的。

关于“昭武九姓”的“安国”, 《隋书·西域传》说“汉时安息国也”, 《唐书·宰相世系表》因其移民后裔当过唐朝宰相而有备载:

安氏, 出自姬姓, 黄帝生昌意, 昌意次子安, 居于西方, 自号安息国, 复入中国以安为姓。

黄帝之孙“安”一人“居于西方”而成安国，显然是过于简单的说法；但安氏为“姬姓”，安国是“九姓国”，又一次揭示“姬姓”与“九姓”关联命题，因此就应该寻找“安息”的女真源头了。

唯一的一个安息人名“满屈”，出在《后汉书·西域传》，它说：

[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满屈复献师子及条支大鸟。

人名“满屈/满住/满柱/曼殊”是族名“满洲/Man-chu”转变成的男子名。十七世纪女真领袖努尔哈赤曾号“满住汗”，他还有一位先人名叫“李满柱”。五世纪进犯欧洲的匈奴人阿梯拉的父亲之名 Mundzuc 也是“满屈”；而其妻之名 Ereka 又恰是女真语的“花/依尔加”，这些都是阿梯拉家族出自女真民族的证据。安息王名“满屈”当然应该推动安息国是女真部落的认识。

· “安息”即“金”

女真语的“金”字“爱新”有许多变音，还有更多的写法，譬如“阿什/阿鲜/乌新/乌孙/安车/按出/按春”；流入蒙古语和突厥语则成“阿尔泰/阿勒赤/阿勒坦/按台/按陈/安童”等；匈牙利语则为 arany（读如“阿兰尼”）。古籍中偶见的漠北族名“乙旃”和“阿崙”当然也是“爱新”。北方民族诸语有变不离宗的“金”，因此才有了“阿尔泰语系”之名。

古今中外许多族名、人名、地名是“金”的各种变音。譬如“嬴政/胤祯/an-zen”就是“按陈/按春/乙旃”；内蒙“乌审旗”就是“乌孙旗”；新疆地名“叶尔羌”和俄国人名“叶里钦”即是“阿勒赤-n”。黑龙江“阿城”旧名“阿勒楚/阿什河”，古代又作“按禰水/按出虎水”，《金史》称之“金源”。

有了这些背景知识，流入西域的“金部落”就水落石出了。张骞报告的“安息国”和希腊《地理志》记载的 Aorsi/Asii 当是“阿什/Asi”；《大宛列传》的“奄蔡/An-cha”，当然就是“按出/安车”；而《后汉书·西域传》说“奄蔡”改成的“阿兰聊国”，则一定是“阿崙/阿兰尼”或 arany 的谐音了。

· 结束语——西方历史记载的中亚通古斯民族

与“安息”相关的里海东岸的游牧部落，是被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公元前五世纪人）记为“玛撒该惕/Mασσαγῆται/Massagetae”的，而当时欧亚草原上游牧民族被通称为“斯结泰/Σκυθαι/Scythai”，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说：

玛撒该惕人的衣着和生活与斯结泰人相同……。他们在一切器物上都使用黄金和青铜，矛头、箭头、战斧等都是用青铜制成的，头盔、腰带、胸甲上的饰物则是用黄金制成的。他们在马的胸部配置青铜护甲；而马勒、马衔和颈甲则是用黄金做的。（第一卷第 215 节）

这些曾经被认为是夸大之辞的说法，两千年后被阿尔泰山地区发现的大量古代金器证实，这些精致的考古发掘也就被称为“斯结泰文化”了，如今大都保存在圣彼得堡博物馆。《大英百科全书》断言斯结泰人是伊朗人种，其实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统统都是蒙古人种，而中国河套地区发现的“鄂尔多斯文化”又与“斯结泰文化”完全相似，因

此“斯结泰文化”无可怀疑是蒙古人种创造的成就。

Σκῦθαι / Scythai 通常译“斯基泰”，Σκῦ / Scy 是其字根，θαι / thai 则是蒙古语族名后缀“惕/台”。中国历史上也有这个族名，如《后汉书·西羌传》的“赐支”（上古“赐/锡”相通），《晋书·四夷传》的“鲜支”，《魏书·官氏志》的“庫狄”，《隋书·铁勒传》的“斯结”，《唐书·回鹘传》的“思结/奚结”，其中“斯结/思结/奚结”与 Σκῦ / Scy 对音最为准确，因此本作者建议选择“斯结泰”作为它的正式译名。

关于“玛撒该惕人”，与中国《史记》同时代的希腊《地理志》说：

玛撒该惕人，有些住在山区，有些住在平原，有些住在沼泽地带的岛屿上，他们说这片地区大多是被 Araxes 河浸没的，这条河分流成许多支流后，大多注入北方的另一个海，只有一条流入里海海湾。

不难看出 Araxes 即是流入咸海的阿姆河，而那个“被 Araxes 河浸没的……分流成许多支流”的地区，正是安息国中心所在的花刺子模绿洲。《地理志》作者斯屈波比希罗多德晚了四百年，比司马迁和张骞只晚了一百年，因此希罗多德和斯屈波的“玛撒该惕人”一定是先秦和汉代的安息国，即里海东方的女真——金姓民族。

四世纪欧洲历史名著《晚期罗马帝国》也有“玛撒该惕”是“金姓”的线索，它说在顿河草原抵抗匈人的 Alani 部落就是“玛撒该惕”人，这与《后汉书》说的奄蔡“改名阿兰聊国”就发生了联系，而“奄蔡/阿兰聊”和 alani / arany 都是北方民族语言“金”字的变音，我们于是可以推论“玛撒该惕”至少是“金姓”的同类。而略去后缀 ται / tae 的族名 Μασσαγῆ / Massage 就象是变化了的通古斯族名“靺鞨/马撒佳”。

《晚期罗马帝国》作者 Ammianus Marcellinus (325-391) 还说：

几乎所有的阿兰尼人男子都高大端庄，他们的头发略带黄色，眼神凶煞；轻便的盔甲使他们行动迅捷；在各个方面他们都与匈人相似，只是在食物和生活方式上稍文明一些。他们劫猎于亚速海和奇米利安地峡一带，有时则入侵亚美尼亚和美地亚。

经过长期的融合，四世纪时的阿兰尼人可能有点形似印欧种人了。但是在说到阿兰尼人无住屋、不农耕、食肉酪、以车为家的同时，Ammianus 说他们“将车子围成一个圆圈”而聚居的生活，这恰是后来的蒙古人的用车扎营的“古列延”；Ammianus 说阿兰尼人珍惜马匹，自幼接受骑马和严守纪律的战士训练；说他们视死如归，战死者享有荣光，终老病榻或死于非命者不齿于人间，就正是中国史籍常有记载的北方民族的战斗意志和生死观。

公元 370 年，一部分阿兰尼人被新到的匈人征服，另外一部分与汪达尔 / Vandal 人和斯维比 / Suebi 人结伴西逃，公元 406 年进入高卢，后一部分留居奥尔良和瓦伦斯等地，还有一部分与汪达尔人一起通过西班牙半岛进入北非，后来又从今天的突尼斯渡海，去颠覆当时的西罗马帝国。据说，接受匈人统治的阿兰尼人，也是高加索沃塞梯 / Ossete 人的祖先。与远东“金”族有血缘联系的阿兰尼人，最终融化湮灭在欧亚非三洲大陆上。

二〇〇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初稿
二〇〇六年三月三日修改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再修改



图十九 伊朗的土库曼族商人

十九 “条支国” 是 “女直国”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的“条支”是安息属国，也是中国历史的地理难题。因为各种误导，至今人们还不知道它的准确方位。司马迁根据使者张骞的报告说：

[安息]其西则条支，北有奄蔡、黎轩。……条支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暑湿。耕田，田稻。有大鸟，卵如瓮。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而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安息长老传闻条支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

张骞自己没有到过安息，当然更没有到过条支，因此这些都是传闻而已。《汉书·西域传》略有添言说：

[自乌弋山离]行可百余日，乃至条支。……自条支乘水西行，可百余日，近日所入云。

《后汉书·西域传》则说得仔细得多：

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甘]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该传又云：

条支国城在山上，周回四十余里。临西海，海水曲环其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

这似是甘英亲睹的地理景象。该书还有“[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满屈复献师子及条支大鸟的琐事记载。

· “条支国” 位置的纷争

安息国约含今土库曼和乌兹别克西部之阿姆河流域，而且西临里海；因此条支国最可能是在里海的一个“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的半岛上。

然而，在缺乏地图资料的情况下，条支的定位却比安息难了许多。甘英关于“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的说法，把人们对“西海”的认识误导向波斯湾和地中海。法国人沙畹认为条支是两河流域南部古国 Mésène，白鸟库吉以为 Mésène 都城地形与“条支国城在山上”相符，小川琢治认为底格里斯河口古地名 Antioch 略去 An 之余音 tioch 即是“条支”；岑仲勉则认为滨地中海古城“安条克”（Antioch，今土耳其属 Antiokia）才是“条支”。

现代中国学者孙毓棠认为“西海”是波斯湾，“条支”在两河流域南端。另一位中国学者余太山认同“西海”是地中海。关于这些争议，龚缨晏作有学质优良的〈二十世纪黎轩、条支和大秦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八期）。中外学术先驱们在信息缺乏的情况下，基本循了一条舍近求远，顾此失彼的路，方法不足取，结论也是

站不住脚的。

· 条支半岛在里海东南角

班超本人没有到过葱岭以西，而只是在塔里木盆地周边从事军政活动，他派甘英出使“海西”的“大秦国”（《三国志》附《魏略·西戎传》，页 860），实际在里海以西的外高加索地方。公元前五百年人希罗多德就说里海可航船，“它的长度（按，南北）如乘划桨船要行十五日，在它最宽的地方（按，东西）则要走八日”（《历史》，第一卷，第 203 节）。但西北人甘英善行旱路却畏惧海水，走到可乘船去大秦的“条支”，却没敢再走下去，回去则谎报说“海水广大”“自条支乘水西行，可百余日”云云；没有想到这些不实之词竟成万古学术训条。

甘英确实到了条支国，他说的“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的地方，实际是德黑兰东北两百余公里处，里海东南角的“绵喀勒/ Miankaleh”半岛。这个长四十八公里的半岛，将里海隔出一个几乎封闭的“戈尔干/ Gorgan”湾，周边富庶之地的今世居民是说突厥语的土库曼人。他说“条支国城在山上”实即绵喀勒半岛高于水面二十五米；他说“西北隅通陆道”实为西端有陆道，均足够接近事实。现代校点本将“南及东、北，三面路绝”断成“南及东北，三面路绝”才是错误。



地图六 条支国

(见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ankaleh_peninsula)

伊朗绝大部分地区异常干旱，但北部里海海岸线长达七百余公里，绵喀勒半岛、戈尔干湾，以及土库曼草原就在它的东端。其地年降水量达 600-700 毫米，为中近东所不多见；与海岸平行的厄尔布鲁士（Alborz）山上流下无数涓流，给深度仅二至四米的戈尔干湾注入淡水，为鸟禽提供了越冬繁殖的湿地系统，因而是世界著名的鸟类生物保护区。近年有统计，仲冬有超过一百万只雁、鸭、鹅、天鹅、苍鹭在那里栖息。《史记正义》说“条支雀”是“铃鹰身，蹄骆，色苍，举头八九尺，张翅丈余，食大麦，卵大如瓮”的长腿大鸟，想必就是在那里越冬的苍鹭。〈大宛列传〉关于条支“暑湿……有大鸟……有弱水”的描述，兼顾了今世绵喀勒——戈尔干地区的生态实情。

· “条支”即是“久尔疆”

阿拉伯地理著作《道里邦国志》（中译本页 133）说到过里海：

可萨城……海姆利杰座落在一条河上，此河是从 Shaqalibah（中译本误作“斯拉夫国”）流过来的，注入久尔疆（Jurjan）海。

众所周知，可萨都城临伏尔加河，而伏尔加河又流入里海。说它“注入久尔疆海”，就是把里海叫做“久尔疆海”。里海是繁忙的海道，《道里邦国志》又有“罗斯商人的经商道路”一节（中译本 165 页）说：

他们将毛皮和黑狐狸皮、刀剑一类的物品从斯拉夫的边远地区带到罗马海（即黑海）……再[逆]行至斯拉夫河（即顿河）上的梯腻斯（Tinnis，顿河和伏尔加河最近处），[经伏尔加河]到达可萨突厥城海姆利杰（Khamllj）……他们再行至久尔疆海，然后从他们喜欢的海岸登陆……将其商货用骆驼从久尔疆驮到巴格达。

近年离缅甸喀勒半岛不远的海滩上就发现一艘大型罗斯商船残骸，因此“久尔疆”不仅是里海的别名，也是里海东南去巴格达的一条陆路起点的地名，“条支国”可能就在其附近。

阿拉伯人将黑海称为“罗马海”，是因为黑海沿岸有许多罗马人的殖民点；而阿拉伯人命里海为“久尔疆海”，想必也是因为有许多“久尔疆”部落盘踞其周边。我曾指出“安息国”即是“爱新国”，“奄蔡国”即是“安车骨/按出虎”，都是中国历史上的“金姓/金源”部落，因此我以为地名“久尔疆/ Jurjan”就是“女真/ Ju-chen”的真音“朱里真/ ju-ri-chen”，这为比定“条支”即是“女直/ Ju-chi”的提供线索。

· “条支”是“女直”

绵喀勒—戈尔干地区自古与波斯关系密切，其现代居民是蒙古人种，但不能由此推论两千年前“条支”就不是伊朗人种。因此探知东方也有读如“条支”的部落名，也是辩证“条支”是“女直”的变音或变字的有利条件。《逸周书·王会》有商王室能臣伊尹向四方索讨方物的记载，其云：

臣请正东，符娄、仇州、伊虑、沕深、十蛮、越沕、剪发、文身……。正南，瓠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正西，昆仑、狗国、鬼亲、枳已、闾耳、贯胸、雕题、离卿、漆齿……。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楼烦、月氏、戴犁、其龙、东胡……。

上述部落名中的正西族名“雕题”正是“条支”。

要比定“条支”即“女直”，标准音都为 zhi 的“支/直”两字当然不是问题，它们在族名中实际都转读 ji，与“姬/冀/及/鸡/寄”等字同音，而汉语辅音 j 的国际音标为 dʒ，语言学者又常简化其为 dj；匈牙利文为此音设之复字 gy，其显然适用于国名“埃及/ Egypt”的读音。

比定“条/女”两字，必须先认识“女真/女直/女国/女古”之“女”读 ju，其同音

字为常音之“句/巨/沮/莒”，或吴音之“贵/鬼/龟/规”，国际音标为 dʒu，匈牙利文则为 gyu；而“条”字标准音读 tiao，实际浊读 diao，其同音字为“跳/挑/詔/銚”、“迢/笱/貂/刮”、“调/蝟/凋/瑯”等，王力将这些字的声符“兆/召/周”训为 dyô/ diô/ tjiu（《同源字典》，商务，1997，页 209-12、232），国际音标则为 dʒɔ:/ diɔ:/ tʃiu，匈牙利文则为 gyo/ dio/ csiu。上述音训对于比定“条”与“句/兆/召/周”之间的声韵关联和转化有很高的启发价值，这些谐音字在中国历史中留下了大量的与“女真/女直”关联的谐音族名、人名和地名，择要如下：

女真：鬼亲、句践、巨卿、曲靖、貂蝉

女直：条支、雕题、沮渠、龟兹、屈支、仇池、螭极、厥机、周至、祝其

女国：鬼国、桂国、莒国、昭武、扎和、曲阜、曲沃、诸葛

欧洲波罗的海附近的爱沙尼亚人以及俄罗斯境内的卡累利亚人，古代罗斯纪年记载为 Чудь（芬兰语作 Čudit，英译 Chudj，读音“屈基”）；亚洲最东端与阿拉斯加对面的半岛则名 Chukchi（中译“楚克奇”），Чудь 和 Chukchi 都是比“条支”走得更远的女直部落的踪迹。

匈牙利民族的东方祖先是女真民族，该国前总理姓 Gyurcsany，读如 jur-cha-ni，用汉字注音可为“主儿扯尼/朱里真乙”，实即“女真尼”；它不是匈牙利大姓，但每个匈牙利市镇都有几家姓它的家庭。与之相关的姓氏 Gyurgyi 是“女直/条支”，Gyurka、Gyurko 是“女古”，Gyuricza 是“主儿扯”，Gyurkovics 则是斯拉夫化了的“女古维奇”。这一系匈牙利姓氏简直是东方族名“女真/女直/女国”的集大成。

由于在二十世纪两次大战中连续战败，匈牙利国土亦不断萎缩，于是与其相邻的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伐克等国都有为数可观的匈牙利族人。塞尔维亚网球选手乔科维奇之姓氏 Djokovic 当为匈牙利姓氏 Gyurkovics 的塞尔维亚写法，将 Djoko 译作“条古/雕古/主古/朱古/诸葛”亦许与“乔科”一样贴切，实质都是“女古/女国”。

“条支”作为人名也出现在西方历史中，希罗多德说是一名叫 Deioces/ Δειόκης 的酋长统一了 Magi（希腊原文单数 Μάγος，复数 Μάγοι，音同《新唐书·回纥传》族名“獠歌息”，《辽史·营卫志》族名“梅古悉”，应即女真别名“靺鞨”）等部落，首先起来反抗亚述帝国，从而开创了长期统治波斯地区的美地亚王朝（《历史》，第一卷，第 96—101 节）。本书下篇将指出美地亚就是“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说的海西“大秦”，它是东方“秦部落”的同类，也是远徙高加索地区的女真民族，因此美地亚人名 Deioces 即是族名“条支/女直”也就不奇怪了。

· 结束语

认识“条支”即是“女直”的关键在于认识“女真/女直”的正确读音。是因为里海被条支、安息、奄蔡这些女真部落包围，阿拉伯人才把里海叫做“女真海”的。十一世纪成书的《新唐书·西域传》在谈及康藏高原上的“东女国”时说：“西海亦有女自王，故称‘东’别之。”许多世纪以来没有人理解“西海亦有女自王”的意思，今天有了答案：“女真海”边上的“女自王”就是“女直王/条支王”。

二〇〇五年五月十八日初稿

二〇〇六年三月五日修改

二〇一四年二月八日再修改



图二十 条支雀
(见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ankaleh_peninsula)

二十 “大秦国”是“美地亚”

明末的公元1623年，长安出土了一方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其为基督教聂斯脱利派来华教士所立。聂斯脱利者被罗马教会斥为异端，其信徒东逃至波斯建立据点，唐贞观年间该派教义传入中国，译称“景教”。此碑刻于唐建中二年（公元781年），记叙了景教流传中国的经过。所谓“大秦景教”实际是“波斯景教”，唐代称波斯为“大秦”也是承袭汉代“大秦国”之名。在北京活动的传教士将这一消息报告罗马教廷，一举轰动欧洲。

汉代是中国人远足的时代，张骞走进西域，商贾们也步入中东，三世纪成书的《魏略》率先根据商贾们的传言记载了一个“大秦国”，其云：

大秦国一号犁靬，在安息、条支西大海之西，从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风利二月到，风迟或一岁，无风或三岁。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

大秦所临的“西海”如此地辽阔和奇幻，就有许多学者说“大秦是罗马”；其实“安息、条支西大海”就是里海，因此大秦国应该是在南高加索一带。

·“大秦国”史说辨伪

《魏略》是一部失传的私撰历史，作者鱼豢对于东汉、曹魏时期的各种传言，能予兼收并蓄，因此有人责备它“巨细毕载，芜累甚多”。例如，它说横渡西海“遇风利二月到，风迟或一岁，无风或三岁”，又说“从安谷城陆道直北行之海北，复直西行之海西，复直南行经之乌（丹）迟散城……凡当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国”。后世的人们自然要问：这两种大相径庭的说法，究竟那一种是“糟粕芜累”呢？

基于安息、条支在里海以东，便可确认“西海”即是里海；而“六日乃到”的说法与希罗多德说里海“最宽处要走八日”大致谋合。如果再循了“陆道直北行之海北，复直西行之海西，复直南行”的方向，不难推定“海西”的“大秦”是在高加索地区。所以横渡西海“遇风利二月到，风迟或一岁，无风或三岁”一定是胡说。

五世纪成书的《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了这些谣言的由来：

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甘]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甘]英闻之乃止。

这是甘英到了条支就“思土恋慕”想回家了，于是编造了一套说法来蒙骗上司，而《后汉书》拿谎言当真，就只能怪这部“正史”的作者没有眼光了。但是，《后汉书·西域传》也有五、六百字关于大秦国的真确记载，如：

大秦国，一名犁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人俗力田作，多种树蚕桑……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郡）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从安息陆道绕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有飞桥数百里可度海北诸国。

此中除“大秦王安敦”是新说，其余皆《魏略》的节抄。有精通西史者说“大秦王安敦”是公元 161 至 180 年间在位的罗马皇帝安东尼乌斯（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其实，元朝也有皇帝名“安童”者，它是蒙古语“金”字“阿尔泰/阿勒坛/Altan”的转写，大秦王名“安敦”也可以是蒙古人种的证据。

· “大秦”就是美地亚

《新唐书·西域传》揭示了“大秦”的位置。其云：

拂菻，古大秦也，居西海上，一曰海西国。去京师四万里，在苦西，北直突厥可萨部，西濒海，有迟散城，东南接波斯。地方万里，城四百，胜兵百万。十里一亭，三亭一置。臣役小国数十，以名通者曰泽散，曰驴分。泽散直东北，不得其道里。东度海二千里至驴分国。

“拂菻，古大秦也……东南接波斯”明指大秦在波斯的西北；“可萨汗国”的都城在伏尔加河河口，高加索山脉以北都是它的疆土，因此“北直突厥可萨部”的“拂菻”必在高加索山以南，而“古大秦”一定是在今世伊朗阿塞拜疆、吉兰、赞章等省，和被沙皇俄国分裂出去的外阿塞拜疆，那里正是希罗多德笔下的“美地亚”。

· “秦”是通古斯民族的一种称呼

《魏略》说当地民众“似中国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国一别也”，《后汉书》说“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均非虚言。事实上，伊朗西北诸省使用的阿塞拜疆语是正宗的突厥语，近世巴列维王朝的王族就是来自那里的一个突厥部落；而希罗多德记载的少量美地亚语词是蒙古语，这表明美地亚人是蒙古人种，蒙古人种统治波斯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美地亚——波斯王朝”。

汉代对“秦”有最近确的认识，汉史称波斯的蒙古人种为“大秦”，必是视他们为秦人的同类。我曾经指出“嬴政/胤禛”即女真蒙古人名“按春/按陈”，其女真语语义是为“金”；因此“嬴姓”实为“金姓”。我又曾指出《逸周书·王会》族名“鬼亲”与“女真”音同 Ju-chin，因此“秦”可能是“亲/真/chin”之音。

历史上有以“秦”称“九姓/女真”的例子。齐鲁居民“东夷”是女真系民族，《汉书·高帝本纪》说：“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此东‘西秦’也。”可见汉代是把“东齐”视为“西秦”的同类。

月氏是“昭武九姓”之祖，“五胡乱华”之“氐”是其之裔，《魏书·氐传》说：“氐者，西夷之别种，号曰白马。”东北萨满神歌之“白马”适为女真族名“挹娄”。“临渭氐苻健”在关中“僭称天王，号年皇始，国号大秦，置百官”（《魏书》，页 2074），因此“九姓/女真”自称“秦”也不是一次性的事件。

· “大秦”为罗马或埃及之谬见

西方传教士将发现《大秦景教碑》的消息报告罗马教廷后，引起了欧洲研究大秦的学术兴奋。然而，出于宗教热情的误导，“大秦即波斯”的真相没有弘扬，“大秦即罗马”的观点反倒流行一时。1885 年，德国学者夏德 Hirth 发表名著《大秦国全录》，以为以

甘英所说“西海”的辽阔，就不可能是里海和地中海，而必是印度洋之波斯湾；故尔大秦应在中东叙利亚一带。

二十世纪初，白鸟库吉认为“西海”泛指波斯湾及红海，大秦应为埃及，他的理由是“亚历山大/ Alexandria”略去 a 字和 s 音便成 Lekan，即大秦别名“犁轩/犁鞬”。伯希和则根据汉译佛经《那先比丘经》（又名《弥兰王问经》）有“王言我本生大秦国，国名阿荔散”之句，巴厘文本则说该王生在 Alassanda 的 Kalasi 村，他认为 Alassanda 也是亚历山大，因此“大秦”必指埃及。

其实，“弥兰王”是被波斯帝国流放到中亚的希腊人的巴克特利亚（Bactria）国的国王，其地在今阿富汗巴里黑（Balkh）的周边，古代是波斯“呼罗珊/ Khorasan”的一部分，所以“阿荔散”应是“呼罗珊”。而《那先比丘经》原文也只是“我本生阿荔散地方”而已，是汉代译本将其添作“本生大秦国，国名阿荔散”，可见汉代中国人是把波斯一方统统视为“大秦”的。

· 西方人所见到的“大秦国”

《魏略·大秦国》（见本文附录）记载的“大秦国”并非波斯全境，而是内外阿塞拜疆及周边蒙古人种占据的地方。我们只须识得其中“西海”是里海，“海西”是巴库，“飞桥”是巴库半岛，“阿蛮”是亚美尼亚，南高加索的地理、风土和人情，就一一尽现；而古代中国人冒险远行，波斯与近东皆在足下的辉煌，也都可及见了。

《魏略》将大秦国物产详尽地记载了下来，大秦“氍毹”于今看来即是一类“波斯地毯”。希罗多德数次言及享用美地亚衣料是波斯贵族的特权（《历史》，第一卷 135 节，第三卷 84 节），我以为此种华丽之物就是《魏略》说到的大秦丝绸，或魏晋南北朝历史述及的“波斯锦”（《梁书·西北诸戎·滑国传》）。南高加索地区有人从事东亚人类专长的蚕桑和织绸业，是蒙古人种民族迁徙到那里去的一个证据。

十五世纪西班牙使者克拉维约去撒马尔罕的途中，路过大不里士和赞章（Zanjan）后，抵达赞章东南三十公里处的苏丹尼叶（Soltaniyeh）城，目睹了当地物产的丰富和商事的繁盛。他在《克拉维约东使记》中说：

里海南岸之吉兰省所出产之丝，亦先运来本城，再经商贩，运往大马士革、叙利亚境、及其它各大城市，如土耳其，迦法等处。至于舍里旺所产之丝，亦运来此城。沙玛黑之丝产量甚巨；除伊朗商人为之销售外，即热那亚、威尼斯商人，亦赴该处采购。

舍里旺（Shirvan）和沙玛黑都（Shmakhy）都在今天的外阿塞拜疆。他又说：

失刺思（Shiraz，今译设拉子）及其附近所产之各种布、帛、丝、绸缎带、纨绮等货，皆送来苏丹尼叶城推销。呼罗珊境内之叶森（Yesen）及塞洛拜（Serb）城一带，所产布匹，亦在市场上出售。……自忽鲁谟思（Hormoz）运来苏丹尼叶之商货，为珍珠、宝石等。珠宝商，又自海路采购大蚌珍珠之类。大蚌躯壳甚大，所剖出之珍珠，颜色纯白，经送来苏丹尼叶及大不里士城，由工匠将其镶成戒指、耳坠等装饰品。……自苏丹尼叶至里海（按，即吉兰省沿岸），计六日程。里海附近，亦产宝石。

这些见闻与《魏略》关于大秦产丝布珍宝的说法比较，即可发现汉代中国商贾所言不虚。

· 美地亚是蒙古人种的证据

美地亚人在世界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公元前八、七世纪间美地亚人的起义，导致亚述王朝的衰灭。后来，美地亚——波斯帝国征服了小亚细亚西部、巴比伦、叙利亚、埃及阿富汗，而成为了与希腊城邦对峙的近东强权。然而，要说美地亚就是大秦，就必须拿出美地亚人有东方人类血缘的证据来。



图二十一 伊朗阿塞拜疆族牧女

在长达三、四千年的“前斯拉夫”时期，东欧草原是亚洲游牧民族的领地，他们持续通过高加索山脉各孔道进入近东地区，在里海西南地区，即今之阿塞拜疆，或古之美地亚形成一片聚居地。西方学者认为与美地亚人同时代的 Scythian 人和 Cimmerian 人都是伊朗人种，事实相反他们全部都是蒙古人种。

希罗多德说一名叫 Deioces (Δηϊόκης) 的首长开创了美地亚王朝；希腊史家泰西阿斯 (Ctesias) 说其人名 Arbaces。无论是谁立此伟业，这两个美地亚人名都是东方人类的族名和人名，Deioces 是“条支/雕题/女直”，Arbaces 是“阿保机”。

希罗多德还记载：

Scythian 王 Madyas 率一枝大军，追赶被逐出欧罗巴的 Cimmerian 人，而侵入了亚细亚，来到了美地亚人的领地。从亚速海到法思河和 Colchi 人住的地方，轻装要走三十天。从 Colchi 人那里再走不远，便可进入美地亚，因为中间只隔着 Saspire 人的地方……

此中的 Scythian、Cimmerian、Colchi、Saspire 恰恰就是东方族名“斯结”、“且末”、“高车”、“鲜卑”。《魏略》关于南北高加索地区“其俗人长大平正，似中国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国一别也”的见识，可能便是基于这些事实。

波斯帝国是美地亚王朝的延续，其开国君主居鲁士 (Cyrus) 大帝，是美地亚王 Astyages 的外孙，Astyages 认为他的女儿 Mandane 是个不吉利的女子，因此将她外嫁

给了一个波斯贵家子弟 Cambyes。居鲁士出生时 Astyages 认为他要带来厄运，于是命令将婴儿杀死，但家臣 Hrpagus 将他托付给了一家山间牧人，牧人之妻 Cyno 把他扶养成人。居鲁士很小就表现出领袖才能，在处理一桩孩童纠纷时，Astyages 从小孩王居鲁士的身上察觉到了自己的霸气。于是他召来了 Hrpagus 和牧人，两人招出了实情。Astyages 把外孙还给了他的父母；但诱杀了 Hrpagus 的儿子，还骗他食用亲子的骨肉。若干年后，怀恨在心的 Hrpagus 帮助居鲁士推翻了他的外祖父，他和另一个美地亚人 Mazares 是帮助居鲁士征服希腊城邦的头号功臣。

希罗多德多次记载斯结泰人和美地亚人谋杀孩童并诱其亲人食用的泄恨手段，〈殷本纪〉记载纣王也有相同的恶行：“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慧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史记》，页 106）；宋代注书《史记正义》说纣王还用同样的手段处罚有不满议论的文王西伯昌：“囚文王，文王之长子曰伯邑考质於殷，为纣御，纣烹为羹，赐文王。”（《史记》，页 107，注五）斯结泰人和美地亚人也有此恶俗，是他们有东方背景的证据。

居鲁士回到父母身边的，但不忘 Cyno 养育之恩，希罗多德说：“父母为了使波斯人相信居鲁士的得救是出于天意，便把一个说法散播出去，说他在被遗弃后，曾受到一只母兽的抚养。”（《历史》，第一卷 122 节）而母狼育婴终成伟人，是中国北方民族屡见不鲜的传说。而 cyno 正是蒙古语中的“狼”字“叱奴/ chino”。

居鲁士本人的血缘复杂，但在美地亚人的环境中长大，他的亲信也多美地亚人；他统治波斯近三十年，最后在与中亚 Massagetae 人恶战而死，战前 Massagetae 女王的使者还称他“美地亚王”。希罗多德所记载的几个美地亚人，都有着远东民族常用的名字。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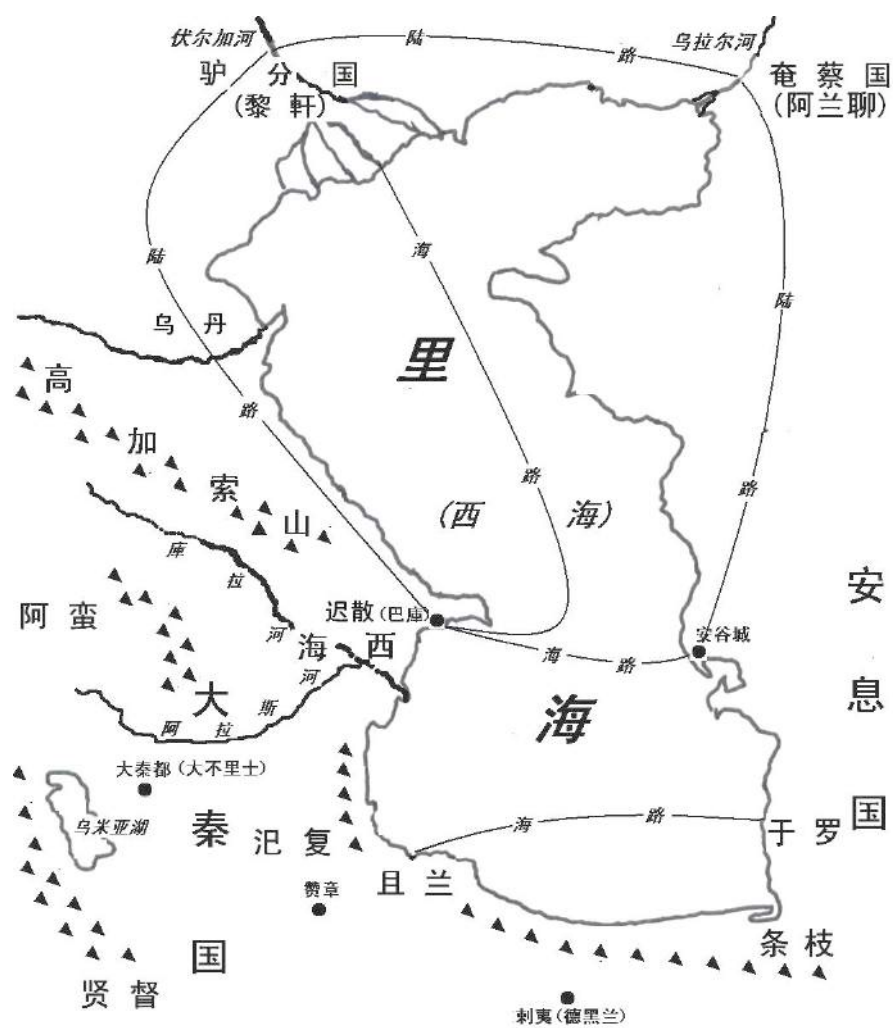
英译	汉译应作
Astyage(s)	阿济格（满语“小”）
Hrpagu(s)	阿巴嘎（满语“天”）
Cyno	叱奴（蒙语“狼”）
Mazare(s)	马佳、麻察、马扎儿

除“叱奴”是地道的蒙古字外；“阿济格”、“阿巴嘎”、“麻察”等，都是源自通古斯语的满蒙两族常见的男子名。

· 结束语

波斯帝国和中华帝国一样，长期受到游牧民族的入侵和统治，在波斯则可以追溯到美地亚。希罗多德的时代，美地亚已经是近东强权波斯帝国的一部分，我们从希罗多德的各类记载可以察觉到美地亚是一个说蒙古话的女真部落，也就是汉代历史记载的“大秦”，“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是官方使者去异域寻找华夏的同类，然而民间使者达成了甘英没有完成的使命，他们的见闻即是《魏略·大秦国》。“美地亚/大秦国”是东西方历史最伟大的碰撞，东西方学者也都对此表现了巨大的兴趣，但是又都缺乏对蒙古人种游牧民族进入中近东地区的基本认识。本文通过美地亚是大秦国的事实，来揭示东方人类的迁徙活动对世界历史产生的巨大影响。

原载台湾《历史月刊》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号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二日修改



地图七 大秦国

附录：《魏略·大秦国》疏注

按，本篇显然出自多人之回忆，因此文字并不顺通，内容可能不相一致，甚至矛盾。

大秦国一号犁靬（黎轩），在安息、条支西大海（里海）之西，从安息界安谷城（今克拉斯诺伏斯克）乘船，直截海西（今巴库，仅约二百五十公里。甘英说的）遇风利二月到，风迟或一岁，无风或三岁（是谎情）。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有（阿拉斯、库拉等）河出其国，西又有大海（黑海）。海西有迟散（同泽散，今巴库）城，从国下直北至乌丹（与“和田”同名）城，西南又渡一（库拉）河，乘船一日（当日）乃过。西南又渡一（阿拉斯）河，一日（当日）乃过。

凡有大都三，却从安谷城陆道直北行之（至）海北，复直西行（渡乌拉尔、伏尔加河）之（至）海西，复直南行经乌（丹）之（至）迟散城，渡一河（打耳班南萨穆尔河），乘船一日（当日）乃过，（迟散国在）周回绕海（的半岛上），凡当（从安谷城）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国（近同希罗多德“八日”之说）。

国有小城邑（聚落）合四百余，东西南北数千里。其王治滨侧河海，以石为城郭。其土地有松、柏、槐、梓、竹、苇、杨柳、梧桐、百草。民俗，田种五谷，畜乘有马、骡、驴、骆驼。桑蚕（而善织丝）。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缚自解，跳十二丸（等杂术），巧妙。

其国无常主，国中有灾异，辄更立贤人以为王，而生放其故王，王亦不敢怨（同可萨突厥汗国俗）。其俗人长大平正，似中国人（是蒙古种）而（着小袖）胡服。自云本中国一别也，常欲通使于中国，而安息图其利，不能得过。其俗（有文字）能胡书。其制度，公私宫室为重屋，旌旗击鼓，白盖小车，邮驿亭置如中国。从安息绕海北到其国，人民相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终无盗贼。但有猛虎、狮子为害，行道不群则不得过。



图二十二 伊朗阿塞拜疆族妇女

其国置小王数十，其王所治城周回百余里，有官曹文书。王有五宫，一宫间相去十里，其王平旦之（至）一宫听事，至日暮一宿，明日复至一宫，五日一周。置三十六将，每议事，一将不至则不议也。王出行，常使从人持一韦囊自随，有白言者，受其辞投囊中，还宫乃省（审）为决理。以水晶（玻璃）作宫柱及器物。作弓矢。

其（蒙古人种部落）别枝封小国，曰泽散（羯三）王，曰驴分（隆忽或陆浑）王，曰且兰（其连）王，曰贤督（薛延陀）王，曰汜复（素和）王，曰于罗（乌洛浑）王，其余小王国甚多，不能一一详之也（《隋书·铁勒传》载“得嶷海东西有苏路、羯三、索咽、蔑促、隆忽等诸姓”）。

国出细絺（丝）。作金银钱（应为“线”），金钱（线）一当银钱（线）十。有织成细布，言用水羊毳，名曰海西布。此国六畜皆出水（应为“毛”），或云非独用羊毛也，亦用木皮或野茧丝作，织成氍毹、氍毹毡、罽帐之属（类，质地）皆好，其色又鲜于海东诸国所作也。又常利得中国丝，解以（混纺）为胡绫，故数（素）与（海东）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海水苦不可食，故往来者希（稀少）到其国中。

山出九色次玉石，一曰青，二曰赤，三曰黄，四曰白，五曰黑，六曰绿，七曰紫，八曰红，九曰紺。今伊吾山（近哈密）中有九色石，即其类。（东汉顺帝）阳嘉三年（公元132年）时，疏勒王臣盘献海西青石、金带各一。又今《西域旧图》云罽宾、条支诸国出琦石，即次玉石也。

大秦多金、银、铜、铁、铅、锡、神龟、白马、朱髦、骇鸡犀、瑇瑁（玳瑁）、玄熊、赤螭、辟毒鼠、大贝、车渠、玛瑙、南金、翠爵、羽翮、象牙符、采玉明月珠、夜光珠、真白珠、虎珀、珊瑚、赤白黑绿黄青绀缥红紫十种流离、璆琳、琅玕、水精、玫瑰、雄黄、雌黄、碧、五色玉、黄白黑绿紫红绀金黄缥留黄十种氍毹、五色氍毹毡、五色九色首下氍毹毡、金缕绣、杂色绫、金涂布、緋持布、发陆（拂菻）布、緋持渠布、火浣（回纥）布、阿罗得布、巴则（白狄）布、度代（拓特）布、温宿（纥奚）布、五色桃布（西域产棉布，布类多以族国名命）、绛地金织帐、五色斗帐、一微木、二苏合（可制“冠心苏合丸”）、狄提、迷迷、兜纳、白附子、熏陆、郁金、芸胶、熏草木十二种香。

大秦道既从（里）海北陆（路）通，又循海（出波斯湾）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连），又有水道（至缅甸登陆）通（西南郡置）益州（四川成都）、永昌（云南保山）、故永昌出异物。前世但论有水道，不知有陆道（去大秦），今其略如此，其民人户数不能备详也。自葱岭西，此国最大，置诸小王甚多，故录其属大者矣。

泽散（迟散）王属大秦，其治（巴库）在海中央（的半岛上），北至驴分（黎轩或陆浑），水行半岁，风疾时一月到（巴库至伏尔加河河口约半月海程）；（泽散）最与安息安谷城相近，西南诣大秦都（近大不里士）不知里数（截距四百公里）。驴分王属大秦，其治（可能在伏尔加河河口）去大秦都二千里（陆路曲行约一千公里）。从驴分城西之（应为“南至”）大秦渡海，飞桥（巴库半岛）长二百三十里（实长七十公里）。渡海道西南行（应为“南行”），绕海（过半岛顶端后）直西行（至巴库）。

且兰王（德黑兰西 Gilan 省地）属大秦。从思陶国（乌兹别克替而米兹渡口）直南渡（阿姆）河，乃直西行（经巴里黑、尼沙卜儿、德黑兰一线）之（至）且兰三千里（直线距离两千公里）。道出（阿姆）河南，乃西行（赘语），从且兰复直西行之（至）汜复国六百里。（西域）南道（赞章至大不里士段）会汜复，乃西南（至）贤督国。且兰、汜复直南，乃有积石（伊朗 Zagros 山脉无草木之石山），积石南乃有大海（波斯湾），出珊瑚，真珠。且兰、汜复、斯宾、阿蛮（“亚美尼亚”之字根 Armen）北有一（高加索）山，东西行。大秦、海西东各有一山，皆（沿里海海岸）南北行。

贤督王属大秦，其治东北去汜复六百里。汜复王属大秦，其治东北去（东去）于罗

（土库曼斯坦）三百四十里（实距四百公里），渡海也。于罗（《史记》说属安息，《魏略》说）属大秦（汉代之帕提亚王朝），其治在汜复东北（东），渡河（应为“渡海”）。从于罗东北（木鹿，今 Mary）又渡（木尔加）河，斯罗（今布哈拉西南之查尔朱）东北又渡（阿姆）河（可至布哈拉，唐之安国，见安息国地图）。斯罗国属安息，与大秦接也（木鹿、查尔朱间隔有大漠）。

大秦西有海水（乌米亚咸水湖），海水西（今土耳其库尔德斯坦）有河水（底格里斯河源），河水西、南、北（三方）行有大山，（再）西有赤水（幼发拉底河源），赤水西有白王山（小亚细亚托罗斯山脉）。



图二十三 伊朗法斯附近 Zagros 山脉之石山（积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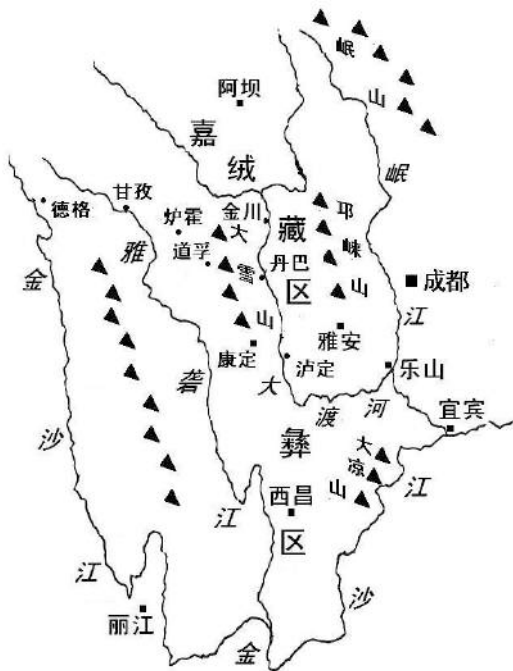
二十一 《后汉书·远夷歌》的语言信息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的〈远夷歌〉三章，是永平（公元 58 至 75）年间益州刺史朱辅怀柔远夷，白狼王唐菆去洛阳朝觐归来后诵成的，故尔亦称〈白狼王歌〉，后由通习夷语的犍为郡吏田恭译成汉语，四字一句，句后用四字注记源音，形似古风。因此，这是非常难得的古代夷狄语言的语音记载。

《南蛮西南夷列传》曰：

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数岁，宣示汉德，威怀远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盘木、唐菆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称为臣仆，辅上疏曰：“臣闻诗云：‘彼徂者岐，有夷之化。’传曰：‘岐道虽僻，而人不远。’诗人诵咏，以为符验。今白狼王唐菆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路经邛来大山零高腴，峭危峻险，百倍岐道。襁负老幼，若归慈母。远夷之语，辞意难正。草木异种，鸟兽殊类。有犍为郡掾田恭与之习狎，颇晓其言，臣辄令讯其风俗，译其辞语。今遣从事史李陵与恭护送诣阙，并上其乐诗。昔在圣帝，舞四夷之乐；今之所上，庶备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录其歌焉。

远夷诸部所在之地，应以“汶山以西”判定，但何为“汶山”？汉置“汶江道”就在岷江边上（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页 53），因此“汶江”就是“岷江”，而“汶山”当然也就是“岷山”了。今天岷山以西是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州，再远一点就是甘孜藏族自治州，都是古代西羌民族游牧的地方，因此“远夷”就是汉代的西羌诸族。



地图八 民族走廊——川西藏区、彝区略图

益州即是四川，州治在成都。邛崃山脉在成都平原正西，是横断山脉的东缘。白狼王去益州要“路经邛来大山零高驷”，可能就是川藏公路的第一个高山路段。邛崃山脉西侧，是大渡河中游的“大小金川”，其中马尔康、金川、小金等县今属阿坝州，以美女和碉楼著名丹巴县属甘孜州，土著居民是嘉绒藏族；以西的甘孜州的道孚、炉霍、甘孜、德格一带康巴藏族占居主体，白狼部落可能是嘉绒藏族或康巴藏族的一族羌系祖先。

横断山脉地区人类现象极为复杂，故有西方学者把它称为“民族走廊”，历代中国历史则把那里的古代民族归为“西羌”。唐代吐蕃民族兴起，势力扩张至横断山脉诸羌地区，羌系民族一部分“蕃化”为藏族，即如四川康巴、木雅、嘉绒藏族，云南迪庆藏族等，其余则为“非蕃”的僰僰（彝）、纳西（摩些）、哈尼、拉祜、独龙、景颇等族。



图二十四 四川羌村儿童

按说这“白狼”部落正在唐代“东女国”的最东缘，《新唐书·西域传》云：

东女，亦曰苏伐剌挐瞿咀罗，羌别种也，西海亦有女自王，故称“东”别之。东与吐蕃、党项、茂州接，西属三波诃，北距于阗，东南属雅州罗女蛮、白狼夷。东西行尽九日，南北行尽二十日。有八十城。以女为君，居康延川，岩险四缭，有弱水南流，缝革为船。

我曾经指出“西海亦有女自王”应该理解为“里海边上有女直国”，它很可能就是里海

东南角的“条支国”；而康藏高原上的“东女国”实则应为“东女直国”或即女真民族，它们是中国北方民族的同类。

唐代“雅州”是以今天四川雅安、泸定、康定为中心，丹巴和大小金川是其属地，邛崃山在其东，大雪山在其西，大渡河在中间南北流过，川藏公路横贯东西，那里正是汉代白狼、盘木、唐菽等远夷部落或今之嘉绒藏族的居地。《后汉书》所说的“白狼王唐菽”似乎也并不是一个女王，白狼部落当然不是“以女为君”的。

说来，今世嘉绒藏族的体征面目酷似北方民族，大小金川流行的“嘉绒语”与拉萨、日喀则的“卫藏方言”也根本不能互懂。这些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他们的祖先西羌是北方民族的同类。因此，与其说嘉绒藏族是藏族，还不如说他们是羌族，把他们归为藏族，是把羌系民族的“蕃化”现象，误解成“羌藏同源”了。



图二十五 嘉绒藏族女子

显然，〈远夷歌〉或〈白狼歌〉是横断山脉地区羌系民族语言的一部遗存。但也因为昧于“羌藏同源”或“羌蕃同源”的误解，学界大都从藏缅语的方面去寻找答案，甚至还有人将之与广西壮语进行对音比较，既然方向就瞄错了，自然都没有得到可信的结论。而我以蒙古语对其进行解读，许多疑难反而迎刃而解了。

《后汉书》中〈远夷歌〉的原文如下：

远夷乐德歌诗曰：

大汉是治（堤官隗构），与天合意（魏冒踰糟）。
吏译平端（罔驿刘脾），不从我来（旁莫支留）。
闻风向化（微衣随旅），所见奇异（知唐桑艾）。
多赐赠[缯]布（邪毗□□），甘美酒食（推潭仆远）。
昌乐肉飞（拓拒苏使[便]），屈申悉备（局后仍离）。
蛮夷贫薄（倭让龙洞），无所报嗣（莫支度由）。
愿主长寿（阳雒僧鳞），子孙昌炽（莫机角存）。

远夷慕德歌诗曰：

蛮夷所处（倭让皮尼），日入之部（且交陵悟）。
慕义向化（绳动随旅），归日出主（路旦捺维）。
圣德深恩（圣德渡诺），与人富厚（魏菌度洗）。
冬多霜雪（综邪流藩），夏多和雨（祚邪寻螺）。
寒温时适（藐浚泸漓），部人多有（菌补邪推）。
涉危历险（辟危归险），不远万里（莫受万柳）。
去俗归德（术叠附德），心归慈母（仍路孳摸）。

远夷怀德歌曰：

荒服之外（荒服之仪），土地硗埆（儻籍怜怜）。
食肉衣皮（阻苏邪犁），不见盐谷（莫砀羸沐）。
吏译传风（罔译传微），大汉安乐（是汉夜拒）。
携负归仁（踪优路仁），触冒险陟（雷折险龙）。
高山岐峻（伦狼藏幢），缘崖磻石（扶路侧禄）。
木薄发家（息落服淫），百宿到洛（理历髡雒）。
父子同赐（捕頼菌毗），怀抱匹帛（怀炤匹漏）。
传告种人（传室呼救），长愿臣仆（陵阳臣仆）。

· “随旅”之为“受教”

“随旅”出自“闻风向化（微衣随旅）”和“慕义向化（绳动随旅）”，其译义“向化”与现代汉语“受教”，或英语 learn 对应，《鞞鞞译语》和《华夷译语》“教”均作“速儿合/surqa”，《英蒙词典》learn 字对译 sulakh，两者均与“随旅”再音近不过了。

· “仆远”即为“伯颜”

出自“甘美酒食（推潭仆远）”，疑为“食物丰盛”的变译，蒙古语“丰盛/丰富”为“伯颜”，异写即为“仆远”。

· “阻苏/拒苏”为“肉食”

“食肉衣皮（阻苏邪犁）”和“昌乐肉飞（拓拒苏使[便]）”两句中的“肉”字，疑即“阻苏/拒苏”，拟音 kus。该字未见于后世北方民族语言，但匈牙利语中恰为 hus。

· “邪”是“多/大”

“冬多霜雪（综邪流藩），夏多和雨（祚邪寻螺）”两句中的“邪”，是蒙古语“多/大”的兼字 eg。此字元代多译“也该”，现代内蒙古地名“伊克昭”实义“大寺”；但是汉代译“邪”，《汉书·匈奴传》之“呼韩邪单于”实义“青天大单于”。

· “菌”为“人”

“部人多有（菌补邪推）”和“与人富厚（魏菌度洗）”两句中的“菌”字，显然是

“人”的意思。“菌”今音 jun，同源字“困”kun，(《说文》：“胡困切”)，正是蒙古语“人”字“浑”hun 或“苦温”kun (《华夷译语》第 396 字)。

· “邪推”为“部落”

“部人多有(菌补邪推)”是“部落中人丁兴旺”的意思，蒙古语之“部落”为 aimag 或 otog，前者译“爱马”在外蒙古是“省份”之意；后者兼意“帐幕”，中国史书也把游牧部落记为“帐落”，当是“帐幕群”或“部落”的意思，《史记·匈奴列传》之“毳毼”和本《远夷歌》之“邪推”是 otog 的音译。

· “邪犁”就是“皮革”

“邪犁”出自“食肉衣皮(阻苏邪犁)”一句。蒙古语“皮革”为“阿刺孙”(《华夷译语》第 219 字)，《英蒙词典》的“皮革/leather”一字对作 alis。“邪犁”显然即是“阿刺”或 a-li 之音。

· “侧禄”是“石头”

“侧禄”出自联句“高山岐峻(伦狼藏幢)，缘崖礧石(扶路侧禄)”。“侧禄”是蒙古语“石头”一字“叱罗/chuluu”，后缀 -n 则成“赤刺温”(《华夷译语》第 44 字)。

· “髭”即“百”

出自“百宿到洛(理历髭雒)”，蒙古语之数词“百”字为 zuu，匈牙利语为 száz，《辽史·国语解》曰：“爪，百数也。”

· “匹漏”是“布匹”

出自“怀抱匹帛(怀炤匹漏)”一句，本是“怀抱布匹”的意思。蒙古语“布”字即是“匹漏/baraa”。

· “呼敕”是“百姓”

“呼敕”出自“传告种人(传室呼敕)”一句，“种人”是“百姓”的意思，蒙古语“国/民”二字同为“兀鲁思/uls”(《华夷译语》第 52 字)，“呼敕”应是“兀鲁思”的缩音“兀思”。

· “倮让”即“柔然”

远夷部落自称“倮让”，出自“蛮夷所处(倮让皮尼)”和“蛮夷贫薄(倮让龙洞)”两句，有人类学者认为“倮让”即是彝族的真称“俚俚”。四川彝地的北缘在大渡河下游之石棉、峨边、马边诸县，距大小金川仅二百余公里，彝族的羌系祖先可能是自大小金川南下的“倮让/俚俚”民族。

“倮让/俚俚”就是“柔然/蠕蠕/茹茹”，西域地名“楼兰/鄯善”是其谐音。《魏书·蠕

蠕传》说“蠕蠕，东胡之苗裔”，即指柔然民族是说蒙古话的。今世甘南卓尼藏族中的“如兰/朮然/拉龙/拉路/肉龙/肉路/老拉哈/录力茶”等氏族（陈庆英主编《中国藏族部落》）当是西羌民族中的“柔然”部落的后裔

· “堤官隗构”即是“君临华夏”

〈远夷歌〉首句“堤官隗构”中的“堤官”，即是蒙古语的“酋长/ darga”，或是“天子”的意思。“隗构/ ghui-ghu”即是“夏后/回纥”或是“华夏”，这也是“华夏即回纥”的一个证明。“堤官隗构”也可译作“君临华夏”。

· 结束语

人们知道“氐羌”民族是横断山脉间人类的源头，但不仅不知道他们是北方民族的分支，反而还认为他们是吐蕃民族的同类。这番〈远夷歌〉是蒙古语的研究，以实据把我们从“羌蕃同源”的误解中解脱出来，而藏系民族是通过“蕃羌合流”，即吐蕃民族和西羌民族融合而成的。〈远夷歌〉的家乡，最合理是在四川西部的大小金川，今天那里是阿坝嘉绒藏区，稍北便是阿坝草地藏区，再北就是甘南藏族的家园，古代是匈奴、月氏盘踞的地方。〈远夷歌〉的语言于今天看来象是蒙古语，如果说它是当年的匈奴语、月氏语的方言，或许是更历史、更全面地看问题了。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修改



图二十六 四川凉山地区彝族儿童

二十二 藏民族中的北方民族成分

——兼论康巴是女真

藏人自称“蕃/ bod”（读如上海话“盘”）。中国历史上藏族又名“吐蕃”，该名流入西方后译作 Tibet。今世藏族分布在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区，但除雅鲁藏布江流域外，其它藏区都是古代的“羌地”。因此，藏民族必是“蕃”“羌”两系民族的融合，本文力图证明羌系部落是中国北方民族的同类。

拉萨和日喀则古代就是吐蕃本土的两个中心，它们的周边地区分别称“卫/ dbus”和“藏/ gtsang”，合称“卫藏/ dbus gtsang”（读作 yu-zang，别译“乌斯藏”）。六世纪时，兴起于今山南泽当地方的雅隆部落统一卫藏，继而扩张兼并羌系苏毗（藏文作 Sun-pa，又译“孙波”）和象雄（汉籍又作“羊同”）部落建立吐蕃王朝。这一事件是西藏历史的界碑，之前称象雄时代，之后称吐蕃时代。

藏语与缅甸语、汉语和中国南方诸族语言有着亲缘关系，因此藏语被归属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汉藏语系语言的一般特征是：基本语汇多为单音节且有声调。现代藏语分“卫藏”、“康”、“安多”三种方言，卫藏方言是藏语之源头，它与南方汉语更为接近；康方言和安多方言则是吐蕃民族扩张中，渐次蕃化的诸羌语言。藏北黑河（那曲）、藏东昌都、林芝东部，青海玉树、四川甘孜和云南迪庆等地区，构成康方言区。青海果洛、黄南、甘肃甘南，四川阿坝诸州，及青海湖周边和河西走廊构成安多方言区。这两个方言区大致以巴颜喀拉山和大渡河上游诸枝流分界。



地图九 藏语方言区

· 上古西羌民族的血缘和语言

要认识藏民族，还必须从头认识“羌”。

西羌民族很古老，甲骨就有“羌”的记载。传统学术说西羌是“西戎牧羊人”（《说文解字》，香港，中华书局，页七八下），即泛指中国西部的游牧民族，而并不指特定血缘或语言的群体。随着农耕文明的扩张，西部游牧民族逐渐萎缩或出走，因此西羌也是一个变化着的观念。譬如《史记·六国年表》说：

禹兴于西羌，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

夏的中心可能是在今天河南省西部，那是后世的中原地方；周兴起之地“丰镐”即是今天陕西关中；秦的祖地“雍州”可泛指陕甘宁青大片地方。如果四千年前夏禹“兴于西羌”或曾为游牧民族的话，那时陕甘宁青的古代人类就更非西羌莫属了。

事实上，夏、商、周、秦都是北方民族的同类，从族名看“夏后”即是“回纥”；商则是自命“九有”的九姓/女真民族；周的江南分庶“吴”初号“句吴”实即“九国”，“周/句”即是“九/女”的谐音；秦为“嬴姓”实以“嬴政/按陈”为姓，或即女真系“安姓/金姓”部落。

夏、商、周、秦四代绵延两千多年，那是中原人类由游牧转型农耕，也是汉语在中原形成并取代戎狄语言的过程。秦汉两代，西羌民族的代表是“月氏”和“乌孙”，它们实质是女真民族的“兀者”和“爱新”部落，出走中亚的月氏又号称“昭武九姓”，因此西羌民族的血缘含有浓重的九姓/女真成分。

七、八世纪间，蕃羌两系部落先期融合而成的吐蕃民族走出西藏高原，黄河上游党项、白兰、多弥、吐谷浑等部为其征服，部分蕃化为今世安多藏族的祖先。“党项”或作“唐兀/唐古特”即是蒙古语民族“东胡”；未被蕃化的“吐谷浑”后裔“土族”今世仍然使用蒙古语；“白兰”应是《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的〈远夷歌/白狼王歌〉之载体部落，本书有专篇证明〈远夷歌〉是用蒙古语颂成。因此，西羌民族祖先的主流语言很可能是后世的蒙古语。

元明之际湮灭的西夏民族的大部分是西羌的后裔，又是今世使用汉语而信奉伊斯兰教的西北回族的祖先。因此，今世陕甘宁青地区汉、回、蒙、藏诸族并存的局面，是与北狄同源的西羌民族的语言转化，血缘融合和宗教分离的结果。

· 康巴藏族的祖先是“女国”

藏语的“人”为“巴”，康方言区居民就叫“康巴”，康巴男女以人材俊美著称。康方言区地域广大，西起于藏北高原，东方止于大渡河流域，覆盖整个横断山脉，其范围恰恰与《新唐书·西域传》记载的“东女国”相合。

离拉萨不远就是卫藏地区之北界——念青唐古拉山，山北的藏北黑河地区，及至巴颜喀喇山南麓之青海省玉树州，俱为古代苏毗的地方。越巴颜喀喇山便入青海省果洛州，那是古代党项羌的地方，果洛州与玉树州仅为一山所隔，却分属安多方言和康方言区，这种语言差异显然与党项、苏毗两部的血缘、语言和蕃化迟早有关。

因此，认识“苏毗”和“女国”是认识康巴藏族的根本。七世纪成书的《隋书》说当时帕米尔以南有一个尊奉女权的“苏毗国”。

在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王。王姓苏毗，字末羯。

这个苏毗国的祖先可能与《汉书·西域传》说的“塞种”有关，其云“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今世南亚克什米尔即是“罽宾”，其巴控“巴尔蒂斯坦/ Baltistan”和印控“拉达克/ Ladakh”地区因为藏族聚居而通用藏语，故尔合称“小西藏”。

然而，人类并没有发生过世袭而稳定的女权社会，这个苏毗国是否真是一个女权国？也就成为了悬案。而“王姓苏毗，字末羯”又说它的统治氏族名“末羯”，因此我猜测它很可能是以“勿吉”部落为首的“女真国”，但被误解成“女王国”。

· “罗女蛮”竟是“柔然国”

十一世纪成书的《新唐书》对西域和吐蕃又有了许多新认识，其〈西域传〉记载的“东女国”，究竟是别出心裁的“女王国”，还是康藏高原上一类部落繁多的“女真国”？该传的〈东女〉篇如是说：

东女，亦曰苏伐剌鞞瞿咀罗，羌别种也，西海亦有女自王，故称“东”别之。东与吐蕃、党项、茂州接，西属三波诃，北距于阗，东南属雅州罗女蛮、白狼夷。东西行尽九日，南北行尽二十日。有八十城。以女为君，居康延川，岩险四缭，有弱水南流，缝革为船。

“东女”是“东女国”的简称。其“西属三波诃，北距于阗”之“三波诃”，自然是吐蕃文献的“孙波国”或《隋书》贴近于阗的“苏毗国”。“东与吐蕃、党项、茂州接”是念青唐古拉山和巴颜喀拉山之间，远及川西滇北的今世黑河、昌都、玉树、甘孜、迪庆地区；“岩险四缭，有弱水南流，缝革为船”又是横断山脉的风光。这就是现代藏语康方言区的准确范围和真实景观。

“东女……羌别种也”，其中的“东南属雅州罗女蛮、白狼夷”，还特别能显示这些西羌部落是北狄的同类。“罗女蛮”是四川雅安凉山地区实名“保保”的彝族祖先，其为“女蛮”，实为“女国”。《元史·地理志十三》有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西昌市（元建昌路置）北郊泸沽镇的彝族祖先的信息，其云：

泸沽。县在州北。昔罗落蛮所居，至〔唐代南诏国国主〕蒙氏霸诸部，以乌蛮酋守此城，后渐盛，自号曰落兰部，或称罗落

所谓“乌蛮”即今世彝族上层“黑彝”的祖先；而“罗落/保保”之别称“落兰”或说蒙古话的白狼夷之自称“倮让”，实际就是北狄“茹茹/蠕蠕”之正名“柔然”或其演变为西域地名之“楼兰”。这部没有蕃化的“女蛮/女国”的北方民族属性或许能为康巴藏族是女真之裔展现线索。

· 西海曾有“女直国”，东女必为“女真国”

有了“王姓苏毗，字末羯”和实为“罗女蛮”的“罗落蛮……自号曰落兰部”的线索，“东女”是北方民族的同类，乃至就是“女真国”就益见明显。以此反推“西海亦有女自王”的实质就应该是“西海亦有女直王”或西域曾有“女真国”。本书已经指出〈大宛列传〉以来“西海”是指里海。那里的“安息”、“奄蔡”、“条支”实际是女真氏

族“爱新”、“按出”、“女直”；本书又已经指出，唐代西域以“月氏”为主体的“昭武九姓”，实为以女真大族“兀者”为主体的“九姓/女真”群体。

因此，康藏高原和横断山脉地区曾是“女真”世界，而不是“女权”社会的结论，便由西及东地得以澄清。《新唐书》关于那里女权的描述皆属虚构。有人将部分藏族社会的“一妻多夫”现象和横断山脉地区的“走婚”习俗附会为女权社会之遗存，更是史学的败笔。

· 康区的语言和宗教

“女真/九姓”是康巴藏族的重要血缘。但是西羌民族的主流语言可能更接近于后世蒙古语，康方言区还保有大量蒙古语地名，譬如：“喀拉乌苏”（黑河），“巴颜喀拉”（富饶而黑色的）等。但是康方言也有女真语现象，黑河方言敬语“谢谢”谓 kho-zu，就与满语之“鞠躬”曰“忽入”（贾敬颜等《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天津古籍，1990，页290），和匈牙利语的“谢谢”曰 Köszönet 一致。

藏语的“牛”字康方言为 so，安多方言为 sok，卫藏方言则转义为“牲畜”；而藏人又谓蒙古人为 Sog，疑即汉籍之“牝牛羌/黄牛羌”，实义“牧牛族”。今世康巴三十九族所在“索县/Sog”和中亚“九姓地”之别称“索格地亚/Sogdia”都应是“牧牛族的地方”；南北朝时南人又称游牧之北人为“索虏”。因此上古某种九姓语言之“牛”可能曾为“索”，后来被西羌民族带到中亚和康藏高原去了。

“苯教”是先于藏传佛教的西藏本土宗教，它的多自然神崇拜和驱邪意识，都与佛教意识相左；其杀牲祭祀和击鼓跳神的仪轨，显示它是源自通古斯民族的萨满教。通古斯民族的迁徙，使萨满教遍布欧亚大陆和美洲极北地区。而西藏苯教则极盛于古代象雄，当今依然流行于康方言牧区，现代藏族舞蹈则仍然寓有萨满跳神的形态，这都显示象雄和苏毗有通古斯民族的背景。

· 康巴又为“霍尔”

康巴既为女真，又称“霍尔”。上世纪著名藏学家任乃强说：

藏人之云“霍尔”犹中国之曰“胡”也。举凡北方之异民族皆可以此称之。如今西康之甘孜、炉霍人，青、甘之羌戎，新疆之回人，皆用此称，又曾以之称呼成吉思汗之祖先。却未以之称呼汉族。……查此地带（按：昌都地区），古为羊同苏毗之国，实为羌族，[故]藏人呼羌亦为“霍尔”也。

因此，霍尔即是“胡儿”，它既是康巴，又是西羌和北狄之通称。这貌似糊涂观念，却是藏民族对羌狄同源的清醒认识。

近世黑河、昌都地区的霍尔三十九族和甘孜地区的霍尔部落，构成康方言区人口主体，他们不仅被认为是亦自认是北方民族的后裔。不难发现三十九族的族名与北方民族的族名诸多相关，如：

巴吴	即“仆和”
比如	即“拨略”
赤如	即“叱罗”
竹居	即“女直”

杂玛尔	即“且末”
达珠	即“达稽”
那如、纳若	即“纳喇”（蒙古语“太阳”）
奈木擦	即“乃蛮/奈曼”（女真语“鱼”）

在有清一代的很长时期里，满清政府的驻藏大臣直接管辖三十九族，而三十九族的亲中央的政治心理，至今如是。



图二十七 四川甘孜州的康巴面容

· 卫藏“四茹”中的北方民族部落

“卫藏”是吐蕃本土，古代卫藏分设“四茹”：拉萨附近的“伍茹”和“约茹”，日喀则附近的“叶茹”和“茹拉”。上下伍茹分执花边红旗和红色吉祥旗；上下约茹分执红色狮子旗和白色黑心旗；上下叶茹分执绘鹏鸟和黄色花斑之黑色白心旗；上下茹拉分执白狮悬天旗和黑色吉祥旗，适为“八旗”。

藏籍《贤者喜宴》记载，伍茹十千户是：岛岱、岱界、曲界、章村、觉巴、支界、畿堆、畿麦、叶若布小千户、东部近卫千户；约茹十千户是：雅隆、秦隆、雅界、玉邦、达保、尼雅涅、聂巴、洛扎、洛若小千户、北部近卫千户；叶茹十千户是：东钦、象钦、朗迷、波噶、年噶、章村、波热、松岱、象小千户、西部近卫千户；茹拉十千户是：芒噶、赤松、墀邦、拉孜、娘若、乞塘、康萨、开扎木、错俄小千户、南部近卫千户。这些千户名中，若干与北方民族的族名有明显的对应，如：

岛岱 dor-sde	即“拓特”
叶若布 yel-rab	即“挹娄”
洛扎 lho-brag	即“如甲”
波噶 phod-dkar	即“仆骨”

年噶 nyen-kar	即“粘割”
芒噶 mang-kar	即“蒙古”
乞塘 khri-vthang	即“契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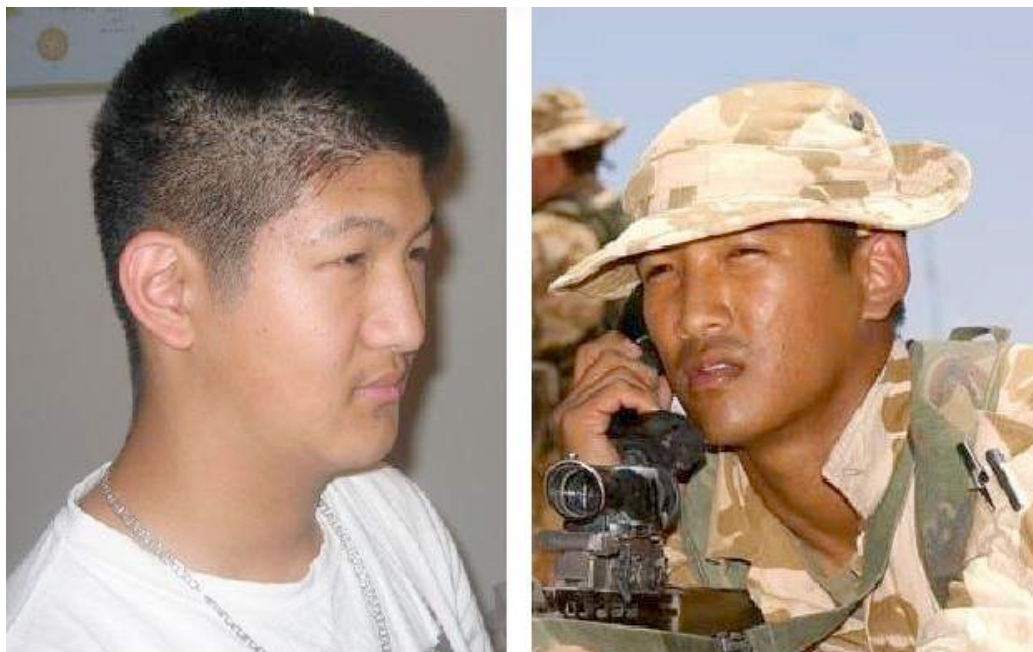
卫藏四茹是吐蕃民族最基本的成分。然而，即便卫藏四茹也包容了北狄部落。因此，北方民族进入雅鲁藏布江流域的时代，就应该大大地早于吐蕃时代了。

· 从西藏转进尼泊尔的女真民族

尼泊尔与西藏一山之隔，国中超过二成的人口是祖先来自西藏的蒙古人种，其主要的部落是 Magar、Tamang、Rai、Limbu、Bhote、Sunwar、Gurung 等。其中 Magar 部落聚居在加德满都以西的丘陵地带，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 Gurung 部落有亲缘关系。而信仰萨满教的 Gurung 部落又名 Gurkha，即是著名的善战民族“廓尔喀”。

廓尔喀也是加德满都正西数十公里处的城名，十八世纪时它是一个强大而好战的城邦。1791 年，廓尔喀部入侵西藏，激起了满清政府的强烈反弹；1814-1816 年间，廓尔喀部又侵入印度，与英国东印度军队激战，却因其优良战力受英印当局青睐，化敌为友后收编为“廓尔喀军团”，从此成为世界著名的雇佣军。一次世界大战时，二十万廓尔喀精壮赴欧参战；香港回归前，驻港英军亦含廓尔喀军团。长期以来 Magar 和 Gurung 部落是廓尔喀军团的主要兵源。

女真民族向以善战和信奉萨满教著称，尼泊尔族名 Magar 当即女真族名“靺鞨/马佳”，或匈牙利国名 Magyar；而“廓尔喀/ Gurkha”又同唐代北方族名“骨力干”，或金代女真族名“古里甲”，或清代满族姓氏“瓜尔佳”。而“马佳”和“瓜尔佳”均入“满州八大姓”（余六姓为伊勒根、钮祜禄、董鄂、辉发、乌拉、舒穆禄），辛亥后“瓜尔佳氏”大多改“关姓”，出有中国共产党早期名人关向应。



图二十八 美国华人少年郭凯文（父母均来自东北祖籍山东）
和一名廓尔喀雇佣军士兵

象雄民族曾经非常兴旺，在阿里地区有大量遗迹，但不知不觉地消失了，那是人类学的一个谜。现在看来，尼泊尔的 Magar 和 Gurkha 部落的祖先就是象雄民族，喜马拉雅山南北两侧生态差别巨大，许多山口象漏斗一样把有“女真/九姓”背景的象雄民族泄到温暖的南亚世界去了。

· 结束语

藏民族祖先形成的大概图景是，使用“藏缅语”的人类群体沿伊洛瓦底江上游诸支流和萨尔温江——怒江河谷上溯来到雅鲁藏布江流域；与北方民族同类的“西羌”部落则从多个不同的方向走进西藏高原，这两枝人流先在“卫藏地区”融合成了吐蕃先民的基本部落；然后他们又从那里出发，再与周边的西羌民族逐次融合成血缘和语言都相当复杂的吐蕃民族，而西羌民族中的“女国/女蛮”即是“女真/九姓”。事实上，不仅西藏民族，华夏、蒙古、突厥等亚洲民族，匈牙利、芬兰、爱沙尼亚等欧洲民族都有“女真/九姓”民族的血缘成份。

二〇〇五年三月九日原稿
二〇〇六年二月二十三日修改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四日再修改



图二十九 尼泊尔 Magar 族妇女

二十三 若干欧洲族名、国名之东方由来

地中海文明长期受到来自蛮族（Barbarians）的入侵，他们有的是来自北欧的诺曼底人，还有来自亚洲的游牧民。后者中，五世纪阿梯拉的“匈人/ Huns”是一枝；九世纪末“马扎尔人/ Magyars”人是另一枝，他们的后裔与当地的民族融合了不说，Magyar人还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匈牙利。十三世纪的成吉思汗蒙古骑兵，则是很后来的事情了。十七世纪以前，欧亚草原一直是亚洲民族耀武扬威的地方。

爱沙尼亚人和芬兰人来得更早，纪元初的《日耳曼尼亚志》才记载了他们的事迹。挪威、瑞典、芬兰的北部和俄罗斯的可拉半岛，至今还生活着少量蒙古人种的居民，他们无疑是一些从东方迁徙去的，善于在寒带生存的亚洲民族。



图三十 挪威北部的一个拉普人 Lapps 家庭合影
按，男子呈欧洲人种，后排女子呈蒙古人种，前排女子呈混合形态。

还有一些民族，如“保加利亚人/ Bulgarian”是使用斯拉夫语言的，但他们的祖先却是匈人中的“保加尔人/ Bulgars”。最有趣的还算是国名“日耳曼/ German”的由来，德国人自己说不清，我们中国历史倒可以为它正本清源。

· “保加利亚”与“仆骨”

保加利亚在巴尔干半岛上，是我们很熟悉国家，它东面临黑海，南面是希腊，北面与罗马尼亚以多瑙河相隔。现在的保加利亚人是斯拉夫民族的成员，他们与俄罗斯、乌克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等民族使用非常相似的语言。保加利亚很早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上一世纪，它产生过一个著名的共产主义领袖季米特洛

夫。

西方语言中的“利亚/尼亚/维亚”等常常是构成地名的族名后缀，众所周知西伯利亚是“鲜卑人的地方”，罗马尼亚是“罗马人的地方”；因此保加利亚当然就是“保加尔人的国家”了。

保加尔本是匈人的一个部落，（阿梯拉以后“匈人”是东欧地区亚洲游牧民族的统称）。七世纪时，它与另一个匈人部落“高车骨/ Kurtrighur”长期滞留在黑海东北角的亚速海和库班河周边地区。一个叫 Kubrat（死于 642 年）的可汗统一了那里的游牧部落，Kubrat 有五个儿子，其中名叫 Bayan 的，继承了父亲的汗位和领地。后来 Bayan 的后人举族迁往伏尔加河中游地区，成为著名的保加尔汗国的主体居民。他们也就是今世“楚瓦什/ Chuvash”人的先祖。Kubrat 的另一个儿子率众西去，定居在“梅西亚/ Moesia”（今保加利亚）地方，他们与斯拉夫人融合，成了说斯拉夫语的保加利亚人。Kubrat 还有一个儿子是高车骨的酋长，这个部落一直定居在顿河西岸。（见《草原帝国》）

若将 Kubrat 和 Bayan 译做“忽必烈”和“伯颜”，大家就会明白他们是蒙古人了，成吉思汗之孙元世祖叫“忽必烈”，而“伯颜”在蒙古语里是“富贵”的意思，蒙古人叫“伯颜”的，就象汉族叫“张富贵”、“李富贵”的一样多。保加利亚历史说，他们的祖先称“酋长”为 Khan（可汗），“苍穹之神”为 Tengra（腾格里），这都是和蒙古语是一样的。这些语言信息虽然并不充分，但也可以看出古保加尔人最初是说蒙古语的。保加利亚人与楚瓦什人同源，更是公认的事实，而今世楚瓦什语中的蒙古语、通古斯语成分比比皆是。

族名“保加尔/ Bulgar”，应是《唐书》漠北部名“仆骨”，或《魏书》室韦部名“婆蒿”。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将领“仆固怀恩”的姓氏也是这个族名。族名“仆骨/婆蒿/ Bulgar”的字根是“仆/婆/ Bul”，因此《北史》也将它记为“钵·室韦”。事实上，“仆骨/婆蒿”民族的祖先又是从中原出走的，《左传·昭公九年》就记载：“蒲姑商奄，吾东土也。”《水经·济水注》则说：“蒲姑故城，在临淄县西北五十里，近济水。”然而，这只能是“蒲姑/仆骨/婆蒿”的一部祖先的形迹，春秋时代这个民族早已在中国北方乃至欧亚草原立足了。



图三十一 旧俄时代的布里雅惕人

天长日久，北方民族语言的音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Bul 被读成 Buli 或 Bula，而 gar 则软化成了 ar，于是 Bulgar 成了 Buli-ar 或 Bula-ar，也就是《蒙古秘史》说的蒙古大军征服了的“不里阿耳”或“孛剌儿”；有人说那是波兰，但从蒙古军所经过的地序来看，那是伏尔加河中游的保加尔汗国，或今天的楚瓦什地方。而聚居于贝加尔湖东侧的现代“布里雅惕/ Buryat”蒙古部，其名显然是“不里/ Buli”和蒙古部落名后缀“雅惕/ at”之拼合。

唐代漠北的仆骨部落可能是说突厥语的，布里雅惕语则是典型的蒙古语，还有人说蒲姑国是嬴姓部落，要确认仆骨民族的血缘和语言不是容易的。五十年代匈牙利考古学者报告，该国出土的四、五世纪匈人头骨，大量与现代布里雅惕人的头骨极为近似，这或许表明阿梯拉的一枝主力是保加尔人的同类。应该说，仆骨是走向西方的保加尔民族之源；布里雅惕是他们在远东的宗亲。

· “爱沙尼亚”即“兀者”

波罗的海东岸有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个小国，其中爱沙尼亚是一个语言特异的民族，Estonia 是别的民族对它的称呼，他们管自己叫 Eesti，读音与“爱斯基摩/ Eskimo”很相近。而旧俄时代他们又称 Чудь，也就是“女直/ Chuchi”。这种关系使我们不难看出，Eesti 衍生于女真族名“訛斥/斡拙/兀者”。

公元前 56 年出生的罗马史家塔西陀，他的《日耳曼尼亚志》（马雍、傅正元译《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页 78）记载：

在斯维比海（波罗的海）东岸住着 Aestii 人……他们崇拜诸神之母，这种迷信的标帜为一只牝野猪的形象。

Aestii 当然就是 Eesti，他们是爱沙尼亚民族的祖先；而他们崇拜“野猪神”的习俗，却与通古斯民族非常相似。《满族风俗志》（王宏刚、富有光编著，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页 21）说：

满族素有“一猪二熊三老虎”的猎谚，野猪的凶残更显出猎人的勇敢。野猪不仅是狩猎的对象，也是萨满教神验的主角。斗士如能刺杀野猪，拔掉獠牙，被视为“神助”，是阖族大喜的日子，萨满会把野猪双牙穿孔授于斗士，族人也会将抢得的余骨磨成饰物，系在腰间。

《后汉书·东夷列传》也记载：“挹娄……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旧唐书·北狄传》还说：“靺鞨……其畜宜猪，富人至数百口，食其肉而衣其皮。”古代通古斯民族从事狩猎和驯养野猪，从而产生的崇拜野猪图腾的风俗，也被远走的爱沙尼亚人的祖先带到欧洲去了。

爱沙尼亚语、芬兰语、匈牙利语，与若干西西伯利亚地区的纯蒙古人种的部落语言有着近缘联系，西方语言学界将它们归属为乌拉尔语系。尽管，爱沙尼亚语和芬兰语比匈牙利语更早脱离了东方，而且东方语言本身也曾发生过重要的变化；然而，在爱沙尼亚语和通古斯、蒙古、突厥诸语言间，仍然保持了相当数量的可比语素，如：

爱沙尼亚语 满语

大	avar	按巴
土、地	maa	那
手、臂	kasi	喀拉
冰	jaa	朱合
箭	nool	牛录
水	<u>爱沙尼亚语</u> vesi	<u>蒙古语</u> 乌苏
驾驭	<u>爱沙尼亚语</u> juhtima	<u>突厥语</u> getmek (丘豆伐)

爱沙尼亚语的“驾驭”一字 juhtima 与现代突厥语的 getmek 非常接近，然而它与古代柔然部落语言的“丘豆伐”一字还更为接近，《魏书·蠕蠕传》有说：“社仑……于是自号丘豆伐可汗。丘豆伐犹魏言驾驭开张也，可汗犹魏言皇帝也”。这个字还与鲜卑语有关，《魏书·失韦传》说：“武定二年四月，始遣使张焉豆伐等献其方物”；《北史·室韦传》更“张焉豆伐”作“张乌豆伐”，急读即是“丘豆伐”。北方民族语言互相渗透，爱沙尼亚语肯定与中国北方诸族语言有关，但其究属还待细析。

爱沙尼亚语的亚洲语言属性和古 Aestii 人的通古斯民族习俗，是推定爱沙尼亚人的祖先是来自远东的依据。而从满语、爱沙尼亚语、芬兰语的“箭”字“牛录/ nool/ nuoli”完全同音的现象，使我们可以推测，爱沙尼亚和芬兰民族的远东祖先，是在发明了弓箭术后才离开通古斯部落群体的。

· “日耳曼”即“吉里迷”

日耳曼民族的族名是多样的，这反映了它历史的流长和血缘的复杂。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德意志/ Dutch”、“普鲁士/ Prussia”、“哥特/ Goths”、“条顿/ Teutones”等；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又叫它 Allemand 或 Alemán；斯拉夫人和匈牙利人称之为 Némets；芬兰语和爱沙尼亚语则谓之 Saksan。它们大都可以追溯到一些古代部落名。

然而，“日耳曼/ German”一字始于罗马历史地理著作《日耳曼尼亚志》，它把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称为“日耳曼尼亚/ Germania”，但做“蛮族地方”来理解。德国历史、语言、考古学家对 German 一字作了往复的研究，也只能证明它不是一个德意志民族的部落名。或许正因为它没有部落名的偏向，德国人才接受它作为对外的国名。

古代东欧广大地区曾经记为 Scythia，后来那里又改称 Sarmatia，罗马尼亚则被称为 Dacia，这些地名都是从游牧民族族名 Scythian、Sarmatae、Daci 变来的。希罗多德的许多记载表明 Sarmatae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亚洲人种游牧部落，熟悉中国历史的人很容易看出契丹部名“悉万丹”或室韦部名“深末怛”就是 Sarmatae，而 Scythian 和 Daci 的源名又分别是“斯结”和“达稽”。因此地名 Germania 的生成，或许也须从亚洲民族迁徙的角度来认识。

“日耳曼/ German”是转自蛮族族名“且末里安/ Cimmerian”的。希罗多德记载这个民族很早就黑海北岸游牧，顿河——亚速海海口的“且末里安地峡”就是他们的遗迹。后继而来的“斯结泰/ Scythian”人将他们逐出了那片地方。希罗多德记载：

斯结泰王马扎斯 (Madyas) 率一枝大军，追赶被逐出欧罗巴的且末里安人，而侵入

了亚细亚（按，高加索山脉以南的地区），来到了美地亚人的领地（按，今阿萨拜疆）。

有西方学者根据乌克兰和中欧地区的考古发掘论断，西枝且末里安人在斯结泰人的追迫下，进入了中欧地区；而《大英百科全书》说早在公元前 500 年前的几个世纪里，且末里安人就已经定居在匈牙利平原和周边地区了。因此且末里安人是骚扰地中海文明诸国的蛮族中的一枝，罗马人才把“且末里安”当作“野蛮人”的称谓之一，罗马地名“日耳曼尼亚/ Germania”应即是“且末里亚/ Cimmeria”的变音或变写。

西方学界认为“且末里安”人既然来自中亚，就属于伊朗人种（亦见《大英百科全书》）。其实根本不是这样，中国历史早就有它的信息。《金史·地理志》起句云：

金之壤地封疆，东极吉里迷、兀的改诸野人之境……。

这是说公元十世纪，就有“吉里迷”部落生活在乌苏里江以东地区。而今，内蒙古还有政区“哲里木盟”，清代叫“济尔默部”，我以为“哲里木/济尔默”就是“吉里迷”。此外，汉代西域“且弥/且末/扞弥”，隋代铁勒“九离伏”，唐代突厥“处蜜”，五代奚族“啜米”，元蒙“扎马儿歹”等，都是“吉里迷”的缩音或变音。从中国历史记载来看，这个蒙古人种部落很早就散布在北亚和中亚地区了。

从相关地名的分布，也可以窥见吉里迷民族的源流。山东“即墨”（读 ji-mi），山西“羁马”，河南“葭密”，可能都是这个部落的遗迹，唐代西域国名“忸密”（读“丑密”，地处今布哈拉附近）。新疆地名“且末/吉木萨尔”，哈萨克斯坦城名 Chimkent（奇姆肯特），又都是这个部落弥散的轨迹。十三世纪蒙古军远征东欧，《蒙古秘史》说他们：

渡亦扎勒河、扎牙黑河，直抵乞瓦绵、客儿绵等地。

其中，“亦扎勒河”和“扎牙黑河”分别为乌拉尔河和伏尔加河；而地名“客儿绵”很值得探究。《说文》说“客，寄也”，现代东北方言则称“客”为“且”；因此“客儿绵”当读“寄儿绵/且儿绵”，实际即是“吉里迷”。今居伏尔加河卡玛河合流处的 Cheremis 民族当即“客儿绵”的遗民。这个出自黄河流域的民族，在通往欧洲的道路上到处留下了它的后裔。

北方民族在读 r 或 l 时，常常将其转化为 ra/ri 或 la/li，这就是女真人和蒙古人把“吉儿迷”叫作“吉里迷/哲里木”的原因；而汉语行文又常把“尔/儿/耳/里/离”略去，而成“即墨/且末”了。然而应读“吉耳曼”的欧洲国名 German，反倒最接近这个东方族名的本音。事实上，将 Cimmer 和 German 译作“吉迷/哲木/九离伏/济尔默”也都是非常准确得当的。

然而，切莫以为日耳曼民族是从东方迁徙到欧洲去的，我是说国名 German 是得自地名 Germanica 的，这个地名又是“吉里迷/且末里安”民族的入侵造成的，而这个民族早就溶解到西方民族中去了。

原载台湾《历史月刊》二〇〇三年六月号

二〇〇六年三月十日修改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日再修改



图三十二 两名穿着节日服装的 Cheremis 族妇女
(T. Evsevev 摄于 1919 年，藏芬兰国家博物馆)

二十四 法国总统“萨科齐”是“少皞氏”

有人拿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齐（Nicolas Sarkozy）与拿破仑相比，不仅是因为他们都长得短小，还因为拿破仑来自外岛科西嘉，萨科齐的父亲保罗·萨科齐来自异国匈牙利。我曾经说匈牙利民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以女真为代表的中国北方民族，以这位法国总统的匈牙利父系家世，可以进一步阐明这个结论。

· 外祖父是来自希腊的犹太人

萨科齐总统年幼时父母离异，保罗·萨科齐拒绝抚养他的三个儿子，因此孩子们是在外祖父本铎·马拉（Benedict Mallah）的关爱下长大的。本铎·马拉是从土耳其统治下的希腊萨洛尼卡（Thessaloniki 或 Salonica）移民来的犹太青年，远祖则是出自西班牙，他在自由开放的法国习医，娶妻后皈依了法国天主教，后来在巴黎悬壶成名。在纳粹占领法国时，马拉家族有五十七人被杀害。

因此，法国总统萨科齐最多只有四分之一的法国血统，而他的姓氏还表现了鲜明的匈牙利背景；但是每当有人以他的移民背景来质疑他的排外立场，他会毫无闪烁地应对“我是一个法国人”。从文化背景和从政治立场上看，萨科齐是不折不扣的法国人，而我们也只对他的血缘有兴趣，那是与他的政治立场毫无干系的事情。

· “蒲察”和“拓特”都是女真姓氏

保罗·萨科齐原名 Nagy-Bócsay Sárközy Pál，他姓 Sárközy 名 Pál，前面的 Nagy 是匈牙利语的“大”字；Bócsa 是一个匈牙利姓氏，也就是《金史·百官志》里的女真姓氏“蒲察”。因此他是“大蒲察部落的萨科齐家的保罗”，这种归属表达就象中国人说“北京的张家的小三子”，是东方人从大到小思维习惯。保罗归化成法国人后把自己姓名颠倒成从小到大的 Pál Sárközy de Nagy-Bócsa，他的满洲部落籍贯 de Nagy-Bócsa 就还有了一点 de Gaulle（戴高乐）的高卢味道了。

保罗的母亲叫 Csáfordi Tóth Katalin，她的娘家姓氏 Tóth 是匈牙利头号大姓，也就是《金史·百官志》记载的女真姓氏“拓特”。这个拓特家族出自 Csáfordi 部落，匈牙利文的 cs 读 ch，因此 Csáfor 就是中国历史《魏书》里的鲜卑姓氏“乞伏”，而法国总统的祖母就是“乞伏底部部落的拓特家的卡塔琳”。

保罗·萨科齐的祖辈是的“二等贵族”，匈牙利帝制时代贵族等级约占人口的百分之五，他们大多是 Magyar 各部落的强人后裔，“大蒲察”和“乞伏底”大概就是这些来自远东的部落中的两个。旧时“大蒲察部落的萨科齐家族”在佩斯城东九十二公里处的 Alattyán 村有一个庄园，萨科齐选出候任时《纽约时报》记者造访了这个“有两千条灵魂”的村庄，说总统家的根已经被兜底拔掉了（uprooted）。

· 萨科齐的家世离乱

匈牙利曾经是一个疆域可观的中欧强国，1867 年开始成为举足轻重的“奥匈二元帝国”的一元，因此也就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元凶，一九一八年战败后帝国崩析，匈牙利和奥地利双双沦为蕞尔小国。二次大战前匈牙利又试图崛起，与希特勒的德国结了盟，

结果匈牙利第二军团在斯大林格勒与德军分食败果，二战的结局使匈牙利更加不得翻身，蕞尔小国成了前苏联麾下的一个卫星国。

欧洲多有战乱，萨科齐家族也少有快乐，一九一九年罗马尼亚占领军把萨家庄园的屋舍焚为平地，一九二八年保罗·萨科齐出生在布达佩斯，三十年代萨家变卖了老家的田产，父亲是县城 Szolnok 的一名民选小吏，一九四五年他们举家逃往德国，当年又返回家乡，不久父亲就死去，卡塔琳妈妈担心儿子被征入匈牙利人民军，还怕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于是唆使他出逃西方。



图三十三 保罗·萨科齐在儿子的像前

那时从匈牙利去奥地利，大概就象五十年代初去香港一样方便。保罗经过奥地利来到了西德巴登巴登，法国占领军总部就设在这个德法边境的小城里，他在那里参加了法国外籍兵团，立刻就被送到阿尔及利亚去受训，原本他是要去印度支那打仗的，但是一位当军医的匈牙利同胞帮了他的忙，或者为他作了弊，军医让莫边府的包围圈里少了一粒匈牙利炮灰，但为法兰西共和国保全了一位总统的父亲。

一九四八年，从外籍军团解役的保罗·萨科齐以平民之身登陆马赛，于次年结识法学院女生安德丽·马拉，两人婚后定居在巴黎，五十年代一家人连生贵子。保罗·萨科齐也是一个精明人，成了画家还经营广告生意；但是他一生连连换妻，总统似乎也有乃父之风。本文不想叙述萨家的这些琐事，花边新闻就此剪段不续，言归正传讨论萨科齐的家世。

· 锡伯族里有“萨孤氏”

匈牙利姓氏 Sárközy 按法文或英文可读“萨科齐”，但匈牙利文的 s 读 sh（或汉语拼音的 x），读来应如“夏科齐”。任何语言里都经常发生 s-sh 的音转，譬如汉字的“厦”就兼有“萨/夏”二声，故尔“萨科齐/夏科齐”都是可取的读音。

中国北方民族也有与“萨科齐/夏科齐”相关的姓氏。新疆的锡伯族是清代从东北迁去戍边的，至今许多锡伯族同胞还识满文说满语，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锡伯族姓

氏考》用满、汉两种文字记载了六百多个包括变写在内的锡伯姓氏，其中第五百九十七个是“萨孤氏”（满文是“萨孤·哈拉”），“萨孤”正是“萨科”。

但是，为什么 Sárközy 又比“萨孤”多了一个尾音 zy 呢？

· “蒙古”为何是“萌古子”？

类似的现象是北宋《三朝北盟会编》记载的“萌古子”和“萌骨子”，所谓“三朝”是北宋末年徽宗、钦宗、高宗三个皇帝的时代，《会编》收集的是其间与金国交涉和战的史料，那时蒙古部落正在兴起，中原和蒙古之间隔了一层金国的屏障，北宋关于蒙古的信息大都是从参加和议的金人那里听来的，因此“萌古子”和“萌骨子”就是女真语里的“蒙古”。

北方族名“蒙古/仆骨/回纥/萨孤”中的“古/骨/纥/孤”（音 gu/ ghu）等字，本来是蒙古原语中的“部落/家族/种族”，汉语承继为“家/国”（音 ga/ gu）。明白了这一层道理，那么《汉书·西域传》记载的中亚族名“塞种”就是“萨孤”的意译，西方历史记载的古代中亚族名 Saka/ Σάκαι 则是它的音译。

而族名“女直/月氏/月支/白翟/赤狄/萌古子”中的“直/氏/支/翟/狄/子”等字（兼音 ji/zi）是上古通古斯语中的“氏族”，后来成为汉语的“氏”（转音 si/ shi）。女真人可赘言“蒙古”为“萌古子”，当然也可以把族名“萨孤”添为“萨孤子”，那就是匈牙利姓氏 Sárközy。

· “萨科齐”就是“少嗥氏”

匈牙利还有一个小姓 Sárhó，它与 Sárkö 只差 h/k 间的轻微音变，读音就是《五帝本纪》中的史前中原姓氏“少嗥”或人名“少昊”，或《汉书·西羌传》的族名“烧何”（拟音 xiaho 或 xiaoho）。这样一路追踪下去，不难发现匈牙利姓氏 Sárközy 是根在黄河流域“少嗥氏”，它流出了中原就成了“戎狄”，走得最远的今天还当上了法国的总统。

二〇〇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日修改

二十五 《尚书》和《逸周书》中的蒙古语成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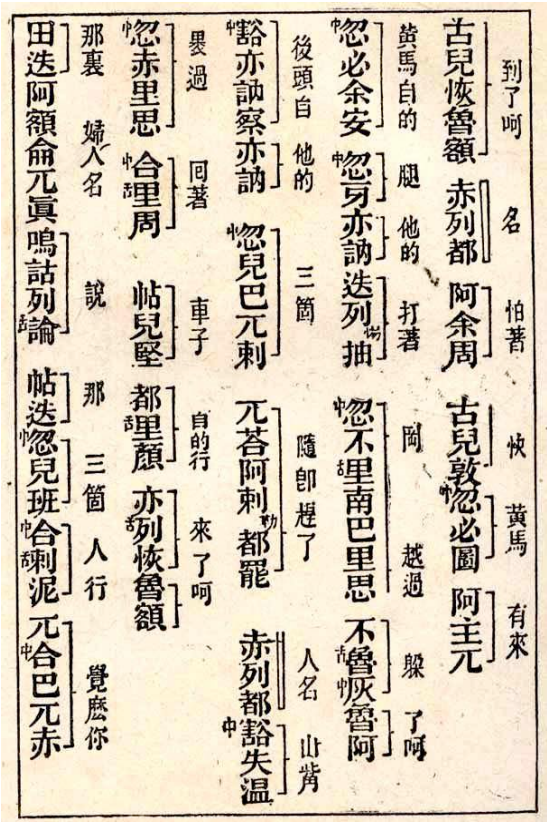
中国历史并不讳言开创华夏的夏、周、秦是戎狄部落，因此中原民族的祖先是北方民族的同类。许多北方民族语言基本词汇也在汉语里有影子，譬如蒙古语“天”是“腾格里”，突厥语“水”是“苏”，女真语“山岭”是“阿林”，“年”是“阿年”，而夏历生肖“申酉戌亥”还是蒙古语的“猴鸡狗猪”，这不仅表明汉语有戎狄语言的底蕴，而且上古中原的语言还可能就是戎狄的语言。

·《尚书》和《逸周书》的由来

司马迁也曾经暗示上古中原的语言不是汉语，他提到过一部很难懂的古书《百家》，他在《五帝本纪》中说：

《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苻绅先生难言之。

尽管《百家》早已失传，但是古代大学者也读不懂的书，我想不会是用汉语文言，也不会是用汉语口语，而只能是用非汉语写成的。汉语普及和汉字创生后，一些兼通戎汉语言的上古知识分子就能用汉字来纪录它们，我猜测《百家》与后世《蒙古秘史》一样是用汉字记音的非汉语故事，因此通篇无法用汉语理喻。



图三十四 汉字蒙语《蒙古秘史》之一页

春秋时代流传着三、四千篇上古文字，孔子从中辑出几十篇编成了《尚书》，一些比较抒情而格律整齐的成了《诗经》，未入《尚书》的周代的文章被辑为《逸周书》。司马迁撰写四大本纪，这些上古文章和书籍提供了最重要的上古史料，

与《百家》不同，《尚书》、《逸周书》都已经是用汉字和汉语写成的，但是文意非常古奥。《史记》摘有许多《尚书》章句，明眼人看得出来，太史公也没有把它们全部搞懂。本文试举《尚书》和《逸周书》的几例蒙古语成分，来证明它们是产生于中原还是戎狄的时代，我们读到的这些“上古之书”只是汉语的译文。

·“虎贲”是蒙古语的“力士/壮士”

《尚书》中出现过四处“虎贲”，被《周本纪》引用的是《牧誓》的“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汉代学者孔安国解释“虎贲”是：“勇士称也。若虎贲兽，言其猛也。”这个望文生义的“若虎”之说在传统学术里蒙混了两千年。

蒙古语“虎斯”是“强壮/有力”的意思。说蒙古语的契丹人建立了辽朝，《辽史·国语解》解释这个字是“虎斯有力称”，而蒙古语“浑/khun”是“人”的意思，其谐音即是“贲”。因此“虎贲”是“虎斯贲”的缩音，是“力士/壮士”的意思。于是《尚书》中的所有的“贲”字也都有了正确的解读：

《汤诰》“贲若草木”即是“人丁若草木[一般兴旺]”；

《盘庚》“用宏兹贲”中的“兹贲”即是“兹人/此人”。

“奋”也是“浑”的替字，《舜典》的“有能奋庸熙帝之载”，《五帝本纪》作“有能奋庸美尧之事者”，其中“能奋”就是“能人”。但是东汉学者马融释曰：“奋，明；庸，功也。”令人莫名其妙。

“昆”也是“浑”的谐音，蒙古语除了是“人”，也是“兄长”的意思；但是汉语“昆仲”之“昆”仅取“兄长”一义，《仲虺之诰》说“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汉语只能把“垂裕后昆”解释为“造福后兄”，而知蒙古语就能合理地将其解释为“造福后人”。

这些道理不仅孔安国和马融不懂，连司马迁和孔子也是不懂的，否则他们是不会用“贲/奋/昆”来愚弄“人”的。

·“荷罕旗”是“荷白旗”

武王灭殷后，在商都朝歌游行庆功时，《周本纪》记有“百夫荷罕旗以先驱”，《尚书》诸篇没有这个场景的记载，但《逸周书·克殷》有记“百夫荷素质之旗于王前”。汉语“素质”也是“白色”的意思，为什么周代的“罕旗”就是“白旗”呢？

略知北方民族语言的人都知道，蒙古语“白色”是“察罕/叱干”，半戎半汉的“白旗”应该是“察罕旗”。但是后来中原的语言不断汉化，懂得“察罕是白”的人愈来愈少，乃至司马迁采录到的版本中的“察罕旗”还脱漏了一个“察”字，于是成了“罕旗”，《逸周书·克殷》留下了周人语言“白旗”是蒙古语的线索。

周部落根基是陕西“关中”，今天关中礼泉县地方还有一个“叱干镇”，也说明上古当地语言确有“察罕/叱干”这个蒙古字，

·“惟家之索”为何是“家道破败”？

〈周本纪〉引有《尚书·牧誓》之名句：

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

意思是“母鸡不司晨；母鸡若司晨，家道就破败。”孔安国解释说：“索，尽也。喻妇人知外事。雌代雄鸣，则家尽也。”是隐喻商朝即将败灭亡国。

但是，动词“索”是“索取/勒索”，并没有“至尽”的意思；成语“索然无味”不过是“枯燥/空洞”，绝不是“空洞至尽”。因此，汉语“家索”没有是“家败”的意思，连“家尽”也勉强，其“破落/败灭”之意从何而来呢？蒙古语“损坏/报废/破灭”等意是 *suidelehu*，“索”是它的第一个音节 *sui* 的近音。

· “大禹”是“单于”

《尚书》有很多处“后/侯”，还出现过十处“诸侯”和八处“群后”，“后/侯”意为“酋长”或“官人”。譬如，《尚书·胤征》说：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师。羲和废厥职，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此中“胤侯/胤后”应为同一人，即胤族的首领；“羲和”则是羲族的头人。“后/侯/和”可互假，表明其音 *ghu/hu/u* 必与某种语言的“首领/头人/官人”等字有关。而《尚书》记载的夏族“大父/ *da-hu*”和周族“亶父/ *dan-hu*”，传说的“唐尧/ *dan-ao*”和“大禹/ *da-u*”，乃至官称“大夫/ *dai-hu*”，都是领袖人物的称呼，其中“父/夫/尧/禹”就是“后/侯/和”的语音线索。

其实，“大父/大夫/大禹/亶父/唐尧”的读音就是“单于/ *da-u*”，源头则是蒙古语的“酋长/ *darga*”，不过因为“单于”被训作 *chan-yu* 已久，要拨乱反正为 *da-u* 还须一番诠释；《汉书·匈奴传》说“单于广大之貌也”，蒙古语“广大/ *delger*”恰与“酋长/ *darga*”一致；而 *g* 音常转 *gh*，进而转为 *u*，于是 *darga* 就成了 *da-ghu/da-u*，也就是“单于”。因此“后/侯”与“单于”都源自蒙古语“酋长/ *darga*”。上古中原的部落领袖曾为“单于”的事实表明，华夏民族的祖先曾为戎狄，中原的语言的主流曾为蒙古语。

上述讨论的“父/夫”与“后/侯”同音比较显然，而“尧/禹/于”等字的读音则须稍加说明。以半元音 *y* 起首的汉字，略去 *y* 可为其古代音，如“亚/鴉”为 *a*；“姚/尧”为 *ao*；“颜/奄/燕”为 *an*；“殷/尹/胤/赢”为 *en/in*；同理“于/禺/禹/虞”为 *u*。

· 结束语

三、四千年前，黄河流域发生了语言的转型，与藏缅语同类的汉语取代了今天被归为“阿尔泰语系”的戎狄语言。语言转型往往会伴随文化的流失，但是华夏文明的结局相当完美，前汉语时代的传说或历史，被华夏先人翻译成汉语，《尚书》和《诗经》就是用汉字纪录下来的篇章。汉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但是人们常误解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汉语中的戎狄语言底蕴，也会被误释是北方民族借用了中原语言的成分。一百年前，法国汉学大师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就认为蒙古语 *darga*

来自汉语的“达官”，突厥语 beg 来自汉语的“伯”；事实则恰恰相反，汉语是在戎狄语言的基础上发生的较年轻的语言，要证明这一点就必须有更多的证据来推翻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之于一些惟信书的中国人来说，发现《尚书》、《诗经》、《逸周书》中的蒙古语成分，希望能成为说服他们的文字证据。

二〇一〇年六月一日初稿
二〇一〇年七月三十一日修改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再修改



图三十五 汉学大师伯希和

二十六 〈禹贡〉中的蒙古语成分

〈禹贡〉不似《尚书》其他各篇，记载的是大禹治水时走遍天下，所见到的中原的自然、地理、物产和居民。司马迁将其辑入《史记·夏本纪》，班固将其辑入《汉书·地理志》，许多人认为它是中国地理和历史的启端。然而，〈禹贡〉的若干千年不破的难点，还是我们识别上古中原语言的穴道。

·“黑水”是蒙古语的“黄河”

〈禹贡〉把中原分成“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还说“华阳黑水惟梁州”和“黑水西河惟雍州”（“惟”即“为”），究竟“黑水”是哪一条河？很有争议。代表当今中国学术基本水准的《辞海·地理分册》说：

黑水所指，自来说法不一，有张掖河、党河（在今甘肃）、大通河（在今青海）等说。西河或河指今山西、陕西间的黄河。

历史上，“西河”的确是指山西、陕西两省间自北向南的那段中游黄河。“东河”则是流经河南、山东的下游黄河，汉代郑玄释说“两河间曰冀州”（《史记》，第52页），即是说冀州是“东”“西”两河之间，或者今天河北、山西两省的地面。这个关于“西河”的说法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而“黑水”就是中国的“母亲河”——黄河，根本不可能是地区性的张掖河、党河、大通河。中国学者大多没有读过波斯经典《史集》，那是一本蒙古史，它是按蒙古语把黄河称为“合刺沐涟”（俄译 Кара Мурэн）的，意即“黑河/黑水”；该书说黑水源自吐蕃，其实是说黄河源头在青海。因此〈禹贡〉说的“黑水西河惟雍州”，即上游黄河和西河之间的陕甘宁青四省地方。



地图十 禹贡九州

十三、十四世纪间，蒙古伊儿汗国统治波斯，犹太人医生兼学者拉施特担任宰相多年，他受命编修的蒙古民族的历史，就是后来的世界名著《史集》。法英德俄学者对《史集》进行了翻译和注释，其中以前苏联学者的成就最高，北京大学余大钧先生等将其由俄文转译成中文三卷四册，八十年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有了“黑水就是黄河”的认识，“华阳黑水惟梁州”也因而释清。“华阳”并非仅指华山以南，而是泛指秦岭以南的汉中盆地和成都平原；而黄河河曲的甘南玛曲和川西若尔盖，离成都仅三、四百公里而已。所以“华阳黑水惟梁州”就是从汉中和成都，西及黄河河曲的大片地方。这地区上古人类炽盛，三星堆文化就发生在成都平原。

· “球琳”是蒙古语的“玉石/石头/赤老温”

上世纪，红山文化遗址出土了许多五千年前的玉器，玉石产自西域，河西走廊所在的雍州是其输入孔道。《禹贡》说雍州“厥贡惟球琳”（“厥”即“其”），《夏本纪》作“贡璆琳”，顾颉刚取引孔安国的说法“璆、琳，皆玉名”（《史记》第 65 页，注十三），孔安国认为“璆”和“琳”是两个字，但都是“玉石”的意思。

忽必烈命人编纂的《至元译语》是最早的蒙汉辞书，其“珍宝门”的“玉”字是“赤老温”（贾敬颜等《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天津古籍，第 9 页），也就是蒙古语的“石头”一字 *чулуун/ chuluun*。因此蒙古人名“赤老温”从义可为“顽石”，亦可为“美玉”；而急读“赤老温”即是《魏书·官氏志》中的鲜卑姓氏“丘林/出连”，或是《禹贡》之“球琳”。

蒙古语也在变化，明代蒙汉辞书《华夷译语》、《鞑靼译语》、《登坛必究》中的“玉石”，已是“哈石/哈失/哈四”，它们可能是汉语“玉石”的变音，但元初蒙古语的“玉石”还是的“赤老温”。《禹贡》之玉石为“球琳”，是夏语为蒙古语的直接证据。



图三十六 辽宁“红山文化”出土的玉龙

· “筐”是蒙古语的“织物”

〈禹贡〉六次出现“筐”字：兖州“厥筐织文”；青州“厥筐縠丝”；徐州“厥筐玄纁”；扬州“厥筐织贝”；荆州“厥筐玄纁”；豫州“厥筐纁纁”，即是冀梁雍以外六州均出产“筐”。但是孔安国释说“盛之于筐筐而贡焉”（《史记》第55页，注九），是把这些贡品解释为箩筐，理由无非是“筐”字上有“竹”头。但它若仅仅是竹编的箩筐，就没有贡品的价值了。

青州就是山东半岛，《尔雅》说“縠，山桑”（《史记》第56页，注十），就是胶东盛产的野生柞蚕，而“厥筐縠丝”是用柞丝织成的绸布，因此“筐”只能是“帛”的通假。于是其他几个“筐”字就有了比较正确的解释：“厥筐织文”是说夏代已经有了织花技术；徐州“厥筐玄纁”和荆州“厥筐玄纁”是说那里的绸是黑丝织成的；扬州“厥筐织贝”不是箩筐上编织贝壳，而是“厥帛织帛”。

汉字的“帛/布”与蒙古语“织物”一字 böc/ būs (J. G. Hangin, A Concise English-Mongolian Dictionary, p.82) 同源，这个蒙古字明代各种译语作“不施/博丝”。中古韵书说“筐”读 fei（府尾切/方尾切，同“匪”音），但是从它与“帛”的关系来看，它是读 bo 或 bei 的。〈禹贡〉是用“筐”字来记载“不施/博丝”的读音的。

· “岛夷”是蒙古语民族的人种意识

“岛夷皮服”和“岛夷卉服”也是〈禹贡〉名句，是说冀州居民是穿兽皮的岛夷，扬州居民是披草卉的岛夷。《汉书·地理志》引用了〈禹贡〉全篇，但将“岛夷”改成为“鸟夷”。汉字“鸟”有 niao/ diao 两声，后者别义男器，俗字为“屖”；“鸟/岛”二字形似而音通，我以为“岛夷”即是“鸟夷/屖夷”，是夏人对东夷的谄称。

上世纪学者顾颉刚、傅斯年等已经洞悉东夷与女真都是崇拜鸟图腾的“鸟夷”。而突厥语民族称中原汉人“桃花石”，称东北女真“通古斯”，实质同为“九姓”；因此“女真/九姓/鸟夷”有几乎等价的意义。三千年后说蒙古语的拓拔鲜卑内主中原，其史《魏书》将南朝桓玄、刘裕等人冠以“岛夷”列传，实质仍将南徙汉人视为“鸟夷”。

〈禹贡〉将冀扬二州的东夷称为“岛夷”，《魏书》将中原汉人称为“岛夷”，是蒙古语民族将中原东部人类视同“鸟夷”的人种意识，也是〈禹贡〉曾为蒙古语的又一证据。而《尚书·咸有一德》说“以有（吾）九有之师，爰革夏正”，就是自命“九有”（九国/九姓）的商族征服了夏族的历史。那些被“九姓”逐出中原的部落，自然会把中原视为“九姓/鸟夷”天下了。

· 结束语

夏朝，它的存在是有争议的，有人认为考古发掘没有找到它的证据，而埃及、巴比伦、商、周都有铭文器物遗存。然而，人类文明的纪录不是千篇一律的，难道〈禹贡〉就不及一篇铭文吗？我指出〈禹贡〉的蒙古语成分，是证明它的“非伪性”；即它的一些令人不懂的内容是有蒙古语的来头的，是说汉语的汉人编造不出来的。

蒙古，是成吉思汗令之成名的，但蒙古语不是他创发的，而是久已存在的，而且还是汉语的基石之一，譬如“申酉戌亥”就是蒙古语的“猴鸡狗猪”。遗憾的是〈禹贡〉的“球琳”是玉石，与夏历的“申”是猴子一样，从来不是中国学术的线索。一旦发生了这样的问题，中国学者更欣赏的是“孔夫子曰”或“孔安国说”，而不是几分钟就可以从《蒙古译语》里找到的答案。

戎狄语言是汉语的底蕴,它们已经融化在我们的血液里,习常到了无敏无觉的程度,不会有谁去想“水”和“河”与突厥语和蒙古语的关系。但是“球琳”是蒙古语,却一定能激发学界对“夏语是蒙古语”的认同,我要继续推动这种认识,去告慰那些繁育了我们,却被我们鄙弃了的戎狄祖先,他们在史前已经为中华文明的发生奠定了基石。

二〇一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一日修改

附：《尚书·禹贡·九州》

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底绩，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赋惟上上错，厥田惟中中。恒卫既徙，大陆既作。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

济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澶（雍）沮会同。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坟，厥草惟繇，厥木惟条。厥田惟中下，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厥贡漆丝，厥篚织文。浮于济漯，达于河。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淮淄其道。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厥贡盐絺，海物惟错。岱畎丝枲、铅松、怪石。莱（莱）夷作牧。厥篚縠丝。浮于汶，达于济。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治），蒙羽其艺，大野既猪（都），东原底平。厥土赤埴坟，草木渐包。厥田惟上中，厥赋中中。厥贡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峯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蠙珠暨鱼，厥篚玄纁纁。浮于淮泗，达于河。

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底定。筱簜（竹箭）既敷（布），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厥土惟涂泥。厥田唯下下，厥赋下上上错。厥贡惟金三品，瑶琨、筱簜（竹箭）、齿革、羽毛，惟木。鸟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桔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

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云土、梦作乂（治）。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厥赋上下。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橐干、栝柏，砺砥、砮丹，惟菌簠楮。三邦（国）底贡，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玕组九江，纳（入）锡（赐）大龟。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

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涧，既入于河，滎波（播）既猪（都）。导菏泽，被孟猪（都）。厥土惟壤，下土坟垆。厥田惟中上，厥赋错上中。厥贡漆枲、絺纁，厥篚纤纁，锡贡磬错。浮于洛，达于河。

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绩。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赋下中三错。厥贡璆铁、银镂、砮磬、熊黑、狐狸。织皮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徙，泂水攸（所）同。荆岐既旅，终南惇物，至于鸟鼠。原隰底绩，至于猪野。三危既宅（度），三苗丕（大）叙。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厥贡惟球琳、琅玕。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按：括弧内为《史记·夏本纪》用字。

二十七 华夏西域“蓝夷”考

上古文献里有不少汉语语义很明确的族名，如山戎、林戎、犬戎等。后来，这些汉语族名反而在汉语世界里消失了，这个怪异的现象只能用中原人类的祖先是戎狄的同类来解释，上古中原曾经有过汉语（雅言）与戎狄语言并存的时代，这些族名是从戎狄语言意译过来的，汉语后来占了上风，中原语言一元化了，多语的明白人没有了，戎狄的族名就只能取音译了。譬如汉代“乌洛浑”出现后，“山戎”就消失了，那是因为没有人在懂得“乌洛浑”是蒙古语的“山里人”了。

“蓝夷”是一个失佚得更早的雅言族名，它出现在《竹书纪年》的“仲丁即位，征于蓝夷”和“河亶甲即位，自囂迁于相。征蓝夷，再征班方”两段文字中，《后汉书·东夷传》改成“至于仲丁，蓝夷作寇”。商代以后“蓝夷”就没有在中原再出现过，它一定是被一个音译族名顶替了，本文就是要探证“蓝夷”的真名实姓。

· 张骞记载的“蓝市”和“大夏”

关于“蓝”的信息后世两次出现在西域，而且还都与“夏”相关。司马迁在《史记》名篇〈大宛列传〉里记载过一个“蓝市城”，它是“大夏”之都，其云：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按，今阿姆河）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余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其东南有身毒国（按，中国古代将兴都库什山以南地方视为印度）。



地图十一 西域地理概貌（改绘，原载美国《国家地理》杂志）

大宛是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东部的费尔干那（Fergana）盆地，大夏应该是在阿姆河南

和兴都库什山之北的平坦地区，阿富汗城市巴里黑（Balkh）是这片地方的古代中心，印欧伊朗人种是那里的原住民，〈大宛列传〉说“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即是对中亚的印欧伊朗人种面目的描述。

有趣的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希腊远征大军经过那里，更早的美地亚波斯王朝还曾经把利比亚地中海沿岸的希腊移民流放到那里，这些希腊人的后裔建立过一个颇具名声且有考古遗迹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王朝。上世纪初，一批有见地的欧洲汉学家，如格鲁塞（Rene Grousset）就认为这个希腊人的政权就是“大夏”。（《草原帝国》，魏英邦译，青海人民出版社，页 46-50）果真如此的话，那就应该从希腊语或波斯语去寻找“蓝/夏”及它们的关系了。



图三十七 有希腊铭文的巴克特里亚钱币

但是，以月氏、乌孙、塞种为代表的游牧部落的入侵，很早也在中亚形成了一个蒙古人种的部落社会，西方古典把中亚的游牧部落统称为 Scythian（通译“斯基泰人”，待酌），《地理志》作者斯屈波（Strabo，公元前 63/64-后 24 年）言及攻入巴克特里亚的四个游牧部落，他说：

最知名的是把巴克特里亚从希腊人手里夺走的那些游牧部落，即 Asii、Pasiani、Tochari 和 Sacarauli，它们都是从分割萨伽人和索格丁那的药杀水（按，今锡尔河）彼岸过来的，那边是萨伽人占领的。（The Geography of Strabo, XI-8-2）

这四个部落名中的 Tochari（或 Tokharoi）即是中国历史屡屡提及的“吐火罗/睹货逻”，或锡伯族姓氏“托霍罗”；（龚义昌《锡伯族姓氏考》，新疆人民，页 30。）有西方学者指出别处又作 Asioi/ Asiani 的 Asii 就是“乌孙”，我以为“乌孙/ Osin”就是“爱新/ Asin”。可惜从格鲁塞到梅维恒（Victor Mair）等名家都误以为这些族名是西方人种的族名。

张骞于公元前 139 年启程出使大月氏，可能未出河西走廊就被匈奴截留，他在匈奴受到厚待，还在那里娶妻生子，十年后方得脱逃，所以应该通晓匈奴语或月氏语，他到大宛后听说的阿姆河南的“大夏”和“蓝市”，最可能是匈奴或月氏语中可会意为“华夏之邦”或“蓝族之城”的蒙古人种部落名。

123	托克苏尔氏	托	133
122	托霍罗氏	拓	132
121	托霍罗氏	拓	131
120	托库尔氏	陶	130

图三十八 锡伯族姓氏“托霍罗”

· 唐代西域的“蓝氏”和“大夏”

唐代西域也有“蓝”和“夏”并立的遗迹。《新唐书·地理志》记载“陇州南由令王名远”以“吐火罗道置州县使”的名义巡访西域，并于大月氏故地，即乌兹别克及其周边地方设“月支都督府”，以当地部落分置二十五州，其中“蓝氏”和“大夏”两州名列冠亚。其云：

龙朔元年，以陇州南由令王名远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自于闐以西，波斯以东，凡十六国，以其王都为都督府，**以其属部为州县**。凡州八十八，县百一十，军、府百二十六：月支都督府，以吐火罗叶护阿缓城置。领州二十五：**蓝氏州以钵勃城置。大夏州以缚叱城置**。汉楼州以俱禄犍城置。弗敌州以乌逻氈城置。沙律州以咄城置。妨水州以羯城置。盘越州以忽婆城置。忸密州以乌罗浑城置。伽倍州以摩彦城置。粟特州以阿捺腊城置。钵罗州以兰城置。双泉州以悉计蜜悉帝城置。祀惟州以昏磨城置。迟散州以悉蜜言城置。富楼州以乞施巘城置。丁零州以泥射城置。薄知州以析面城置。桃槐州以阿腊城置。大檀州以颊厥伊城具闾达官部落置。伏卢州以播萨城置。身毒州以乞涩取城置。西戎州以突厥施怛馱城置。篋颉州以骑失帝城置。叠仗州以发部落城置。苑汤州以拔特山城置。

我们不难发现上述“州/城”之名中，除“蓝氏”和“大夏”是汉语族名外，其余都是北方民族的音译族名，譬如：钵勃（拔拔）、薄知（白狄）、苑汤（乌潭）、大檀（鞞鞞）、忽婆（贺拔）、摩彦（慕容）、篋颉（勿吉）、缚叱（兀者）、忸密（吉里迷）、迟散（赤沙）、祀惟（室韦）、析面（悉万）、乌罗浑（乌洛浑）等。而蓝氏和大夏象是这个蒙古人种群体中的领袖部落，当然也应该从北方民族的语言中去认识“蓝/夏”二字。

· 西域的语言局面

中亚语言是多元的，今世流行的伊朗语属的塔吉克语、普什图语，远古就存在于那里了；蒙古人种统一使用突厥语的局面，也是在九世纪以后才逐步形成的，南朝历史《梁书·滑国传》记载了中亚使用蒙古语的情况，其云：

滑国者，车师之别种也。……至天监十五年（公元 516 年），其王厌带夷栗陀始遣使献方物。……其言语待河南人译然后通。

所谓“河南人”即是说蒙古语的吐谷浑部，其地今为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其今世后裔是操蒙古语的土族。《梁书》要为西域的滑国立传，说明这个部落在中亚是有影响的；而其“言语待河南人译然后通”，又表明它是说蒙古语的。

王名远能理顺这些蒙古人种部落，与他出自秦陇有关。“陇”就是天水、宝鸡一带，魏晋年间那里氐羌杂处，更早则为周秦盘踞。周秦的血缘是九姓，是月氏的同类，语言却是蒙古话，秦始皇改“江陵”为“秣陵”，即是蒙古语的“江河”。今天甘肃河州东乡的百姓（东乡族）还说蒙古话，也是古代陕甘宁青，乃至整个西北地区流行蒙古语的遗迹。月氏是从河西走廊出走的，号称“月氏”的中亚曾流行蒙古语不足为怪。

瞄准蒙古语，“蓝/夏”相关的真相就呼之欲出了。



图三十九 喀布尔街头的两个男子

·“蓝”是“呼和”之意，“夏”是“呼和”之音

很简单，“蓝/青”在蒙古语是“呼和/ kho-kho”，突厥语则是“可可/ ko-ko”，地名“呼和浩特”是“青城”，“可可西里”是“青山”。因此蒙古语里“蓝夷/蓝氏”就应是“呼和氏”，而族名“回纥/ khui-kho”又最接近“呼和”。因此，《竹书》时代的双语人士是将“回纥”听成“呼和”；又按“呼和”之意，将其译为“蓝夷”的。

在中国历史上，意译族名“蓝夷/蓝市/蓝氏”仅出现过这三次，其中两次还是出现在西域，其余的“回纥/呼和”大多以“夏”的面目出现，“西夏”即是一例，《宋书·夏国传》说西夏“国称大夏”；中原汉族称它“回回”，实即“回纥”。后来西夏民族皈依了伊斯兰教，中国人还把伊斯兰教称做“回教”，所幸还没有称它“夏教”。

中国人在翻译多音节族名、国名时，常常是抓住一个特征音节，然后用一个汉字去标志它。譬如，在 America 里抓住了 me，从而把它译成“美国”。对“回纥/呼和”则是抓住了 kho，用“夏”去表示它，“夏”在吴语读 kho，在粤语和闽语读 kha。基于这个语音认识，中原姓氏“夏侯”是“回纥/呼和”，也是顺理成章的结论。

· “华夏”就是“回纥”

中华民族的源头也是“夏”，《尚书》除去用单字“夏”，还用双字“猾夏/有夏/华夏”去记载建立夏朝的夏部落。譬如《尚书·虞书·舜典》有“蛮夷猾夏，寇贼奸宄”，《尚书·周书·武成》有“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尚书·商书》诸篇则含“有夏”二十余处，如“伊尹去亳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和“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等。

从读音来看，“华夏/猾夏”就是“回纥/呼和”。把“有”字读如 o/u，“有夏”则音如“乌夏”，也是“回纥/呼和”的谐音。如果把“國”读成“或”，《梁书》的“滑国”和《大唐西域记》的“活国”也是“回纥/呼和”。然而，我们还希望看到中国被称为“回纥/呼和”的更直接的证据。

《后汉书·远夷歌》是四川西部阿坝或甘孜地区的一个酋长去洛阳觐见皇帝归来作成的感歌，其中有一句歌词“堤官隗构”的译文是“大汉是治”，那个远夷部落是将中国称为“隗构”，而“隗构/ khui-gho”即是“回纥”。产生这样的称呼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夏朝就是“回纥朝/隗构朝”。

· 古今中外的“回纥”

中国历史乃至史前传说中“回纥”的音译族名、姓氏、人名层出不穷，如：

传说时代族名	无怀、有扈、有虞、颺颺
中原古代姓氏	夏侯、公夏、公何、公华
《逸周书·王会解》族名	越泓
《匈奴列传》族名	夏后、浑窳
《两汉书·西域传》族名	狐胡、孤胡
《晋书·四夷传》族名	猗胡
《隋书·铁勒传》族名	韦纥、嗢昏
《新唐书·回鹘传》族名	回纥、回鹘
《大唐西域记》族名	缚喝
《辽史·营卫志》族名	回鹘、乌隗、奥隗、越兀
《金史·百官志》族名	黑罕、夫合
《南村辍耕录》族名	外兀、畏吾兀
《八旗氏族通谱》姓氏	倭赫、辉和、瑚琥、和和齐
《史记·秦本纪》人名	乌获
《史记·楚世家》人名	吴回

· 结束语

蒙古人种诸族里都有“回纥”的成分，匈奴自命是“夏后氏”的后裔，而“蓝突厥”可能就是“回纥突厥”，女真民族中有“辉发部”，西夏民族本身是“回回”。九世纪时“漠北回纥”走进塔里木盆地与当地诸族融合成血缘丰富的“维吾尔”，走向西方的“乌古”在罗马帝国故地上建立了奥斯曼帝国。

“华夏即回纥”可从语音上猜到，但理性认识还须通过“夏/蓝”的关联，和蒙古语的“蓝”是“呼和”来达成。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称祖国“华夏大地”，而“华夏”不是空洞的政治符号，而是实际的人类族名。当今世界上有四分之一的人口认同“华夏”，因此“回纥/华夏”不愧是世界上最古老，而且是最具有亲和力的归属。

二〇一一年五月三十日初稿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二日修改

二十八 《逸周书·王会》中的女真民族

二十世纪王国维、郭沫若、顾颉刚、傅斯年、丁山、陈梦家等先贤开始关注上古中原人类的族属，但只达成一些文字学和民俗学的蒙眬之见。顾颉刚不是“惟信书”的人，他求索商族崇拜鸟图腾的证据，是要求证以商族为代表的东夷是女真。他最终未能攻克这个难题，是因为他没有把握认识“女真”的一方“他山之石”。

· “通古斯”可以攻玉

十七世纪新到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注意到，说突厥语的雅库特人把说女真语的鄂温克人称为 Tungus，于是“通古斯”就成了女真民族的人类学学名，但是东西方学者至今没有明白其含义。此外，中亚月氏民族被唐代历史称为“昭武九姓”，又被阿拉伯地理著作《道里邦国志》记为 Tughuz-ghur，中文译者宋岷根据“Tughuz/桃花石”是突厥语“九”而将其译为“九姓”，若兼顾音义也可译作“九国/九胡”。

我首先悟及“月氏”就是“乌兹”，或是女真大族名“兀者”，而“Tungus/通古斯”即是“Tughuz/桃花石”，因此无论远东和中亚的女真民族都被突厥语民族视为“九姓/九国”。又因为“女真”实读 ju-chen，于是我猜测：“女/九”是同音于 ju 的异字，而“女真/女国”是同质于“九姓/九国”的族名。

认识“女真/女国”即是“九姓/九国”，《尚书·商书·咸有一德》说的“以有九有之师，爰革夏正”就有了线索，它的两个“有”字分别是“吾/我”和“或/國”的通假，此话改作“以吾九国之师，爰革夏政”，商族既然自命“九国”，其为“女真”亦昭然若明；而华夏祖先有“女真/九姓”的证据就源源不绝，乃至《尚书》同时代的《逸周书》中也暗藏了若干“九国”和“女真”。

· 《逸周书·王会》中的“女真/九姓”

《逸周书》是孔子选辑《尚书》的余篇，内容都是关于周代发生的事情，其中〈王会〉之前半篇记载了周初“成周之会”的盛况，后半篇却是商初能臣伊尹向四方部落征索方物的追记，因此〈王会〉就成了商、周两代的一部民族典志。其后半篇说：

臣（伊尹）请正东，符娄、仇州、伊虑、沕深、十蛮、越沕、剪发、文身，请令以鱼皮之鞞，乌鲔之鲙，蛟鼈利剑为献。正南，瓠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玕、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正西，昆仑、狗国、鬼亲、枳已、闾耳、贯胸、雕题、离卿、漆齿，请令以丹青、白旄、纁纁、江历、龙角、神龟为献。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楼烦、月氏、戴犁、其龙、东胡，请令以橐驼、白玉、野马、騊駼、馱駼、良弓为献。

上述〈王会〉罗列的三十六个部落中，正南族名“九菌”读“九困/九国-n”；正西族名“鬼亲”之“鬼”吴音读 ju，〈殷本纪〉人名“九侯”又即“鬼侯”（《史记》，页106，注二），因此“鬼亲”是“九亲/女真”必真。

· 华东也有女真

自命“九有/九国”的商族，原本是一个游牧部落，最后定居在河南、河北、山东、安徽四省接连处，其正西、正北无远弗届，远处当然是西戎北狄。但其正东、正南千里之外便是大海大江，近处是青、兖、徐、扬诸州或华东之地，当地徐戎、淮夷虽有“戎/夷”之谓，却是商族的同类，华夏的根底，或汉族的祖先。

〈王会〉记载商地正东的八个部落是“符娄、仇州、伊虑、沕深、十蛮、越沕、剪发、文身”，其中“剪发/文身”是因俗得名的部落，《史记·吴太伯世家》就说到过“太伯、仲雍乃犇荆蛮，文身断发”。族名“十蛮”可能是《魏书·契丹传》记载的部落名“悉万”，也是中原姓氏“司马/西门”和东欧蛮族“萨尔马惕/ Sarmatae”（希罗多德《历史》，第四章，第二十一节）的源头。当然，我没有证据说“十蛮”一定不是“十部南蛮”，但我有绝对的把握说“伊虑”和“沕深”是两个女真族名。



地图十二 上古华东

· “伊虑”是“挹娄/白马”

“伊虑”音同“挹娄”，《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记云“挹娄在夫余东北千余里”，挹娄、肃慎、靺鞨、勿吉、兀者等，都是女真民族的基本部落。我以为萨满神歌之“白马/ yalu”（宋和平《满语萨满神歌译注》中国社科，页245）和河名“鸭绿”都是族名“挹娄”，而《史记·西南夷列传》等记载的“白马氏/白马羌”和现代“白马藏族”应即挹娄之裔。唐德刚对我说过美洲阿留申群岛之名“阿留/ Aleut”亦是“挹娄”，我还以为契丹姓氏“耶律”也是“挹娄”。商地以东有“伊虑”部落即表明华东地方有通古斯民族的基本部落“白马/挹娄”。

· “沕深”就是“公孙/乌孙/爱新”

“沕深”音同“乌孙”，汉代历史说月氏和乌孙原本在河西敦煌一带游牧，后被匈奴驱入西域。今天哈萨克族仍有“乌孙部”，内蒙古则有“乌审旗”。我曾归纳古代姓氏里的“公”读“乌”，黄帝所出的“公孙氏”就是“乌孙氏/沕深氏”，我还曾指出“乌孙/ Osin”是“爱新/ Asin”之转韵，因此“公孙/乌孙/沕深”即是“金姓”。〈王

会》有“溷深”居于商地以东的记载，是自命“炎黄子孙”的华夏民族有通古斯祖先的又一证据。

· “鱼皮之鞞”和“鱼皮鞞子”

《王会》说伊尹向东方部落索取的“鱼皮之鞞”（“鞞”即“帛/布”），是将鱼皮剥离晾干后，捶打成软如绸布的衣料。东北赫哲族以鱼皮制衣，民俗学者认为是通古斯民族的古俗，元代他们被称为“鱼皮鞞子”，今天在俄罗斯被称“那乃人”，所谓“那乃”就是通古斯语的“鱼皮”。北美蒙古人种土著居民 Aleut（挹娄）、Yupik（尤比克）、Inuit（因纽特）人擅长处理鱼皮（Marion Kite and Roy Thomson, *Conservation of Leather and Related Materials*, pp. 174, 177），表明他们是远走的通古斯之裔；上古华东人类曾使用“鱼皮之鞞”，是中原民族祖先中有“鱼皮鞞子”的证据。



图四十 境外那乃人的鱼皮衣

· 结束语

上古中原是一个戎狄形态的社会，中原的语言后来发生了变化，汉语逐步取胜，在汉语的基础上又发生了汉字。可以说，那是一个半戎半汉的时代，一些双语的知识分子用汉语和汉字记载了戎狄时代传说、歌谣、巫术和哲理，它们就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逸周书》是这些上古之书中的一部。当时汉字规范不成熟，通假很随意，后人读来可懂内容非常之少。然而，北方民族保留了上古中原的语言和生活形态，中原民族却将他们视为蛮族，而且拒绝认同他们。追寻“伊虑溷深”和“鱼皮之鞞”本应轻而易举，但却需要有人作“惊人之举”去指证它们了。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初稿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六日修改

二十九 为中国史学的实证化而努力

我研究北方民族只有十年功夫，之于毕生从事某一课题的专家来说，十年只是乐在其中的瞬间。然而，大陆版的《中国北方诸族源流》和台湾版的《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在海峡两岸冷寂的学术类书籍市场中都得到了热情回报，这对于涉史不深的我来说，自然是非常鼓舞的；而对于通篇的离经叛道，读者产生分裂的意见也是不奇怪的。

批评意见主要是关于我的方法，即利用比较语言来达成对亚洲人类迁徙的认识。这种批评的根据可以总结为：汉语是用图形构造的汉字记载的，它们是表义不表音的，每一个汉字在各个时代的读音也未必是一致的，因此用汉字记载的语音资料，如人名、地名、族名，都必须逐字逐代地辨认其读音。而这样的工作已经为古代训诂家和西方汉学家完成了。

一位语言学者建议我常备一本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的《汉文典》（*Grammata Serica Recensa*），他说：“大多数汉字的上古和中古读音及其转换规则都可以在里面查出来。对这些读音的理解不是靠现代方言能够取代的。历史语言学就像文科里面的理科，自有其严格的科研规范，音转规则就像数学公式，其间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想象的空间。”言外之意是：关于一切汉字读音的“正确”结论已由前人制造完毕；而我们的任何努力都只能是产生“谬误”了。

事实上，这不是什么“科学规范”而是一种“文化意识”，科学是要打破思想的禁锢，而这种意识却是要固化人们的思想，因此它一定是科学的敌人，不幸它又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也发生过一些变化，但其主流是从“迷古”转为“崇洋”。如果后者是采用西学方法也好，不幸的又是大部分人只是接受的西方人的个别结论；而一旦接受了它们，又企图把它们固化起来。

上一世纪，由于比较语言学方法的应用，“汉藏语系”理论很有斩获。高本汉、王力等对汉字古代读音的研究，或对汉字上古音、中古音的“构拟”，是将中古韵书作了拉丁化注音和有限程度的反推，其中还有若干主观的和不妥的成分。譬如，认识汉语与藏缅语的关系后，人们还开始注意到粤语比官话更接近藏语（如“九”的读音），于是他们的“构拟”便朝广东话倾斜，近年还有古代洛阳话更接近现代广东话的说法。事实相反，《尚书》《诗经》中的蒙古语成分表明，中原曾经是阿尔泰语言的天下。

推行实证的手段，之于中国学术非常重要。譬如，匈奴首领的称号“单于”俗读 *chan-yu* 已久，我认为它应直读为 *da-u/ dan-u*，即与中原王侯之号“大禹/太父/唐尧/亶父”同音，而《汉文典》和《同源字典》也都说“单”字的古音是 *tan*（实为 *dan*）；《汉文典》还给出“单”字的七个出处：

- 《诗》俾尔单厚；
- 《礼》岁既单矣，世妇卒器；
- 《书》乃单文祖德；
- 《左》单毙其死；
- 《礼》鬼神之祭单席；
- 《诗》其军三单；
- 《书》明清于单辞。

其实，这些出处都是“单”的“字源”而非“音源”，它们无一能成为“单”字读 *dan/da* 而不读 *chan* 的根据。

对于“单”的读音可有两个非汉语的证据。其一，《汉书·匈奴传》说“单于广大之貌也”，蒙古语是匈奴语最重要的成分，蒙古语“广阔”一字是 del-ger，因此“单”的声部应是 d 而非 ch。其二，《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说“沃沮……在单单大领之东”，“大领”就是《金史·国语解》说的“忒邻，海也”，“单单大领”就是“鞑靼海”（今日本海），这是“单”读 da 的又一证据。

西人高本汉和国人王力的工作是重要的，乃至伟大的，但远非完备的，后人还是有补充和改良的空间的。譬如，高本汉意识到《诗经》《尚书》不是最古的汉字字源，因此他还在《汉文典》中尽力列举了许多甲骨文字。然而只把它们当做“意符”，是不能解决汉字的字音问题的。本书前言说到：

甲骨之“帚”字是“妇”，早已被郭沫若破解；但甲骨氏族名“帚好”、“帚妻”、“帚妹”、“帚妊”、“帚白”、“帚嫫”中的“帚”是音符，还是意符？始终没有正确的理解；如果我们能有语音实证的自觉意识，它们不是“回纥”、“兀者”、“乌马”、“斛律”、“悦般”、“恶来”，又是什么呢？

而司马迁还遇到过更古老的语言或文字，他在《五帝本纪》结尾时说：

大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上古）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训），荐绅先生难言之。

我以为“雅言”或“雅驯”是指后来形成的汉语，而记载黄帝事迹的《百家》是“前汉语”或“非汉语”时代的著作，它最可能是用汉字记载的非汉语的故事，那种上古中原的语言，应该是今世北方民族的语言。

上世纪甲骨文字的成功解读，中国史学的实证化有了长足的进步。而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在揭示商族是“鸟夷”的同时，也认识到商族与东北“鸟图腾”民族的关联，从而把东方历史人类学推进到几乎破局的边缘，然而他们未能竟功。其中一个表面的原因是，他们未能进入现代比较语言学的实证领域；而更本质的原因则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原地区曾经有过一个漫长的“戎狄时代”。

顾颉刚是二十世纪有大胆思想的先进人物，但他依然是因循着传统观念来点校《史记》的。以《秦本纪》的“[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郿。灭小虢”为例，“邽”“冀”既为戎狄，为什么就不能是双音节族名“邽冀”，而非要将它们断成两个单音节族名呢？而这样的断点远非只此一例。

《后汉书·西羌传》又说“渭首有狄、獠、邽、冀之戎”，为什么“邽”“冀”又纠缠在一起呢？依我看“邽冀”就是“女直”，“杜郿”就是“突厥-n”；而“小虢”与传说人名“少昊”相关，是同传记载的族名“烧何”或是流徙欧洲的匈牙利姓氏 Sáhó（音 xia-ho，匈牙利语 s 读 x；sz 读 s）等。

顾颉刚以“疑古”成名，其实那并非真是“疑史”，大多只是“疑书”而已，即质疑成书的时代或作者的真伪，但这之于愚昧的“敬书”传统，却很有叛逆的意义。“怀疑”是“实证”的动力，而“疑书”也推动了“证史”的热情。今天，史学家李学勤的工作大都是“证史”，顾先生生前很器重这位弟子。然而，一些信奉了“疑古”精神的先生，却以为“证史”是反对“疑古”先圣的大逆不道。

科学是知识的进化系统，即基于一些认识背景和方法，不断达成新的认识，并成为新学科和新手段的生长点。传统学术只求“知”不求“识”，既不清理，也不外延，于是成了一堆垃圾，而那些钻在垃圾里“掏来掏去”，“倒来倒去”或“叨来叨去”的人，

就是所谓“朽儒”了。现代出现了几个比较杰出的人才，一些比较像样的成果；立刻就会有一些人将他们捧为“圣贤”，把他们的成果固化起来，从而让学术思想就此再止步五百年。

语言学是人类学的当家学问，然而中国语言学者却大多成了文字学的奴隶，本书是为涉及中国人类源头的史学实证化作的一个努力，我想以一个外国小故事来结束这篇结束语。那是几年前发生的一场小小的“争名夺利”，新西兰某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采用基因手段证明了某些土著部落的血缘关联，而该校的一些语言学家们声称，他们早在许多年前就预言过这个结论。希望有朝一日中国语言学家也能认识到自己的伟大功能。

二〇〇八年一月六日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七日修改

附录：族名、人名、地名关联拟谱

A/O/I

纥便/悦般

日耳曼尼亚志	Ubii
晋书四夷北狄传	郁鞞
魏书官氏志	乙弗、羽弗、嘐盆
魏书西域传	悦般、阿弗太汗
魏书高车传	右沛叔（原作“右叔沛”，疑误）
隋书铁勒传	曷比悉
新唐书回鹘传	阿勿喃
新唐书北狄契丹传	纥便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悦般
金史百官志	阿里班
南村辍耕录	颜不草
八旗氏族通谱	伊博、阿尔布、阿尔巴齐
中原古代姓氏	公伯、公宾
匈牙利姓氏	Aba、Abai
殷本纪人名	外丙
周本纪人名	公非、皇仆
匈奴人名	Apsiq、Apsikal、Oebarsius
契丹人名	阿保机
女真人名	鳌拜、阿拜、阿巴泰、叶布舒
蒙古人名	渥巴锡
元史蒙古人名	暗伯、阿必察
四川藏区地名	阿坝
西伯利亚河名	Ob（西伯利亚鄂毕河）
语义	突厥语“狩猎 <i>ova</i> ”，蒙古语“猎人 阿八赤”

阿巴嘎/呵不哈

左传族名	金天氏
魏书西域传	阎浮謁
新唐书回鹘传	药勿葛
大唐西域记	淫薄健
辽史营卫志	讹仆括
金史百官志	阿不罕
金国语解姓氏	呵不哈
南村辍耕录	颜不花
元史唐兀人名	也蒲甘卜
清代女真人名	阿巴嘎（皇太极）
内蒙地名	阿巴嘎旗
西伯利亚地名	Abakan（译“阿巴坎”）

高加索国名	Abkhaz（格鲁吉亚属）
语义	女真语“天 <i>abagha</i> ”，〈金国语解〉释“呵不哈曰田”

阿单/乌潭/于阗

传说时代族名	浑沌、有郃
逸周书王会解	瓠邓、空同、姑他
史记大宛列传	于寘（今和田）
两汉书西域传	于寘、乌贪、捐毒、尉头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	古诞者、（臼斯）乌旦
晋书四夷北狄传	乌潭
魏略西戎传大秦国	乌丹
魏书官氏志	阿单、渴单、纥豆陵
魏书西域传	于阗、尉头、钳敦
魏书高车传	纥突邻
隋书铁勒传	渴达
新唐书回鹘传	胡咄葛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乌丹、钳敦、苑汤
大唐西域记	珂咄罗
辽史营卫志	移典、鹘笃、与敦、预墩
金史百官志	阿典、温敦、奥屯、兀里坦
金国语解姓氏	阿典、温敦、奥屯
八旗氏族通谱	温屯、鄂通
传说时代人名	浑沌
殷本纪人名	河亶甲
赵世家人名	黑臀、
蒙古秘史人名	合歹、合答安
八旗氏族通谱人名	吴当、艾通阿、鄂通果、阿尔当阿、鄂尔通果
中原地名	洪桐、邯郸、滹沱
于阗别称	幹端、兀丹、忽炭、和田
语义	蒙古语“星 <i>odan</i> ”，〈金国语解〉释“兀典，明星”

阿跌/阿的

新唐书回鹘传	阿跌
辽史营卫志	乙抵、移替
金史百官志	阿迭
匈牙利姓氏	Ács
日耳曼姓氏	Atz
殷本纪人名	伊陟
匈人人名	Atti-la（阿梯拉）
蒙古秘史人名	阿泽、阿只乃
元史蒙古人名	阿塔赤
维吾尔族人名	阿的江、阿的力
隋书铁勒传地名	阿得水
伏尔加河古名	Atil

阿速/阿什/安息

两汉书西域传	安息
斯屈波地理志	Asii
新唐书突厥传	阿悉、阿利施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	乙室活
辽史耶律大石传	也喜
辽史营卫志	阿速、阿厮、也喜、乙室、乙习本、移失邻
金史百官志	阿速、阿厮准、安煦烈、谙石刺、业速布
蒙古秘史	阿速惕
南村辍耕录	阿速
八旗氏族通谱	伊苏、雅苏
秦本纪人名	奄息
蒙古秘史人名	爱息、阿失黑
元史蒙古人名	也速、爱薛
按出虎水别名	按禰水、阿什河
语源	女真语“金，爱新”之非转音

爱新/乌孙

逸周书王会篇族名	泓深
左传族名	金天氏
五帝本纪族名	公孙、高辛、有熊、有莘、有仇
殷本纪族名	傅险
匈奴列传族名	乌孙
日耳曼尼亚志	Oxiones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	爱襄、臣云新（“臣”，蒙古语“老”）
梁书诸夷传	武兴
魏书高句丽传	纥升骨
魏书西域传	乌孙
辽史营卫志	乙辛、乙僧
金史百官志	阿鲜、爱申
南村辍耕录	忽神
八旗氏族通谱	爱新、乌新、瑚逊、富森
中原古代姓氏	公孙、公慎、公胜
突厥姓氏	阿史那
日耳曼姓氏	Aiching
五帝本纪人名	虞舜
殷本纪人名	巫咸、巫贤
秦本纪人名	高圉、亚圉
蒙古秘史人名	兀孙
元史蒙古人名	也先、忽辛、和尚、叶仙鼎
内蒙地名	乌审旗
语义	女真语“金”

按出/按春/阿勒楚/阿勒坦

传说时代族名	掩兹
大宛列传族名	奄蔡
后汉书西羌传	扬拒
晋书四夷东夷传	一群
魏书高车传	乙旃
隋书铁勒传	恩屈
新唐书北狄传	安居骨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奄蔡、崦嵫
金史世纪	安车骨
金史地理志	按出虎
金史百官志	颜盏
南村辍耕录	颜珠、韩楚哈
八旗氏族通谱	尹斋、颜扎、颜珠、颜济理
俄罗斯姓氏	叶里钦
日耳曼姓氏	Alten
秦始皇名	嬴政
蒙古秘史人名	阿勒赤
元史蒙古人名	安童、按摊、按陈、燕真、按竺迩、按住奴
清雍正帝名	胤禛
山东地名	安丘
新疆地名	叶尔羌
语义	女真语“金”

阿兰

两汉书西域传	阿兰聊
西史族名	Alani
魏书高车传	阿崙
隋书铁勒传	阿兰
大唐西域记	阿利尼
辽史营卫志	阿辇
金史百官志	益辇
匈牙利姓氏	Arany
语义	匈牙利语“金 <i>arany</i> ”

尔绵

魏书官氏志	尔绵
隋书铁勒传	也未
辽史营卫志	阎马、移马
金史百官志	谟蛮
八旗氏族通谱	叶穆、伊穆、叶墨勒、伊尔穆、伊穆图、阿穆鲁
匈牙利姓氏	Almás
元史蒙古人名	艾貌、唵木海
西伯利亚地名	Omsk（鄂木斯克）

嘑哒/安达尔奇

希罗多德历史	Androphagi
魏书西域传	嘑哒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诃达罗支
大唐西域记	安咀罗缚
南村辍耕录	阿大里吉、阿塔里吉、阿大力吉
八旗氏族通谱	安达拉
日耳曼姓氏	Anderach
黑龙江地名	安达

挹娄

逸周书王会篇	伊虑
史记西南夷列传	夜郎、白马氏
日耳曼尼亚志	Hellusii
后汉书东夷传	挹娄
后汉书西羌传	伊洛、白马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	一离
晋书四夷传	挹娄
魏书官氏志	伊娄
魏书氏传	白马
新唐书回鹘传	药罗葛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阿腊
辽史营卫志	耶律、耶鲁、耶里、遥里
金史百官志	移刺荅
金国语解	移刺
南村辍耕录	阿剌剌、阿儿剌
八旗氏族通谱	叶禄、阿鲁、阿鲁特
匈牙利姓氏	Illés、Illyes
蒙古秘史人名	爰鲁、亦鲁该
元史蒙古人名	阿鲁图、奥鲁赤
远东地名	鸭绿江、阿留申群岛（Aleutian Islands）
语义	女真语“白马 <i>yelu</i> ”

依耐/一那婆

两汉书西域传	依耐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	一难
魏书官氏志	一那婆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依耐、阿捺腊、乌捺斯
匈人人名	Anagai
魏书蠕蠕传人名	阿那瑰
元史蒙古人名	野讷

叶赫/也该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遗恨
八旗氏族通谱	叶赫、叶何、叶赫勒
蒙古秘史人名	也客、也该
元史蒙古人名	也罕的斤
语义	蒙古语“大 <i>eg</i> ”

B/Ph

亳/发

左传族名	亳
五帝本纪族名	发
史记西南夷列传	僰（云南白族之祖）
后汉书西羌传	发羌、奔戎
晋书四夷北狄传	卜氏
魏书官氏志	普
北史室韦传	钵室韦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发
金史百官志	把
朝鲜姓氏	Pak（朴）
匈牙利姓氏	Papp
日耳曼姓氏	Barr
夏本纪人名	发

仆骨/仆和

传说时代族名	伯皇
逸周书王会篇	豹胡
左传国名	蒲古
魏书西域传	钵和
隋书铁勒传	仆骨、比干、拔忽、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钵和、盘越、达利薄纥
新唐书回鹘传	仆骨
新唐书北狄室韦传	婆葛
大唐西域记	捕喝
辽史耶律大石传	鼻古德
辽史营卫志	北克、泼昆、鼻古德、百尔瓜忒
金史百官志	把古、蒲古里
八旗氏族通谱	拜格、博尔袞、博和罗、博和罗克、步古鲁特
匈牙利姓氏	Bakós、Bokor
日耳曼姓氏	Bugher、Bulger
传说时代人名	盘古
殷本纪人名	比干、盘庚、报乙
周本纪人名	不窋
蒙古秘史人名	孛坚、孛斡儿出
元史蒙古人名	孛罕、百家奴、博尔忽、勃古思

清代女真人名	博果尔（皇太极子）
欧洲族国名	Bulghar（保加尔）、Bulgaria（保加利亚）

拔略/拔列/蒲类/步六孤

两汉书西域传	卑陆、蒲类、蒲犁
日耳曼尼亚志	Buri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	卑离
晋书四夷东夷传	裨离
魏书官氏志	拔略、匹娄、拔列、仆阑、步六孤、步鹿根、普陋茹
魏书勿吉传	匹黎尔
魏书西域传	波路、破洛那
隋书铁勒传	北褥、薄落职
新唐书回鹘传	弊刺
大唐西域记	钵利曷、跋禄迦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钵罗
新唐书北狄契丹传	匹黎
辽史营卫志	蒲卢、颇里、拔里
金史百官志	必兰、孛术鲁、潘术古
八旗氏族通谱	碧鲁、碧喇、博络、博罗特、布鲁特、毕鲁勒
蒙古秘史	孛刺儿、不里牙惕
南村辍耕录	八怜、别刺、八鲁忽、八鲁刺忽
匈牙利姓氏	Boros、Balla
匈人人名	Bleda、Balas、Balaq
蒙古秘史人名	巴刺、不鲁罕、孛罗忽勒
元史蒙古人名	孛鲁、博鲁欢、步鲁合答

拔拔

逸周书王会篇	百濮
周本记族名	彭濮
两汉书西域传	卑品
梁书诸夷传	盘盘
魏书官氏志	拔拔
新唐书突厥传	婆鼻
新唐书回鹘传	婆匐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钵勃
殷本纪人名	报丙
秦本纪人名	丕豹
晋代中原人名	抱朴子
魏书人名	赫连勃勃
元史蒙古人名	伯八、八不罕、八不沙、王保保
清代女真人名	巴布海、巴布泰（努尔哈赤子）

泊咄

两汉书西域传	番兜城
--------	-----

晋书四夷东夷传	蒲都
魏书官氏志	破多罗
魏书西域传	拔豆
魏书高车传	破多兰
新唐书北狄传	泊咄（误作“汨咄”）
大唐西域记	钵钵创那
金史世纪	伯咄
金史百官志	匹独思
八旗氏族通谱	拜都、博都理
匈牙利姓氏	Bodó
元史蒙古人名	伯都、孛秃
河北地名	泊头
吉林地名	伯都那（“扶余”旧名）

伯德

两汉书西域传	濮达
魏书勿吉传	拔大何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拔特山
辽史营卫志	伯德、勃得本
八旗氏族通谱	布达喇、白达尔、把尔达
锡伯族姓氏	巴尔达
匈牙利姓氏	Barta、Bartha
元史蒙古人名	八丹、伯德那、伯答儿、伯答沙
中亚地名	巴达哈伤
亚洲国名	不丹（Bhutan）

白狄/薄奚

传说时代族名	庖牺
匈奴列传族名	白翟
两汉书西域传	排持（波斯“帕提亚”王朝起源部落）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	伯济
梁书诸夷传	白题
魏书官氏志	薄奚
魏书契丹传	匹絜
魏书西域传	波知，薄知
新唐书突厥传	拔塞干
新唐书回鹘传	白习、拔悉蜜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弗敌、半制、波知、步师、薄知
辽史营卫志	不只、不直、拔思母
蒙古秘史	巴只吉惕
南村辍耕录	别帖里
八旗氏族通谱	白佳、白禅、拜察、拜晋、宝济、博尔济
殷本纪人名	报丁
秦本纪人名	白起

蒙古秘史人名	不只儿、布智儿、八思不花
元史蒙古人名	拜住
匈奴人名	Basich、Bashiq

白羊/夫余/伯岳吾

匈奴列传族名	白羊
两汉书东夷传	夫余（音 bo-yu）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	夫余、不云
晋书四夷东夷传	夫余
隋书铁勒传	拔也古
新唐书回鹘传	拔野古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勃逸、帆延
南村辍耕录	伯要
八旗氏族通谱	巴颜、巴颜图、把岳忒
锡伯族姓氏	巴亚尔、巴雅拉
百家姓姓氏	濮阳、伯赏
夏本纪人名	伯夷
周本纪人名	伯阳甫
秦本纪人名	柏翳
元史蒙古人名	拜延、伯颜
河南地名	濮阳
四川藏区地名	班佑
语义	女真/蒙古/突厥语 “富”

蒲察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播萨
金史百官志	蒲察
匈牙利姓氏	Buza
元史蒙古人名	拔绰

蒲速

辽史耶律大石传	普速完
辽史营卫志	蒲速盃、蒲速斡、普速完
金史百官志	蒲速、蒲鲜、蒲速烈
八旗氏族通谱	白苏、博硕、布苏克、博尔苏特
语义	《辽史·国语解》：“耶鲁盃，兴旺也。蒲速盃，义与耶鲁盃同。” 匈牙利语 “兴旺 bőség/ jólét”

裴满

秦本纪族名	白冥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	不弥、卑弥
晋书四夷北狄传	勃蔑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附墨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	频没

辽史营卫志	嵒母、频没
金史百官志	裴满
清代女真人名	博穆（皇太极子）

Ch/J

契/𡗗/𡗗/𡗗/乔

甲骨族名	启、杂
两汉书西域传	劫国
晋书四夷北狄传	乔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羯、乍
新唐书回鹘传	鞠
辽史营卫志	嘲
日耳曼姓氏	Chur
匈牙利姓氏	Cseh
传说时代人名	鞠、错
五帝本纪人名	𡗗
夏本纪人名	启
殷本纪人名	契、振（契-n）
周本纪人名	弃
秦本纪人名	晁

契苾

两汉书西域传	𡗗宾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	支半
梁书诸夷传	句盘
魏书官氏志	乞扶
魏书高车传	俟分、解枇、黠弗
隋书铁勒传	契弊
新唐书回鹘传	车鼻、契苾羽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至拔、𡗗宾、低宝那
大唐西域记	劫布旦那
辽史耶律大石传	紇而毕
八旗氏族通谱	哲柏
匈牙利姓氏	Csibi
周本纪人名	差弗
晋世家人名	智伯
匈人人名	Zabergan
蒙古秘史人名	者别、者卜客、巴剌扯儿必
元史蒙古人名	只必、察必

契丹

传说时代族名	启统
两汉书西域传	乾当

后汉书西羌传	且冻
魏书官氏志	丘敦
魏书契丹传	契丹
金史百官志	卓陀
南村辍耕录	契丹、乞要歹
八旗氏族通谱	曹丹、洽特、奇塔喇、奇德理、齐达勒、哲尔德、齐克腾
百家姓姓氏	譙笪
殷本纪人名	咎单
蒙古秘史人名	者台、者迭儿、客台、客帖
元史蒙古人名	乞台、自当
新疆地名	奇台
西伯利亚地名	赤塔
语义	蒙古语“中原/中国”

女古/九国/昭武

传说时代族名	女娲、鬼隗、祝融
逸周书王会篇	九菌、桂国
匈奴列传族名	翟獯
后汉书西羌传	狄獯
魏书西域传	昭武
魏书高车传	乞袁
隋书铁勒传	具海
新唐书突厥传	处月
新唐书北狄传	处和
大唐西域记	赤鄂衍那、鞠和衍那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	仲云
辽史营卫志	女古
金史百官志	缀罕
南村辍耕录	竹温
至元译语	扎忽歹（汉儿）
八旗氏族通谱	珠格、珠赫勒、扎哈拉、朱尔袞、珠尔根、卓尔和亲
百家姓姓氏	诸葛、淳于、宰父、归海
匈牙利姓氏	Gyurko、Gyurkovics
南斯拉夫姓氏	Djokovic
殷本纪人名	祖甲、祖庚、女房、九侯（鬼侯）
秦本纪人名	女华、女防、造父
史记人名	主父偃
辽史契丹人名	猪粪
金史女真人名	猪粪
元史蒙古人名	教化、扎忽带、扎古带

女直

逸周书王会篇	雕题
五帝本纪族名	嫫蚩

秦本纪族名	邽冀
西南夷列传族名	魑结（《汉书》作“椎结”）
汉书匈奴传	沮泽
两汉书西域传	龟兹、条支
后汉书东夷传	徐夷
晋书四夷北狄传	沮渠
魏书氏传	仇池
魏书西域传	朱居、朱俱婆、朱俱波、早伽至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巨雀、具阙、条支
大唐西域记	屈支
辽史营卫志	女直、哲里只
南村辍耕录	女直、贵赤、竹赤、拙儿察
八旗氏族通谱	朱佳、徐吉、屈佳、卓克佳、朱尔奇
锡伯族姓氏	初尔吉
百家姓姓氏	左丘
阿尔巴尼亚姓氏	Xoxe（音 dzo-dze）
爱沙尼亚旧国名	Чудь（《罗斯纪年》
五帝本纪人名	蟠极
殷本纪人名	祖己、女鸠
秦本纪人名	出子、卓子、樽里疾
三国志魏书鲜卑传	厥机
蒙古秘史人名	拙赤、曲出、主儿扯
明史蒙古人名	鬼力赤
江苏古地名	祝其（今江苏赣榆）
浙江地名	诸暨
安徽地名	贵池
四川藏区地名	绰克基
亚洲地名	楚克奇（半岛）

女真

传说时代族名	句疆
逸周书王会篇	鬼亲
新唐书北狄契丹传	坠斤
辽史营卫志	纠里阐
八旗氏族通谱	周成、觉禅、卓晋、绰克秦
百家姓姓氏	宗政
匈牙利姓氏	Gyurcsany
殷本纪人名	祖丁
越世家人名	句践
楚世家人名	卷章
浙江地名	句章（今浙江慈溪）
山东地名	诸城
元史波斯地名	朱里章
道里邦国志海名	Jurjan 久尔疆海（里海）

夹谷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嶰谷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	集解
金史百官志	夹谷
南村辍耕录	彻儿哥
百家姓姓氏	夹谷
匈牙利姓氏	Csaki、Csiki
南斯拉夫姓氏	Dzeko
蒙古秘史人名	赤古
四川藏区地名	杂谷脑（四川理县）

叱干

魏书官氏志	叱干、车焜、去斤
匈人人名	Zerkon
蒙古秘史人名	察合安豁阿
元史蒙古人名	察罕、察罕不花、察罕帖木儿
陕西地名	叱干镇（陕西礼泉县属）
语义	女真语/蒙古语“白”

敕勒

两汉书西域传	渠勒、渠梨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	楚离
晋书四夷北狄传	赤勒
魏书官氏志	叱利
魏书高车传	敕勒
隋书铁勒传	咥勒儿
大唐西域记	訖栗瑟摩
辽史营卫志	纠里、楚里、厥里、决里、𪛗里、啜勒、出𪛗
南村辍耕录	怯烈
八旗氏族通谱	恰喇、奇垒、济礼、兆垒、扎赖、扎拉尔
百家姓姓氏	钟离
周本纪人名	季历
魏书鲜卑人名	处罗、猗卢、车鹿会、丘力居
蒙古秘史人名	赤勒古
元史蒙古人名	出律、怯烈、车里、彻里
语义	鲜卑语“英雄” 《元史·木华黎传》：“掇里班出律犹华言四杰。”

叱罗/出连

传说时代族名	尊卢
逸周书王会篇	其龙
后汉书西羌传	参狼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	捷卢

魏书官氏志	叱吕、叱罗、叱卢、丘林、出连、其连
新唐书回鹘传	烛龙、囁罗勿、俱罗勃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俱兰、俟麟、罽陵、俱禄犍、羯劳支
新唐书北狄契丹传	峭落
大唐西域记	屈浪拿
金史百官志	卓鲁
南村辍耕录	曲吕律
八旗氏族通谱	珠鲁、绰络、济鲁特、兆络特、扎鲁特
蒙古秘史人名	赤老温
元史蒙古人名	纽璘、纽林的斤
山名	祁连
语义	蒙古语“石头”

叱奴

魏书官氏志	叱奴、俟奴
魏书西域传	旃那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贱那
大唐西域记	钵钵创那
五帝本纪人名	桥牛
元史蒙古人名	千奴
语义	蒙古语“狼”

赤狄/车臣

逸周书王会篇	漆齿
匈奴列传族名	赤翟
魏书高车传	赤狄
辽史营卫志	茶赤刺、查只底
辽史耶律大石传	茶赤刺
金史百官志	赤盏
南村辍耕录	赤乞、察里吉
八旗氏族通谱	蔡佳、迟佳、齐佳、崔珠克
百家姓姓氏	漆雕
楚世家人名	弃疾
孔子弟子人名	漆雕开
藏族人名	才增
新疆地名	车臣（马可波罗游记南疆“且末”之别名）
高加索国名	车臣（俄罗斯属）
俄罗斯地名	察里津（Царицын/Tsaritsyn，伏尔加格勒旧名）

赤沙/迟散

匈奴列传族名	屈射
两汉书西域传	车师
晋书四夷北狄传	赤沙
魏略西戎传大秦国	迟散（今巴库）

魏书西域传	车师、渠莎、奇沙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迟散、奇沙、骑失帝、乞涅职、乞施𪎭
新唐书北狄契丹传	赤山
新唐书北狄靺鞨传	屈设
蒙古秘史	客失米儿（“客”训“且”）
南村辍耕录	乞失迷儿
八旗氏族通谱	秋舒理
匈牙利姓氏	Csarszar、Csiszár
蒙古秘史人名	乞失里黑
元史蒙古人名	曲枢、启昔礼

俟几

传说时代族名	倚帝、吉夷
逸周书王会篇族名	枳已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	支侵
魏书官氏志	俟几
魏书西域传	者至拔
隋书高车传	狄氏
新唐书回鹘传	炽俟
大唐西域记	揭职
南村辍耕录	扎刺只刺
八旗氏族通谱	贾佳
百家姓姓氏	子车
殷本纪人名	箕子

者舌

魏书西域传	者舌、折薛莫孙
隋书铁勒传	羯三
新唐书突厥传	执舍地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碣石、据瑟、褚瑟、遮瑟多
大唐西域记	赭时、羯霜那
秦本纪人名	季胜

且末/吉里迷

传说时代族名	譙明、次民
周本记族名	羌髳
两汉书西域传	且末、且弥、拘弥、金满
希罗多德历史	Κιμμέριοι/ Cimmerians，字根 Κιμμέρ/ Cimmer，拟译“且末耳”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	乾马
晋书四夷北狄传	綦毋
魏书官氏志	叱门、俟力伐、俟伏斤、丘穆陵
魏书西域传	且末、且弥、忸密、权于摩
隋书铁勒传	九离伏
新唐书突厥传	处蜜、处木昆

新唐书回鹘传	居勿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忸密、浚蜜、俱蜜
大唐西域记	拘谜陀
辽史营卫志	监母、隔蔑
金史地理志	吉里迷
蒙古秘史	客儿绵
南村辍耕录	扎马儿
八旗氏族通谱	章穆、扎穆恳、齐穆克、崔穆鲁、潮穆特、彻穆衮、嘉穆瑚
殷本纪人名	昭明
突厥可汗名号	启民
蒙古秘史人名	者勒篋
山东地名	即墨
内蒙地名	哲里木
西史地名	Germania（日耳曼尼亚）

准葛

夏本纪族名	斟戈
后汉书西羌传	泉皋
金史百官志	准葛
八旗氏族通谱	庆格理
五帝本纪人名	重华
殷本纪人名	崇侯虎
元史蒙古人名	镇海
中原人名	郑国、荆轲
新疆地名	准葛尔
语义	女真语“鹰鹘 申科岸”

长勺/穷奇

史记族名	长勺
两汉书西域传	精绝
后汉书西羌传	钟羌
晋书四夷传	钟歧
魏书官氏志	辘迟
八旗氏族通谱	精吉、陈佳、常佳、金佳、崇吉喇、精奇理
百家姓姓氏	晋楚
匈牙利姓氏	Gyöngyösi
传说时代人名	仓颉、庆节
五帝本纪人名	穷奇
殷本纪人名	中丁
秦本纪人名	中湣
元史蒙古人名	纯只海
黑龙江支流	精奇理河（今俄罗斯境内）

长孙/颛顼

传说时代族名	颛顼、卷须
夏本纪族名	斟寻（音 jun-xun）
秦本纪	中山
晋书四夷北狄传	真树
魏书官氏志	长孙
百家姓姓氏	仲孙、颛孙
五帝本纪人名	颛顼
周本纪人名	仲山甫
北魏鲜卑人名	长孙肥
元史蒙古人名	庆孙
清代人名	常舒（皇太极子）

结骨/坚昆

匈奴列传族名	鬲昆
新唐书回鹘传	结骨、坚昆
青海省玉树州地名	结古/ Gyegu

D/T

达勃

魏书官氏志	达勃
魏书高车传	达薄干
隋书铁勒传	都波
新唐书回鹘传	都播（都波）
八旗氏族通谱	达普图
匈牙利姓氏	Dobi
元史蒙古人名	太不花、泰不花、塔不已儿

达稽/达奚

传说时代族名	大庭
逸周书王会篇	代翟
日耳曼尼亚志	Dacians
后汉书西羌传	当煎
魏书官氏志	达奚、吐奚
隋书铁勒传	达契
新唐书回鹘传	踏实力
新唐书北狄契丹传	达稽
辽史营卫志	达里底
金史百官志	独鼎
八旗氏族通谱	通塞理、图色理、图萨喇、泰锡纳喇
锡伯族姓氏	大西、多新、多星、托色里
百家姓姓氏	太叔
殷本纪人名	妲己、太丁
周本纪人名	太颠

元史蒙古人名	塔思、达释、土薛、特薛阐、旦只儿、
清代女真人名	代善（努尔哈赤子）、韬塞（皇太极子）
罗马尼亚古名	Dacia（达契亚）

东胡/唐兀/徒河/吐浑/达斡尔

传说时代族名	东户、大隗
逸周书王会篇	东胡、桃槐
匈奴列传族名	大夏、大宛、东胡、唐虞
两汉书西域传	单桓、大宛
后汉书西羌传	太原
魏书徒河鲜卑传	徒河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桃槐
新唐书北狄契丹传	独活、徒河、弹汗
新唐书西域传	党项
辽史营卫志	大贺、党项
金史百官志	独虎
南村辍耕录	唐兀
八旗氏族通谱	东阿、董鄂、泰瑚特、托和尔秦
百家姓姓氏	东方、单于
殷本纪人名	太戊
秦本纪人名	大费
蒙古秘史人名	塔孩、统灰、脱欢
元史蒙古人名	塔海、腭虎
山东地名	东阿
甘肃地名	敦煌

东郭/唐古/独孤

晋书四夷北狄传	屠各、吐谷浑
魏书官氏志	独孤、吐谷浑
新唐书东夷传	达姁
辽史耶律大石传	唐古
辽史营卫志	唐古、唐括、吐谷
金史百官志	唐括
八旗氏族通谱	唐古尔、冬果尔
锡伯族姓氏	杜孤浑
百家姓姓氏	东郭、段干
匈牙利姓氏	Tokaji
殷本纪人名	大甲
匈人人名	Tourgoun
三国志魏书人名	东里袞
蒙古秘史人名	秃格
清代女真人名	汤古代（努尔哈赤子）、多尔袞（努尔哈赤子）

吐火罗

斯屈波地理志	Tochri
日耳曼尼亚志	Tungri
魏书西域传	吐呼罗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吐火罗
大唐西域记	覩货逻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	但皆利
蒙古秘史	脱忽刺兀惕
八旗氏族通谱	达瑚理、托活洛、佟鄂络、通阿拉
锡伯族姓氏	托霍罗、托库尔、托库里
日耳曼姓氏	Dagher、Dahler
秦本纪人名	它皋狼（误作“宅皋狼”）
元史蒙古人名	秃忽鲁
清代女真人名	德格类（努尔哈赤子）
新疆地名	吐尔库里
语义	女真语/蒙古语“锡”

同罗/吐如纥

逸周书王会篇	旦略
两汉书西域传	德若
晋书四夷北狄传	大楼
魏书官氏志	沓卢、他骆拔、太洛稽
魏书契丹传	吐六于
魏书高车传	吐卢
隋书铁勒传	吐如纥
新唐书突厥传	咄陆、都陆
新唐书回鹘传	同罗、多滥葛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多勒建
大唐西域记	咄逻私
辽史营卫志	图卢、帖鲁、突吕不、达鲁虢
南村辍耕录	秃鲁花
八旗氏族通谱	多罗、都鲁、达络克、达鲁特、托罗特
匈牙利姓氏	Torok
秦本纪人名	大骆
蒙古秘史人名	脱朶、朵罗阿
元史蒙古人名	秃剌、秃鲁、朵罗台

都烈/铁勒

匈奴列传族名	大荔、丁零
后汉书西羌传	滇零
魏书高车传	狄历、大连、丁零
辽史营卫志	得里、通里、夺里刺
金史百官志	都烈
新唐书北狄传	铁利
大唐西域记	咄刺健

辽史耶律大石传	达刺乖
辽史营卫志	敌刺、敌烈、铁骊、迭刺葛、旦利皆、达刺乖
八旗氏族通谱	都理、都勒、塔喇

鞑靼/拓特

传说时代族名	大敦
五帝本纪族名	陶唐
后汉书西羌传	当阆
晋书四夷北狄传	秃童
魏书地豆于传	地豆于
魏书高车传	吐突邻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大檀、檀特
大唐西域记	达摩悉铁帝
辽史营卫志	迭达、迭里特、牒里得、牒得只、牒得直
金史百官志	拓特
蒙古秘史	塔塔尔
八旗氏族通谱	塔坦、唐达、塔他尔、他塔拉
百家姓姓氏	澹台
匈牙利姓氏	Toth
日耳曼姓氏	Todd
匈人人名	Tuldi-la
唐代鞑靼人名	突地稽
蒙古秘史人名	脱黑脱阿
元史蒙古人名	脱脱、土土哈、塔塔儿台、塔塔统阿
清代女真人名	多铎（努尔哈赤子）
维吾尔族人名	托合地
三国志东夷传地名	单单大领（鞑靼海，今日本海）

徒单

匈牙利姓氏	Dudas
金史百官志	徒单
八旗氏族通谱	图尔敦、图尔塔拉

拓拔/秃发

魏书官氏志	拓拔
新唐书北狄契丹传	突便
辽史营卫志	突便、托不
南村辍耕录	秃八、秃伯、秃别、秃鲁八、脱里别、朵里别
八旗氏族通谱	图普苏
锡伯族姓氏	秃发、土发
百家姓姓氏	拓拔
芬兰姓氏	Topa
日耳曼姓氏	Topfer
蒙古秘史人名	脱不合

元史蒙古人名

秃不申

图门

金史百官志

陀满

八旗氏族通谱

图门

锡伯族姓氏

图门、吐万

百家姓姓氏

东门

匈牙利姓氏

Tomen、Tumen

秦本纪人名

到满

宋微子世家人名

头曼

匈奴列传人名

头曼

突厥可汗名号

土门

蒙古秘史人名

秃满答儿

东北地名

图门江（豆满江）

语义

女真语/蒙古语“万”

怛没/豆莫娄

两汉书西域传

都密

后汉书西羌传

唐旄

魏书官氏志

大莫干、吐伏卢

魏书豆莫娄传

豆莫娄

魏书西域传

多勿当、迭伏罗

新唐书东夷传

达末娄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怛没、怛𪛗

大唐西域记

𪛗密、达摩悉

辽史耶律大石传

达密里

辽史营卫志

特满、特末、潭马、特末也、潭马忒、达密里

八旗氏族通谱

托谟、土默特、塔穆察

锡伯族姓氏

托莫

百家姓姓氏

端木

蒙古秘史人名

塔马赤

元史蒙古人名

答里麻、忒木台、探马赤、铁迈赤

内蒙古地名

土默特旗

语义

女真语/蒙古语“骆驼”

突厥

左传地名

菟裘

秦本纪族名

菟裘

新唐书突厥传

突骑施

辽史营卫志

突举、突厥

蒙古秘史

泰赤乌

八旗氏族通谱

都佳、戴佳、陶佳、图佳、托尔佳、图尔佳、泰楚鲁

土耳其国名

Turk

五帝本纪人名

丹朱

越本纪人名	陶朱
元史蒙古人名	塔出、塔察儿、脱察刺、唐其势
殷本纪地名	秦卷

H/Kh/Ph

浑

匈奴列传族名	緄戎
隋书铁勒传	浑
新唐书回鹘传	浑
辽史营卫志	浑只、虎温、孤温
匈牙利姓氏	Kun
元史蒙古人名	口温不花
语义	蒙古语“人”

贺赖/覆罗

后汉书西羌传	傅难
晋书四夷北狄传	贺赖、黑狼
魏书官氏志	贺儿、贺若、贺赖、贺楼、贺兰、副吕、费连
隋书铁勒传	覆罗
新唐书西域传	拂菻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活路、胡路、和蓝、富楼、缚狼、忽论
大唐西域记	纥露、忽憐、忽露摩
八旗氏族通谱	赫尔、和尔
匈牙利姓氏	Fülöp
秦本纪人名	蜚廉
元史蒙古人名	忽兰、忽刺出、忽林失
清代女真人名	福临（皇太极子）
宁夏山名	贺兰

呼延

传说时代族名	昊英
匈奴列传族名	呼衍、胸衍
晋书四夷传	呼延
后汉书西羌传	封养
新唐书回鹘传	居延
金史百官志	霍域
八旗氏族通谱	瑚雅、翰颜、克音、恺颜
百家姓姓氏	呼延
语义	突厥语“羊”

费雅喀

新唐书北狄传	拂涅
金史世纪	拂涅

清代女真人名	费扬果（努尔哈赤子）
俄罗斯远东族名	费雅喀

G/Gh

瓜尔佳:

新唐书回鹘传	骨利干
金史百官志	古里甲
八旗氏族通谱	瓜尔佳、郭尔佳、卦尔察
锡伯族姓氏	瓜尔佳、瓜勒佳、卦尔察
尼泊尔族名	Gurkha（廓尔喀）
元史蒙古人名	口儿吉、阔里吉思

盖楼/葛逻禄

魏书官氏志	盖楼
新唐书突厥传	葛逻禄、歌逻禄
新唐书回鹘传	葛逻禄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葛逻鞬
南村辍耕录	合鲁、苦里鲁、匣刺鲁、哈刺鲁、火里刺
八旗氏族通谱	郭罗、郭络罗
匈牙利姓氏	Gaal、Gál

K/Kh

高车/科尔沁

希罗多德历史	Colchi
日耳曼尼亚志	Chauci
西史族名	Kurtrighur
魏书高车传	高车
八旗氏族通谱	喀尔佳、科尔亲、喀尔沁
阿尔巴尼亚姓氏	霍查（Hoxha，音 ho-dza）
匈牙利姓氏	Kocsis
匈人人名	Koutil-zis
蒙古秘史人名	忽儿察忽思
新疆地名	库车
内蒙地名	科尔沁（好儿趁）
语义	突厥/匈牙利语“车”

叩德

晋书四夷传	寇头
魏书官氏志	可地延
八旗氏族通谱	叩德、扣岱、夸尔达、克尔德

克烈

魏书勿吉传	库娄
蒙古秘史	克烈
八旗氏族通谱	克勒、克勒德、喀尔拉
蒙古秘史人名	哈勒扎、合刺察儿
元史蒙古人名	怯烈

贺拔/柯拔

魏书官氏志	贺拔、柯拔
魏书西域传	渴盘陀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忽婆
八旗氏族通谱	科本、库布克、库布特
匈牙利姓氏	Horváth、Kopasz
元史蒙古人名	哈八儿秃
西藏地名	渴般陀

曷萨/可萨/哈萨克

新唐书回鹘传	葛萨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郝萨
大唐西域记	镞沙
金史百官志	盍散
八旗氏族通谱	希萨尔、哈萨喇

L/Rh

兰

匈奴列传族名	兰氏
晋书四夷北狄传	兰
匈牙利姓氏	Lane
日耳曼姓氏	Lane

骊/勒/黎/犁/落/骆

后汉书西羌传	骊戎
晋书四夷北狄传	勒氏
魏书契丹传	黎部
新唐书北狄传	落坦、骆丹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犁州

罗布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	离卑
辽史百官志	卢不姑
八旗氏族通谱	赖布、鲁布理
秦本纪人名	吕不韦
汉代人名	吕布
清代女真人名	洛博会（皇太极子）

蒙古人名	罗卜藏丹津
新疆地名	洛浦（Lop，县置）、罗布泊（罗布淖尔）

陆和/陆浑

传说时代族名	骊畜（拟音 lo-hu）
逸周书王会篇	楼烦
匈奴列传族名	楼烦、陆浑
大宛列传国名	黎轩
魏略西戎传大秦国	犁轩
晋书四夷大秦国	犁鞬
魏书官氏志	若干、若口引
隋书铁勒传	隆忽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旅獒
金史百官志	术虎、耨盂
南村辍耕录	林合刺
八旗氏族通谱	罗岳
百家姓姓氏	令狐
夏本纪人名	履癸
周本纪人名	禄父（商纣王子）
辽史契丹人名	驴粪
清代女真人名	洛格（皇太极子）
山西地名	娄烦

柔然/蠕蠕

传说时代族名	栗陆
匈奴列传族名	楼兰
两汉书西域传	楼兰、鄯善、戎庐、栗弋
后汉书西羌传	离湍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	倭让
晋书四夷传	栗弋（误作“栗弋”）
魏书官氏志	如罗
魏书勿吉传	鲁娄
魏书西域传	蠕蠕、鄯善、楼兰
隋书铁勒传	柔然
隋书突厥传	茹茹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罗罗、栗弋、罗烂、泠沦
金史百官志	术鲁
蒙古秘史	刺刺勒
南村辍耕录	列术、术里
八旗氏族通谱	禄叶勒
春秋人名	老莱子
新疆地名	鄯善

如者/朮甲

逸周书王会篇	离卿
斯屈波地理志	Lugii
两汉书西域传	婼羌
后汉书西羌传	累姐、牢姐、勒姐
晋书四夷传	勒氏、力羯
新唐书北狄传	大如者、小如者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犁靬、龙池
金史百官志	术甲
南村辍耕录	刺乞
八旗氏族通谱	刘佳、罗佳、罗察、留济理
百家姓姓氏	闾丘、梁丘
匈牙利姓氏	Rózsa
匈人人名	Ruga、Amba-zuka（大如者）
元史蒙古人名	术赤、术赤台
新疆地名	若羌

M

冥/微/伏

新唐书北狄契丹传	伏部
殷本纪人名	冥、微

靺鞨

魏书官氏志	靺鞨、茂眷
新唐书回鹘传	弥列哥、貌歌息訖
新唐书北狄靺鞨传	靺鞨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摸逵
大唐西域记	瞿健、货利习弥伽
辽史营卫志	靺鞨、慢押、蔑孤、蛮葛、蛮雅葛、抹骨古、梅古悉
南村辍耕录	抹合刺、木温塔
八旗氏族通谱	伏尔哈、梅赫理、穆和林、墨尔赫、墨呼理
百家姓姓氏	墨哈
日耳曼姓氏	Maheer
周本纪人名	谋父
元史蒙古人名	买哥、木华黎、木花里

勿吉/满洲/蔑里乞

夏本纪族名	冥氏
匈奴列传族名	繇诸（实即“满洲”）
后汉书西羌传	蛮氏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	牟涿
魏书官氏志	勿忸于
魏书勿吉传	勿吉
魏书西域传	伏丑、弗那伏旦
隋书铁勒传	蔑促、蒙陈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摩竭、篋颡
大唐西域记	伐地
辽史耶律大石传	密儿纪
辽史营卫志	梅只、梅里急、密儿纪、灭合里直
蒙古秘史	蔑里乞、马扎刺惕
南村辍耕录	木里乞、末里乞、灭里吉、密赤思
八旗氏族通谱	马佳、密扎、梅佳、莽佳、穆察、墨尔齐、墨尔启
百家姓姓氏	百里、万俟
匈牙利姓氏	Magyars
南斯拉夫姓氏	Mandžukić
殷本纪人名	微子启
周本纪人名	微子开（即“微子启”）
春秋人名	墨翟
秦本纪人名	孟增、百里傒
赵世家人名	范吉射
希罗多德历史人名	Madyas（斯基泰王）
匈人人名	Mouageris、Mundius、Mundus、Mundzuc
元史蒙古人名	麻察、蛮子台、马扎儿台
明代女真人名	李满柱
五帝本纪地名	文祖
殷本纪地名	鸣条
河南地名	澠池
陕西地名	米脂

密须

传说时代族名	伏羲、宓羲
周本记族名	密须
日耳曼尼亚志	Marsi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	牟水
魏书西域传	勿悉、莫孙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漫山、蜜悉帝
辽史营卫志	缅四
八旗氏族通谱	穆色陈、谟锡勒
百家姓姓氏	微生
秦本纪人名	孟戏
元史蒙古人名	绵思哥

蒙古

新唐书北狄传	蒙瓦
金史百官志	蒙古
南村辍耕录	忙古、忙兀
八旗氏族通谱	蒙古、蒙果、莽果、蒙古楚、蒙果资、蒙鄂络
日耳曼姓氏	Mahnke
春秋人名	孟轲、

秦本纪人名	蒙武、蒙骜
蒙古秘史人名	蒙可、蒙古兀儿
清代女真人名	莽古尔泰（努尔哈赤子）
语义	蒙古语/女真语“银”

莫芦

周本记族名	微纁
两汉书西域传	木鹿（今土库曼斯坦 Mary）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	万卢、莫卢、牟卢
晋书四夷传	模卢
魏书官氏志	莫芦、没路真
魏书西域传	伏卢尼
新唐书回鹘传	谋落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伏卢
辽史营卫志	谋鲁斡、谋鲁盭
八旗氏族通谱	梅勒、穆卢、梅楞、墨勒、马郎阿、玛喇拉
蒙古秘史人名	抹罗合、马刺勒

弭秣

魏书西域传	迷密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迷蜜
大唐西域记	弭秣贺
夏本纪人名	文命
秦本纪人名	孟明
维吾尔族人名	买买提

慕容

晋书四夷传	慕容
魏书官氏志	莫舆、慕容
魏书西域传	范阳
魏书高车传	莫允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摩彦
金史百官志	抹拈、磨辇
金国语解	抹颜
八旗氏族通谱	穆燕、穆雅、茂仪
百家姓姓氏	慕容
匈牙利姓氏	Major
秦本纪人名	孟说、缪嬴

N

粘割/纳葛/纳合

逸周书王会篇	狗国
史记周本纪	犬戎
隋书铁勒传	那曷

辽史营卫志	南克、拿古、拿葛只
金史百官志	纳合、粘割、拿可
南村辍耕录	捏古
八旗氏族通谱	宁古塔、尼格勒、聂格理、那克塔、纳哈塔
百家姓姓氏	南宫
日耳曼姓氏	Nacke
殷本纪人名	南庚
周本纪人名	南宫括
元史蒙古人名	那海产、捏古剌、囊加歹
清代女真人名	努尔哈赤（意“使犬者”）
明代满洲地名	奴儿干（意“使犬部”）
语义	蒙古语“狗”

纳吉

两汉书西域传	难兜
魏书官氏志	那氏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弩羯
大唐西域记	斂赤建
八旗氏族通谱	宁佳、尼佳、牛佳、讷迪、尼竺浑、鼎奇特、农吉勒
匈牙利姓氏	Nagy
日耳曼姓氏	Niedig
元史蒙古人名	纳陈
语义	匈牙利语“大”

乃蛮

日耳曼尼亚志	Nemetes
金史百官志	聂摸朶、纳谋鲁、尼庞古
南村辍耕录	乃蛮、别帖乞乃蛮（意“识字的乃蛮”）
八旗氏族通谱	奈曼、尼马察、尼玛哈、那木图、那木都鲁
百家姓姓氏	南门
匈牙利姓氏	Németh
中原古代人名	南门螭
元史蒙古人名	那摩、乃蛮台
内蒙地名	奈曼旗、诺门坎
语义	女真语“鱼”，《金国语解》“尼忙古曰鱼”

纳喇/纳兰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	冉路、怒蓝
魏书契丹传	日连部（“日”按蒙古语训“纳”）
新唐书北狄室韦传	那礼
辽史耶律大石传	尼刺
辽史营卫志	捏刺、尼刺、涅刺、涅离
金史百官志	纳阑
八旗氏族通谱	纳喇、纳赖、讷勒、诺络、努鲁

周本纪人名	芮良夫
元史蒙古人名	纳麟
蒙古人名	纳阑胡（太阳之子，蒙古语）
语义	蒙古语“太阳”

纳尾

日耳曼尼亚志	Nervii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	日华（“日”按蒙古语训“纳”）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	纳尾、内会鸡
辽史营卫志	纳尾、纳会鸡
八旗氏族通谱	尼庸特

那颜

金史百官志	能偃
南村辍耕录	那颜吉、那颜乞台
八旗氏族通谱	纳伊、纳雅、尼音图
蒙古秘史人名	纳牙阿
元史蒙古人名	乃燕

芮奚

魏书西域传	那色波、诺色波罗
新唐书突厥传	摄舍、弩失毕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泥射、诺色
新唐书北狄契丹传	芮奚
金史百官志	聂散
云南现代族名	纳西
八旗氏族通谱	尼沙、尼锡理
百家姓姓氏	壤驷

女奚烈/钮祜禄

希罗多德历史	Neuri
新唐书靺鞨传	倪属利
金史百官志	女奚烈
八旗氏族通谱	钮祜禄、钮赫勒、南福禄
匈牙利姓氏	Nyíri
日耳曼姓氏	Nuessli
语义	女真语“狼”，《金国语解》“女奚烈曰郎” 锡伯族的“狼崇神”名为“尼胡里”

U/Wh

乌古/护古

传说时代族名	有鬲
梁书诸夷传	滑国

魏书官氏志	纥骨、纥干、贺葛、胡古口引
魏书西域传	阿钩羌
魏书高车传	护骨
隋书铁勒传	纥骨
大唐西域记	活国、缚伽浪
辽史耶律大石传	乌古里
辽史营卫志	乌古、隗古、甌昆、乌古里
金史百官志	吾古论、吾古孙、温古孙
金国语解	乌古论
南村辍耕录	雍古
八旗氏族通谱	犹格、吴库理、瓦尔喀、玉尔库、佑祐鲁、乌尔古宸
土耳其姓氏	Okur
殷本纪人名	沃甲、武庚
蒙古人名	窝阔台
清代女真人名	豪格（皇太极子）

汪古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	潢沽
金史百官志	黄掴
南村辍耕录	雍古、晃忽摊、晃兀摊
八旗氏族通谱	洪袞、黄古台、洪果奇、翁果特、翁科特
百家姓姓氏	皇甫、况后
秦本纪人名	衡父
蒙古秘史人名	汪古儿
元史蒙古人名	杭忽思

回纥/维吾尔

传说时代族名	有扈、有虞、无怀、魍傀、轩辕、夏后
逸周书王会篇	越泓
匈奴列传族名	夏后、由余、浑窳
两汉书西域传	狐胡、孤胡
后汉书西羌传	由余、余无
晋书四夷传	猋胡
魏书官氏志	渴侯
新唐书北狄契丹传	无逢
魏书西域传	副货
魏书高车传	袁纥
隋书铁勒传	韦纥、乌讙、嗢昏
新唐书回鹘传	袁纥、回纥、回鹘
新唐书北狄传	阿会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阿缓、安屋、遏忽、遏纥、鹈换
大唐西域记	缚喝
辽史营卫志	回鹘、乌隗、奥隗、越兀
金史百官志	黑罕、夫合

南村辍耕录	外兀、畏吾
八旗氏族通谱	倭赫、辉和、瑚琥、和和齐
中原古代姓氏	公夏、公何、公华
百家姓姓氏	夏侯、轩辕、缑亢
匈牙利姓氏	Fehér
日耳曼姓氏	Wehe
殷本纪人名	武乙、鄂侯
秦本纪人名	乌获
楚世家人名	吴回
元史蒙古人名	回回

乌兰

传说时代族名	五龙
后汉书西羌传	吾良
魏书官氏志	宥连、乌洛兰
魏书契丹传	羽陵
金史百官志	会兰、兀林苔
八旗氏族通谱	乌兰
匈牙利姓氏	Vörös
蒙古秘史人名	忽难、忽邻勒、合兀阑
语义	蒙古语“红色”

斛律

两汉书西域传	无雷、乌垒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	古腊、狗卢
魏书官氏志	越勒、冤赖
魏书高车传	斛律、侯吕邻
新唐书突厥传	胡禄屋
新唐书回鹘传	遏罗支、无若没
新唐书北狄传	虞娄
金史百官志	斡勒、斡雷、
南村辍耕录	外刺
八旗氏族通谱	敖拉、倭勒、吴拉、阿尔拉、乌勒理、吴喇忒
匈牙利姓氏	Oláh
吴太伯世家人名	阖闾
秦本纪人名	恶来革
北齐书鲜卑人名	斛律金
蒙古秘史人名	阿剌黑、斡刺儿
元史蒙古人名	斡罗思

乌桓/乌罗浑

逸周书王会篇	符娄、昆仑
五帝本纪族名	有娥
匈奴列传族名	山戎

两汉书西域传	山国
魏书官氏志	乌丸、阿鹿桓
魏书乌洛侯传	乌洛侯
魏书西域传	乌那曷
新唐书回鹘传	乌丸
新唐书北狄传	乌罗护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乌弋、乌利、乌拉喝、乌遼毡、乌离难、乌罗浑
大唐西域记	曷遼胡
辽史营卫志	山奚、山蕃
金史百官志	阿勒根
南村辍耕录	兀罗、兀罗罗、阿儿浑、兀鲁兀
八旗氏族通谱	吴鲁、瑚鲁、瑚鲁克、鄂喇坤、瑚尔浑
中原古代姓氏	公良、公刘、公旅
日耳曼尼姓氏	Uhlig、Urich
蒙古秘史人名	余鲁罕
元史蒙古人名	兀鲁不花
语义	蒙古语“山”

乌马/巫马/库莫奚

史记族名	有缙
两汉书西域传	姑墨
晋书四夷东夷传	寇莫汗
梁书诸夷传	胡蜜丹
魏书官氏志	宇文、侯莫陈
魏书勿吉传	库伏真
魏书库莫奚传	库莫奚
魏书西域传	姑默
魏书高车传	副伏罗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姑墨、昏磨、护闻、遏蜜、护蜜多、乌模言
辽史耶律大石传	忽母思
辽史营卫志	兀没、忽母思、乌马山奚、胡母思山蕃
南村辍耕录	外抹
八旗氏族通谱	鄂密特、鄂谟克、鄂谟拖、鄂穆绰、库穆图
百家姓姓氏	宇文、巫马
中原古代姓氏	公孟、公明、公文
仲尼弟子列传	巫马施
山西地名	侯马
新疆地名	哈密、姑墨、库莫奚

纥奚

传说时代族名	有施、赫胥
两汉书西域传	危须、姑师、温宿
晋书四夷传	萎莎
魏书官氏志	纥奚、嘐石阑

魏书西域传	温宿、呼似密
隋书铁勒传	斛薛
魏书高车传	纥奚
新唐书回鹘传	斛薛、黑沙
新唐书突厥传	姑苏、哥舒
新唐书回鹘传	斛嗛素
新唐书北狄传	奥失、越喜、乌素固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乌斯、缚时伏、护时健
大唐西域记	胡实健、阔悉多
辽史营卫志	斡奢、纥斯直、曷苏馆
金史世纪	号室
金史百官志	纥石烈、和速嘉、安煦烈、谙石剌
金国语解	纥石烈
八旗氏族通谱	乌锡、胡锡、福锡、额苏理、赫舒理
百家姓姓氏	公西、岳帅
中原古代姓氏	公西、公皙、公息
匈牙利姓氏	Orsi
日耳曼尼亚志	Osi
周本纪人名	虢石父
唐代人名	哥舒翰
清代女真人名	和珅
维吾尔族人名	乌斯满
江苏地名	无锡
陕西地名	肤施（延安旧名）

斡论/曷术

辽史营卫志	曷术
金史百官志	斡论
八旗氏族通谱	鄂罗
语义	《辽国语解》：“曷术，铁也。” 《金国语解》：“铁，斡论。” 匈牙利语“铁” <i>vasalo</i>

兀颜/完颜

传说时代族名	有殷、有偃
魏书官氏志	屋引
辽史营卫志	奥衍
金史百官志	兀颜、完颜
八旗氏族通谱	完颜、吴雅、伍尧、乌颜齐
百家姓姓氏	公羊、欧阳
中原古代姓氏	公冶、公言
语义	女真语“猪/红”

兀者/月氏/乌兹

传说时代族名	有巢、有嵎、有穷、容成、庸成
甲骨族名	有易
逸周书王会篇	月氏
竹书纪年	孤竹
周本记族名	庸蜀
匈奴列传族名	月氏、乌氏、义渠、呼揭、林胡
日耳曼尼亚志	Aestii
两汉书西域传	乌秣，焉耆，移支
后汉书东夷传	沃沮
后汉书西羌传	义渠、郁郅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	月支、爰池
晋书四夷传	余地、雍屈
魏书官氏志	侯氏、尉迟、和稽、扈地于
魏书勿吉传	覆钟
魏书西域传	焉耆、乌菴
魏书高车传	异奇斤
隋书铁勒传	乙咥、也咥、诃咥、曷截、何嵯
新唐书回鹘传	饿支、黑车子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月支、缚叱
大唐西域记	阿耆尼（焉耆）
辽史耶律大石传	合主
辽史营卫志	兀惹、窈爪、欲主、虎池、合主、合里只
金史百官志	吾塞、斡准
南村辍耕录	亦乞列、也里吉斤
八旗氏族通谱	敖佳、赫哲、温察、武佳、吴佳、虞佳、富察
百家姓姓氏	尉迟、有琴
中原古代姓氏	公祖、公仇、公朱
匈牙利姓氏	Herczegh
日耳曼姓氏	Utz
殷本纪人名	雍己、武丁、沃丁、费中
史记人名	夫差、无知、无忌、公季、虞仲、富辰
匈人人名	Uldin、Uzin-dur
河南地名	武陟
河北地名	无极
山东地名	无棣
陕西地名	吴旗、厚轸子
元史西域地名	讹斥干
爱沙尼亚国名	Eesti
乌兹别克国名	Uz

郁都甄/温迪罕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呼厨泉、於除鞬
魏书官氏志	郁都甄、壹斗眷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久越得鞬

辽史营卫志	耶睹刮
金史百官志	温迪罕
八旗氏族通谱	温彻亨、温特赫、
匈人人名	Odolgan
西夏人名	斡道冲
土耳其人名	Erdoğan
外蒙古地名	温图尔汗
语义	《金国语解》“阿徒罕，采薪之子。”

弘吉剌

匈奴列传族名	荤粥
史记大宛列传	康居
晋书四夷传	捍蛭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汗曜
辽史耶律大石传	王纪剌
金史百官志	光吉剌
南村辍耕录	瓮吉、瓮吉剌、永吉列思
八旗氏族通谱	广佳喇、恒吉理
三国人名	凤雏
蒙古秘史人名	翁吉阑
陕西周原村名	凤雏

S/Sh

庾

魏书官氏志	庾氏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数始
辽史营卫志	须
八旗氏族通谱	舒舒觉罗
匈牙利姓氏	Soós

鲜卑/须卜/锡伯

希罗多德历史	Saspire
匈奴列传族名	须卜
斯屈波地理志	Sibini
日耳曼尼亚志	Suebi
西史族名	Sabir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	素半
隋书铁勒传	苏婆、苏拔、十盘
魏书官氏志	须卜
辽史营卫志	掣不、歇不、厮把、撒不
金史百官志	苏孛辇
八旗氏族通谱	锡尔弼、实宝禅、顺布鲁
匈牙利姓氏	Sipos

日耳曼姓氏	Schub、Sieb
殷本纪人名	西伯昌
元史蒙古人名	昔班、速不台、雪不台
地名	西伯利亚

室韦

秦本纪族名	修鱼
匈奴列传族名	獫狁
日耳曼尼亚志	Suevi（同 Suebi）
西史族名	Suwar、Savirk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	素谓乾
魏书失韦传	失韦
新唐书北狄传	大室韦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顺问、祀惟
辽史营卫志	室韦、奚嗛、稍瓦
百家姓姓氏	鲜于
日耳曼姓氏	Schwer

塞蒲

金史百官志	塞蒲里
匈牙利姓氏	Szabó

塞泥

逸周书王会篇	闾耳
晋书四夷北狄传	塞泥
匈奴人名	Sounikas
内蒙地名	苏尼特

沙陀/尸突/撒荅

两汉书西域传	盼顿
后汉书西羌传	烧当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	苏涂
魏书官氏志	尸突、奚斗卢
新唐书沙陀传	沙陀
金史百官志	石敦、散答、撒荅牙
八旗氏族通谱	索尔多、苏都理、锡喇图、沙达喇、萨尔图
百家姓姓氏	司徒
匈牙利姓氏	Sütő
五帝本纪人名	少典
周本纪人名	叔度、叔带
汉代东北地名	玄菟（“玄”音 sa，见人名“玄器”注）

石古/素和

五帝本纪族名	少皞
--------	----

后汉书西羌传	烧何
魏书官氏志	素和、是赍
魏书勿吉传	素和
魏书高车传	素古延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	实活
辽史营卫志	穴骨只、血古只
金史百官志	梭罕、石古苦
八旗氏族通谱	舒发察、石富察、锡尔哈、塞赫理
百家姓姓氏	司寇、司国
锡伯族姓氏	萨孤氏
匈牙利姓氏	Sáhó、Sarközy（匈牙利裔法国总统）
阿尔巴尼亚姓氏	谢胡
五帝本纪人名	玄器（皇甫谧云即“少昊”）
殷本纪人名	小甲、小乙
周本纪人名	泄父
元史蒙古人名	四家奴、收国奴

斯结/库狄/析支

希罗多德历史	Σκυθαί/ Scythai（拟译“斯结泰”）
逸周书王会篇	莎车
两汉书西域传	莎车
后汉书西羌传	赐支
晋书四夷北狄传	鲜支
魏书官氏志	库狄
魏书西域传	悉居半、色知显
隋书铁勒传	斯结
新唐书回鹘传	思结、奚结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少俱、瑟颠、悉计
辽史耶律大石传	奚的
辽史营卫志	奚的、师子
金史百官志	石盏、撒划
八旗氏族通谱	色彻、索察、萨察
周本纪人名	叔齐、奚齐
孔子弟子	施之常
匈人人名	Sigizan
元史蒙古人名	昔里铃

素黎/撒拉/舍利/锡林

传说时代族名	西陵
逸周书王会篇	载犁
匈奴列传族名	薪犁
两汉书西域传	疏勒
后汉书西羌传	先零

晋书四夷东夷传	沙楼
魏书官氏志	素黎、是楼
魏书西域传	疏勒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宿利、速利、沙律、束离
新唐书黑水靺鞨传	舍利
新唐书北狄传	黄头部
辽史营卫志	世里、吸烈、奚烈、奚烈直、撒里葛、撒里必、撒里僧、黄部
辽史耶律大石传	大黄室韦
南村辍耕录	散儿、撒里哥
八旗氏族通谱	色拉、式勒、锡临、色勒理、苏拉喇、锡勒尔吉、西林觉罗
匈牙利姓氏	Széles
蒙古秘史人名	失鲁孩、失刺忽勒
内蒙地名	锡林郭罗
语义	蒙古语/突厥语“黄色”

索伦/肃良合

魏书官氏志	是连
元代国名	肃良合（朝鲜）
八旗氏族通谱	塞楞吉
孔子世家人名	叔良纥（孔子之父）
外蒙古地名	色楞格（Selenge）
语义	蒙古语“彩虹”

树洛于

后汉书西羌传	西落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	驷卢
魏书官氏志	树洛于、宿六斤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细柳
南村辍耕录	撒术、散术兀
八旗氏族通谱	舒禄、舒鲁、索络恰、索罗噶尔
匈牙利姓氏	Sollos、Szollos
吐谷浑人名	树洛干

悉万/石抹

希罗多德历史	Sarmatae
日耳曼尼亚志	Sarmatian
两汉书西域传	休密、双靡
晋书四夷传	秽貊
魏书契丹传	悉万丹
魏书西域传	悉万斤、赍弥
魏书高车传	泣伏利
隋书室韦传	深末怛
新唐书回鹘传	奚牙勿
新唐书北狄传	粟末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悉万、析面、数瞒、双靡、休蜜、悉蜜言
新唐书北狄契丹传	〔悉〕万丹
大唐西域记	愉漫、锐秣陀、飒秣建、呬摩咀罗、訖栗瑟摩、訖露悉泐健
辽史营卫志	审密、厮里门
金史百官志	斜卯
金国语解姓氏	石抹
八旗氏族通谱	石穆鲁、舒穆禄、修墨理、锡墨勒、锡玛拉、苏穆察、萨马尔吉
百家姓姓氏	司马、西门
匈牙利姓氏	Szima
日耳曼姓氏	Schmel
匈人人名	Simmas
秦本纪人名	司马梗
史记作者	司马迁
乌兹别克地名	撒马儿干
阿富汗地名	Samangan

息慎/肃慎

两汉书西域传	休循、循鲜
晋书四夷传	肃慎
魏书官氏志	叔孙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修鲜
金史世纪	肃慎
八旗氏族通谱	锡强、锡尔馨
殷本纪人名	小辛
周本纪人名	叔鲜、师尚父

索/粟特

后汉书西羌传	牝牛种
魏略西戎传	黄牛羌
周书异域传	粟特
宋书索虏传	索虏
新唐书突厥传	索葛（突骑施索葛莫贺部）
新唐书地理志西域	粟特
八旗氏族通谱	塞克图、锡克德、锡克特理
蒙古秘史人名	锁儿罕、速也客秃
乌兹别克别名	Sogdina
西藏地名	Sog（索县）
语义	藏语“蒙古人” 藏语安多、康方言“牛”

神土/薛延陀

三国志魏书大秦国	贤督
隋书铁勒传	薛延陀
新唐书回鹘传	薛延陀

百家姓姓氏
匈牙利姓氏
殷本纪人名
金史人名

申屠
 Szántó
 相土
 神土懋

二〇〇七年十月八日
 二〇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修改